



剑痴书狂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卷

第一章 怪物

几个男人，坐在酒馆。是无聊的男人，他们在等。看得出是有身份的人，一个有胡须的，大约六十岁，直捋他那几根胡须。一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岁左右，他最没耐性，一会儿一看，看门外，看窗外。

等什么人？

茶也凉了，叫添了几遍，再叫也无味，就只看。看来没人来。

这是中都境地，在宋时，这里是金国的地方，叫中都，是金人的习惯。

× × ×

看来来了一个人，那人一到了酒馆，便看到老人不捋胡须了，是瞪眼看。那年轻人攥紧拳，手上的青筋也暴出来。

来人其貌不扬，真叫那几个等他的人失望。他的头很大，大有一点儿显沉，脖子细细，挑一颗大头颅。他的身上是一件直裰，一种只有下等人才穿的直裰，且是粗布的。

这人一见酒馆里只有这几个人，不由得心里失望，他嘟出声儿来：“这么几个人，有什么好耍的？”那个老人见他失望要走，忙起身说道：“人不在多，有玩艺儿的就行。”他一说完，那个瘦子说道：“有玩艺儿，有玩艺儿，我怎么看不出有多少玩艺儿？”

他一句话说完，那个年轻人便叫道：“怎么没有玩艺儿，我一个你看。”

他象是久久等着，只等着这个瘦子来，他一跳便跳到桌前，拿出一只铜碗来。他把铜碗放在桌上。

瘦子笑笑，索性坐下看他弄玩艺儿。

这年轻人看看老人，心里更笃定些，他把铜碗放在桌上，长长地吸一口气把手指伸

出去，一探。

便见出奇怪来了，那一只碗不动，却在碗里出来一阵阵沙沙响声。

原来那个年轻人把铜碗弄瘪了，再捅得狠些，便把那铜碗弄得漏了。

众人一见他年纪轻轻，便有这一手本事，不由得喝一声彩！

年轻人好生骄傲，他看看瘦子，直着脖，回桌旁坐下。

瘦子摇头，说道：“这玩艺儿平常，没什么好玩的。”

他漫不经心拿过那一只破铜碗来，举起来看看。那铜碗的底儿漏了，看出一小小的洞。

他说：“不能胡弄，这么好的一只碗，弄坏了可惜。”他拿手指轻轻一捅，那碗再漏一个洞。再捅再漏，最后这一只原来好好的碗竟在他的手下弄得象一片筛子。他大声道：“不好，不好。”

众人看他，竟是在众目睽睽下，把那一碗捏捏弄弄，一会儿，那只碗好了。仍是一只完好的碗。那个年轻人本来傲然四顾，此时一见他弄起来象是玩笑，把一只碗弄坏，再修好，只是须臾间，不由得大惊。众人更是爆出一声好来。

老人笑笑，他坐在桌旁，看着那桌子，突地一拔，从他的胡须上拔下一根，把那一根胡须放在桌上。

众人看他怎么玩。

那瘦子也惊奇地看他，好好的，拔胡子做什么？只见老人把手放在桌上，他的手一动，那根胡须便飘动起来，在空中飘拂，来来去去，很是自在。瘦子看着这根胡须，有些动容。

这老者的本事惊人，他这一手功夫，在江湖上也是罕见，他的内功造诣让人惊叹不止。

瘦子看着老人，突地一伸手出去。

众人不知他伸手出去做什么，只见那一根胡须也仍是飘拂，但当他的手一拿回来，那胡须便慢慢飘落了，老者的脸通红，他的手在空中用力，筋也暴突。可他无论怎么发狠，那一根胡须再也不听他的。

胡须落在桌上，扑扑地暴成了三截。听得到那响声不小。

老者看着瘦子，瘦子看着老者，他突然很不恭敬地张大了嘴，向天很痛快地打了一个哈欠。

众人很失望。

他们又白等了，这个瘦子每三个月才在这酒馆里出现一次。这一次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可他又打哈欠了，只要他一打哈欠，就要回去睡，再也不看他们的玩艺儿了。他的眼睛睁不开了，要起身走了。

忽地，那老者叫道：“等一等！”

那瘦子的脸上出现了责怪的神情：等什么，就只是这一点儿玩艺儿，还等什么？

有一个姑娘从帘后出来了，她拿着四只碗，把那四只玉碗放在她的脚上。就见她把脚抬起来，那四只碗都在脚上，姑娘拿起一只酒壶，远远把手扬起，唰地一倒。

酒浆倾出如一条水线！但见那姑娘的脚不时地抬起，脚一闪一闪，忽悠悠地抬起落下，一会儿便看得人眼花缭乱。再看那姑娘，她的脚向上一抬，一杯酒平平地飞起，直射向瘦子！瘦子正欲去接，那一杯酒忽地在空中停滞了，象是有一些犹豫，不想向前再飞。后面的酒杯可是不管它，一直射出来！四只杯，杯撵杯！那瘦子看着，脸上忽地露出一丝笑意。

他站起来，手伸出去。他的手一吞一没，须臾间，那四只酒杯皆没。众人看着他，见他一切均不看在眼里，不由得深深失望。

再弄什么，能叫他看了在意？一个壮汉喝道：“等一等！”

瘦子看看那大汉，他坐下了。大汉回头瞅一眼老者，他象是下了决心，走到了那瘦子眼前，把他的手伸出去。

这是一只大手，一只如扇的大手。

大汉另一手腾空，拿出一只袋子，袋里是七八把刀子，那刀细细的，长长的。

大汉叭地一声，把刀扎在手上。血流。

大汉再抓起一把刀，再扎！叭，一刀扎上，那手上已扎了两把刀了。

瘦子看着大汉，他的眼里忽有地一种厌恶的神情，他说道：“这也算是玩艺儿？”

大汉眼也不眨，他说道：“你知道一只人手能扎几刀？”瘦子不语。

大汉沉声道：“十七刀，一共可以扎上十七刀！”他叭叭叭再扎上三刀。血糊满了桌面。

瘦子突然长长地打了一个哈欠，说道：“天也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他刚刚站起来，便见到他的眼前一黑。

眼前布满了人，人挤人，人挨人。

老者站在最前面。

他说：“我求你了，我们主人有难，你去救救她，好不好？”瘦子说：“我也有难，谁来救我？”

老者说道：“如果你有什么难处……”忽地他噤声了。这人是他们一心求助的人，他要是有什么难处，他们怎么能帮得了？

瘦子说道：“我这个老怪物的难处，就是一见到没什么新鲜玩艺儿，就犯目困。你怎么帮我？”

众人中，有一个细长个子说道：“怪人，你帮不帮我们去救主人？”

瘦子说道：“我不去。”

一只手血淋淋的大汉眼里似有泪水，他说道：“你不帮我们去救主人，我的手就白

流血了。”那姑娘看着他，忽地说道：“我们不求他了，他是冷血人，怎么会帮我们？”

瘦子大声道：“对啊，我是冷血人，人都叫我是怪物，你说怪物会不会帮别人？”

老者正色道：“人都知道你是怪人，可我知道你是谁。”

怪物看着他，奇道：“没人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么？”

老者笑笑，说道：“我认得一个异人，她说出了你的名字，你姓柳。”

这瘦子的身子一抖，他是被人说中了心事，方才露了真情，还是他听老人说出一声姓柳来，让他大大吃惊？

他说道：“我告诉你，我不姓柳，江湖上的人都叫我怪物，你知道怪物是什么？就是我……”

他摇着身子，慢慢走出去。他走得很慢，慢得不象是人行，他一边走一边说道：“有巨剑干将，还有宝剑莫邪，世人谁识？我看天下无剑，天下无人。”

他再走，说道：“只有琼楼玉阙，宫中寒彻。我欲与人分说，难得一解。”

他是一个怪物。看他神色，分明是一个年轻的人。

但看他的头发，竟是满头皆白。

他在街上走，满街的孩子看到他来了，都是围他起哄，叫道：“怪物，怪物！”

孩子们叫嚷：“北方雪白，南方藕白，怪物头发白！”

他低声道：“怪物头发白，怪物头发白！”

老者与他的几个从人跟着他，一直跟到了他的屋子前。

他的一所房子。说是房子，也算是房子，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棚子，他睡在那棚子里，便占了大半地方。他躺下了，说道：“我醉欲眠君且去。”

忽地，眼前有一个女人，一个满头都是头发的女人，看不清她的长相，她的头发太多了，在她的脸盘前，面颊上都是黑黑的头发，缠来绕去的。她说：“你能不能动一动？”

“动什么？”

“我坐一坐。”

他不动。

那女人吁一口气，很小心地坐下了。

如果她不小心，便会坐在他的脸上。

她说道：“老远处，有一个阵，那是一个叫做小武侯布下的。他布下了那个阵，在阵里困了许多的人。他说他要拿那些人玩。你去不去看一看？”

“不去。”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

他看着这个姑娘，她的身体有一种体香，他轻轻地一嗅，说道：“香，你弄这香气来，我怎么睡得着？”

姑娘说：“你不能天天睡，你知道不知道，从前有一个巧手的女人叫南三的，她的手艺是怎么练出来的？她天天在夜里不睡。”

他说道：“那就怪了，她不睡，干什么？”

姑娘悄声说道：“看针，天天夜里看针。直把一根针看得大如走马，她才练成了一手绝艺。”

他说道：“那屋角有一根木棍，是我拿来挑衣服的，你就看它好了。”

他睡了，一会儿便发出了鼾声。他睡得很香。

偏有人不让他睡。哗——，房子倒了。奇的是，倒下的房子竟是没有一块土落在他的身上，也没有一块土落地。所有的房子的土与房子的木架都被卷走。他仍躺着，但这一回看得到天，也看得到星星了。

老者说道：“如果你不帮我们，我会让你什么也做不成。”

瘦子说道：“我本来什么也没做。”

老者说道：“你从前不是这样子的。”

瘦子说道：“我从前不是怪物，如今我是怪物了。”

老者说道：“我家主人是一个好人……”

瘦子一顿，说道：“天下好人多的是，我看到的都是好人。”

老者说：“你要不帮我们，你的睡处也没了。”

那个一只手扎坏了的大汉上来，扯掉瘦子的吊床，再点着火，把那吊床也烧掉。

老者漠然道：“你的床也没了，你再也无处睡了。”

瘦子说道：“一个怪物，睡哪里不是睡？”

他坐起来，对老者道：“主人给你们银子不给？”

老者一愣，不知此话从何说起。

大汉说道：“我家主人是世代的主子，对我们恩重如山，岂止是给我们一点儿银子？”

瘦子叹气道：“这就对了，他给你们银子，不给我银子，是不是？他不给我银子，我就不必帮他，是不是？”

老者恨声道：“你……你……”他说得也对，老者的主人就是老者的主人，与他怪物有什么干系？瘦子躺下了，他如今已是席天幕地，他悠然道：“我再也不会与你们说话了，你们愿意做什么，自去做好了。”

第二章 送礼上门

老者与大汉都惊愕。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再说怪物住得也偏僻，周围十里无人烟，怎会有人？说无人，偏有人来了。

呜呜哇哇地响一阵子，再看来了一群人。

走在前面的是开路人，他们手里捧着箫管，后面的手捧着埙，呜咽吹着，来到眼前。

足足有二十人，都是美艳少女。后面有一抬轿，老大老大的轿抬轿的是十二个大汉，

象山一般雄壮的十二个大汉。轿杠从四面伸出来，直兜在轿的四周。那轿敢保是天下最大的大轿，忽闪忽闪直闪，一直抬到这座原来的房屋前。轿子比怪物原来的屋子还大。那抬轿子的大汉一声“嘿”便一齐放下轿子，轿子稳稳地停在地上。

轿子里的人细声细气：“到地方了么？”

大汉一齐喝道：“到了，主人！”

那细声人说道：“哎哟哟，说到就到了嘛，这地方也不远啊。”

大汉齐喝道：“对，主人，这地方不远。”

老者与怪物都注视着大轿。

轿里人说道：“好了，别奏乐了。”

乐声嘎然而止。

轿里人说道：“叫屋子主人说话。”

一个大汉慢步而行，一步步到了怪物眼前。

大汉说道：“我家主人要你去说话。”

瘦子说：“我不去，让他出来与我说话。”

大汉道：“我家主人说要去说，你就得去说。”

瘦子说道：“我不去。”

大汉伸出一只拳头，那是铁钵一样的大拳。

瘦子以为他要打自己，便不在意地看他。

那大汉说道：“你真的不去？”

瘦子点头。

大汉嘿地一声，打了一拳。

瘦子以为这一拳会打来，不料他却是打在自己脸上！

大汉的脸顿时肿起来。

大汉喝道：“你不去，我就打死自己。”

瘦子冷冷道：“你打死自己，我也不会动。”

大汉说道：“好！”

他拿出一把刀来，对着心窝便刺。

老者一声喝道：“死人了，你也不管么？！”

他健步一上，把大汉扯开，说道：“别轻易死！”

忽地有人细声细气说道：“怎么不死？要他死，他就得死！”

大汉哼一声，竟连一点儿动静也不出，倒地便死。谁也救不了那个大汉。

从轿子里传出细声：“请怪物来讲话。”

瘦子看着众人，众人也看着瘦子。

再过来一个大汉，依然是面无表情。

他说道：“请怪物过去，与我家主人讲话。”

怪物看着他，忽地跳起来，叫道：“你可别死，过去说话就过去说。”他来到那顶大轿子前。

他左看看，右瞧瞧，说道：“这顶大轿子不错。”

那轿里的人细声说：“你要是喜欢，就送你好了。”

怪物说道：“只是我有一点儿不明白。”

轿里人听来横气，对他却是颇有耐心：“你说，哪里明白，我告诉你。”怪物真个看得仔细，他说道：“是你一个人坐在轿子里么？”

“是。”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人坐在那里，怎么会那么重？你一个人坐在那里，怎么会用这么大的轿子？”

“你想看一看么？”

他叹一口气，说道：“太想了，我太想看一看了。”

哗——，轿子真的打开了。

众人也都能看清了，看清了轿子里的人。

这人太奇特了，她的身子很重，只能看到如山一般的肚子，再看在如山般的肚子上有一颗头颅。那是一颗很大很重的头颅，但那头虽大虽重，与这肚子比起来，就显得很小很可笑。她的头发稀疏，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很巧很巧地在头旁梳几支小小的辫子。她的眼睛也很小，看去象整个脸面都是脸盘，没有五官。看去她这个人很笨重，她说话时把声音逼得细细的，显得很柔媚。

她的身体虽大，但在轿里也不足能占满。身前身后可是装满了东西：有小小的箱子，箱子里是酒，十几种酒，大大小小的瓶子，摆在她身后一只特制的柜子里，那柜子用铁丝系着，免得走路时颠洒。身前吊着许多的吊线，吊线上吊着的是整只整只的鹅、鸭、鸡，还有羊腿，猪肩、腊肠、熏肉……就是一个小小的肉铺子也决不会比她轿里的东西更多。在她的右手边，有几只篮子。篮子里装着馒头、烧饼、果子、炸糕。

她笑笑，一笑脸上的酒涡能装上一瓶酒：“我总是饿，在轿子里我也害怕。我得天天拼命吃，你说怪不怪？”

瘦子说道：“我明白了。”

一个这么胖大的女人，坐在轿子里，不吃做什么？

女人吃吃细笑，说道：“我的身体最近有些不那么好受，你说，我是不是吃得不够好？”

天哪，要是她吃得不够好，还有谁能吃得更好？

她叹一口气，说：“我的轿子还不够大，我想把屋子里的东西都能装轿子里就好了。”

她问一句：“你是天下有名的怪物，你说，你看怎么能用上更大的轿子？”没人能答得出她的问题。

她自言自语：“我还不能坐马车，我这一身骨头怕颠，一颠我就难受。一难受我就吃不下饭去。我一吃不下饭，就得饿坏。你看我怎么办？”众人不知道怎么办。

她长吁了一口气，说道：“这件事我很为难，但再为难，我也得办。这一回我来，是找你办另外一件事的。”

人都看着她，不知道她想办什么事。

她说：“我有一个男人，他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了，最近他背叛了我。我天天想他……”那么大的一个人，竟然流泪。她一流起泪来，哗哗淌泪，流得很快。

她对那个男人真的很痴情，她说道：“我喜欢他，天天抱着他，就是大热天，我也抱着他不放，他真没良心，竟然跑了。你说我要不要找到他？”

众人皆要喷笑，只有瘦子不笑，他冷冷说道：“对，象他这种没良心的人，你该天天抱着他。”

胖女人正色道：“我是天天抱着他，可是我那一天如厕时没抱着他，他跑了。”

老者身旁的那年轻人讥诮说道：“你该天天抱他，就是如厕时也抱着，他不就跑不了啦？”

众人看胖女人，看她忽地眉开眼笑，大喜道：“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主意？我就天天抱着他，他不跟着我时，我就把他用铁索拴在床头，那样岂不是很好？”

她想一想，再说道：“好，我只是把他天天拴着，他就跑不了。我让他天天在我怀里，就是吃东西时、如厕时我也抱着他。”

年轻人忍不住问她：“他是谁？”

胖女人很悲切地说：“他没有名，他在武林里没有名，他的名字叫胡龙。”

胡龙没名？

她简直是说笑。胡龙是天下第一淫贼，是人人欲得之手刃的淫贼。大侠柳不恭从前曾要杀他，那时他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他跪在柳不恭的眼前，痛哭流涕，说道：“你

杀了我，不公平.....”

柳不恭有些奇怪，问他：“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我杀死你，有什么不公？”那胡龙道：“我才二十岁，你怎么知我到了四十岁上，再不做好事，只做坏事？再说你怎么能知道我做尽了坏事，做得腻了，从明天开始就做做好事？我看你杀我，不公！不公！”

柳不恭竟是笑笑，说道：“好，我看你再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自从大侠柳不恭要杀他，胡龙十年不出山，竟是隐姓埋名，不再出来做事了。

到了柳不恭出走，到了海外仙岛，忽地一天，开封府一夜间奸死十名女孩儿，死人的身上都有“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的一行诗句。做下恶事的自是那重出江湖的胡龙了。

自那以后，胡龙在江湖上尽做坏事。江湖侠义道曾出万两白银要他的人头。谁料得他竟是做了这个胖女人的面首？胖女人说道：“来人，给怪物拿礼来！”上来了两个大汉，捧着两只箱子。打开箱子，里面是满箱的金银。

胖女人憨憨地问：“这些银子够不够？”

瘦子看着银子，抱臂不语。

胖女人说道：“你看银子行不行？”

瘦子不说话。

胖女人笑笑，说道：“有人不喜欢银子，他们更喜欢银票，你是不是也喜欢银票？”她喝令一个大汉拿出来叠银票，说道：“这是银票，你收下好了。”瘦子仍是抱着臂，看也不看银票。

胖女人说道：“对啊，说不定你喜欢女人，你看看我的二十个女孩子，哪一个你喜欢，我便送你了。你要是喜欢五个以下，我便送你，好不好？”瘦子仍是抱着臂，他不动，只是冷笑。

胖女人忽地一抬手，说道：“你们过来，让怪物看一看，他喜欢你们哪一个，你们

便站到一边去。”

女孩子听她一声令，真的挨个走过来，在怪物眼前搔首弄姿。她们挨个走过去，瘦子只是看着她们，也没什么表示。

胖女人待得她们走过了，说道：“你不喜欢女人？我看你是看她们不上眼。莫不如你跟着我，你瞅我总该更顺眼了吧？”

她一笑，眼儿更小了，眯成了一条缝，一直瞅着瘦子，象是闭眼不看人。

瘦子不看她。

她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不一定愿意跟我，虽说我是美人，但我那么疼你，你一定受不住。不如你去找一个美人，她叫玉璧……”

忽地，那老者与年轻人、大汉们都是肃立，他们逼近了那胖女人。胖女人咯咯笑着，扬着她粗如玉藕的胖手臂，大叫道：“对了，对了，他们就是玉家的死活人，他们就是玉家的死活人啊！”

瘦子的脸上有一种惊讶神色，他知道玉家，也知道玉家的死活人。那是一个很伤心悱恻的故事，是一个美人如玉的故事。

第三章 大吃

一提玉璧，老者与他的人都是肃然。看来他们是玉家的人。

胖女人大笑，说道：“玉家的人拿那个玉璧象是个冰糖葫芦，碰也碰不得，瞅也瞅不得，听说她的老爹从小给她定下了一条死规矩，不让她看到男人，一直到她长大，一直长到了十九岁，还没看过男人？”

老者忽地变色：“休提我家主人！”

胖女人大笑：“我吃菩萨还从来没听说过谁能吓得住我？”

老者说道：“你提我们也罢了，我们都是贪贱之人，算不得什么。只是你休提我家主人！”

吃菩萨大笑：“好，好，不提就不提，只是我心痒，想看一看她看见男人那玩艺儿时啥样儿。”

瘦子冷冷看他们，那吃菩萨笑笑，说道：“你是怪物，怎么也不能没有房子，我送你一座房子。”

她回头喝令下人，只见那些大汉从她的轿里拿出一块大布，展开来，扯来竟是一座大大帐篷。

她说道：“我替你再弄一座房子，不是比你的房子好多了？”

她说道：“你要替我找到胡龙，我这一回打折他的腿，再弄瞎他的眼睛，看他还敢不敢跑？”

她大笑，说道：“怪物，你好好替我办一办。”

她忽地看看众人，问道：“天很晚了，是不是？”

众人不知她何意，天还大亮着，怎么说天很晚了？便见那女人手下的大汉齐声声喏：“是，主人，天不早了。”

胖女人一听，便是眉飞色舞：“好，我该吃东西了，对不对？”大汉说道：“对。”

所有人都忙碌起来，看他们支起了锅，烧上了火，油吱吱响着。

一个厨子扯起一只鸡，那鸡在吱吱叫着。

他一扯便撕去了鸡皮，那鸡在扑扑乱跳，再看他，哗一声扔入锅里，滋滋炸起来。

转眼间鸡熟了，发出一般香气。

那胖女人说道：“好，好香！”

她馋涎便滴出来。

看看那厨子一伸手，竟用他的手去锅里捞鸡，一捞捞出来，向后一扔。

后面的女孩子接住，拿手来递与吃菩萨。

吃菩萨一见了那只鸡，长长地喘了一口粗气，说道：“好！”

再也没听到她的话声，只听得咯吱吱一阵响。就见她的牙齿是雪白的，咯咯地咬那只鸡。

她一会儿吃光了那只鸡的脚爪和鸡头，说道：“偏偏一只鸡只有这么一点儿能吃的地方。”

她把那只鸡顺手一丢，她身后的大汉便接住，几个人撕扯着把那只鸡吃光。看他们吃东西，一定以为是见到了野人，饕餮而食，裂肉而吞。

厨子一连撕扯了十只鸡，那个吃菩萨都是吃光了鸡脚与鸡头就把那肉都丢与她的下人。

那些大汉与女孩子都是抢着吃，生怕吃不上。

十只鸡转眼便毕。厨子再炸了十只鸭子、五条羊腿、三只野雉、六块猪肩。吃菩萨每吃一种，都有些不满意。

她嘟哝道：“这玩意儿不好吃，怎么能吃下？”

她恶狠狠看着那个厨子，吓得厨子哆嗦。

她说道：“别害怕，至少这一顿饭吃完，我不会杀了你。”

那厨子见说，更是害怕，想必她时常杀死她的厨子。

吃菩萨吃过了那些肉，再吃下三颗菠萝、两只苹果、五只梨、六串杨梅、十二颗猕猴桃，再擦擦手，说道：“我实在吃不下许多东西了，我再也吃不下去了。”

胖菩萨的肚子鼓得很高，如今她再也看不到她的脚了，她说道：“从前我能看到我的脚，如今我看不到了，我的身体比从前好一点儿了。”

瘦子与老者都看着她。

胖女人看老者，说道：“你是玉家的第一丑？”

老者哑声道：“是，我是一丑。”

瘦子惊讶地看着老者。

胖女人笑起来象是鸭子，嘎嘎直响，她叫道：“他们都是那个美人儿的心腹，心甘情愿做她的奴才的。他们自称与那个美人相比，他们都是丑人，所以叫做一丑，二丑，一直叫到了一百个丑，他们足有一百人。”

老者的脸面微红，看来他这般年纪，还做这“丑”，说来也是不堪。但那年轻人喝道：“你再说，叫你一死！”

那年轻人一喝时，身子便疾急如箭，怒射那胖女人！唰——，那剑直挑向胖女人。剑到了胖女人眼前，直刺入她口中！这一剑挑得疾，胖女人要丧命在那剑下了。

老者一声急叫：“十八弟！”那十八弟落纵，直扑在胖女人身上！扑——，一声闷响，竟是那剑直叼在吃菩萨嘴边。

任是那个十八弟再狠，剑也不再撼动分毫。吃菩萨嘿嘿冷笑，说道：“就凭你也想杀我？”

她一伸手，那手胖成了一块肉团团，拦腰一击，叭地击断了那柄剑。在她手下，那一柄剑象是面捏成的一般。老者大声道：“吃菩萨手下留情，我有一道菜请吃菩萨品尝！”

老者急急一说，使得那个吃菩萨住了手，她手里正扯起那十八弟，把他如一只死鸡般扯开，两条腿在乱蹬，身子被扯离开地面，十分狼狈。

吃菩萨正欲张口，去咬那个十八弟的耳朵，如果被她一口咬中，那个十八弟焉有耳在？但忽地听到老者的话，她喜笑颜开。

她问：“你说，你能给我做一道菜？”

老者长吁一叹，说道：“是。”

吃菩萨大笑，她一笑浑身的肉直颤。

她说道：“你该知道我的规矩。”

老者沉声道：“我知道。”

吃菩萨大喜，说道：“好，好，我终是能吃到新菜了，我能吃到新菜了。”

原来吃菩萨有一条规矩，要是有人栽在她的手下，也不要紧，只要能做得出一道菜来，是吃菩萨头一回品尝的美味，她便可以放过那个人不死。

老者笑微微说道：“我能做出一道好菜来，望菩萨放了我十八弟。”

吃菩萨摇头，她的头一摇，看去很是吃力，她说道：“我不能放了他，要是放下了，他象那个混蛋胡龙一样走了，我再哪里去找他？我身子不方便，找人很辛苦。你该知道的。”

她的样子有一点儿可怜巴巴，象是在哀求老者。

忽地，老者拿出了他的腰带，他的腰带上有十二把刀，一柄刀比一柄细小，一柄比一柄精巧。

他拿出那十二把刀来，放在那厨子的案上。

厨子看着老者，他的神色有一点儿幸灾乐祸。

他不用死了，今天弄不好这个老家伙得死。

老者拿出一块黑黑的东西来，他说道：“这是鹰呕，是天下至毒。”再拿出一块玉来，那几个跟着老者的人叫道：“那暖玉不能动！”象这一块暖玉是他们的命根子！老者说道：“我不会弄没了它，你们放心好了。”

老者在锅里添了少许的水，再放上了那一块鹰呕，只见那水滚开。果然鹰呕厉害，只见那水开花，炸炸地翻开，几欲喷出。咔咔水响声不断，象是有物在水里。

再用刀在那暖玉上刮，刮下少许来，他说道：“有鸡有鱼有鸭有肉都拿来！”好在吃菩萨的轿子里从来不缺吃的东西，便从那轿子里拿出来，老者拿出鸡来，唰地一刀，便在鸡胸上飞出一块肉来，在空中一翻，再复一刀，便把那一块肉的鸡皮剥下，那一块肉直滚入锅里，那一块鸡皮反是飞出锅外。

这一手连那个厨子也直门叫好。再拿起一条鱼来，复再一刀，便见那鱼飞成了片片儿，一刀三击！三片鱼片儿飞入了锅里。

吃菩萨此时已是看呆，看来这菜颇有些怪异，她注意地看着。

老者再复把那肉拿在手里，叭叭叭削下三片儿，扔入锅里。

他再复把火吹旺，火一会儿便有些烧干了锅，只听得滋滋响，那锅里的肉都是黑色的。吃菩萨看着锅里的肉，黑色的肉一定有毒。

她不敢吃。

但见老者再拿出肉来，在锅里投入了油，滋滋炸了一会儿，说道：“好，他拿出刀来，叭叭直扎，每一柄刀上插一片儿肉，把那肉直插在吃菩萨的轿上！吃菩萨的轿上插了十二柄刀。老者说：“这就是我的菜，请菩萨品尝！”吃菩萨看着那菜，半晌不语。

忽地，那厨子叫道：“鹰呕是天下至毒，配什么也不成菜！配伍禁忌，菩萨不能吃！”几个大汉也叫道：“不能吃，不能吃！”

老者与他的人皆看着，老者冷笑。

双方正成僵持。

忽地有人说道：“这东西能不能吃？”

老者一看，说话之人竟是叫天下一怪的怪物。

据说他名字叫做柳无双。

只是人从来不说他的名字，他只是天下第一的怪物。

老者说道：“当然能吃，不能吃，我做它做什么？”

那个吃菩萨说道：“拿来！”几个大汉跳脚道：“不行，不行！”

他们不敢让吃菩萨吃那有剧毒的东西，怕生不测。

怪物直走上去，说道：“我来吃一吃！”

他拔出了一柄刀，众人看着他，吃下去了第一块肉。

忽地他一展眉，说道：“好，我吃它，就是毒药，我也吃它！”

他再去吃第二道肉。

忽地有人尖细声音叫道：“别动，那是我的！”

一只胖手，一只几乎只是肉的胖手去抓那刀。

怪物哪里肯舍，与那只胖手直对了几招。一叨，没叨上，那胖手忽地闪没了。再复上来，象是一条巨蟒，直咬他的手背。

怪物不能让她的手叨上，便一闪再退。

胖女人咯咯响笑：“你让开好了，你不是我的对手！”

她抓住了那一把刀子。

咬住了那一块肉。她的眼睛更眯起来了，她的眼睛眯得很细很细，一直到了一条缝，再到那一条缝也没了。她呸一吐把那刀尖也咬得折了，直吐在地上。

人的心都悬着，到底好吃不好吃？吃菩萨吐出了刀尖，恶狠狠看着老者，问道：“丑，这菜是谁的手艺？”

老者叹一口气，说道：“我家主人。这是我家主人赏我的一道菜。”

吃菩萨一听，顿时脸色大变：“她会做许多菜？”

老者说道：“天下第一个会做菜的，怕就是我家主人了。”

吃菩萨说道：“好，好，我去帮你家主人，好不好？”

老者笑一笑，说道：“不好。你没本事，你胜不了那个人。”

吃菩萨大声道：“你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我去找他。”

“恶魔方无主。”胖女人不声响了。

天下最恶的人，恶魔方无主！她也惹不起恶魔方无主，恶魔方无主是一个恶人，天下任谁也惹不起的恶人。

老者来找怪物，怪物便惹得起那方无主么？胖女人看着怪物，冷笑道：“你找他也

是白找，我看你还是回去，准备好棺材，替你家的主人收尸好了。”

她喝令手下：“走，马上走！”她手里还拿着那几柄刀，刀上还插着肉，她一边坐在轿上，一边吃，说道：“快走，快走！”

第二卷

第一章 主人

怪物看着老者，说道：“你家主人怎么了？”

那老者说道：“她陷在方无主手里。”

陷在恶魔手里的女人，还有什么希望？老者说道：“我们玉家一共有一百人，但一百人也没用，据说只有怪物能与那个方无主动手。”

瘦子说道：“我是怪物，但我不是方无主的对手，当今天下，没人是他的对手。”

老者说道：“你不愿意去？”

瘦子点头。

老者说道：“我们拆了你的房子，对不住了。”

一个大汉过来，说道：“我是玉家的三十六丑，你听说过从前的快刀孙俊了么？”

快刀孙俊也是江湖上很有名的汉子，一向以豪情著称。

他说道：“我就是孙俊，但我不后悔，做了玉家的三十六丑，我不后悔。”大汉忽地把一柄刀插在他的臂上，说道：“我不愿意假死，但我也不愿意真死，如果你在一炷香时不说话，不答应随我们去救主人，我便死在你眼前。”

瘦子很为难，他看得出，那些人是真心要救他们的主人。但他们救不了人，只能死在方无主的手下。

他们不光要自己死，还要他也去死。

他说：“我们去，都是一死。”

老者毅然道：“要死，大家都死！”

瘦子叫屈道：“我也不是你家主人的手下，我也不是一丑，我怎么能死？”那个三十六丑，从前叫做快刀孙俊的说道：“你错了，你是玉家的人，你叫三十六丑，我一死，你就得替我！”

那个孙俊不待瘦子说话，把一柄刀直插在他的心窝，说道：“你虽是一个怪物，但我知道你是一个血性汉子，你一心挂念着你死去的两个妻子，她们叫做任慈和唐明儿。”

三十六丑死了，心窝上插了一把刀。

怪的是他的脸上有一种笑，一种很镇定的笑。

所有人都看着瘦子，看着怪物。

他再也不光是怪物了，他还是三十六丑，是他们玉家的兄弟。

老者说道：“如今你是我们的兄弟了，我也不多说，你走不走？”

瘦子忽地大声说道：“走，怎么不走？”

津门是一个热闹地方，这里有的是手艺人。在津门正临河的街上，有一个大大的门楼，门楼里是一些临街眺望的门脸儿。在这一些门脸里，最有名的当数那桃花楼。

桃花楼，说是桃花最多的地方，从街角、楼头都探出桃枝来，到了桃花盛开时，那楼角都是香气。

从前的桃花楼是贵公子肃杀的藏香楼，说是肃杀把他最喜欢的女人藏在这里，以便时时幸玩。但后来这楼被人买去了，买它的人出了很贵的价钱。从此桃花楼再也不开大门了，那门紧锁着，常年不开。

门深锁，鹤已杳，不知深巷有无人声？

这一天是昏黑日，街上无人行走，就是那风吹在街角，也发出嘶嘶的呼啸。当街来

了许多人，足足有一百人。

这一百人高的矮的长的短的都有，大都是男人。

他们携刀带剑，拿枪握杖，一齐到了那桃花楼前。

一个人高叫道：“方无主，方无主，还我家主人出来！”

众人跟着一齐声吼。大门紧闭，没有应声。

那个老者叫道：“五弟上去，看看他大门是不是铁铸铜浇？”

有一个粗壮汉子应了一声，上去用一根粗壮的狼牙棒打门，只听得叮当山响，也不见有人出来。众人怒了，一齐声吼，用剑用刀用枪用棍，把那门终是撬动，只听得吱吱沉响，门开了。

哗，卷下来的是一层层尘土。

久未开门了，一开门便是土卷尘飞。

看那院内，竟是没有一丝人声。

是无人的死院？

来冲院子的人一开始是怕，再一看没有人，便没了惧意，便高叫道：“方无主，出来！”

没有人。

冲到了院里，便看到了那些桃树，原来那些桃树都是开得好好的，不知怎么都是死了，没有一株是活的，看树上，竟连一点儿枝叶也无。

听得风声沙沙响，便添了几分恐怖，有人叫道：“没有人么？有人便滚出来！”没有人应。

踏进中门，听得呜咽一声响，象是鬼哭，吓人一跳。

再细看，没人。看看进了中门，应是有家人或是仆人出来，却没有。

只见在正中门的旁边，坐椅上背坐一个人，那个人危襟正坐，坐得端端正正。五丑

上去，推他一把，说道：“你家的人都死了么？”

那人应声而倒，看看却是一个死人，早已死去多时了，连脸上的肉都被鸟儿啄得没了眼目。看去十分吓人。

女人惊吓得叫起来。

老者叫道：“别叫！”

那人不敢再叫。

人来到了后院，再看院里，已是满院子的死人，人都死过多时了，有十几天，或是几十天也说不准，但看看死尸都是臭了，东倒西歪，有的在井旁，有的人树丛里，都是挣扎着，方才倒下。看来他们死前是有过一场大斗。他们怎么死了？

大丑问：“五弟，你们三人那一次看到了主人，她是被带到这里么？”五丑大声道：“那不会错，我们三个一直跟到了这里，我们那一次，咳.....”一提往事，他不禁唉声叹气，直是后悔。

那一次他们被那恶魔方无主点穴，不由自主，不能与方无主再战，只能眼睁睁看他带着他们的主人进了这院子。这院子一定是方无主的巢穴了。他们回去喊人。

五丑叹气道：“大哥，我们无能.....”

老者一声喝止他：“别说了，就是我在，也不能与那恶魔一战。”

再到了后院，看看那房里的人，只有两个人，看的人忽地失声，叫道：“大哥，大哥！”

老者知道有事，便冲来，他一看那死去的两人，便悲声说道：“主人，主人！”他跪下来，那跟着他的人都跪下，跪下的汉子便是一片。

他们大放悲声。

怪物看着他们，问：“你们哭什么？”

老者的眼泪流出来了，他说道：“怪物，本来我们想请你助我们一回，我们与那恶

魔决一死战，如今看来也不必了。我们的主人她.....死了。”

怪物一看，在床前，那个坐在床上的，是一个很粗壮的汉子，他的上身赤裸着，象是刚才与那床边的女人睡过。

那个女人斜依着床，象是一个病弱美人，正在娇声细语。

她与他的脸都是黑的，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肉。

是毒。谁也看得清，他们都是中了剧毒。

大丑道：“这人是恶魔方无主。”

确是那恶魔方无主。

方无主象正在奸淫玉家的女主人玉璧，只是不知道怎么弄的，他们两人竟一齐喝下了毒，一齐死在这里。

那毒太过厉害了，他们两人的身上肉都掉得差不多了，只看得出两具骨骼。大丑大放悲声，叫道：“主人，主人，你怎么能受得了这种屈辱？你怎么能受得了这个？”众人都是玉家的人，自是大放悲声。

忽地听到一个人很冷静地说道：“人既是死了，也不必大放悲声，是不是？”那些人看着他，他是那个怪物。

老五叫道：“你算是什么东西？你也配来教训我们？！”所有玉家人都爬起来，恨恨地看着怪物。

如果老大说一句话，他们会全都扑上来，用牙咬，用手撕，也把一个怪物撕得粉碎！只听怪物大声道：“我真替你们难受，你们的美人本来死得好好的，你们替她难受什么，我保她活时一定很快活。”

老者沉声道：“怪物，我们待你有礼，你不能污我主人！”

怪物大声道：“我说得就是，你们看看，他们两个死时，做了一些什么？”

众人再看，也看不出两个死人在死前做了什么。

怪物说道：“你看他们两个依在一处，是那个男人抱着女人的，但那个女也一只手去搂着男人，两个人近得很。后来是那男人先吃下了毒药，女人后喝下了毒药的。”

老者忽地沉声道：“你胡说，我家主人是被那恶魔所逼，方才服毒的，她怎么会在毒死那个恶魔后方才服毒？”

怪物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怎么不信？”

老者说道：“怪物，我也敬你是一个英雄，你再污我家主人，我对你不客气！”怪物看着那两个死人，忽地有些冷冷的神情，象是看出了什么，他说道：“说不定是你家主人不堪他的污辱，毒死了他，也自尽了，你说那么说，好不好？”老者也是一个明白人，他大声说道：“我家主人不堪屈辱，毒死了大恶魔方无主，她也自尽了，那就是真相。你们听得怪物说了么？”

众人一齐说道：“听说了，我们听说了。”

老者说道：“我们把主人的尸体带回去，再作道理。”

众人来搬主人的尸体，他们小心翼翼，怕惊动了死人。

那骨头架子忽地散了，落在地上。

怪物看看那骨骼，有一种惨异的白色。奇怪，死于毒下的人骨头一定是黑的，怎么会是白的？

老者说道：“我们回去了，从此玉家的人也不会再在江湖出面了，我们散了，各自回家，做自己的活计去，从此江湖上再也没有玉家。”说时，他甚是伤感。想必众人平时受那主人的恩惠，此时一个个伤心已极，都是未语先落泪。

一个叫道：“大哥，我们是玉家的人，我们不能散！”

老者喝道：“胡说，没了主人，你还有什么玉家的人？你们听着，从此你们回家，做什么，靠你自己，再也休提玉家！福也一个人享，祸也一个人担，别给主人脸面抹黑，让她在九泉下也心安。”

众人齐是声喏，老者说道：“我们把主人的灵柩护送回去，再守灵几日，然后各自回家。”

众人听他说，便来收拾主人的骨殖回去。小心收拾好了，他们走了，一直走了。再也无人来理怪物。

偌大的院子，只剩下了一个活人，风吹得他也阴森森的。

他为什么不跑？只听得院门吱吱响，是风吹的。

他说道：“我是一个怪物，我是一个怪物啊，我是一个好奇怪好奇怪的怪物，是不是？”他竟躺下了，想在这里好好睡一觉。

在满是死尸的院子里，在阒无一人的院子里，这个怪物竟躺下睡了。风起了，是阴风，看来鬼魂也不愿意这里有人，阴风呼呼吹着，把他的头发也吹得炸开了，他不睁眼，象是睡熟。

有人轻声耳语道：“怪物，怪物，你要死了，你要进十八层地狱了，知道么？”

第二章 煞气

吃菩萨带着她的人，住进了客店。她说道：“幸好……”幸好什么，她没有说。因为她不必再说了。

她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很怪，比那怪物还怪。一个瘦子，比风吹的芦草还瘦，削削的身子，象刀片儿一般薄。他很阴沉，站在那里，从身上直冒冷气。另一个也不胖，只是他阴着脸，连脸都是惨白的，没有一丝血色。这两人飘飘摇摇，直到吃菩萨面前。

那个阴沉脸的人问：“吃菩萨，是不是？”

吃菩萨笑一笑，巴结地问：“两位是哪里来的？”

那个刀削片儿说道：“阴风二煞！”

吃菩萨手下人都知道麻烦了，阴风二煞是有名的魔头，他们两个找上门来，不是好事。

吃菩萨的下巴熬上了五层肉，她笑道：“两位有何事，说出来好了。”

阴色说道：“你的人去了恶魔方无主的院内？”

吃菩萨大声道：“他院内去不得么？！”

阴食大声道：“去得，只是你须得拿出东西来！”

他伸出一只白惨惨的手。

吃菩萨说道：“他院子里除了有一院死人，再也没什么了，你们要什么？”阴色冷冷道：“魔王令！”

据说这魔王令是与那女人令相同的一块令，令是男人的根蒂做成的。

女人令是女人的耻骨，魔王令是男人的根蒂。

恶魔方无主死了，他的令牌自是号令天下魔道的一块至尊宝物。谁得到了那一块令牌，他便是天下魔道的祖宗。

阴色瘦削的身子在晃，他说道：“我要杀你的人，易如反掌，你只要拿出那块令来，便没你的事儿了。”

吃菩萨突然咧开大嘴笑了，她说：“你说我这个人算不算是魔道中人？”阴食没想到她会问起这个，他说：“你算是一个，但在我眼里，你也算不得什么。”吃菩萨说道：“我要是魔道中人，你说我会不会愿意要那一块令牌？”两人大怒。

阴色一怒，那脸更是惨白，阴食一怒，脸色更黑。他两个一向在魔道里自尊自大，根本看不起别人，眼前这个吃菩萨算什么？阴色的手一夺，抓住了一个婢女，那婢女本想挣扎，想叫喊，但在阴色手里，竟是叫也叫不出，挣也挣不动。阴色冷冷道：“你看看她！”看来奇怪，那个婢女本来是一脸的血气，红润的脸面，竟在阴色的手里，忽地脸变白了，象失血。再看一会儿，竟是她的头发也变了，有几丝白发，再过一会儿，她

的脸上有皱纹了，眼皮也耷下来了。她轻声耳语般地叫：“救命，救命！”

人眼看着要死，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救她。

那婢女轻声说道：“你放下我，你放下我……我……我……”一语未竟，死在阴色的手里。阴色的手去理那个婢女的额发，说道：“真可怜，女孩子都喜欢很年轻，可她再也不年轻了。”

他把那婢女一丢，说道：“我要杀人，不用动手。”

阴食冷冷说道：“莫非我比你差？”他一冲一退，便夺得一个婢女。

吃菩萨说道：“别动！”

阴食说道：“要我不动，拿出令牌来！”

吃菩萨大怒，说道：“我拿什么令牌，我又不曾拿你的令牌！”

阴食说道：“你别后悔！”

这阴食抓起那个婢女，左看看，右看看，瞧她身上。

人不知他瞧什么。

阴食说道：“我抓住女人，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吃她。”

吃菩萨再是能吃，吃遍天下，也不曾真的吃过活人。

她脸色苍白，说道：“你休胡做，免得后悔！”

阴食说道：“我不后悔！”他张开口，一口便咬住那婢女的乳房，他说道：“只有石崇知道，女人最嫩的肉是乳！”他一咬，便听得一声尖叫，那尖叫声凄厉，人不忍听。

再看那个婢女，她的身上已是血淋淋的了。

女子乳房本是最弱处，吃他一咬，咬去一块血淋淋的肉，阴食说道：“我不愿熟吃，只是喜欢生吃。”他再咬下，这一次咬的是那女孩子的下颏。

吃他在下颏咬去一块肉，女孩子顿时鲜血淋漓，她哀声一叫，声音也是无力。吃菩萨的手下女孩子都是哭了，不忍再看，一个个吓得骸骨不已。

阴食说道：“阴色厉害，还是阴食厉害？”

吃菩萨说道：“你吓坏了我的丫头。”

阴色冷冷道：“你要不拿出那一块魔王令，我杀死你所有人！”

客店里的人早已吓得跑光，只有吃菩萨与她的手下。

那个阴食再咬一口婢女，把她的右乳也咬得残缺，那婢女早就受不住，她哀声道：“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吧。”

阴食说道：“我吃坏的人有许多，她们大都愿意死，你也愿意死么？”那婢女此时恨不能速死，免得受这苦楚，她哀声道：“你杀死我，我求你.....”

阴食说道：“好。”他竟当众低下头去，一口白森森的牙齿咬在了那婢女的咽喉上。

那婢女忽地脸上有了笑意，她觉得腹内生出暖气来了，她低声说道：“谢谢你！”

婢女死在阴食的手上，竟搏得她说一句谢谢，顿让在场的人都是惊怖万分。男人觉得他的腿好凉，他不敢再说一句话。女人的心也不跳了，她们呆呆看着地面，恨不能地面上有一个洞，身子钻入去，再也不来这客店。

阴家兄弟真个骇人！

传说中，他兄弟两人一出生时，便把他两个母亲的阴气吸尽了，他们的母亲生下他们时，忽地头发白了，在两兄弟吸奶时，头发一点点脱落，再后来便是形如枯槁。最后母亲死了，两兄弟反是活得好好的。父亲看他两人三天三夜，终是忍不住，也投井自尽。

只剩下了他两人，从此恨天恨地，恨天下人。

他们找到了一个师父，那是从前曾向魔女吴帆学过阴法的老师太，从此两人名头在江湖上渐渐震响。

吃菩萨说道：“我想告诉你兄弟，我吃菩萨未必怕你。”

阴色笑笑，说道：“试一试？”

吃菩萨也有些怕意，但当着手下，不得不壮着胆子，她说道：“好。”吃菩萨一纵下

地，看不出她那两条粗如棒槌的小腿如何动的，她立在两人面前。三人形成极强对照：两个极小，吃菩萨极大。

她粗如面桶，两个瘦得成细竹。

人也不觉得好笑，生死场上，有什么好笑？

吃菩萨说道：“你两个一齐上来！”

两兄弟也知道吃菩萨是个厉害角色，便互看一眼，两人齐出。

只是伸出两只手。阴色的一只左手伸出来，放在了吃菩萨的左手上，一搭。阴食的右手也放在吃菩萨的右手上，一搭。手掌平伸，象是联手。

三人站立随便，也看不出有什么奇异。只是阴色的脸更白了，白白的脸盯住了吃菩萨，象看呆了神。

阴食的脸反是更黑，只是手直直伸着，象一具木乃伊。

吃菩萨的衣服涨满，象是迎风的风帆，直胀得鼓鼓。

看她本来就是矮胖，再吃那衣服一鼓，简直便是一座小山般。

看吃菩萨的脸，便真个不妙了：她的脸通红通红的，没有一点儿白色。

她的眼珠子有些胀突，似乎要鼓出来。

看那两兄弟，也看出一点吃力来了，他们的手象是粘在一起，挣也挣不开。吃菩萨的脸上有汗了，她的汗水是象流水一般，哗哗下落，竟在眨眼间便湿了她的衣裤。

可她仍是涨满着衣服，涨满的衣服湿了，一会儿再干了，流下汗水再打湿她的衣服。

吃菩萨有些吃力，她的脸更红，红得象要流血。

阴色阴食本来不把吃菩萨看在眼里，如是平时与人对敌，此时对手早就是一具死尸了。

可吃菩萨不是一般的敌手，她仍能死死撑住。

阴色突地从鼻孔喷出血来。那血是黑色的！象是喷水一般，从唧筒里射出一样，直

射向那吃菩萨的脸！

阴食大惊，他叫道：“大哥！”他扯着阴色，身子疾退。

那吃菩萨说道：“别走！”她向前一伸手，便欲去抓阴家兄弟！阴食此时再也不敢与她动手，他急急背起阴色，叫道：“魔王令先在你手里放着，早晚我必来取！”

他背着阴色，一纵身子，上了墙头，再一纵出，人已杳然。

吃菩萨看着她的下人，说道：“他们.....两个走了？”手下说道：“还是菩萨功力高强，救了我等。”

吃菩萨看看他们，再看看那些婢女，看着她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忽地大笑道：“怎么了，象死了亲娘一般？”

她哈哈大笑，一笑厥气，身体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所有人都忙乱不已。糟的是，他们十几个人还是抬不动吃菩萨庞大的身体，把那轿子打开，所有人都是伸手，抓的抓，拽的拽，把吃菩萨终是抬上了轿子。婢女们也小心翼翼，那些大汉也不再张罗了，他们悄声地离开了客店。

客店终是静下来了，再也没有人声了。

从客店的店房柜下钻出了老板，他说道：“吓死我了，吓死我了。”那一乘大轿直走出这个镇子，再走得远了，渐渐消失在远方。

第三章 津门一绝

津门在古时只称河间府，也属南京道，是一个大去处。这里多的是商埠，多的是腰缠万贯的大贾。津门有一条街，那一条街叫一个怪名称，叫“玩艺儿街”。

这里街道狭窄，楼挨楼，都是两层的小小雕楼。对面楼上，几可以冲茶换盏。对面闲谈，隔街攀话，都是最好处。

下面一面挨一面的招旗，竟是沸沸扬扬，好不热闹。

当街街面上，都是搭出去的脸面，有铺子的烧锅，有店面的挑棚，有妓馆的迎客梯，有专卖店的风筝、风轮……

五行八作，任什么也有。

时当正午，从远处慢慢晃来了一人，这人的身体很削瘦，人也清减，象是大病初愈。他走到了街口。看着那津门字眼，竟是哑然失笑，苦道：“河间府一地，大称津门一绝，可不知绝在哪里？”

当街的街口便是一家茶馆，那个大大的茶字铺天盖地，占了几乎整个脸面。里面满是茶罐子、茶筒子、茶坯子。当街的迎面门脸儿上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只古色古香的大壶。大壶里是烧得烫烫的热水，当值的茶房是一个面嫩的小伙儿，他一身浅色衣裤，上身浅红，袖口低低，扎缚着腕口，下身是一条抵裆裤，扎缚裤脚。那小伙儿当街一喝：“茶来，茶来！”喝吼声十分清亮。

有来吃茶的，便坐在那一桌旁，看小伙子耍手艺。

小伙儿一把掐四只碗，四只碗都搁在脚背上，脚高高挑着，大茶壶远远一扬，一道滚烫的水飞出去，直落在脚背上。

讲究的是水不洒，鞋不湿，那一身衣裤不沾一点儿汤水。

这也叫：喝手艺茶的。

再过去一家，是一家烧饼铺子。

烧饼铺子的当头，挂一只大大的烧饼，那一只烧饼很大，象铁拐李的仙家葫芦大变，大如车轮，黑如涂炭。烧饼厚有一尺，传说中是唐时的尉迟恭贫时，家母做了给他学武时吃的。他一连吃了三年饼还不坏，可见那铁饼有多硬。

传说中的尉迟恭有满口的铁牙，就是吃了三年铁饼吃的。

这铁饼说来不信，它放在那屋外风吹雨淋，足足有三十年，也未见它坏一星半点儿。

一进了那烧饼屋，看远处有三只大大的铁鏊子，底下烧着炭火，滋滋烙着烧饼。那伙计也是神人，他头也不回，烙好一个，“叭”地一甩，那一只饼便丢向头后，一丢便丢得准准的，原来他头后有一长条案子，案子上放着十叠饼，每叠十个，整整齐齐，莫说是人从后脑丢去，就是你看着丢，那么远的距离，你也丢不准。看的人远处一看，便大叫喝彩。

再过去一家，原来是一家妓馆，妓馆此处也不叫妓馆了，都是耍手艺的。街头上看绣楼，楼上一位姑娘，她的绣工天下第一，比起当年的南三媳妇儿来，也毫不逊色。

她绣的丝帕，每一日在那绣楼上向下丢，只要有人来喊，便当得银子。

后来的拍卖行，便大约是从此来的吧？有人远远看着姑娘来了，便见她用一支细细的竿子挑着那帕子，在风里飘摇。下面早就聚了十几二十几位相公，他们有的是远路慕名而来，专为看看这一位神绣慕容针姑娘的。听得有人先叫了：“一两银子！”意思是说，他愿意出一两银子买这帕子。

有人笑他：“拿一两银子买得神绣，是不是做大梦？”

再有人喊：“十两！”“二十两！”“三十！”“五十！”“一百两！”一个胖子胖得一塌糊涂，他摇头晃脑，说道：“玉色生香，玉色生香，能得此帕，治得三种病，银子岂能沽其价乎？”

有人便问：“不知汤公子说的治三种病是哪三种？”

这位胖公子一说，真个叫人笑得喷饭：“一治失眠。如果你睡得不好，一枕着香帕，便美梦连连，那个一夜黄梁的公子也不如你，岂不是好？再是治多眠，象我这种人，天天饱了便睡，一枕着枕头就是睡觉，常了岂不是傻子一个？你得了那香帕，天天夜里想好事，睡不着啊，睡不着，岂不是治了多眠病？再就是治花柳病，要是你天天夜奔柳巷，真个不如拿了这香帕，便想着绣针姑娘，天天日思夜想，多了几许痴情，多了多少痴郎？”众人大叫妙妙妙，绝绝绝。

怪的是这一次叫卖，叫价竟是叫到最高，一人哑着声音叫道：“七百两！”人便哑然无声了，回头齐看。

一看之下，便叫人心里叫起天大委屈来。

这个叫买的是一个老人。这老人可不是平常的老人，他是一个怪人，他的鼻子是通的，上下左右都通气儿。眼睛是两只不一样儿，左眼象是狗眼，眼仁在下。右眼象是盲眼，眼仁多于眼白。他左臂短，只有正常人的半条臂长。右臂反是长的，比他的左臂长有三倍。他的两条腿一条是直的，它太直了，直得没一点儿弯儿。另一条腿是弯的，它弯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是直的。

他十根手指都有，但没有一根是正常的，曲曲弯弯，象是蛇头。

他的头发很细，毛茸茸的，但编得七八十根辫子，每一根都编得很好看。

这老人是谁？

如果是江湖人，就不会不知道这人了，他在江湖上太有名了，名声大得叫人一提到了他的名字，都不敢再说话，生怕一说便得罪了他。

他在江湖上叫“时全”，但有人叫他“实缺”。

这名字是说他十足十的缺东西。这老人样子委琐，叫人恶心，看他一眼，不忍再看。他竟出钱来买针姑娘的绣帕，真让人气愤不已。

但他叫买的是七百两银子，用七百两银子买一块绣帕，是不是疯了？

他叫声完了，一时无再语。老人乐道：“如果没有人再出声，这块绣帕是我的了！”他正要纵身去取，忽听得一声：“慢！”

他猛回头，看到了一个笑眯眯的人。那人正对着他笑。

那人比起他来，真不知好过多少倍：他神情寂寞，只是一身月白长衣，人也孤孤零零，苦苦凄凄地站在那里，象这一场热闹与他无关。

老人恶狠狠道：“你想做什么？”

那年轻人拿出一文钱来，说道：“不管你出多少银子，我只比你多出一文钱！”老人的眼光象尖针一般盯住了他：“你要消遣我？”

年轻人冷冷道：“不敢，只是我想告诉你，要那一块帕子，你太老了。”

老人从不服人，他不愿意让人说他老，也不愿让人说他丑，他冷冷暴跳，叫道：“你敢说我？”

人都瞧热闹，看这丑老人与年轻人一斗。

老人嘶声道：“你出多少银子？拿出银票来！”

年轻人说道：“我也不想与你斗，只是想告诉你，这位姑娘的绣帕，只有年轻人拿走才行，你太老了，何必卷在这里？”

老人大声道：“九百！”年轻人叫道：“九百零一文！”

老人再叫道：“两千两！”年轻人冷寞的神情更甚，他说道：“两千零一文！”对面的人叫道：“别只是白说，拿出银子来！”

老人冷笑，一挥手，身后竟上来三个俊美少年，他们三个抬着一只箱子，轻声放在眼前。嗨，要是银子，也不怕有几千两？要是银票，怕就不止百十万了。

老人恶声道：“我欲在河间府买舟出海，这一箱子是我的积蓄，你叫多少，我都陪你。”

众人一时哑然。

如果他拿出平生积蓄，年轻人怕是不能与他斗了。

但听得年轻人说道：“好！”只是冷冷一个字。

两人较劲儿，老人叫道：“三千两！”

便见从那箱子里拿出一条蒜头金，放在地上。这金条足足值三千两还多。年轻人摇头，说道：“我要你不出头，你偏不愿。只好陪你了，三千两银子零一文！”

他扑地一掷，把那一文钱掷在蒜头金上。那一文钱偏劲，一掷有力，生生扎在那块

金子上。众人一声断喝。

老人说道：“好，好，算你有本事。”

他冷冷一笑，说道：“四千两！”他拿起一粒珠子，众人看那是一粒夜明珠，他说道：“我也不耐烦与你争斗，这一粒珠子价值连城，有人说它值一万两或是更多，我拿它当一万两！”

老人便手一丢。

也不见他如何用力，那一粒珠子便丢向蒜头金上。

人都当他疯了，那一文钱丢去，好歹只是一文钱，碎了破了值得什么？可这一丢，是丢一粒价值连城的珠子！只见珠子扑地一钉，也钉在那块蒜头金上，不落不碎，不丢不掉，真是好本事。

连那个年轻人也笑笑，说道：“好本事！”

两人对峙，此时再无寸步相让。

老人说道：“我只拿出一件宝物来，你便得倾尽囊中所有了，你还是不要与我赌的好！”

年轻人把他手里的扇子丢在那金上，这一回却是走去，轻轻放着的。他说道：“只是争一口气，搏一笑耳！”

老人再一挥手，两俊美少年从箱里拿出一对玉马，老人说道：“这一对玉马值五万两银子。”

年轻人摸一摸他的身上。

他再没有什么可拿的了，只是在他的腰间有一玉尺，那玉尺是百事尺，是他的兵刃。年轻人想一想，从他怀里掏出那一支玉尺来，把它也放在金上，说道：“好，也好。”

那老人象被热水烫了一下，冲过去抓起那尺，说道：“怪，怪，真怪。”原来，浪子柳无双即是从前大侠柳不恭的儿子，他来世上，一时称雄，名扬四海。只是他的两个妻

子任慈与唐明儿都葬身海底，他一时疯狂，便再也不愿与闻世事了。从前的柳无双叫做柳双，但后来因为他只有一人在世，再无双飞双栖的快乐了，便叫做柳无双了。

可眼下的他不再叫做柳无双，他只是一个怪物，人人皆知的怪物。

一见到了这只玉尺，人皆知他定是从前的柳双无疑。那老人冷哼一声道：“柳双？柳无双？”怪物微微一晒：“天下人本无双，有双无双都是一人，何必在意有双无双？”这一啁有万千愁绪。

老人说道：“浪子的百事尺，就是天下最好的玉，听说那痴迷人君吃下了你的玉尺，竟还能复成原尺，真个不凡。我今天算是开眼了。”

那老人拿起了他的珠子、金子，说道：“我让你了。”他身子一晃，转眼不见。

浪子得了这针姑娘的帕。听得楼上莺声细细：“是柳公子么？”

她也知道柳公子？只见得那姑娘袅袅婷婷，从绣楼上走下，一直到了怪物面前。

怪物的身着十分落魄，一身衣服是脏的，鞋子也是破的，看去很是狼狈。针姑娘一双情眼望着怪物，忽地生出怜悯来，她细声说道：“我请公子上楼，待我好好侍候公子，使公子一出此楼，便是焕然一新，好不好？”

岂料得那怪物看着绣帕，说道：“你织了多少绣帕，人最多花了多少银子买去？”针姑娘一听他问，不由得眉飞色舞：“我上一次绣的帕子，被一个秀才买了去，听说他在家与他的妻子一吵，他妻子险些上吊了呢。”

她说此话时，竟是快乐极了，冲着怪物笑，悄声道：“你不必，因为你的妻子都死了.....”

怪物的眼光茫然了，他看着针姑娘，说道：“是么？”

蓦地，他冲上去，在当街上，当着众人的面儿，叭叭叭一连打了那针姑娘八个耳光！针姑娘的脸肿了。

他把一块绣帕扔在地上，在上面踏了一脚，说道：“如果我再看到你卖帕子，我便

会来找你。”

怪物转眼不见，只有一个当街站着的姑娘，她泪水汪汪，流个不停。

有人看得怪物走远了，方才说道：“这个怪物也太不象话，竟把针姑娘打了！”更有人义愤填膺，叫道：“怪物算什么，要是他再来，看我打他！”

此时只有几个晓事的，看着那怪物与丑老头儿的手法，知道他手段非凡，没有人都及得上他的。只见那个针姑娘蹲下身子，从地上拣起来那被怪物踩踏脏了的帕子，泪水兀自涌个不停，低声道：“我自绣我的帕子，男人自迷我的身子，干你什么事？你来管我，岂不是管闲事么？”

针姑娘回去了，众人本来以为没事儿了，忽地见到那个针姑娘再从楼上下来，她拿出一匹绢，慢慢对众人说：“我把我的绣象绣在这匹绢上，如果有谁哪一天杀了浪子，杀了这个怪物，我便嫁与他。如是他不要我，我甘心情愿一生一世做他的奴才，他愿意怎么待我都行。”

众人眼看着针姑娘把那一匹绢放在楼上，垂曳到地。她说道：“我会一夜不睡，把我的象绣在上面，到了明日，你们便会看到一个正在泣血的慕容针。”

天街上哑然，都知道慕容姑娘性烈，这一场仇恨不可免了。

第四章 恶魔方无主

当街挂着慕容针姑娘的绣像。

这绣像绣得绝，竟把一个垂头泣血的慕容针绣得形神毕肖。

只是那绣像挂了许多天，也没有人来摘下它。

慕容姑娘琴艺也绝，她在那楼上每日弹琴，只是奏一曲古曲儿。听的人有不懂的，便问。懂的人摇头，说那支曲子是古曲，是诗经上的，说的是一个痴心的女人恨男人，

那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氓，开始时抱着礼物来求婚，后来变了心，便抛弃他的结发妻子。那琴声哀怨泣绝，久久不落，让当街的男人皆是垂泪。有人跟着那琴声吟哦：“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琴声凄哀，让人垂泪不已。

终于有一个人来了。他远远而来，慢慢到了这楼前。看着那绣工精细的帕垂，他惊叹一声：“好手！”他回头，便有一个长须老人站在眼前。

他问：“这女人是谁？”

老人陪笑道：“禀主人得知，这绣楼上有一人，她是天下最巧的巧手人，从前有人说，天下最巧的是南三媳妇儿，绣成的衣服妙夺天下，她是南三媳妇的传人。不知是真还是假，只是知道，她手艺如今是天下第一的。”

那长汉再问道：“她叫什么名字？”

“慕容针。”

“什么贞？人在青楼，谈什么贞？”

那老人再陪笑道：“她叫慕容针，是针线的针，不是贞节的贞。”

主人看她这一幅挂图，是方今最有名的玩艺儿了。”

那长汉道：“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招赘么？”

老人干巴巴地笑上几声，说道：“也差不多，说是那个浪子打了她八个耳光，她吞不下这羞辱，决心下定，如是有人能杀了浪子，也就是那个怪物，她会屈身事人，做那人的奴才。”

大汉笑笑。

旁边的人看那大汉，他的样子很威严，衣服上绣着三道金线，是真正的金丝缕就的，在他的头上，戴着一块佩玉。懂行的人一看，便知道那一块佩玉价值不菲。再看他的身上，垂一玉环，环在光里闪灼，那是一件宝物。他威仪不凡，一看便知非寻常人。

老人说道：“那个浪子打了她之后，她再也不下楼，也不轻易以面目示人。她说过，

非是那个主人杀了浪子，再一声令下，她决不轻易与人见面。”

长汉不再听他，只见他身子一长，人便在那地上拔起，忽地便闪在那楼里。楼上垂帘。

时不暖，亦不寒，不是垂帘时节。不垂帘时偏垂帘。

隐隐约约能看见在帘内有人。

那是一个美人，美人垂帘，使人惶惑。

但大汉偏是威风，他冷冷道：“能一见么？”

美人说：“被人羞辱，一生无脸面见人。”

大汉说道：“你知道我是谁？”

美人一喟：“不知道，就是知道，也说不出。”

大汉傲然：“谅你也说不出，我叫方无主，你知道不知道世上有人叫方无主？”美人听了方无主这三个字，也不惊讶，也不在意，叫大汉隐然有些失望。

世人凡在江湖刀头上舔血的，无人不知方无主的名字。

美人说道：“听说在近百年来，那个浪子是江湖上的第一人。”

大汉蓦地放声大笑，他大声乐道：“你不知道方无主的名字，这也难怪。”他看着美人，看着帘内的美人，心内也是有些怅然：不知道这个慕容针姑娘的容貌究竟怎么样？

慕容针象是看破了他的心事，她柔声问道：“我听说你有一个美人，她是一个不能流血的人，是不是？”

说的是那个被方无主掠去的美人，谁都知道那美人，她是百丑的主人，她的名字叫玉璧。

大汉低声说道：“你说错了，她不是我的女人。”

美人一笑，有些惊讶，她说：“我知道，她在你的手里，已经有上百天了。”大汉说：“她在我手里，但她不是我的女人。”

女人低声问：“你不喜欢她？”

“不。”

“你厌倦她，有了新欢？”

“不是。”

美人昂起了头，她决心把这件事问出个根底：“她不愿意与你在一起？”

男人沉默，有时男人的沉默让人明白，他心里很难堪。

美人问道：“她不曾与你.....上床。”美人的话问得很粗俗，但男人心里明白，她不想这么问。但不这么问，她还能怎么说？

男人说：“她不是一个俗人，我与她不能.....”不是不可以，是不能。

在恶魔方无主的眼里也有不能做的事么？也有他做不到的么？

美人笑笑，说道：“女人是水，男人是刀，刀砍不断水，但水不愿意让刀砍，你明白么？水被刀一砍，也疼。”

男人不语，他是一个自傲的男人，不愿意被人教训，如果教训他的是一个苟且男人，他早就一掌拍死了这人。

但她是美人，美人的口很柔，她说教的声音也教他舒服。

男人说：“不说她，只说浪子。”

美人忽地笑了，她浪笑声声，提醒着他，她是一个不安份的女人。

她说：“如果你杀了他，我便是你的人了，你能分出对她的一份心思来对我么？”

男人低下了：“不能。”

美人的声音变得尖刻：“你不能，我怎么指望你？”

男人冷哼一声：“你不能指望男人，男人不会吊在女人的裙角上。”

美女不屑地一哼：“你是恶魔，可你也吊在玉璧的裙角下。”

“她不是女人。”

“她是什么？”

“她是神，她是洛水之神。”

再说什么，再说话已是多余。

帘挑开。

但美女的脸是蒙着纱的，她说：“如果你杀死了浪子，再来找我。”

他笑笑，如果杀死了浪子，他还会来找这慕容姑娘么？“三天后，你在紫光阁等我，我拿他的头去见你。”

人走了，一直从院子里走出去。

慕容针姑娘哭了，她对着暗中说：“我说得不错的话，他会办到的，他能拿来浪子的头。只有他才能拿来浪子的头，只有他能做到。”她是对她自己说，还是对别人说这一番话？

方无主走出去了，他走在街上。

有四个人跟着他，他们心甘情愿做他的跟班。一个是黑发老人，他的头发是黑的，眉毛是白的，手上的汗毛也是白的，只有头发是黑的。他叫黑一。

后面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她一身道姑装束，看去很是素气。她的眉眼粗一看，只是中人，但细细再看，就会叫人大大吃惊了，她长得很漂亮，是那种让人越看越是心慕的女人。看得出，如她年青，会是绝色美人。她叫道二。

第三个人是个剑客，他的手里总是握着两柄剑。一只手握着两柄剑的人，只能是剑痴风蚀。他的口角流着涎水，他的脚是赤脚，无论多冷，他只是赤脚。这是一个只在剑道上不痴的人。

第四个人是一个丫头，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她总是嘻嘻笑着，象全街的人都是她的亲戚。

这四个人看到了恶魔方无主，他们的眼神那么敬佩地盯着他，看着他的头到脚，一

直在看着。

他们的主人是方无主，他们的心也是方无主。只有方无主能叫他们活着，能叫他们很有滋有味地活着。四个人跟着方无主，走在方无主的身后。

方无主走得很快，他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急，一直在急急地走，象赶着去赴人家的约似的。

他说：“要杀一个人。”

痴三笑一笑，他乐意杀人。

黑一问：“杀谁？”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便会去。通常要杀死江湖上的一人，他们四人中有一个人去就够了。他们一去，那个人必死无疑！

道二抿一下嘴，说道：“我去。”

方无主笑笑，说道：“你们四人一齐去。”他们站住了。这很令人吃惊，只有象方无主这样的人物，才值得他们四个人一齐去。就是他们四个人一起动手，也不会是方无主对手。好在世上只有一个方无主。

他是谁？黑一说道：“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少林的方证，还是武当的无崖？”道二说道：“不会，如果是他们，只要两人一齐去。”

痴三笑，涎水流得快了些：“要杀人么？好，好，杀人好。杀人好，杀人好，杀人有三好，一不用吃药，二不用哭嚎，三不用埋人。杀人好！”

小丫头只是嘻嘻笑着，象是众人要带她去赶集。

方无主说道：“浪子。”众人无语。

浪子会是方无主对付的人，他们想不到。

道二的眼睛失了一会儿神，她不愿意让方无主杀一些江湖上的名士，那样会树敌过多。但方无主不象她这么想。

方无主再说一句：“杀了浪子！”四个人再无声，走开了，象四个鬼魅。如果方无主

要杀哪一个人，那个人是不是死定了？方无主看着街头上的人，他笑了。街口那一个脚上带着茶碗，手提大茶壶的年轻人正在给对面坐下的老太婆倒茶，那个老太婆太老了，她的身子伛着，坐在那里直喘。站在对面的还有两个男人，他们两人正盯着这年轻人看。

这也没什么了不得，街头上有多少人看“耍玩艺儿”？这也不算什么。

但当方无主走过去时，那个年轻人忽地动了，他把一把滚烫的大茶壶扬起，直砸向方无主！站在两旁的男人都掣出刀来，砍向方无主！那个老太婆再也不老了，她忽忽风生，一条龙拐直砸向方无主的头上，看来一拐砸上，非把他打成脑浆迸溅不可。

方无主从不曾在街头上出手，人们看他时，只看到了他的四个护卫，他们是四头饿虎。

虎不在了，方无主莫非得死在他们四人手下？

风生、血溅、闷哼、人仆！

当方无主站在中间，只能是被人砸成一个死人时，老太婆发出一声尖叫，叭地一下龙拐打他身上！一声闷响，也不见方无主有一点儿震撼。他一顺手，把那只龙拐拽住，再一用力，拐便进了老太婆的体内。她哇哇怒叫，已是受了重伤。小丫头在后面，那袖子里突地出了两支拨火钳，拨火钳一吐，刺向方无主！

方无主大声喝道：“你几岁了？”

小丫头一愣，说道：“十五。”

方无主大笑：“十五岁也杀人？好，我让你不死！”

他叭地一折，那两支火钳全都齐齐折断。

那小丫头手里再无杀人的家伙。

她呜地一声叫，便拳头打向方无主！方无主一抓抓住了她的手，只听得吱吱响，她的手骨也碎了。

方无主说道：“你要是回去，找一个好郎中，手还可以医好。”

小丫头哇地哭了，退后一步。那茶壶一泼，本以为能泼得中方无主，不料得他身子一缩，竟是生从那人眼前缩出去，哗——，茶泼在地。

第五章 四绝

怪物坐在酒店里，他本来能插手人家的事儿，但他又不能插手了。

玉璧死了，看来那个死在她身旁的大汉可能是恶魔方无主。如果恶魔也死了，他掠来的女人也死了，怪物就再也无事可做了。

他喝酒，消磨自己的生命。人在杯中，心在杯中，凡事不想，四大皆空。

忽地看到来了人，那是一个老人，一个看去也很怪的老人。他站在怪物对面。老人的眉毛是白的，他的汗毛也是白的，因为是白的，便很长。只有他的头发是黑的，乌黑的头发。

“你是怪物？”

怪物也不抬头，只是看着酒杯。

老人说：“你要死了。”

怪物道：“人都会死。”

老人再说：“不是，你会死得很惨。”

怪物笑笑：“人都会死得很惨。”

老人看着他，只见老人的手暴突着虬筋，慢慢伸在桌上，说道：“你看！”桌子忽地变色，一会儿变得木质也黑黑的，象是染了色。

怪物看他，再见他身后又有了一人。那是一个女人，一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她是道二。她只是拿着一把丝绳。那是女人喜欢的丝绳，时常拿它来扎头、系物的丝绳。

她冷冷道：“你会死得比所有的人都惨。去地狱的人，只有你能让阎王吃惊。”怪物

不动，他已是前后受敌。他的眼睛盯着窗口。如果他从窗口跳出去，会不会一纵逃脱？

窗口忽地出现了一个人，那是一个满身污垢的男人，他衣服是脏的，看去灰灰的衣服，本来是白色。他笑道：“怪物是天下奇人，不会从窗口逃吧？”

怪物一叹，他知道有人找他的麻烦，而且是存心要好好找他的麻烦。如果有人存心找你的麻烦，你要不理都不行。

他再看看身后，身后有一条出路。但身后有一个小丫头，一个看去很小很小的小丫头。

她笑嘻嘻道：“你要走，千万别找我。我的手很重，一下手会杀了你。那时不如你去找他。”

她指一指那个老人，她说道：“他叫黑一，你知道不知道他是黑一？”

怪物哦了一声，明白了。

他们就是方无主的手下，黑一、道二、痴三、四丫。

如果遇上了方无主，你还会有命在，可你如果遇上了方无主的四个手下，你的命就没了。

人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黑一说道：“天下再也无人能让我们四人一齐出手，你算是第一人。”

道二说道：“怪物就是怪物，你出手好了。”

黑一的手把那木桌弄黑，足见他的手有剧毒，他只是两眼鹰视，一眨也不眨地盯住怪物。

道二的手里拿百十根丝绳，谁知道哪一根是系勒死怪物的夺命绳索？

痴三的手里无剑，但天下武林人都知，剑在他的腰上，一柄软剑，叫一个很怪的名字“痴怨”。

那个小丫头是笑得最天真的人，象是一个好孩子，但怪物知道，她在江湖上走动，

杀死的人决不会比那三个人更少。

扑——，一根丝绳飞出，象是棍般直出，扎在桌上。象枪象箭，再一会儿，方软软地耷下来，方知那本是一条绳索。

道二的功夫，深不可测。

怪物说道：“我听说方无主是天下第一恶人，他一出世，鬼也不敢夜出。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象是自语，又象是问他四人。

小丫头笑眯眯：“你何不试一试？”

怪物伸了一下懒腰。他太大意了，须知他一伸腰，腰腹胸背皆在人攻击下，如是四人齐出，他必死无疑！但他不在乎。

四个人中，只有那个小丫头笑笑，她的小小拳头晃一晃，便冲怪物打来！

忽地怪物不见了。

他在哪里？看他站在门前，说道：“方无主的手下，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才是恶人。只是你们别惹我……”他飘忽出门，眨眼便没。

四个人冲出门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是再也看不到怪物。他们才知道，方无主的话很有道理。他们四个来，也不曾杀死那个怪物。

风吹起了，再哪里去找那个怪物？他们走了，走在风里。

方无主再出现在那妓楼前。他站在慕容针姑娘面前。

慕容针说道：“我知道，男人都是血勇汉子，一旦说出一句话，便想性命也不顾，再过了一夜，想想说的话也没多少道理，不必为那话牺牲自己的性命，便露怯了，所以只有很少的人会成为英雄。”

方无主无声。

女人再说：“你是天下有名的恶魔，但据说从前有一个恶魔，他叫蜀中唐门折腰，娶了唐门的前掌门人唐明儿为妻，再娶任慈做他的妻子。后来说是他的两个妻子都死在

海啸里。”

他不复是柳双，他再叫时，便名字叫做柳无双了。

无双，无双，不是世上无双，是行无双，宿无双，只是孤栖一人，十分凄惶。他住在破烂的房子里，他的房子简直不能叫做房子。房子能遮风雨，他的住处不能避风，也不能遮雨。

他再也不与世人讲话，他三个月去一次酒店，坐着喝酒，一喝就是烂醉。他也去青楼，当他去青楼的时候，身上总是很干净的，但他坐在青楼上，只是看着那个妓女，坐在她的对面，对她说一句话：“海是不平静的……”他再也不说第二句话。

就是这么一个怪物，他的功夫深不可测。

方无主没看错他，叫四个手下人一齐去找他。

慕容针说道：“他打了我八个耳光，他在街头上打了我八个耳光，你知道么？”方无主不语。

面对一个很聪明的女人，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说话。

慕容针的身上叮当作响，是环佩，还是她的手里有玉器？她的身上有一种异香，那香气冲着男人，让男人血脉贲张。但他不是一般的男人，他是方无主，是天下唯一恶魔方无主。

她说：“怪物是难对付的，你的四个下人杀不死他。”

方无主吁一口气，他说道：“我也知道，他们杀不死他。”

慕容针哦了一声，她有一点儿惊异，既是他们杀不死怪物，方无主派他们去做什么？

方无主说：“他们四人不会死在怪物手下，我看过了他，他没有杀机，没杀心。”他说得很简单，但慕容针一听便明白了，没有杀心，就是没有杀心，他们四个人死不了，他怕什么？

远处吹来风声，风呜咽着，象女人在掩面抽泣。是伤心已极的女人。她是象慕容针

一样失意的女人么？她也是青楼女人么？

方无主笑笑，说道：“我要杀死他，不是为你，也不是为我自己。”

他想到了那一所神秘的院子，那院子里的两个死人。

他要杀死怪物。

慕容针说：“你会杀死他，或许他会杀死你。”

方无主说道：“我在江湖横行十几年，没人能杀死我，杀死我的人是柳不恭。”

慕容针突地说道：“听说你原来被柳不恭抓住，你跪在他的面前……”

“胡说！”

人突地飞出，一进在那帘内，一抓住那女人的酥胸，叫道：“你胡说，你怎么知道？！”

女人的声音很平静：“他是大侠，如果世上能杀死你的人有两个，柳不恭就是其中的一个。”

方无主的声音恶狠狠：“还有谁能杀死我？”

那慕容针说道：“再有一个人，就是柳不恭的儿子，他叫怪物，也叫柳无双。”方无主的眼睛眯起来，他说道：“他是怪物，再过几日，他就是一个死怪物了。”

方无主走了，在楼口蓦地回首：“你记着，他不是柳不恭，我要叫他跪在我的面前，求我饶他。”

男人气壮如牛，但多半那气壮因为不能实现便变成了吹牛。方无主是天下第一恶魔，他说的话能不作数么？

他走在街头。忽地站住了。

他冷冷道：“你们回来了？”

他眼前有了四个人。是黑一、道二、痴三、四丫。四人无语。道二忽说道：“我们四人出手，相信天下很难有敌手……”但痴三痴痴说道：“我没出手，我双剑一拔，没有出手，我没看到他，他不见了……”四丫忽地说道：“他的身影很快……”四人中，轻功

最好的是四丫，她虽是年纪轻，但轻功最好。

黑一拿出一条丝绳，慢慢说道：“我放走了他……”他把那一条丝绳系在他的脖颈上。只要他一勒那条绳，便会绝痘而死。三个人看他，他们也是方无主的手下。恶魔的手下从不输与人。

方无主怎么还不说话？他再不说话，黑一就是一个死人了。黑一的绳勒得他的脸红了，紫了，再胀成了紫肝色……道二忽地尖叫道：“你……”

她喜欢方无主，暗恋着方无主。她不敢说出来，但她看着方无主，恨他不说话，如果他不吐口，黑一会死。

方无主忽地笑了，他笑意狰狞，手指疾弹。

那一指弹得黑一的手一轻，咯一声轻响，他的绳索断了。

他说道：“天下四绝，是我的人，是我的手，你别弄坏我的手……”

黑一低下了头。

方无主说道：“我们走吧。”

街头上再也无人，也听不到人声了，只有五条身影在街头疾行。他们去什么地方？不是去那家津门一绝的青楼吧？再不就是去找那个怪物？

四个人跟定方无主，他要去做什么，四人也不知道。他们会去哪里，如果遇上了怪物，他绝不会是天下五大高手的对手，他一定会死在天下五大高手手下。

五条身影扑向津门城外，他们一直奔向一道山冈。那里是乱石坟山。

第六章 坐怀男人

河间府有许多的青楼，人说做官做得好不好，看你府间青楼卖笑的女人多这话也有些道理。河间府卖笑的青楼女人多。更多的是那种暗门子。

在宋时，天下粗定，总算有一百多年的平安，便多了些繁盛景象，看街肆米、河头集市，也是热热闹闹，颇有些繁华。

在河间府的斜街，都是一排排的好房，那房子雕花栋梁，有花草鱼虫，画得维妙维肖，都是巧匠所为。进了那条街，便知道是好去处了，见到许多的女人，一个个粉黛蛾眉，搔首弄姿，都是看着来去的男人，抛去情话浓语，象是好相熟。这里便是青楼麋集处。

在正中街，有一所楼，比那些楼都更气派些，这是四层，楼上吊一条绣匾，上书：快活楼。快活楼是男人的快活处。这楼比起别的楼来，却有一些不同了，常来打秋风寻女人作乐的人知道，他们到这里来，真个销魂，只是得大把地花银子。

那个身着一件旧月白长袍的怪物来了，他慢慢走到了楼下。看门的龟公一见是他，顿时眉开眼笑。他是一个富人。他一来，便意味着他怀里的所有东西都会扔在这“快活楼”里。

龟公笑道：“相公来了？”

怪物不语。

那怪物看着他，慢慢向上走。

龟公说道：“不行，不行，那凤丫姑娘没空，她正陪一个公子作乐呢。”

怪物不听他，只是向里走。雕梁好看，画栋也辉煌，那怪物瞅也不瞅，一径到了四楼上。四楼有十六间屋子，每一间屋子里有一位绝色姑娘。

老鸨一见他来了，脸上堆笑，说道：“怪公子来了，只是今天凤姑娘没空，你不能与她在一起了，这里还有十位姑娘有闲，怪公子何不换一换口味？”

怪物阴沉着脸，说道：“你叫凤姑娘来，我要与她说话。”

那老鸨平时也怕这怪物几分，听得他所做所为，都是怪诞已极，哪里愿意得罪他？但此时那个凤丫正与一个盐商玩得热，她怎么肯去把财神赶走？

她陪笑道：“来啊！”就来了三位姑娘。都是浓妆艳抹，都是丽人。

一个叫做贴身心儿的姑娘一见是怪物，便陪笑道：“我以为是哪一位大爷，原来是怪公子。”怪物看着她们三人，说道：“我要见凤姑娘。”

那贴身心儿笑说：“怪公子，凤丫头今天可不能陪你了，有客人来，她也不好怠慢啊，你还是将就与我们三姐妹玩一玩，过几日让凤丫头给怪公子陪罪好不好？”

老鸨看着三位姑娘，这三位也是“快活楼”的名姑娘，怪物有什么不愿意的？只要他愿意，今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

但听得那怪物说道：“那个人是谁？”

老鸨看着他，咯咯笑道：“那是陕西的胡公子，他家的盐比山高，他家的银子跟盐一样多呢。”老鸨眉开眼笑，却没看到怪物的眼中浮上一股杀气。

怪物起身便走。他冲进了那个凤姑娘的屋子。

这里是妓馆，便叫他看到了那不该看的一幕。胡公子与那个凤丫头正在亲热。他们两人正玩得入港，忽地有人破门而入。那一扇门象是纸糊的，一冲便破，只听得一声闷响，便冲进来了一人。凤丫头啊一声怪叫，那个胡公子大吼道：“你是谁？懂不懂规矩？”怪物坐下来，说道：“你是胡公子？”

那人大叫，气极败坏：“你是谁？出去！”

怪物说道：“冲撞了公子，莫怪！”

那胡公子大叫道：“老妈，你看看这个人，他是谁？”

那老鸨心叫糟糕，她陪笑道：“胡公子，他是平时喜欢凤丫头的怪公子，你莫见怪啊。”

那个胖子大声吼：“屁！叫他出去。”

怪物看着他，说道：“你有什么本事，能与凤姑娘攀谈？”那个凤丫头也是见惯不怪了，只是慢慢下来，坐在床沿，看着他与胡公子相吵。

胡公子叫道：“你有什么本事，说来听听。”

怪物说道：“你有本事，我与你比一比。”

那胡公子便来了富家公子的骄横，心道：与我相比，你可是死定了。

他冷冷道：“比了有什么好处？”

怪物拿出一叠子银票，那胡公子看一眼，见上面的一张是写着一千两，心下也是吃惊。这怪物莫非是扛着银山来妓馆么？

怪物说道：“你是盐商？”

那胡公子一挺胸，傲道：“你吃的盐多半是我的车拉来的。”怪物大喊道：“你出去，我要与凤姑娘说话。”

那凤丫头自是知道怪物的脾气，她只是轻轻窃笑，不说什么。

那胡公子吼道：“要我出去，除非你当着我的面吃一口袋盐。”胡公子说此话，是呕气，他也是来青楼，怪物也是来青楼，怎么偏要他离开？怪物怎么能吃下一袋盐？但忽地怪物扬头大笑，他说道：“好，一言为定！”

青楼有盐，但那盐袋不象胡公子想象的那么大。他嘟嘟囔囔道：“好，好，只有这一小袋也就够了。”眼看着那怪物拿过了一袋盐，那凤姑娘悄声道：“怪公子，你别……”依她心思，是看怪物真个要为她吃盐，心里也是吃惊。她心道：别说是吃下这一小袋盐，就是吃下几口，也得把他呕死。

但看着怪物若无其事，对那胡公子说道：“你见过人吃盐，最多能吃多少？”

胡公子冷笑：“我看见他们活活打死了一个人，那个吞下了一碗盐，他吐了，吐得胃纳也光了。”想必人再能吃，也无法吃得下一碗盐。这一小袋盐却不止一碗，足足有几碗，十几碗。

怪物大喊道：“好，我吃下这一袋盐，你赶快滚开！”

妓馆里为了一个婊子争风吃醋，也不算是奇事，有时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也是有的。

但有人肯为了凤姑娘吃下一袋盐，让那些风流客都是暗暗纳罕。有人心道：他是要死了，就是吃下这一碗盐，不死也得发昏。何况吃下这一小袋盐？如果他能吃下这一小袋盐，岂不是成了鬼了？

但见那怪物坐在桌上，他喟叹道：“人都无识，不知他一生，吃下的盐比这一小袋要多许多？盐是好东西，吃它有什么不好？”当着众人的面儿，只见他一口口吞下那盐，竟是象吃糖，一口一口，毫无难色。眼看着他吃盐，人都惊得呆了。有许多种功夫，能让人惊诧不已。能生吞钢嚼铁，象从前的疯人楼主痴迷人君君天寿，再如有的人能生生练成一种奇功，入水火不侵。只是没听说过有人能生生吞盐，而且是满满的一小袋的。人看他，象看着魔鬼。那胡公子先是带笑看他，想着他该弯下身子，呕吐，叫苦。但看他若无其事，不由得也是大惊，他叫道：“魔鬼，魔鬼！”起身便跑。怪物看着众人，说道：“没事了，你们都走好了，我只是要与凤姑娘攀攀话。”

人都散了，只剩下了他两人。

凤丫头是一个乖巧的人，她悄声道：“你是不是有些难受？”怪物摇头，他说道：“你关上门。”

关上了门，那凤丫头心道：看他今天还是有些怪，怕怪物又有什么新主意了。只见他闭上了眼，说道：“别与我说话。”

就见他的头上冒出热气来，再待一会儿，只见他的头上不冒热气了，只是臂上有一层白花花的盐花儿。众人料得他是把身体内的盐份逼了出来。但人能如此做，把体内的盐也逼出来，却是罕见。那胡公子跑下楼去，嘴里叫道：“魔鬼，魔鬼！”他跑得下楼，再也不敢来撩惹凤丫头了。

那凤姑娘说道：“怪公子请！”

怪物大声道：“好了，好了，惹得我也吃一顿好盐。”

他进了那凤姑娘的屋内，坐在那里，说道：“你不能只顾什么胡公子，你来照应照

应我。”

凤丫头点头，她熟知怪物的心思，把那窗帘拉开，将一间屋子遮得严严，再把那一盏灯拿来，放在桌旁，说道：“怪公子还有什么吩咐？”

怪物看看她，说道：“好了，好了，就是这样好了。”

如是在外人看来，此时门也关好，窗也遮严，只会是两人上床，共效鸳鸯了。但那凤丫头却知怪物心性，她轻悄悄来到他面前，说道：“你还是躺在我怀里的好。”她慢慢坐下，尽量坐得舒服一些，把他的头拢来，放在她的那丰腴的腿上。

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一坐好几个时辰。屋外传来那些男人女人的声音，都是欢乐声，男人的放浪大笑，女人的媚声娇嗲，都渐渐传来。静静的夜里，传来的声音很响，象是响在他的心底。

凤丫头说道：“那是海，是平静的海，你说过，海是平静的。”他忽地说道：“不对，海不平静，她们两个都葬身海底，海怎么会是平静的？”

凤丫头再说：“她们入了海底，海就是平静的了。她们两个象是从前舜帝的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她们死在海里，海再也不叫吼了。”

他忽地笑了，他很少笑，只有在凤丫头这里他才会时时放宽心思地笑。凤丫头知道他是一个怪人，他受过很强的刺激，从前他有两个妻子，她们都在一次海上的航行里葬身海底，从那时起他便是一个怪人了。

她能忖思到他的心思，便在他来时对他说出这些话，他与她搭话，象是与他死去的妻子共语。只有凤丫头知道他的心思，他把他的心思都用在那死去的两个妻子身上了。

凤丫头每一次都是抱着他的头，让他在她的腿上歇息，直到天明。有时她睡了，他也睡着了，但到了天明时，他会梳洗得干干净净，对她说：“对不住了，凤姑娘，我该多给你一些，但是我.....说不尽我的感激，那不是钱.....”他是一个怪人。

他走后，看着那些银子，老鸨大声道：“他那么喜欢你，你是怎么侍候他的？”

凤丫头笑一笑，说道：“妈妈，我只是让他在我的腿上睡了一会儿。”

老鸨睁大了眼，瞪着她，说道：“凤丫头，我养了你十几年，你糊弄我，可是不该！”

凤丫头说道：“信不信由你！”

老鸨说道：“怪人，怪人，只要十几两银子，就买得一个凤丫头一夜了，他何必这么破费？”

凤丫头笑笑，老鸨不会知道怪物的心，只有她知道，她也知道了如何能抚平这男人心上的创伤。只有知道了男人的秘密，才能让这个男人喜欢她。

她是“快活楼”的凤丫头，如果怪物到了“快活楼”，就只找她一个人。

她成了“快活楼”最富有的人，她的姐妹们很妒忌她，有人问：“你有什么本事，能使那个怪物大把大把地在你身上扔银子？”

她说道：“我与他交欢，能日日夜夜，永不歇息。”

不等得那些姐妹们从惊诧中醒腔，她就哈哈大笑，拂袖而去了。

第七章 英雄大会

河间府有一座山，叫做崤山，那山高也有千刃，竟是一处险地。传说中，古人曾多次在这里驻兵，这是一座好山。这些时日，风传江湖上的正派人士要在这里聚会，商议如何杀死那个江湖上的疯魔方无主。这是一件大事，江湖正派人士自是都会参加。

到了这十五一日，到了酉时，看看来的人也不少了，便见那丐帮的帮主解免跳上台去，对大家叫道：“诸位静一静，请听我说。”人都慢慢静下来。

解免道：“江湖武林，一向有正邪之分，自古正邪不两立，我们是正义一脉，自是不能与那些魔鬼为伍了。近来那个方无主做了恶事，竟把玉家的玉璧姑娘劫去，声言他只是劫色。玉家是武林四大家之一，玉姑娘被劫，在武林中当是一件大事。”

忽地有人问道：“解帮主，听说那个玉姑娘不能流血，一流血便流个不住，非是能止得住的，是么？”

解免大声道：“听说是如此，我也想着，万一那个恶魔一心要糟蹋玉姑娘，她必死无疑。”

忽地有人讥声说道：“那玉姑娘不能流血，可知姑娘终不能总是姑娘，她总得流血罢？一流血就死，未必有活命了。除非她一生再也不碰男人。”

众人听得这言声有些猥亵，抬头望去，竟是那个在江湖上素来名声不怎么样的吃菩萨，她坐在一张大轿上，正在拿着香蕉啃，一边吃一边说，说得自得其乐。

按说这吃菩萨也算不得是正道中人，但这江湖聚会，本就是龙蛇混杂，来的人敢保个个都是胸襟磊落之人么？这吃菩萨混入了山中，也算不得什么。

就有人喝道：“玉家是武林世家，也算是声名赫赫的，你这么说玉家，积德么？！”

吃菩萨笑笑，拍拍她的肚皮，拍得山响：“你是玉家的什么人？传说玉家有百丑，你是几丑啊？”

众人一听得她问，都把眼光齐刷刷地盯向那个人。

那人是一个年轻人，他面子本来就矮，此时吃菩萨一问，他竟是满面通红，话也说不出。

他身旁有一个女孩子伶牙俐齿，叫道：“吃菩萨，我表哥不是玉家的人，他是江家的人！”

她说起江家来，颇是自豪。众人都知道江家，天下武林四大家，有姑苏慕容氏，江南江氏，两广离家，还有一家便是后起的玉家了。

据说玉家一向是单传，从来只有一个贵公子的，但到了玉璧这一代，竟是只有一个女孩子，家道由此中落。玉璧的父亲本来要一心教她武功的，但小时忽地她流了血，竟是十天也止不住，险些死了。要不是有一个奇人帮他，玉璧早就是地狱冤鬼了。

吃菩萨吃吃笑着，说道：“就是江家的公子，也不必着急啊，人家是女人不假，也是一个绝色女人。但可惜啊可惜，她不能与男人成事，只要你一碰她，她就流血。她一流血，就得死，你再是江家慕容氏，有什么用？你终不能娶她回去只作画儿看。”

那个江门公子大声道：“吃菩萨，别人怕你，我却不怕你！”吃菩萨大笑，她一笑可是极可怕了：脸上的肉在颤，在哆嗦的肚皮上，看得出一层层波浪，那是肉皮在抖。

吃菩萨道：“你不怕我，是因我能把你拿来作我的男人，我看你长得也不错，唇红齿白的，你来作我的男人怎么样？你会做什么？做菜会不会？抬轿子你总该会吧？你来给我抬轿子，早晚时，我便叫你受用无穷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出血，连汗都不会出。”那江门公子江允早就按捺不住，他怒声道：“吃菩萨，你出来，我与你战上三百合！”

吃菩萨哈哈而笑：“这是英雄大会，可不是你江门公子的汤饼会，你还是休丢人现眼吧。”

江允拔剑，想冲去与吃菩萨拚命，但有人扯住了他。回头一看，是他的表妹汤碧。汤碧轻声道：“表哥，何必与她一般见识，她在江湖上的声名很臭。”

一句话提醒了江允，他何必与那个胖猪一般的女人一样见识？山里聚人，多半是在江湖上颇有侠名的豪士，听得那吃菩萨说话，也都象是吃下了苍蝇，十分恶心，看她那人，也不是正道中人，便有厌恶她，有人嘘她。

吃菩萨傲然四顾，全不在意。

解免怕误了正题，他大声说道：“众位，玉家只有一个玉璧姑娘，她手无缚鸡之力，自是不能对抗那个魔君。有谁愿意出头，去找那个恶魔的巢穴，我们再一齐去攻他，杀了他，也为江湖除害！”无人应声。

忽地有人叫道：“我愿意前去！”看那个，却是那个江门的公子江允。解免大喜道：“好，得江公子前去，此事得谐矣。”当下计议停当，由江公子江允先行，去看那个恶魔方无主。

解免说道：“江公子见没见过那个恶魔？”

江允说道：“没见过。”

解免道：“谁能替江公子指路，带他去找那恶魔？”

众人中站出一人，那人高个子，只是看着解免，他是哑人笑昆。

解免说道：“你们先行，我等自会有人跟在你后，如是你见到了恶魔，万勿与他动手，单是他手下的四绝，也非你一人能敌。”江允只是冷笑。他身旁的姑娘汤碧悄声道：“表哥，你带我去。”

江允大声道：“你不能去。”

汤碧看来也是一个倔强丫头，她大叫道：“我怎么不能去？”江允道：“我去会恶魔，你当是好玩的么？”汤碧的眼泪也在眼圈里，但她强忍着，不让泪水流落，但她说话声，早就是哭声凄凄了。

解免说道：“江公子，那四个人的功夫，确是深厚，就是我与他们动手，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但愿得江公子只是探知那恶魔的行踪，早早通告我等，我们一鼓作气，冲上去与他一拚，还怕恶魔不死在我们手下么？！”

众人高呼：“杀了恶魔，天下太平！杀了恶魔，正义方行！”解免昂声道：“对，我们江湖上的正义之士，学这一身本事，就是要马革尸还，与那恶魔殊死一拚的。他能奈何得了我一个解免，奈何不了丐帮。他能打败我丐帮，他胜不了我江湖的正义之士！就算他有四绝，算得了什么？！”

江允听得血脉贲张，他大呼道：“四绝算什么？我杀了他的爪牙，让他成为一只癞狗！”人都跟着他吼。

忽听得尖声而啸，众人正在激昂，一听得这奇异声音，竟是怔住，一时寂无声语。听得那山也在尖叫声里忽悠，听得有人在讥笑：“什么人说大话，莫非他真的能胜得了方无主么？”

听声音象是在山里，在眼前，又似在远处。看看无人，眼前的人都是诧异，不知此话是何人所发。

解免大声吼叫道：“是谁？谁叫出声来，站出来，也叫人看看，是什么狐群狗类？！”那人讥声道：“你们是江湖正义之士，所做所为也算不得什么好样子。既是要与方无主斗，何不出山去，正式给他下一张战书，约他异日一战？在这里算计人，也算不得什么好汉！”

解免的脸色更是难堪，他叫道：“出来，是什么人？！”

他的身子忽地箭射出去。

解免的身影很快，一直冲向山凹树林。从那树林里窜出一个人来，那人一边走一边笑，叫道：“好难看，好难看，一群大人做坏胎，一群大人做坏胎！”细看看，那人却是一个孩子。她扎着总角，身穿一件大红衣服，冲出山来。众人中，有人惊愕，看她只是一个孩子，怎么会对着众人说此笑话？

但有人叫道：“快，快抓住她！她就是四绝中的四丫！”

先时看她是孩子的人也是惊骇，原来这个貌不惊人的丫头便是那四绝之人？

那丫头在众人惊叫中跑走，一边跑还一边叫道：“江允，你是个傻子，你来好了。我与你一战，你那一点本事，算个什么？”江允此时反是不动，只是屹立在那里，冷笑。

众人不曾夺得那丫头去路，只见她越去越远，身影象一只小小虫子，声音反是清清楚楚传来：“有本事的，明天去河间府的石狮前会面！”再看她时，已是人声俱杳。

解免摇头，说道：“江公子，你看此事如何办？”

江允本来看那丫头能在众人眼前来去自由，已是大大惊惧，但此时听得解免问他，不由得心内生出傲意来。

看来还是江门威风，我一个江门公子，从不曾在江湖上出面，可还是得那丐帮帮主的百般看重，江门的威风，真个不小。只是我不能再使他们看轻了我江门，我要让他们

看我江门公子的手段。

他冷冷道：“四绝，四绝，没遇上本事大的人，能称得四绝，遇上了高手，她也算是四绝么？象她一个小小的丫头，天天习武，也不过有十几年的功夫，能练得成什么？就敢自称四绝？明天我去那河间府的石狮前，会一会那个小丫头。但愿能看见他四绝的其他人，不只是与一个丫头说笑。”

他看了那汤碧一眼，心道：表妹，你看我江门公子在江湖上的威风，你便知道我江允的心志了。我要你知道，江门公子从不会在人前受屈，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

他傲然而去。

众人里，看着他远去的，有的艳羡，有的吃惊，有的冷笑，有的担心。江门公子一去，能是四绝的对手么？

解免看着江允远去，他说道：“气盛之人，让他去看看也好。”解免大声道：“还有谁愿意去接应江公子？”

汤碧说道：“我去。”

再有一人也应道：“我也去。”

解免看时，原来是慕容风，他大喜道：“能江门公子与慕容公子同行，定胜此任了。”

慕容风也不再说，只是看着汤碧，说道：“汤姑娘，你能同我一起走么？”汤碧看着慕容风，见他一表人才，正两目炯炯地看自己，不由得羞涩难当，她低声如蚊蚋：“好，我同你去。”

第八章 阴食阴色

吃菩萨带着她的下人，一直向洛阳进发，她一心去寻找那个胡龙，因为胡龙是她的禁脔，与胡龙在一起，她有说不出的乐趣。吃菩萨道：“给我找到胡龙，我重重赏你们！”

那些下人惧她威风，不是盼她赏什么，只要她不喜怒无常，不动辄乱杀人就好了。

十二个轿夫抬着大轿，一行人缕缕行行直奔洛阳而去。

看看到了天晚，吃菩萨也觉得肚饿，说道：“赶早投店，看到有一家店，便投那店好了。”看看树林旁真是有一个小店，小店不大，只有一排房子，左面三间做了酒店，右边五间却是客房。

看店的两个老人一见来了吃菩萨，暗暗诧异，惊讶她身子如此胖大。那吃菩萨下了轿，问道：“这家店是你开的么？有什么吃的么？”

老头儿陪笑，说道：“女客官这一回来，可是来对了，我早早进了十几只鸡，还有二十只鹅，好酒好菜都准备得足，你这些人也足够用的了。”

吃菩萨叹一口气，说道：“二十只鹅只好我一个人吃了，他们哪里吃得上？”

老人心道：看她这么胖，能吃是一定的。但说她吃得下二十只鹅，那岂不是笑谈？老人不信，脸上却陪笑，说道：“请，请，屋里请！”

吃菩萨一叹气，她吁气时，那一声也长长的，比别人呼出一口气也长个几倍。

她说道：“只好将就着住在这里了。”

她一进门，她的身子太胖，竟是挤不进去。她左边横一下，右边横一下，还是挤不进门去。

当下吃菩萨大怒，喝斥那老人：“你真没眼色，修这样一个破门，我怎么能进得门去？”

她当地一拳，便把那个老人打倒，喝道：“来人，拆门！”好在那些大汉也有本事，时常拆人家的大门，三下五下，便把小店的门拆掉。吃菩萨终是进了门，喝道：“快做菜来吃！”

老人下了厨，那个吃菩萨带来的厨子叫道：“你只告诉我，哪里有什么东西就行了。”老人眼瞅着那厨子做菜，吓得惊恐不已，原来世上还有这般有本事的厨子？厨子正在做

菜，老人道：“象师傅这般的手艺，我还是头一回见哩。”厨子也不曾面有得意神色，他哼了一声，说道：“我要是能一年不死，就算是奇迹。”

老人便问厨子是怎么回事，厨子也不答他，只是冷笑。做了一会儿，便烹了那十几只鸡。

吃菩萨坐在屋内桌旁，早就不耐烦了，叫道：“快些，快些！”热气腾腾的鸡拿来，吃菩萨也不拣肥瘦了，只是大口大口地嚼，须臾便吃尽了三只。

她再吃下两只鸡，说道：“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只能吃一吃鸡了。”

她说道：“把这两只鸡拿去，给你们吃吧。”

也是一个怪事，吃菩萨吃东西时，要她所有下人都在那里等待，众人眼巴巴地看她大吃大嚼，竟是肚子跟着咕咕碌碌地叫。

吃菩萨一叫，几个人便来抢那鸡。一个抬轿的壮汉抢到了一只鸡，扯下了鸡腿，往喉咙里便塞。忽地他的眼珠子瞪圆了，对着众人叫道：“毒，毒！”人争着吃鸡，哪里听得到他的叫声？忽地他扑通一声，便倒在地上。

吃菩萨大叫一声：“不好，有毒！”

人都呆怔住了，看着手里抢来的鸡肉，竟是在眨眼间便变色了，变得黑了，看看再变得黄了，灰灰戡戡的，不是正经颜色。

吃菩萨大叫道：“是寒毒！”

只见那个壮汉倒在地上，呻吟道：“我冷，我冷……”他抱着身子在地上滚。

那几个大汉叫道：“拿酒来！”

拿来了酒，那壮汉躺在地上，抱着酒瓶，兀自抖个不住。众人劝他：“喝酒，快喝酒，喝下酒便暖了！”那壮汉听人劝，抱起了酒瓶，咕咚咚喝下了半瓶。

他的脸色转红了，忽地他大声叫道：“不行，不行，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跳起来，蹦向那店门，身子疾扑，刚到了门前，忽地仆地便倒。

大汉死了。

众人再看看他们手里的鸡，一个个添了惧意，他们再饿，此时也不敢再吃了。

吃菩萨看看那个死去的大汉，忽地说道：“他是中了寒毒死的，就是喝下了酒，他也一样得死，那寒毒厉害，遇上了酒更厉害。”人哪里还敢再吃？

忽地吃菩萨厉声叫道：“阴食阴色，出来！有本事就与我斗上一日，拿我的手下出气，算什么本事？”

有人阴森森一笑，说道：“什么是本事？你有什么本事，你的人全都得死，没人再能抬你了！”

吃菩萨一听，顿时垂头丧气，她说道：“求你，没人抬我，我走不动路，一定会饿死在道上。”那人阴恻恻道：“饿死一个饭桶有什么关系？你死了也好。”

另一个声音道：“你拿出魔王令，我便放过你的人，不然他们全都得死！”

吃菩萨冷笑：“就凭你两只毛耗子，也想要我死？”

阴暗中那人道：“你算什么，你的手下全杀光了，你也得死！”吃菩萨忖度那人所在，忽地扑上去！她的短腿也变了，象是敏捷无比，直扑向那墙角。

墙角有一暗处，那阴食阴色必在墙角处！叭！墙角被她一推而塌，那墙露出天光。没人，没有那阴惨惨脸色的两兄弟。

吃菩萨大叫道：“你有什么本事，冲我吃菩萨来好了，拿我下人出气，算是什么？”

那暗中的人大概怕她再去扑击，便再无声息。

吃菩萨恨得牙痛，她恶狠狠道：“找到你们两兄弟，我灭了你们！”

小店里的人都吓得不敢出声，他们怕那两兄弟，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但他们也怕眼前的吃菩萨，说不定什么时候，吃菩萨也会出手杀人。

僵持了一会儿，吃菩萨说道：“好，我便来看看你的毒有什么了不得。”她抓起一块鸡肉，拿着便塞进了嘴里。

有人叫道：“吃不得！”叫的是她手下的婢女。

吃菩萨冷冷道：“莫非他真个能毒死我不成？”

看着她吞下了那毒，竟是脸色只是微微有些红，看象是喝下了人家的喜酒，醉酡了红颜，象二十岁的少女怀春。

她好久不曾动，只是站在那里，人短短粗粗的，象是怪人。她喝道：“阴食阴色，有本事出来，我与你们战上三百余合！”没人应声。

吃菩萨叫上了两遍，也不见有人应答，她笑道：“他兄弟两人怕了我，走了。吃！”

一个壮汉长吁了一口气，他抓在手里的鸡肉太诱人了，他小心翼翼地吞下了一块肉。

啊——，一声尖叫，他也跌倒在地。

他的身子也打冷颤，他叫道：“我冷，我冷，我冷得很！”他扑过去，玩具扑向小店的火炉。众目睽睽之下，人竟是看到了他把一只手伸出来，那一只手从手心到手臂都是黑的了。

他把手直伸到炉火里！竟是直烧得他的手臂都黑了，他的手已经要烧没了，他还不知，脸上犹是露出喜色，说道：“好，好舒服，好舒服！”眼瞅着他的手臂全都烧得焦了，皮肉发出一股臭气来，他还不自知，只是一味叫好。

一个大汉看不惯，冲上去救他，忽地被他一扯，竟也手臂一哆嗦，也冷起来，叫道：“我冷，我也冷！”那个大汉抱住了这手臂已烧得焦了的汉子，说道：“烤火，烤火，烤火不冷，是不是？”两个人一齐烧着了他们的手臂，眼见得他们的手臂再也没了，只有烧得糊焦的一截在身上。

哇——，两个婢女呕吐了。她们吐得很厉害，一直吐得再也吐不出什么来，也直不起腰来。

十二个壮汉只有九个人活着了。

吃菩萨大叫一声，挥掌把那两个中了寒毒的壮汉打死了。她看着九个人，说道：“你们什么东西也不能吃，小心被阴食阴色毒死！”

小店里的老头儿哭叫着，说道：“别吃了，别吃了，我的东西怎么都有毒了？！”

吃菩萨咯咯笑，她说道：“你有毒，你有毒，你存心毒死我们所有的人，你想要我们的行李，是不是？”

那老头儿挥手叫道：“不是，不是，我根本不知道那吃的鸡会有毒，我不知道！”

吃菩萨仍是在笑，她说道：“你的鹅肉里有没有毒？”

老头儿哪里敢应？他不知道那肉里有没有毒，他急叫道：“没有，我……我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毒！”

吃菩萨冷笑道：“你的鹅，你的鸡，有毒你怎么会不知？”她慢慢挪至老头儿眼前，说道：“不然就是你的老太婆下的毒？”那老太婆吓得直叫：“不是我，不是我啊！”

吃菩萨说道：“不是你，也不是他，那是谁，是我么？”她虽是用手指指着她的鼻尖，可那老头儿老太婆哪里敢说毒是她下的，老头儿摇头如拨鼓，说道：“不是，不是，不是你下的。”老太婆也哭声出来了：“不是你啊，不是你……”

吃菩萨更是乐：“怪了，怪了，不是你，也不是她，更不是我，那是谁下的毒？”

她忽地扑上去，掐住了老头儿的脖子，说道：“我吃了你的鸡，我没死，是因为我的本事大。我的手下死了，是因为你下了毒。对不对？”

老头儿本来想分辩，但他的脖子被吃菩萨掐着，说不出话来，生生被吃菩萨掐死。老太婆啊一声叫，昏死过去了。

吃菩萨再掐起了她，问道：“你老头儿是不是死得活该？”老太婆怒叫道：“你害死了他，你害死了他！”她扑向吃菩，但她的那一点儿气力哪里是吃菩萨的对手，吃菩萨一推，她便应声而倒，额头上撞起了一个老大的包。

她叫道：“你是杀人魔王，你是杀人魔王！”

忽地有人笑了，说道：“她只是一头胖猪，怎么能叫她是杀人魔王？”

吃菩萨听着，这人的声音有些陌生，不象是阴食阴色，她吓了一跳，忙松开了手，把那老太婆扔在地上，她叫道：“你是谁？站出来！”

那人冷冷道：“我要站出来，你就没命了，你还不走？”

吃菩萨心里大惊，但她总不能人也没见，便被吓退，她心慌，但厉声道：“你是谁，站出来说话。”

那人笑笑，说道：“天下四绝，你听说过没有？”

吃菩萨吓了一跳，阴食阴色再厉害，也只不过是暗中对她的手下做一点儿手脚，绝不敢与她的人相对拚杀。可这人说他是四绝，是恶魔方无主手下的四个魔头，吃菩萨怎能不惊？

她小心翼翼地陪笑，说道：“你是谁？”

那人道：“痴三。”

吃菩萨更惊，如是黑一来了，她们还能逃。如是道二出手，她还可以求饶。但是这个痴三是恶魔手下最不开面的魔头，他手里有两柄剑，一手使两剑，只有一人，就是痴三。

如果他是痴三，人太难猜知他的心思了，他时糊涂时清醒，不知道他此时是糊涂是清醒？

第三卷

第一章 痴三

痴三一出现，那阴色与阴食便无声了，他们躲在哪里，吃菩萨一直没看到，此时一

见痴三出来了，不由暗暗叫苦。

她心道：苦也，来了这个魔头，如是来了那个黑一，还可以花言巧语，蒙混过去；来了道二，可以对她苦苦求情，说她漂亮非凡，说她心慈人好，也可以不让她杀人；如是来了那个小丫头，更可以用软话骗过她。只是这个痴三一时糊涂一时聪明，你能拿他怎么办？痴三有两柄软剑，他与人不同的是，只用一只手，挥动两柄软剑，一动杀人。

痴三杀人没有借口。有时他高兴，会放了你。如果他不高兴，一抬手便杀人。

吃菩萨一见了他，立时头也大了。

痴三倒背着手，施施然到了店内，他说道：“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么？”

吃菩萨大声道：“有，有，有啊。”她一使眼色，下人便从厨里拿来那些鹅，都是香喷喷的香鹅，装了满满四大盆子，放在桌上。

痴三大笑，乐道：“好，有吃的便好。”

他坐下来，对着那醒来的老太婆说道：“你去替我拿酒来！”老太婆兀自傻傻站着，似听不懂痴三的话。

吃菩萨大吼道：“老傻婆子，你听不见么？！”

老太婆步履蹒跚，一直走进去，再出来时，拿了一坛酒。痴三把酒倒满，大乐道：“有这么香的烤鹅，不享受一下，岂不太傻？”

他是痴三，所以他从不说“痴”字。如果有人叫他是“痴三”，他便会杀了那人。痴三喝着酒，再撕着烤鹅，吃得津津有味儿。

忽地，那吃菩萨说道：“我忘了告诉你，这烤鹅是被那两个鬼做过手脚的。”

痴三不在意，仍在大撕大掳那烤鹅，他问：“是谁做过手脚？”吃菩萨阴恻恻道：“阴食阴色。”

依吃菩萨的心思，一想那痴三听得是阴食阴色做过了手脚，定是会害怕，丢下那烤鹅不敢再吃，就当场丢了“四绝”的面子，岂不是也让她吐了一口恶气？但那痴三说道：

“是么？”只是淡淡的说一句，仍是照吃不误。

看痴三样儿，真象一个落魄书生，他一身长衣，已是残破，瘦骨嶙峋，只有那一双眼睛是亮的，看别处，只是一副倒霉相，哪有一点儿贵人模样？吃菩萨却不敢怠慢，她慢慢说道：“那香鹅里也有寒毒。”

痴三冷哼一声，说道：“我不怕寒毒。”

吃菩萨半信半疑，她看着痴三吃下了许多的食物，竟是不曾中毒，心道：原来那两个家伙也是怕硬的，他们看痴三来了，不敢再呆，也不敢给他下毒，自顾自走了。

忽地，那痴三的手一抬，说道：“出来吧，你出来不出来？”没人应声。他是呼唤谁，怎么没人应话？痴三的手一抬，一根鹅骨破风疾出，吱吱作响，一直射向房梁。莫非梁上有人？只听得咕碌碌一阵响，便从房上滚下一个人来。那人跌在地上，不能再动。房上再有一阵响，跳下一人，那人是阴色。

阴色护在阴食面前，喝道：“你是痴三，也不能妄杀我们！”痴三说道：“你们算什么？”

阴色大着胆子，喝道：“你有什么本事？要不是你那一手两剑并出的手法，你定会死在我的手下。”

痴三笑一笑，看着阴食从地上爬起，忽地说道：“你能毒死吃菩萨的手下，你也能毒倒吃菩萨，你却毒不倒我。”

阴色大声道：“那也未必。”

痴三叹一口气，说道：“傻人，傻人，你以为我那么容易被毒倒么？”

阴色心道：我与他动手，不然我兄弟两人也只是他的手下败将，如被他一高兴杀了，岂不冤哉？

他刚要上前去与痴三理论，阴食扯住了他，用眼睛拦他。

阴食的模样真是可怕，一根鹅骨不当不正，正插在他的咽喉上。他说不出话来。

他心里明白，他兄弟两个远不是痴三的对手，就是用毒，也绝非有把握。依他心意，没有把握的事儿，不能做。

但看痴三坐得那么大模大样，根本就没把他们兄弟看在眼里，让他心里也起了敌忾之心，他看着阴色，有一股拚个鱼死网破的决心。

阴色看他，知道他心里所想，便对那痴三道：“我用毒，你试一试，看你能敌得我的毒，那样我才服你。”

小店里不少人，都盯着他们看。

阴色从怀里掏出一只小小寒蝉，再掏出一只大大的碧玉蟾来，放在桌上，让它吐出一些毒涎来。再见他去阴食怀里掏出一条毒蛇来。那是一条寒蛇，在冷冬数九也能爬游的毒蛇。阴色捏住那毒蛇，捏住毒蛇的七寸，让它吐出一一点毒涎。那毒蛇正在扭动，阴食轻声道：“不行！”阴色抬头一看，阴食正艰难地摇头。阴色与他是孪生兄弟，一见便知他心意，他捏住毒蛇的头，竟把他的手探出去，一拔拔出毒蛇的牙。

他把那一只牙扔在酒里。

如今那一杯酒里，有碧玉蟾的毒、毒蛇的毒、寒蝉的毒涎，看来它是天下最寒的寒毒了。

阴色看着吃菩萨，就是吃菩萨喝下了这杯酒，她也受不住这寒毒。

痴三真个是痴，他能喝下这一杯酒，真个无恙么？阴色小心翼翼，把那一杯酒端至桌上，说道：“痴先生能喝下这一杯酒，让我兄弟血里火里去，决不皱一下眉头！”

痴三哈哈大笑，说道：“好，一言为定。”痴三端着那一杯酒，放声而笑，人倜傥风流，全不把这店里的人看在眼里。

痴三忽地手一抬，风驰电掣般，手里忽地多了两柄剑。他放声吟哦道：“能饮毒酒不畏寒，月宫蟾桂勿多蹙，剑飞风腾傻心汉，难敌恶魔意阑珊。”

痴三半痴半傻，竟是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

两兄弟看他喝酒，毫无难色，一饮而尽，也是十分佩服。

阴色道：“你喝下了寒毒，你的命不保了。”

人看着痴三，看他若无其事，再细瞅瞅他，便见他的眉毛上结上了霜，霜也很重，慢慢他的胡须上也结了霜。

阴色阴森森一笑，说道：“如果你受不住，我会给你解药，我们兄弟也不愿意结怨四绝。”

但见痴三站起来，他说道：“你以为我会怕你的寒毒么？”他再喝下了一杯酒，索性端起酒坛，一饮而尽。他大笑，身子在笑声里大颤，叫道：“能令痴三死掉的毒，天下也无！”

他的眉毛上的霜没了，他的胡须上也没了冰霜，只有一点儿水滴下来，直落地上。他再扯了那香鹅，狼吞虎咽，一直吃完了三只，大叫道：“痛快，痛快！”

他起身来，看着两个阴家兄弟，说道：“你们两个听着，十五的夜里，你们都去无人谷，在那谷里等我。”说罢，痴三竟是手一弹，把阴食的咽喉一紧，那根鹅骨一跳，便落在地上。

阴食忙用手去捂他的脖颈，有血向外涌出。

只是须臾，痴三已是不见。

吃菩萨看着他两，心道：痴三去了，他兄弟两个一个受了重伤，正是好时机，我何不杀了他们，也免了一个祸害？

她正眼珠咕碌碌乱转，忽听得阴色阴食两个对话：“她在想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她想，我们兄弟有一个受了伤，她正好拣便宜，她带着她的手下来杀我们，你说她能不能占便宜？”

“我看未必，她已经死了三个人了，再死几个，还有谁会抬她？没人抬她，走路也会累死她。”

阴色看看阴食，他兄弟两人要与吃菩萨一拚，说不定会来上一个鱼死网破。可他们走不脱了。

吃菩萨说道：“我也有一招，让他们兄弟两个也吃吃我的香鹅。”

吃菩萨在那香鹅上划了几下，象是一个女巫在念咒语。也不见她在那香鹅上做了什么手脚，那香鹅也不变色，仍是原来的样子。吃菩萨笑咪咪，说道：“你们要敢吃下这香鹅肉，我便不再来找你们的麻烦，我的人死了，算是白死。如果你们吃下了这肉，受不住那毒，我便会杀死你们兄弟。”

阴色冷冷道：“你以为你也是四绝，你也能拿我们兄弟做下人不成？”

吃菩萨大叫：“你吃，你若不吃，我便会杀死你！”

两下僵持，要知道那阴家兄弟是习毒出身，对于寒毒毫不畏惧，但如不是寒毒，他两个便有些怕了。

两个互看看，阴色阴食心道：这一回说不定会栽在这个胖母猪的身上。

吃菩萨逼近，恶狠狠道：“我会在你的吭喉上再戮一个窟窿！”阴色大喝一声，身子疾扑，直奔吃菩萨。吃菩萨一退，她的胖腿也快，竟在阴色的眼前闪过，一踢。

阴色以为她是想与自己斗，身子疾退。不料得吃菩萨却是直躲开，再奔阴食面前。

叭——，一掌正击在阴食的肩头。

阴食一晃，身子摇一摇，险些栽倒。

阴色叫道：“小心！”他再扑上，掌对着吃菩萨，他喝道：“看蛇！”那一条蛇挥起来，被他当成了兵器，一直对着吃菩萨打去。吃菩萨一躲，胖手一抓，抓住了那条蛇。她夺过那条蛇，拿起来，恶声笑道：“这一条蛇就能难住我么？”她竟拿过来便咬，把一条蛇咬得鲜血淋淋，在嘴边流着血，兀自嚼个不住。只是须臾，那一条蛇便被咬个稀烂。

众人看吃菩萨竟是恶狠狠吞吃那蛇，撕开那蛇，扯下蛇皮，把那蛇肉生生吞吃，真是恶猛。当下看得心惊，都是惧怕。

阴食阴色看她恶狠狠，心下也惧，阴叫道：“走！”两人便想逃开，但吃菩萨一叫：“拦住他们，不能让他走了！”

吃菩萨的手下一围，便把两个围了起来，吃菩萨恶声咯咯，笑得乱颤，说道：“阴家兄弟是有名的恶贼，不杀了他们，怎么甘心？”

阴色大叫道：“让开，不然我要用毒了！”

那些吃菩萨的手下大汉胆子也壮也起来，看吃菩萨也胜得过阴家兄弟，便大叫道：“恶贼休走！”

他们叫道：“还我兄弟的命来！”

这时正在叫嚷，忽听得有人说道：“这小店乱糟糟，是不是有人在打斗？”

另有人懒懒洋洋，说道：“还是别管闲事的好，这里一定不会有什么四绝。”

吃菩萨与阴家兄弟都是一惊，心下想道：看来这来人定是一个厉害角色，他们专门来找四绝的，手段定非同一般了。

他们住手了，看着大路，只见那里慢慢走来了两个人，那两个人是男人，都是翩翩公子，一个傲然而视，一个十分谦恭，两人看着众人，一个不语，一个打了个问讯，说道：“请问诸位，这里怎么这样热闹啊？”

那个很是谦恭的公子的身上穿着很是随便，看去有一种很是高雅的风姿。这傲慢的公子手里提一柄剑，他看也不愿看众人，在他眼里，这些人根本就不屑一顾。

这两人是谁？

第二章 正义在手

这两人一出现，那阴食阴色便有些惧怕，原来阴色认得这两人。那个傲然睥视众人的是江门公子江允，这个谦恭待人，时常面带笑容的是江南姑苏慕容氏的公子慕容风。

阴色阴食做了黑道中人，他们两人心里本来就虚，此时胜不了吃菩萨，兀自逃走不得，再来了两人，他们岂能再有性命？江门公子江允不喜吃菩萨这种人，他看她如同视一只猪，在他心里，那猪圈里的肥猪也不过象吃菩萨一样，既蠢又傻，养得肥肥的就是。此时看她围攻那阴家兄弟两人，心里便来了气。

象吃菩萨这种人，只能欺凌弱小，有什么真本事？江允厉声喝道：“吃菩萨，你又在做什么恶事？”

看他两人玉树临风模样，吃菩萨也是自惭形秽，她喃喃道：“我做什么恶事？他们两人都是坏人！”

阴色冷笑：“世上没人说自家是坏人，象你这种人更是如此。”

江允觉得阴色这人说得有理，他一出江南江门，头一回到了崱山，便得江湖豪杰如此推重，要他先出头去探恶魔方无主的巢穴，他心里既快乐又自重，心道：江南江门，毕竟不同寻常，让你们看看我江门公子的手段。也不白让你们推重江南江门一回。

此时他来了豪气，大声道：“你吃菩萨虽说是混迹于江湖豪杰里，但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说，你干什么要围攻他们两人？”在他看来，吃菩萨以多打少，本就是不义行为，他要管此事，必是得管个明白。

吃菩萨冷笑：“你江南江门的公子，就能管得他么？你来是做什么的，你忘了，我反是不曾忘。”

江允愣一愣，他是做什么来的，他要来找那“四绝”的，他两个莫非就是“四绝”么？不象。

他冷哼一声：“他们是‘四绝’么？”

吃菩萨笑笑，说道：“你最好问他们自己。”

阴食与阴色互看一眼，知道这一回是凶多吉少了，阴色心道：要是他不受伤，我们两人逃走，他们也未必能追得上。但他受了伤，这一下便很难说了。不如我们先对付他

们一下，待得捱不下去时，再出手一拚，也是不迟。

阴色笑笑，说道：“你说我们是什么人？莫非你吃菩萨是正义道上的人么？”

江允与慕容风看看，他们心里明白，虽说是吃菩萨去了那崑山，但她终究非是正义道上的名人，她去崑山，就让人有些不舒服了，真说她就是正义之士，那就是说笑了。

江允说道：“吃菩萨，她算不得侠义道人。”

阴色一听，大是开怀，他笑道：“果然，果然，江公子好眼力，一眼便看出她是什么鸟来了，佩服，佩服！”

江允一听他说出的恭维话，心内大大受用，他心道：父亲说是江湖险恶，我看也没有什么，只不过得独打出自己的名声就是。他大声道：“吃菩萨，你欺正义道上无人么？你让他们走开，我与你动手。”

吃菩萨冷冷笑道：“他们两个刚才与痴三动手，做了痴三的奴才，你知道不知道？”

江允一听，顿时一愣，他们两个是痴三的人，难道他管事管错了么？

阴色笑笑，说道：“你说我们是痴三的奴才，你说的是真话么？你不是说谎？”这一问问得奇，让江允与慕容风也是一怔，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原来那阴家兄弟心里有一个念头：我们本来就是黑道上的人，我们不会象那个吃菩萨，做人黑不黑、白不白，做人也做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好生难受。我们既是黑道中人，怎么就不敢认承我们是黑道人？他们宁可一死，也要认承自己是黑道中人。

两人心思相同，那阴色说道：“我认‘四绝’中的痴三先生做我的主人，这事儿是有，我宁可死，也不反悔。”

这话一经说出，连江允也愣了。

慕容风笑看着阴家兄弟，大声道：“好汉子！”

他对两兄弟反是有些惺惺相惜。

江允大喝一声：“你是四绝的爪牙，那就休怪了！”

他剑一出，扑上去。

两兄弟本来与吃菩萨动手，就是勉强，与江允一格斗，更是差了。他们左支右绌，竟是不敌。只是须臾，两人的臂吃江允一剑。江允得意道：“你是右臂，他是左臂，你两人谁也不亏。”

慕容风只是笑看那格斗，心道：江允好斗，且慕虚荣，不足惧也。江允看着慕容风在一旁笑看他动剑，慕地醒悟：他是看我与两个无名鼠辈一斗，心里有些不屑我的行止。我看他是一个好高骛远的家伙，何足道哉？只是我与他两个动手，久久不能让他屈膝而降，有些失我江门公子的身份了。

他大喝一声，叫道：“放手！”那阴色与阴食手中一震，全都丢了兵器，一跳至旁。江允的剑尖指着阴色。

慕容风大笑道：“好，好一招‘大风剑’！”

江允面有德色，他说道：“何足道哉！”

他厉声叫道：“四绝降服了你们，你们甘愿做他的奴才，我再降服了你，你做我的奴才吧。”

阴色淡然道：“你要杀便杀，我不怕你！”

江允看着慕容风，看他正笑看自己，心道：我终不能放过了他们两人，让这慕容世家的公子哥儿耻笑。

他用剑在阴色的脸上一划，说道：“你不愿降我，我也要你受受苦。”

江允的剑疾忙划动，那阴色大叫一声，脸上受苦，痛疼难忍。江允大笑道：“我在你的脸上划下了两个字，叫做‘江奴’，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着你是江南江门的奴才，你千万莫把这事儿给忘了。”他划过了阴色的脸，手也不免有些颤，心里有些激动，也有些亢奋，心里十分高兴，原来能降服人，随意宰割人是那么惬意，他放声大笑。

突地他看到了满面仇恨的阴食。

“你想做什么？”

阴食大声道：“你可以杀了我们兄弟，但你不能屈辱我们。”江允一脸怪相：“我就屈辱了你，你能怎么样？”阴食大喝道：“江允，你必受天谴！”阴色捂着他的脸，大喝道：“江允，你是一个混蛋，你杀死我好了，你杀死我！”

江允的声音也是颤抖：“我从不杀死自己的奴才。”

阴食冷冷道：“你把我兄弟一齐划破脸吧。”

江允的手有一点抖，他料不到阴食会说出此话。

阴食说道：“你划破我兄弟的脸，我兄弟便都记着你的好处！”阴食说此话时，是一字一句地说着的。他恨江允，他在世上最恨的人就是这个江允。

他可以杀死他们兄弟，但他不可以屈辱他们。

江允笑一笑，笑已是很不自然，他说道：“我要在他的脸上划，却偏不在你的脸上划，你能怎样？”

阴食本来脖颈上有伤，此时犹如激怒的狮子，怒吼着冲向江允，他大骂道：“混蛋王八蛋，江门一门都是狗娘养的，一门都是娼妓，男盗女娼，没一个是好东西！”

慕容风一听，他是想死了，江允一怒，岂不是会把他兄弟杀死？但那阴色一听得阴食骂江允，心里十分痛快，叫道：“骂得好，骂得对！他江门就是一门男盗女娼，没有一个好货！”

江允气得哆嗦，他心道：我要杀死他，岂不是很容易，但我看慕容风在一旁，他会说我滥杀，我岂能给他落下口实？

阴食阴色骂得兴起，索性不停嘴地骂，他两人指着江允，一劲地怒骂，骂得江允脸色惨白。他两人的心思，是要江允索性杀死他们。

阴色骂道：“你一个江门小子，想与方无主争雄，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江允怒道：“方无主怎么样？我就是要与他争个高下！”

阴食冷笑，说道：“象你这种人，真个是死不要脸，要是遇上了方无主，你只有求饶的份儿，哪里还敢这么逞雄？”

阴色大笑，笑出了泪，他大声道：“他不是求饶，到时他怕连求饶的声儿也吐不出来了，他怕，怕得说不出话来。”

两人嬉笑怒骂，骂得江允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他恨不能立时宰了他两个，但看着慕容风，心里忽地醒悟：我父亲告诉我，出门时要小心身旁的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朋友，我怎么忘了？我如果杀了这两个人，让那方无主真个恨我，我就不上算了。

他说道：“好，既是你也愿意，我就在你的脸上也划上几剑，让你兄弟俩人同命相怜。”那阴食不怕，反是大笑，说道：“好，好，我就与阴色带着你的这狗印记，让它提醒我兄弟别忘了你江允狗贼！”他仰着脸，反是不怕，咬牙等着江允在他的脸上画痕。江允有些难于下手了，但他心道：人不狠歹，怎生在江湖上混日子？我不在他的脸上划剑，他以为我惧了，下一次见面哪里还有我的好？不如我一狠心，就再在他的脸上画了，一次也是画，两次也是画，不如让他兄弟一次恨憎我。

江允想定，手也不抖了，他提剑对着阴食，大声道：“好，好，让你也知道知道做江门奴才的滋味！”他的剑在阴食的脸上划了一下。

那阴食大声骂詈：“江允，你个狗入的，你死了，我也要鞭你狗尸！”

江允看他恨毒神色，心里也不由一凜，知道与他兄弟的仇怨大了，他心道：有怨就有怨，莫非我江允真个会怕你两个毛贼不成？他划完了那阴色与阴食的脸，站在一旁，对那慕容风说道：“慕容公子，我们走吧？”慕容风不理睬他，径直走到那阴色与阴食身旁，问道：“要不要我拿金创药给你们？”

阴色恶狠狠道：“不用。”阴食只是黯然道：“慕容公子，让你见我们兄弟丢丑了。”慕容风笑笑，说道：“我佩服你们兄弟，算是硬汉子。”

那江允看他竟去安慰阴家兄弟，心里满不是滋味，对他的恶意便多了一分，心道：

好人尽让你做了，你与那恶贼也做好人，显你慕容氏的威风么？看我有朝一日好好教训你，那时你再看，我不让你丢脸，就不是江门的大公子！两人仇隙渐深。

慕容风说道：“我不管你们是不是黑道人物，只是你们敢做敢为，就强过许多白道英雄。”

阴食一揖道：“慕容公子，惭愧得很，我们得走了。”

阴色对着江允大声道：“江允狗贼，你让不让我们走，你爷爷要走了。”江允的脸上起了杀意，忽听得慕容风说道：“有人可杀不可辱，你或是辱没他，或是杀了他，你绝不能既辱又杀，那就过份了。”江允一听，心里悚然生惕，心道：他说得也对，我做事不能过份，让人说江南江门的人不懂规矩，我不能再杀他们了。再一想，心里也释然：他两人的脸上有伤，刺着字呢，走到了哪里，不是给江门公子添威风么？让他们活着好了，反正他们也是生不如死。

他淡然说道：“好，你们走好了。”

阴色阴食互相扶持着，两人连丢在地上的兵器也不拣了，他两个恨恨地对着吃菩萨道：“胖猪，你等着。”

吃菩萨在她的手下面前，自是不能嘴软，她说道：“好，我等你，我等你，难不成你会把我的奶子嚼了去？”

她哈哈大笑。

阴色看着江允，说道：“江公子，但愿你一生也不落魄，但愿你落魄时别遇上我们兄弟！”

他两个恨恨地，一步一回头，走了。

慕容风笑笑，对着江允道：“江兄，人在难中，犹是思恨，你不如杀死他们了，这一回，你结下了大仇。”

江允心里恨他，看他笑咪咪的模样，心道：你个笑狐狸，我恨你。我要杀他们两个，

你不让我杀。你不在场时，我再遇上了他们两个，我就不会杀么？他笑，也笑得神秘兮兮：“好，让他们尽管来找我好了，莫非我拿在手里的不是剑么？”

他手里的剑是一柄宝剑，一柄很锋利的宝剑。

第三章 璧人遇怪物

怪物在河间府呆得腻了，便去济州一带走走，看看庙宇，走走街巷，倒也逍遥自在。

这一日正在一个小镇上住，住在客店里，躺在床上，天也闷热，不得入睡，便不免生些痴想，想着那海浪里，有两个女人出没，她们的目光都盯着怪物，说道：留下一个你，真是孤独……

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得有人叫道：“店家，店家，有客房么？”那店家正睡得香，一听得有人叫，咕碌一声起来，叫道：“有，有！”那人声音雄壮，说道：“如果有客房，找一间最好的房给姑娘住。”店家好生为难，他说道：“好客房是有一间，但被人住了，不如客官看一看这间，马虎也住得了。”那人蹬蹬几步走去，象是看房去了。看了一会儿，竟大声豪声说道：“不行，不行，你让我家姑娘住这种房子，真是难为她，你让那人出去，让我家姑娘住这房，好不好？”

店家为难，说道：“那位公子也是刚刚住下的，这样怕不好。”那人声音问道：“他给你多少银子？”

“三两。”

“我给你十两。”

店家是个老实人，他越发为难，说道：“不是银子的事儿，谁出门……”

那人一声喝道：“你干不干？你要不干，我把那人扯出来，也是一个难堪。”

怪物躺得很舒服，他心道：明儿、慈儿，我就是躺在一间舒服点儿的房里想你们两

个，他也不让，是不是有些欺我？听得那大汉说道：“快让我家姑娘进屋去，如果我家姑娘再不去那间房，我便点一把火，把你的店烧了！”

店家战兢，不敢与他顶嘴，便只好来敲门。

店家叫道：“公子，公子！”

怪物慢慢爬起来问道：“是谁？”

店家道：“公子，开门，开门说话。”

怪物打开了门，见那店家身后有一个壮汉，他厉声道：“你是什么公子？你搬出去，请姑娘来住。”

怪物打一个哈欠，说道：“我不是姑娘，可我住了这间屋，你凭什么赶我？”

那大汉吼道：“我凭什么？你知道姑娘得住好房子，你知道不知道？她是洛水神，住不得脏地。”

怪物大笑，抚掌道：“好，好，真是洛水神，她就住这里好了，我躺在床上，还余很大一块地方，她来躺也躺得下，你让她来躺好了。”

那大汉一听得怪物出语不逊，不由得大怒，叫道：“你找打么？！”一拳打来。那拳法精妙，让怪物也是吃惊，他出手一拦，拦住那大汉。

大汉粗鲁，叫道：“你让房便算完事，你要不让，我打出你蛋黄来！”

忽地，有一个莺声脆语轻声说道：“梦生，他不愿意让房，我便住别的房间好了。”那个叫梦生的大汉显是不愿意让姑娘住在别的房间，他也嫌别的房间太脏，说道：“姑娘，那房间都太脏了，住不得。”

那姑娘坐在轿里，只是略思片刻，说道：“好，既是那里太脏，就不住好了，我把轿子停在院里，我便在院里呆一夜，好不好？”那梦生一听，显是不愿违她心意，但又怕，说道：“主人知道了，会责备我的。”

他憨憨说着，那女人咯一声笑了，说道：“好，我便叫你家主人满意，说我愿意看

月亮。”

那憨人一凛，说道：“月亮不圆，你看什么？”

那女人在轿里，笑柔柔说道：“月亮是圆的，只在你心里圆就行了，何必看它圆呢？”

那大汉说道：“我不明白。”

姑娘说道：“你永远不会明白的，这事很简单，但也很复杂。”那大汉说道：“梦生不明白的事儿，主人都是告诉梦生，说那事儿怎么回事，从来不说那事儿好解不好解。”

姑娘笑了，笑得清脆，如泉水淙淙，她说道：“梦生，你是不是要怨我了？”

梦生忙说道：“我不会怨你，我怎么会怨你？”

那姑娘笑笑，说道：“好了，我便在轿上，你别要人家搬出房间了，那样太过麻烦。”

再也无声，没有人来要怪物搬出房间了。怪物看着那房外的轿子，看那轿子周围竟是站了九个丫头，看那些丫头从始至终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看着那姑娘与梦生说话，她们看梦生，也是目不斜视，看来是训练有素的家仆。只是不知道那个姑娘是什么人，她愿意看月亮，难道今夜半圆不圆的月亮也能看么？

只听得那姑娘说一声：“把轿子背过来。”

那丫头们便把轿子背朝房间，此时那怪物只能看到轿子的背影了。

只听得那姑娘说道：“梦生，你告诉她们，要她们全都去屋子里住，好不好？”

梦生说道：“姑娘说了，你们都去屋子里住，我一个人照顾姑娘就行了。”那些丫头们不动，一个丫头说道：“我们都在这里坐地，也陪姑娘看月亮，好不好？”

姑娘一叹，说道：“你们不必了，抬了一天轿，一定很累，我看你们就歇息一下好了，那些脏客房你们总可以马马虎虎住的。唉，要是没有病，什么样的房间我也住得了。”

怪物心下奇怪，她有什么病，竟是连住的房间也这么挑剔？要是她生病了，就不会走出来，她在旅途中，定会添病的。此时他心里一阵愧疚，如是知道她是病人，便把房

子让她，又有何妨？

一念至此，怪物推门而出。他看到了月亮，更看到了月下的那些丫头。她们正环环而坐，围着那一抬轿子。

月亮不亮，只有暗暗的半阙，此时隐隐看到，那轿子很华贵，非寻常人家能有。

他大声道：“轿子里的姑娘，我情愿让房间与姑娘，姑娘还是去那屋里睡吧。”那些丫头一听得他说话，都是抬头看他。一个男人，一个不很丑的男人，看样子很是落魄，但他仍很高傲，他的头高昂着，他的声音也很洪亮。

轿里的姑娘笑说：“打扰了，公子住得好好的，怎么好让公子让房呢。如果公子这一夜让房与我了，我会总是不安的。”说话的声音如莺声燕语，一直入到他的心里去，如海浪轰顶，如巨雷殛人，一下子把他击呆。

她是谁？是死去的任慈，还是唐明儿？她的声音象是久违的亲切，象是他的亲人。他一定早就认得她，她一定是他的亲人，是他的故旧。

姑娘见他不出声，以为他她得不对，她更柔声道：“公子，谢谢你了。多谢厚意。”

怪物忽地醒了，他大声道：“慈儿，明儿，你是慈儿，还是明儿？你是不是她们？你出来，你出来啊！”

他扑向轿子。

他一扑向轿子，那些丫头立时发动，一时十几柄剑直对着他。忽地传来叫声：“不要伤人！”

传来阵阵剑格击声。叫声是那轿里的人发出的，她怕丫头们伤了这个公子。那格击声是怪物与那些剑一碰发出来的，他的手如金似玉，竟在挥洒中把那些剑全都击开，一直到了那轿前。

那梦生大吼一声，人似猢猻，直射直扑。他怒吼连连，直抓住怪物。照往常，一个公子哥儿，一定在他的虎爪下半死不活，但这个怪物竟是不动，一格再格，把他的手格

开，一直闯到了轿前。他抓住了轿子，叫道：“明儿，你是明儿么？你出来，你出来！”那轿子帘儿不动。他哀声道：“你不是明儿，就是慈儿，你出来，我想你.....想得好苦！”

眼前是大海，是卷入海中的唐明儿，还是任慈？

那轿里的人柔声说道：“你认错人了，你认得我是谁？”

怪物大叫道：“我是柳双，我是柳无双。对了，慈儿，明儿，你是明儿，还是慈儿？我后来不叫柳双了，我叫柳无双。世上无双栖，何必有痴念？我叫柳无双，我再也没有你们了，我想你们想得好苦.....”他凄然泪下。

轿里的人柔声一叹，她说道：“我知道你了，你是世上最苦的苦人儿柳无双，是不是？”

怪物的人如被她说化，他说道：“你也知道我是世上最苦的苦人儿？你一定是明儿，再不就是慈儿.....”

那女人柔声道：“我让你看一看我是谁，我不是你的人，我不叫明儿，我也不叫慈儿，从前是有人叫我那昵称的，那时人叫我璧儿.....”说到后来，她的声音有些感伤，她慢慢挑开轿帘。她的手细嫩如玉，她的手净白如脂。她一定是明儿，她一定是从前名震天下的唐门掌门唐明儿！

不待他再焦急，不待他再出声，那美人慢慢出腿，再出来身子，最后出来她的倩影。

人立在月下，人如明月。隐约月色中，有一璧人。她是唐明儿么？象。她是任慈么？象。但她不是唐明儿，她没唐明儿的英姿，唐明儿是钢，她是水。她没有任慈坚实，任慈是树，她是风。

怪物愣了，他流下了泪。久违的泪水。他说：“你不是明儿，你不是慈儿，你不是，你不是她们。”

那姑娘是一身白衣，她的身上只有柔弱，没有一丝刚强。她象是风里的影儿，象是一吹即没的生灵。

怪物看着她，不语。再说什么，既是她不是明儿，也不是慈儿，便无话要说。

那女孩子看着他，问：“你是怪物？”

他点头。

女孩子笑笑：“怪物不怪，你只是伤情，太过伤情了。”

她坐在地上，丫头一见她要坐，先给她放下一张垫子，那垫子是虎皮的，白虎皮，很珍贵的虎皮垫子。

她坐上去，对他说：“你叫柳双，还叫柳无双，是不是？”她知道他的名字？

他不语。

她说道：“你失去了她们，你没了主心骨。只你太过伤情了，你不知道，世上的女人只是风，她们会在一阵风后没了踪影，你再喜欢她也没用。”她说得很伤感。她是不是真的喜欢哪一个男人，或许是哪一个男人真心喜欢上了她，让她伤情？

她说道：“你去睡吧，如果你睡得着，再到天亮时，你会发现，你又有了一天，新的一天。”她象在劝一个老朋友。

怪物看她，突然问道：“你是谁？你能说出你的名字么？”美人一吁，她细声说：“我叫玉璧。”玉璧，就是那个百丑的主人么？就是那个被方无主劫去做他的新宠的玉璧么？她就是玉璧？怪物有些呆怔，他说不出话来。她就是玉璧，她知道不知道她的家人在寻找她，她知道不知道那个三十六丑，就是那个快刀孙俊为她而死？如果她知道，她一定会去找他们，会去找她的家人，再也不会在这里说闲话了，也不会在这里喟叹了。

第四章 主狼奴不舍

怪物说道：“你被那个恶魔方无主抢去，如今逃脱了他的魔掌么？”

女孩子嫣然一笑，她一笑粲然，十分好看。她说道：“我不是被他劫走的，我情愿

跟他走。”

怪物头一回听得她说，不禁有些哑然。她为什么愿意跟方无主走，莫非她心中属意的男人便是那个恶魔方无主？

她幽声一叹，说道：“我在玉家是独生女儿，我父亲在江湖上又是最有名的大侠，他一生救过许多人的命。但他没教与我武功。因为我一旦要习武，非得流血不可，我父亲在我幼时就发现，我一破了皮，便会血流不止。我幼时流过两次血，都是武当派的去风道长给我治好了病，但我那两次小小的流血便让我险些死掉。我再也不敢流血了，我家里的人都小心翼翼对我。后来父亲死了，我发现我有了一百个奴隶，他们都是我父亲救过的人。他们对我忠心耿耿，唯有我命是从。但我很不快乐，我是主人，他们是我的手下。我一个女孩子，要的不是奴隶……”

怪物也明白，女孩子要的是爱，是男人，是情感，是她的快乐，不是顺从。她不愿意看到许多的奴才，她愿意要一个喜欢她的男人。她幽幽说道：“我父亲的一个好友，从前是神医马聪的后代，他说过，如果与一个男人交接，我便会死。那样我便血流不止，一直到死，我也不会止住血。所以我不能与男人有天伦之乐……”她说得幽幽淡淡，对这一件事无所谓。她是女孩子，女孩子终是要嫁人，她却无法嫁人，一生只能与人说话，她是不是很恨？

她慢慢看着怪物，说道：“我遇上了方无主，我知道他的本事大，他练一种邪功，据说那种功夫一旦练成，他会治好我的病。”怪物正要与他再说，忽地听到了一阵呼啸声，象是千军万马一齐奔驰，赶至眼前。有十几个人乘马到眼前。他们是那个老人和他的手下，是玉家的百丑。

老人与他的手下一见了那姑娘，全都下马，齐刷刷跪下，叫道：“主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你。”

玉璧姑娘笑笑，说道：“我过得很好，不劳你们挂念。”

那老人的眼里有泪，他说道：“主人，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么对得起老主人？”

五丑大声道：“主子，我们回去好了，我们那一天去了那院里，看到了两个人，那是两个服了毒的人。我大哥一直以为那就是主子与那个恶……后来一听说不是，主子那一天去了哪里，我们本来散了，再聚起来，就是为了找主子。主子与我们回去吧。”

那老人说道：“这些丫头是什么人？”他看着那些丫头不凡，不惊不躁，只是瞪眼看着他们，等着那个梦生一声令下。她们一齐围着玉璧，只是看着她，动也不动。

玉璧笑笑，说道：“她们是侍候方先生的十二姐妹，她们听了方先生的令，来侍候我的。”

老人一听得她口口声声称那个恶魔方先生，看来对那恶魔看法不恶。他说道：“主人，那个恶魔方无主把你劫走，江湖轰动，白道英雄插手，许多英雄情愿出手相救呢。看来那个恶魔的好日子也不长了。”

老人一声令说：“放号炮，告诉他们，找到了主人。”他身旁的一个大汉便掏出一支号炮来，一点燃，放至空中。

老人说道：“再待一会儿，我们百名兄弟都会一聚，那时主人与我们一齐回家不迟。”玉璧看着他们，只是摇头。怪物看她，却不象是着急，看来她在那恶魔方无主的手下，却也不曾吃什么亏。想着那些正义道的人大惊小怪，真是不必了。

老人说道：“主人要不要我们杀死这些丫头与大汉？”那梦生吼道：“胡说，你们敢动手杀我们，我们不杀你们，就是留情了。”

玉璧笑笑，她抚摸一下梦生，说道：“你不吵好不好？”

梦生很听她的话，一听她说话，立时不语了。

玉璧说道：“你们去了那院子，是不是？”

老人点头。

玉璧笑笑，说道：“那院子里有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对不对？”

老人说道：“按说也不至于误这许多时日，我们当时看那两人，以为是主人与那恶魔呢，我们便打算散了，再也不聚齐了。后来听说主子不曾死，那恶魔也活着。有人看到了恶魔方无主，他去了‘快乐楼’，与那个慕容针姑娘说笑呢。我们一想，恶魔不死，我家姑娘也未必死，我们便再聚齐了，来找主人。好在找到了，我们便杀了恶魔的人，一齐回玉家好了。”

那姑娘叹一口气，象是历尽沧桑，她说道：“我不回去了，其实那两人死，是我与方先生的计，我们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我的下落，不想让你们找到我的。”

人皆惊愕，她是玉家的主人，她怎么甘心跟着恶魔方无主？怎么甘心做方无主的人？再说方无主是一个恶魔，看到了玉璧如此美貌，他一定会奸污玉璧的，那时她岂不就只是一死？

怪物看着她，心里有些恍然，只是不明白她何以不愿意回玉家。玉家只有她一个主人，她为什么不回玉家？

玉璧喟然一叹，说道：“我在玉家，厌见了那些正义道的君子，他们天天来山庄，象是家父的好友，但一个个都是心怀鬼胎，他们看我时，那神色象是一心想把我吞下肚去的恶鬼，我不愿意见他们。”

老人有些为难，他说道：“玉家是正义道的领袖，姑娘虽说不擅武功，但玉家可是江湖大家，要那些玉家的故旧不来，恐于情理上说不过去。”

玉璧笑笑，说道：“对啊，所以你们回去看守玉家，我出来与方先生在一起。我与方先生在一起，很好玩的，他是一个大孩子，我也是一个孩子。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你知道不知道？”怪物听着，心里在笑，原来她是一个大孩子，原来她情愿与那个方无主在一起玩啊。她情愿与方无主在一起，怕不是正义道的人了。那老人说道：“主人，我看那样不大妥当，你知道，自古正邪不两立，你与方无主在一起，人言汹汹，你不怕

么？”

姑娘笑笑，柔声道：“我怕什么？我也不是你们江湖上的人，有那么多臭规矩，我只是喜欢谁，便去找谁。我是一个很不幸的孩子，有人愿意跟我玩一玩，我好快乐……”她的声音低下去了，再复无声。是不是她很难过，不愿意再提她的心境？

那老人显是不愿意理会她的话，他说道：“我们百丑听了老主人的话，老主人吩咐我们，一定要照顾主人，让主人做正派人。这件事不能听主人的。”

姑娘看着他，有些发呆，她幽幽说道：“你一口一声一个主人，可我做事从来得听你们的。你们告诉我，那一件事是父亲吩咐的，这一件事是从前玉家做下的，从前的规矩是这样的，从前的办法是那样的，我还有什么事能自己做？”她哭了，哭得很伤心。

百丑里的几个人都低下了头。他们的命都是老主人救的，他们一定得听老主人的。老主人告诉他们的话，他们一定得照办，何况这主人是一个女孩子，是一个不能经一点儿风波的女孩子？他们的主人是特殊的，如果有人碰了她一下，她流了血，便是一死。如果她死了，他们也得死，就是死了，到了九泉下，他们怎么对老主人交代？他们不能让主人有一丝闪失。

老人说道：“我们的兄弟到了……”说话时，便听到马蹄声得得响，转眼间有许多人到了眼前，他们看到了玉璧，都喜出望外，都来给她跪下请安。最后都齐刷刷站在一旁，静等着老人说话。看来百丑都听大丑的。

玉璧说道：“我是一个废人，你们不必为我操心，我父亲生前也不曾能救得我，他只是保住了我的性命。”

老人说道：“玉老主人是武林神奇，他所做的事，天下再也无人能做。”

玉璧的眼睛闪光了，她看着大丑，说道：“你说得太奇了，我看未必。就是方先生，他也有本事……”

大丑喝一声：“主人不必提那个贼子，我们要是遇上了他，一定与他决一死战。他

劫去了主人，让我们百丑丢了脸。”

玉璧笑笑，说道：“他也不曾把我怎么样，你何必要与他作对？”

老人说道：“他不是个好人，江湖上一提起了他，谁人不恨？我看主人不必再提他了，枉让江湖同道耻笑。”

玉璧有些不解，她说道：“他是一个好人，你们怎那么恨他？”

大丑喝道：“主人，你别再提他了，他是恶魔，怎么会是一个好人？”

玉璧的脸色好生奇怪，她看看手下的众人，看来百丑大都到了，齐刷刷站了一片人。她说道：“我说什么，你们都不愿意听，反说我是你们的主人，真是怪事。”她无复再言。

梦生忽地炸雷也似地响了一声：“你们走开，你们人多，便能把玉姑娘领走么？你们要把玉姑娘领走，我怎么对主人交代？”

老人恶声道：“她是我们的主人，可不是你们的主人。”

梦生急急地说：“我知道，我知道她不是我们的主人，我说的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他叫方无主。”

老人哼一声：“方无主，他走投无路了，还是找不到主人？”

众丑都是大笑，他们在哂笑梦生。象他这般一个傻乎乎的家伙，怎么能保住主人？方无主，方无主，你真是一个傻瓜。

他们上前，要抬那一乘轿子。

那玉璧姑娘也不生气，她很着急，但也是好好地对那些人说：“别这样，我愿意去找方先生，如果要走，我也得对方先生说一声，不然岂不是失礼了？”

老人冷笑道：“他劫走了我家主人，我不找他算账，就算是面子了。还要对他说一声，岂不是把他傲坏了？”

他大喝一声：“抬起轿子，我们走！”

那梦生突地大吼一声：“不行，不行！”

他说道：“你不能抬走轿子，玉姑娘是我家主人的客人，你们怎么能随便抬走她？如果我家主人问我，我怎么说？”

有人叫道：“你说玉姑娘回去了，回了玉家山庄，你就这么对他说！”

梦生叫道：“不行，不行！”那些人哪里听他，梦生一见他们要抬轿子，突地大吼道：“难死我了，难死我了，你们别抬！”他扯住了轿杆，不让人抬。拳头如雨，直落在他身上。

他恍若不闻，大喊道：“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放开！”那个大丑看他憨直，想骗一骗他，便说道：“你放手，我们写一封信给你家主人，他不会怪你的。”

梦生说道：“好。”但他马上又把住了轿杆，说道：“不行，不行，我家主人不会怪我，只是梦生得自己怪自己了，不行，不行。”看他模样，也不知道他是真憨假憨，只是不愿意放手，不让玉璧姑娘离开，任他们就是打死他也不松手。

百丑之一忽地叫道：“他是方恶贼的手下，我杀了他吧！”他一剑刺去！

忽地那玉璧姑娘叫道：“不可，我要出血了！”这一声象是咒语，顿把他们叫住了。

老人忙问道：“主人，你怎么样？”

玉璧说道：“如果你们真的打死了梦生，我便把我的胳膊弄破。”别的人如果说此话，谁会理她？只是说此话的是玉璧，是不能流血的玉璧，他们不能不理，他们不敢不理。

老人忙说：“主人，你别.....别，有事我们好商量。”

第五章 怪物怪行

怪物看他们争执不下，心道：看来那个玉璧姑娘也怪可怜，她明是那些人的主子，其实是那些人的奴才。如果那老人不愿意，她什么也不会做，只是玉家的一只好看的花瓶而已。

怪物突地说道：“等一等，我有话要说。”

那玉璧象是久等着他来说话似的，说道：“柳少侠，你有话便说。”

那老人狠狠盯着怪物，说道：“你是怪物？”

怪物一笑，算是默认。

老人说道：“他不是白道人物，但他也算是我家的人。我家的三十六弟便为他而死。”

玉璧姑娘一听，有些吃惊，怪物怎么会是玉家的人？

老人再说道：“三十六弟死了，他便是我们的三十六弟，他就是不帮我们，也会帮主人的。”

他是三十六弟了么？他自己不曾承认，人家却当他是玉家的三十六弟了。

怪物笑笑，说道：“玉姑娘，你愿意跟他们走，还是愿意跟那个恶魔方无主？”这一句话问得很直截，问得所有的人都鸦雀无声。百丑还得听一听她说什么，她是玉家的主人，是他们的主人。那些方无主的人也得听一听，他们要听一听这姑娘说什么。

玉璧会怎么说？

怪物也愿意听一听他说些什么。

只听得玉璧说道：“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愿意跟你们在一起……”众丑踊跃，果然是他们的主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其实不光是感恩老主人，也暗恋着这位年青貌美的女主人，如果能时时看着她，看着冰清玉洁的她活得好好的，他们心里会很安然。

玉璧姑娘看着怪物，说道：“我愿意跟着方先生，跟着他，他很有趣……”人皆无语。

她愿意跟着方无主，情愿做方无主的人，他们还有什么话说？那老人是大丑，他凛然一揖道：“天下人皆膺服老主人，如果姑娘不听从老主人的话，我们岂不是愧对老主人？姑娘也该想一想，做那恶魔方无主的朋友，不是一件好事。何况他做下的事，没有什么好事。”

玉璧皱一皱眉头，说道：“爹在世时，总是说我做事该听你们的，我一直都听你们的。可你们也知道我长大了，是不是？”

大丑对她恭敬地说道：“不错，主人是长大了，但主人还是老主人的女儿，仍是我们的主子，我们得为老主人出力。还望主人能听我们的好。”

怪物在一旁看着不惯，他忽地失声冷哼一声：“你们都是玉家的人么？”

大丑看着他，说道：“不错。”

怪物说道：“这就怪了，既是玉家的人，你们就是玉家的奴才，奴才怎么能管得了主人？她多大了？”

大丑看看他，见他说话不中听，便不答他。

那玉璧反是柔柔地笑笑，说道：“我十七岁了。”

怪物大笑：“从前我娶了两位姑娘做我的妻子，她们一位是名震天下的唐门掌门，她十八岁。一位是峨嵋派掌门，她十七岁。她们十六七岁便做了大派掌门，十七岁的女孩子决不是一个孩子了，你们何必对着她喋喋不休？”

那百丑中有人沉默了，但也有人厉声抗言：“你胡说！”

有人厉声道：“你算什么东西，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百人对她倾下多少心血？我们有的抛弃了自家的门派，成了门内的叛逆。有的离开了家，做了流浪人，都是为了她！”

看那人的神色，竟是声色疾厉。他握拳高呼：“她是我们心里的神，洛水之神！她怎么能跟着人走，她是我们的主人，她是我们大家的主人！”

百丑中许多人跟着叫嚷：“你是我们的人，怎么会跟那恶魔走？”“不许你跟恶魔走！”

玉璧盯着他们看，象是看着陌生人。群情汹汹，他们不允许玉璧跟别人走，玉璧是他们的，是他们的影子，她走到哪里，身后准会有他们百丑。她怎么能一个人走，怎么能跟着那个恶魔方无主？她若是跟着一个叫他们佩服万分的人还可，她跟着那个恶魔，

叫他们心里怎么能平静？

有人振臂高呼：“不准她跟那个恶魔往来！”我们与那恶魔殊死一斗，杀了他！”“让那恶魔伏诛在我们百丑的刀剑下！”

怪物头一回看到如此群情激愤的场合，他觉得奇怪，为何那些人这么激昂？他们要做什么？

梦生忽地吼叫道：“我家主人是好人，你们再污辱他，我杀了你们！”他冲向那些人！忽地，那些人拔出刀剑来，直指向他。人围着梦生，想杀死他。

玉璧大喊：“别动他，别动他！”那些人根本不听他的，只是吼着，叫着，直扑向梦生。梦生膂力无穷，他乱挥手臂，把那些人的刀剑格开，他吼叫道：“混蛋，你们不能乱动手，你们会碰伤她的！”

梦生的叫喊不曾把人心叫软，他们仍是乱挥刀剑，直刺向梦生。谁也没想到，玉璧会扑向梦生，她气愤得高叫：“不能动手，不能杀他！”

梦生一边格斗，一边挥舞手臂，叫道：“混蛋，你们杀了我，我不怨你们，别动她，动她一下，她就会死的！她要死了，我家主人不会饶过你们！”

那些人根本不顾梦生的呼叫，他们的刀剑直刺向梦生。

梦生用他的拳头打向那些剑，他腰里的剑为什么不拔出来？他是怕伤了玉璧么？梦生护着玉璧，他是怕玉璧受伤，才不顾一切，叫喊着，护着她。他的身子几乎伏在玉璧的身上了，他叫喊，但无人帮他。梦生的身上溅血，他啊地一声大叫，痛苦万分。他的身上有血了，但他仍在吼：“别碰她，别碰她！”那些人本来是玉家的百丑，但他们疯了，他们不能让玉璧这个美人落在别人手上，他们得眼看着美人，美人在他们的眼下，秀色可餐，真正让他们看着美人也能看饱。

大丑忽地叫道：“且慢！”那百丑退后一步，他们团团围住了梦生。

梦生的脸都是刀剑划下的伤痕，他的眼睛也看不清对面的人了，他回头看着玉璧，

说道：“玉姑娘，你受伤了么？”

玉璧此时已是满面泪痕，她抚摸着梦生的脸，说道：“他们伤了你，他们真那么狠，他们伤了你……”她真心抚摸梦生，为梦生的伤而痛心。

当她再抬起头来时，对着那上百人说道：“你们都是玉家的人，玉家的人对别人不该那么狠的。”

她亲切地对着梦生说：“你的伤很疼，是不是？他们用刀剑在你的身上划，你心里也很难过，对不对？”梦生的脸满是血渍，但听着她的话，心里很温暖，他扬起了头，对着她笑了。

梦生说：“我不疼，我心里很高兴。”

众人看他，竟是咧开了嘴，对着玉璧笑，似乎不知疼痛。静夜下，昏暗的月亮，照着那梦生血糊糊的脸，让人感到十分恐怖。玉璧对她的家人说道：“我跟你们走，你们再别难为梦生，好不好？”

那梦生吼叫道：“玉姑娘，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们对你没什么好心思，你何苦要跟他们走？”

那玉璧笑一笑，说道：“我在玉家山庄，就是一个活死人，我去那里。他们不是活死人，虽说他们一个个都自称是活死人，但他们不是，我是。我呆在那里，只能是吃吃喝睡，没什么好做的。但他们心狠，一定会杀死你的，我跟他们走了，他们就不会为难你。”梦生大声叫道：“不行，我不会放你去，如果我家主人问我，我怎么对他说？他对梦生象亲爹一样……”梦生痴人，竟是能说出如此有情份的话来，让人不禁黯然。

但那些人不顾他，他们虎视眈眈，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对玉璧姑娘有野心，他们一定不会放过那人。那些丫头站在那里，她们本来是围着玉璧的，但她们靠不上前来，不能与梦生一起护着玉璧，一个丫头忽地朗声道：“玉姑娘，我家主人对你那么好，我们保着你，如是你有了事，我们一个也不愿再活了。”

那些丫头站在一起，一个说道：“我们不愿意与你家的下人动手，如果他们再逼姑娘回去，我们会自尽在姑娘面前。”

五丑高声道：“你们愿意自尽便自尽好了，难道我们百丑还怕你们自尽不成？”

百丑一个个凶相毕露，他们持刀拿剑，对着那些丫头。那些丫头浑不惧死，她们无所畏惧。

一个丫头说道：“我们死在你们手下，也是不怕。只要我们主人知道了我们死在谁手，你们一个个不得好死！”

看她诅咒众人，那声音也颇是恶毒，众丑都是心内凛然：她家的主人是恶魔方无主，是天下第一恶人，他做事从来不依什么江湖规矩，要是栽在他的手下，定死无疑。一时惊惧之心，使他们再无人言。

忽地，那个大丑大声说道：“我们杀了她们，再杀了那个梦生，没有人再能告诉他，是我们杀死他的人。”

梦生大声道：“还有一个人呢，他也是一个男人。”

大丑阴冷一笑，说道：“他也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三十六弟死了，为他而死，他就是我们的三十六弟。他不会告诉恶魔的。”忽地，那玉璧站起身来，她对着百丑，说道：“我想告诉你们，我会告诉方先生的，我会告诉他，是你们杀死了他的人。”

大丑看看她，说道：“你是玉家的人，玉家是武林世家，你不会做出辱没你们玉家的事。”

玉璧笑笑，说道：“你看，我身上的血，都是梦生的血。他为了护我，才受了重伤。你们不顾他的性命，一心想杀死他。我会告诉方先生，他会来找你们算账的。”

她指着众人，说道：“你们说自家是活死人，但你们一个个又有那么多的心愿，哪里象是一个活死人？我看你们不必装作那么撇清了，要想做什么，直说好了。”

大丑傲然道：“我看玉姑娘不必灭自家的威风，我们玉家在武林中也是四大家，广

西的离家、江南的江门、姑苏的慕容都是大家，我们玉家也不差哪里去。我们要重振玉家的威风，还得靠玉姑娘，你带领我们，在江湖上闯，我们自会闯出玉家的天下。”

玉璧笑一笑，她笑得象是嫦娥仙子，不染一丝尘凡：“我不是你们的玉姑娘，我只是一个活也活不起、死也死不成的玉璧，你们要做什么江湖大派，还是你们自去做好了。我爹说百丑有他们的心愿，看来他是说对了，你们不必做玉家的奴才，自己做自己的主子，有多好？”

大丑笑笑，说道：“人无头不立，你要是不带领我们，我们靠什么聚在一起？”

他说出了这些人的心里话，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暗中倾慕玉璧姑娘的美貌，一心天天看玉璧的，他们能聚在一起，全是因为有一个玉璧。要他们自己成一派，那哪里能够？

大丑说道：“这样好了，梦生，你回去对那个恶魔方无主说，就说我们请玉姑娘回山庄去了，他要是敢来，就叫他来山庄好了。”梦生大吼道：“不行，我不能对主人那么说，你让我回去，我怎么面对主人？”

玉璧笑笑，说道：“梦生，你别傻了，我愿意回去。”

梦生流泪，说道：“不对，不对，你刚才还说你不愿意回去的，你回去和这些人在一起，有什么好？”

玉璧姑娘笑笑，说道：“你不能死，你也不能与他们拚，我写一封信给你家主人，你带这一封信与他，好不好？”

梦生说道：“主人要我保住你，没保住，我怎么有脸见我家主人？”

玉璧再笑，说道：“不是啊，我自己要回家去的，我有时间会再去看你家主人，行不行？”

梦生委屈地说道：“好，你愿意回去，你就回去好了。”

第六章 洛水之神

怪物眼瞅着那些人把玉璧姑娘扯上了车，众人当时一阵子欢呼吼声。他们终是又请回了玉璧姑娘，终于再能重振玉家的威风了。车慢慢走行，一直走向暗夜里。

梦生垂下了头，他沮丧地说道：“我怎么对主人说，拿这一封信给主人看，他会不会怪我？”

怪物看着他，看他的神态，不禁暗暗摇头，心道：他是一个憨人，不知道玉姑娘给他的的是一个安慰，她怕梦生会死在众丑的手下，他们那又嫉又怒的愤恨，一下子全都倾在梦生的身上，他们会把梦生剁成肉酱。

她写下一封信，是为梦生开脱。

但方无主是一个恶魔，他会放过梦生么？他会不会重罚梦生？怪物看着那些丫头，传说中的方无主是一个恶魔，他杀人不眨眼，如果他真的喜欢那个玉璧，他会放过梦生么？他会放过这些无辜的丫头们么？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恶魔方无主会怎么做。

梦生说道：“喂，你是怪物么？”

怪物笑一笑，他很少对人笑。但他喜欢梦生，一个在生死关头只想着别人的人，他最敬佩。

他对梦生说道：“我很敬佩你。”

梦生说：“你别骗我，我家主人说，如今天下只有两个人是真正的人，一个便是你怪物。”

哦，他家主人恶魔方无主竟会那么赞誉怪物？

梦生说道：“你要不要去见一见我家主人？”

怪物心道：如果恶魔方无主一看没了玉璧姑娘，说不准便真的会对他下毒的，如是那样，说不得自己要插手管别人的闲事了。他一叹道：明儿，慈儿，当年你们两个总是

边笑边跟着我管人家的闲事儿，管遍了天下人的闲事。我如今又要插手管人家的闲事了，只是没了你们，一想起来，总是黯然神伤啊。

梦生说道：“你要是去见我家主人，我带你去。”

那些丫头中有一个身穿红衣的大声道：“梦生，你想好了，如果主人不愿意见他，你一定会死的。”

梦生毅然道：“我家主人一定愿意见他的。如果主人不待见他，我愿意陪他一起死。”

怪物只笑不语。那个恶魔是一个怪物，但天下有比怪物更怪的人么？他上了那乘轿子，坐在轿上。依梦生言，恶魔方无主的住处在一处深山里，他们得走许久的路。他们上路了，走了许久，走得怪物都是睡了几觉了，方才听到了哗哗的水响声。象是海涛。再过一会儿，便听得有人叫道：“梦生回来了。”

便有一只大船靠近来，梦生对着轿子里的怪物说道：“你别出声，我带你上船。他们以为你是玉姑娘，不会为难你的。”

那船上的人叫道：“轿子里的人是玉姑娘么？”

梦生叫道：“是啊，你想看一看轿子么？”

那人朗笑道：“当然想看。只是玉姑娘那天仙般的容貌，看一眼也是前世修来的福份啊。只是不能看了，怕看了主人震怒。”听他说话，象是对他的主人好感更胜于惧怕。

怪物心道：他们都是恶魔的手下，他们惧怕恶魔，那是一定的。只是他们说话时那快乐，象是在恶魔手下，并不很难过，这就让人费解了。

轿子抬上了大船，放在前舱上。

那船家笑声很响，他说道：“请玉姑娘出来看一看海。”

梦生说道：“玉姑娘有些不适，你敢让她出来看海，万一她身子有什么好歹，你可是会坏了主人的心情了。”

那船家忙陪笑说道：“那不敢，那不敢。”

船便渐渐离了岸，一直向海上驶去，看看驶了一程，到了一个小小的海岛，那岛子形状象是一只灵芝，人都叫道：“到了，到了。”

看到了岛上，那些丫头们抬着轿子，一直抬到了岛上。岛上的人看着轿子来了，都是让开，说道：“玉姑娘来了，玉姑娘来了！”看来岛上的人都知道玉姑娘。岛上有些绿树，掩映着岛上的房舍，看到了房前，正中间有一间大大的房子，那房子里快步抢出来一个汉子，那人说道：“玉姑娘回来了，一路可好？”

本来怪物以为那个恶魔方无主是一个恶眉恶目的恶汉，谁知道来的是这么一个英俊的公子？他就是方无主么？或许他不是方无主，他只是方无主的手下？那人笑得很开朗，他对着梦生说道：“梦生，你很辛苦，你回去歇息一下吧，众姐妹也好好歇一歇。”

没人应他。

那个公子有些奇怪，再看梦生，突地声音也颤抖了：“怎么，出了什么事儿？你说，你说！”

他猛地来揭那帘。揭开了帘，他的手突地抓住了怪物，他大声道：“你是谁？你是谁？！”

他的眼睛睁得圆了，怒目瞪着怪物，说道：“你是谁？玉姑娘在哪里？你把玉姑娘弄哪里去了？”

怪物的心一热，他知道这年轻人一定是那个恶魔方无主，他对玉姑娘这般关切，不是方无主又会是谁？他笑笑，出来轿外，对方无主说道：“你就是方无主？”

那公子不理他，忽地厉声叫道：“梦生，玉姑娘在哪里？她在哪里？出了什么事儿，你快说！”

梦生一见他如此震怒，不由得也是惧怕，他嗫嚅道：“玉姑娘她走了，她回去了，她回到了她的玉家山庄。”

方无主顿时如被人摘心揪肺，他问道：“她怎么走了，说好了的，她不愿意回家的，

她怎么回家去了？”他象是忘了眼前还有一个陌生人，忘了怪物还站在他的眼前。

梦生双手递上一封信，说道：“她说，她要回去了，再有时间会来看望主人。”

一个梦生本来憨痴，他自是说不清楚此时情境，别的人又不能说，那些丫头只是看着主人震怒，不敢搭言。

那方无主失神落魄的样子，让怪物一看便是明白，他心里道：“原来这也是一个情种，他一心挂念着那个玉姑娘，殊不知那玉姑娘也愿意与他在一起。只是那些丑们一心要弄什么玉家门派，她就不能与你在一起了。”

只是匆匆间，他无法插言，梦生憨人，又怎么能说得清楚？好在那方无主清醒了，他再问那红衣女，说道：“绣青，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绣青是一个伶牙俐齿的人，她一五一十把那件事儿说得清清楚楚。

一听说此事，方无主叹了一口气，大声道：“她就那么去了，她就那么去了？我一定得去玉家山庄，我一定得去那个玉家山庄。”

玉家山庄，是天下第一暗道机关强处，从前的玉家有十六个人擅暗道机关，到了玉璧的父亲这一代，已经不须再在玉家安什么暗道了，只前辈的机关就尽够他们受用的了。玉家，天下第一难去处！但方无主象是没想到这些。

他只是看着空中，一心一意想着能去找那个玉璧姑娘。

此情此景，颇是感人。

梦生说道：“主人，她愿意回去，我不敢不让，你说我做错了么？”方无主此是方从那梦境里回来，他看着梦生，怎么对梦生说玉姑娘的心意？他如果知道了玉姑娘的心意只是让他好好回来，别死在众丑的手下，他会不会懊悔欲死？

方无主说道：“好了，梦生，你办得很好，你不能杀那些玉家的人，你杀了他们，玉姑娘会不快乐的。”

看来，方无主也是把那玉姑娘的快乐当成他的最大乐事。

梦生的脸上还有血疤，他笑了，咯咯笑道：“好在我没与他们死斗，要是与他们死斗，他们会死人的，我会杀了他们的人。”方无主叫梦生走，梦生走了，但他回头对着方无主说道：“他是……”

方无主一挥手，叫他不要再说，梦生走了。

那些丫头也走了，只剩下了怪物与方无主。房间很大，在正屋中间放下一乘轿子。那本是抬着美人的轿子，如今它抬着一个怪物来了。两人对视，象是有一种心灵感应。他们似乎是很久前就相识的朋友，只是久别，如今再重逢了。

方无主说道：“不必说，我知道你是谁。”

怪物也笑笑：“我也知道你是谁。”

方无主说道：“我看到了你，便知道你一定知道我。”

怪物说道：“我知道你。”

人贵在相知，如果他不知道怪物，怎么会一见如故？

怪物看着方无主，说道：“你心不在焉。”

方无主说道：“你在场？”

怪物点头。

方无主再说：“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不能自保的孩子。”他的语气很疼爱。如果怪物说起他的明儿，说起他的慈儿，他也会用这种口气。他也会很疼爱他的妻子。

但方无主决不是玉璧的丈夫。

他怎么说？

方无主看出了他眼里的问话，说：“她只是一个不能流血的孩子，如她的身上破了一个伤口，她便只有一死。我找遍了天下的武功秘籍，最后找到了阴阳人许不天的那一套飞天秘功，我知道只有在男女双修时，女人才会变成男人，男人也会变成女人。在那时，她的身体才会有无穷变化。我想如是能修得那双修功夫，才能得那境界。”

怪物心一沉，那姑娘不会武功，这双修从何说起？

方无主说道：“我知道她不会武功，我得用两倍的功夫，我得是从前的许不天的两倍功力。我知道，世上还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事儿.....”

世上从未有人做过的，他一心想做？

看来方无主已是醉心此事了，他再也不愿去看世间搏杀了，再也不想管江湖黑道白道的纷争。

怪物明白他的心境。

从前的他不是也如此么？他天天想着那海，一必想象那一只精卫鸟，把海都填平。但后来他想明白了，他的明儿、慈儿都死了，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们了。

方无主不这么想。

他说：“我一定能做得到，我近来访了许多的门派，看来此事也并非绝不可行。”

怪物看他，看他说梦语。

谁能把一个姑娘带到空中，做空中交接，在空中交接时使那人变了一身骨血？看来就是大罗神仙来了，怕也做不到此事。

怪物说道：“玉姑娘走了，怕你去玉家山庄也难。”

方无主大笑，他拍胸说道：“柳兄在此，你看我去玉家山庄，你便知道我的手段了。我找玉姑娘的事是大事，我一定得去。你知道，她在那些丑八怪的面前活得很不快乐，我不能让她活得不快乐。你说，她会不会信我一定能去救她？她会想的，她会。”

怪物不语，他想的不象方无主那样乐观。

玉家山庄从前就是固若金汤的堡垒，方无主能来去自如么？也难。

第四卷

第一章 形影之恋

海岬上，站立两人。他们是怪物与恶魔。

怪物向来不讲求门派，对于正邪之说嗤之以鼻，他与恶魔在一起，也觉得十分惬意。

方无主对怪物说他自己。他愿意对怪物说，他拿怪物当他的朋友，他只有许多的手下，没有朋友。

他说：“当初我看到了她，便被她的美貌迷住了，我对她说话，她也不理我，后来我与她相熟了，说出了许多的心里话，慢慢才成了朋友。”

怪物说道：“你倾慕她，你也知道她不能成亲。”

方无主咬着嘴唇，是不是他对怪物还有不能说的秘密？

他说：“我与她很亲近，有一天夜里，我与她在屋子里喝酒，那一天屋子里很热……”
方无主在想着那一天，他的脸上有一种神秘，有一种愉快。他说的那件事便闪现在怪物眼前。

那是他与玉璧。

明灯初上，夜也初至，月亮也是迷人的，两人夜谈，说天说地，说人说事，竟是说得心也相投。

玉璧说得心热，顺手脱下她的长衣，把长衣放在椅上。她看着方无主，嫣然一笑，说道：“天太热了。”

方无主觉得不仅天热，他体内也热，象是烧着一股热火，直把他的身体烧得软软，他说：“玉姑娘，你……”

她笑看他，不明白他要说什么。玉璧是天下绝色，看她的身体，玲珑剔透，象是玉做的。她的腰肢那么软，一动便显软软无力，看去让人垂怜。她的脸是白的，白得可以

看出她的眼珠乌黑，看出她的骨骼纤细，看出她的乌发柔柔。眼睛象能说万千柔话，腰肢在诉无限情意。她是天下绝色。

方无主说道：“人贵在相知，我与姑娘在一起，真是无话不谈，你是不是也象那些人一样，看我真是一个恶魔？”

玉璧噗哧一笑，说道：“方先生，我看你是一个好人，他们说是他们说，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方无主笑笑，说道：“在江湖上，人一提到我，象是说到了瘟疫，你还那么相信我，我真心感谢你。”

玉璧笑笑说：“方先生，你在我眼里，真的是一个好人。”

方无主握住她的手，说道：“我真喜欢你。”

玉璧的身子很热，她依在方无主的身上，说道：“我不是一个好女孩子，如果我是，我就会嫁与你。那样你便可以娶一个好妻子。你到了外面，人家一看方无主娶了一个年青貌美的妻子，他们会说你是一个好人，一个恶人决娶不到好妻子的。”

方无主笑笑，说道：“你就嫁与我，怎么样？”

玉璧一惊，她大声道：“不行，不行，我的身体不行，我不能做人家的妻子，我做人家的妻子，给人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悲哀，我何苦要这么做？”

方无主说道：“你不相信我？”

玉璧看着他，流泪，说道：“我自小便知道我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我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不用怕死，可我必须怕死。只要一碰破了身上的哪一个地方，我就会死，我会血流尽了便死。那样我嫁谁也嫁不了。我不能出血，你明白么？我不能与一个男人有新婚之夜。我不能与他有新婚之夜，我不能真做谁的妻子。”她哭了，泪水流得委屈。

上天造就她一个尤物，还不给她一种男欢女爱的欢乐，她活着有什么趣儿？

方无主突地哈哈大笑，他凑上来，搂着玉璧，他说道：“从古来人皆说，千里缘份，你相信不相信？我与你有缘，决不是这一点儿难处能阻得住的。我就与你在一起，你我一起看花，一起说笑，一起活着，睡则同榻，起则同车，行则同路，有什么不好？”玉璧一听，心里也是心旌摇摇，但她看着方无主，她知道男人的心会被欲火焚烧，如果他来了欲望，那对她与他都是灭顶之灾。她不愿意让方无主与她受那结果。

方无主大笑，说道：“你看！”他头一回去理玉璧的头发。玉璧的柔柔的头发，长长的，乌黑的发。在他的手下，变得更柔顺。他轻声说：“我与你在一起，我就是与你睡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好。你说是不是？我能控制我自己，我是男人，我是一个人所不能的男人，你相信我。”

玉璧看着他，他的脸上是真诚，她能相信他，但他会天天如此么？

她不相信。如果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会天天看着她，与她谈天，与她亲近，却不能与她有肌肤之亲。那样她会快乐么？她不会快乐。因为女人活着，就是要给男人亲近的，就是要与女人相亲的。没有疯狂的亲近，怎么会有男人与女人？

玉璧虽说是一个女孩子，她也知道这个。

她与方无主越是亲近，越是喜欢方无主，越是想与他在一起肌肤相亲。但她是一个不能与男人亲近的女孩子，她只能与男人说笑。她很愁，有时一缕愁眉在他的眼前闪现。

方无主有时也不能自制，那是一个月夜。缠绵的情思都是在好的月夜。两人在月下饮酒。

方无主大声吟诗，吟过后便是痛饮。他看着玉璧说道：“我从来不曾与人喝醉。我在十五岁的那一年喝醉了，那一年我做错了一件事，从那以后，人家都叫我恶魔。”

玉璧是一个好女孩子，一个好孩子知道，人家不愿意说的话，你绝不要问。因为人家不愿意说，你问也是白问。

方无主说道：“玉璧，天下的女孩子从来没有一个真心对过我，她们一听说了我的

名字，象是听到了淫贼，吓得花容失色，再也不愿意见我。只有你，做了我的知心朋友，我喜欢你.....”

是醉语么？分明不醉。但看他的神态，却是有些醉了。

他说道：“玉璧，我能不能娶你做妻子？”

玉璧凄声说道：“我不能，我真的不能.....”

方无主摸着她的肩，她的肩头绝不同别的女孩子，轻柔，飘忽得象是一片云影。

她说：“你不能摸我，你再摸我，我受不了.....” 他也浑身颤抖，竟如同一片丝绸在空中乱摇。

他说：“玉璧，你是我的人，我摸了你，我便是我的人。” 她也说：“是，我是。”

可她与他只能那么干巴巴地看着，互相看着，一句话也说不出。难的是，他们两人真心相近，但他们无法相亲，他们如果真的相亲了，她会死。

玉璧说道：“我就是死了，我也情愿，你就与我成亲吧，好不好？”

他说道：“好。” 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他把一个一身雪白衣衫的玉璧放在那床上。

灯是亮的，月是明的，照着她如火的眼。

她说：“我甘愿死，我愿意一死，只要尝一尝那滋味儿，我就一死也甘心。”

床是亲近的，他与她能听得到彼此的呼吸。

他说：“玉璧，我从来没有看过象你这样的女孩子.....” 她说：“我是，我是，我是不平常，对不对？你亲我啊？”

一声尖叫，一个长长的，几乎令人窒息的吻。

她的胸亮出来了，她的胸肌雪白，从未看过的雪白。什么能这样白皙，是雪，还是玉，或许是绸？她呼吸起伏，象是起伏不平的山丘，也是雪盖的山丘。

方无主情愿死在这山丘下。他喃喃说道：“你真美，我怎么与你说？”

玉璧也忘情了，她低声催促方无主：“你赶快，你快啊！” 那一声“啊”象是长长的

叹息。

方无主的身子已经醉伏在她的身上了，他闻到了她的处子肌香。他醉了，再也不复是一个自制的方无主。他脱去了衣服。虬劲的肌肉，激昂的情绪……他伏在玉璧的身上，玉璧在慢慢絮语：“你杀了我吧，你只要爱我一回，杀死我也不要紧，我宁可让你杀死我……”

方无主忽地从深渊中醒来，他看到了眼前的梦境不是梦，那是事实。

如果他与玉璧真的有了肌肤之亲，他就能让玉璧做他的妻子。他宁可让玉璧做他的妻子，但他不能做。如果他与玉璧交媾，玉璧便会流血，她只要流一滴处子的血，便会一死。她的血在流，会一流不尽，他会看看她流血，一筹莫展。那时他会恨自己，会恨自己一生。

叭——，他击了自己一拳。

方无主的身影忽地飘起来了，他再也不与玉璧的肌体相接。他的背影站在月下，人站在那里寂寂地站着。

她忽地醒了，怯怯地问：“你……你怎么了？”

他不语。

她再哭：“你不必……想着我，我一生只有这么一回，我只能有这么一回，我宁可死，死在你的身上，好不好？你成全我，行不行？”她跪在地上，声音仍是那么清脆，但又柔柔的，有一丝求他的哀恳。

方无主摸着她的身子，当他闭着眼摸她的身体时，她的身体是那么柔软，肌体象是滑滑的锦缎，一丝丝的光滑，却又不象锦缎那般冷冷的，她的身子 is 热的，是鲜活的。他渴望那躯体，但他无法得到。

啊——，他击倒了一棵树。

那树有碗口粗，他一掌便把那一棵树切断。

玉璧与他一般痛苦，她幽幽地说道：“人生谁无死，只是我没尝到做女人的滋味，怎么能死？你告诉我，我怎么做？我如果知道了怎么做，一定会好好地做一回女人。你怕了么？你是江湖上的汉子，怎么会怕见血，我自己拿一把刀，先把我的手割破，好不好？那时你知道我爱你，我情愿一死，做一回你的女人，你就会好好地爱我一回。听说男人与女人相亲，会地动山摇，会海枯石烂，你说那是什么滋味儿？我没有尝过那滋味儿，我从未尝过那滋味儿。你让我尝一尝，好不好？”

她挥手去抢一把小刀，拿起那一把小刀对着她的臂便砍.....如果那一次她一刀砍下去，她就再也不复是一个活人了，她就成了一个死人。她自称她自己是“活死人”，就是不想再做那种活死人了。她一刀挥出，方无主大惊，他冲上去抢下刀子，对她说道：“我愿意做，愿意做你的丈夫，自从看到了你，所有的女人我都视同草芥。你知道，我不能让你死，我得想一个法子，让你能做一回正常的女人，那时你愿意嫁与谁，那是你的快乐了。”

玉璧哭了，她牵着方无主的手，哭得他心也疼：“你说，我真的能做一回正常的女人么？我真的能做一回女人，就是流血也不会死么？”

方无主扯着她，让她坐在椅上，他问她：“玉璧，你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最亲的亲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每月做女人，经讯来时，是不是有血？”

玉璧虽是倜傥，但说及此事，也是满面羞红，她轻声说道：“是啊，但我每月一次，那血不是从身体的破损处来的，自是没什么关系。”

方无主在地上来回一走，他慢慢对玉璧说道：“我想你一定能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我有法儿了。”

玉璧惊喜地问：“什么法儿？”

方无主大声道：“从前有一个人，他长大了，发现他不是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他是一个阴阳人。他叫许不天，他后来做了一个女孩子的丈夫，他决心做一回男人

了，他不能与女孩子交接，他习到了一种绝妙的功夫，在空中交接.....”

玉璧自是头一回听到这个字眼，她喃喃道：“空中交接，我能么？我会么？”

方无主说道：“能行，会，你一定行。”

第二章 杀门

在镇江，有一个小小的镇子，传说中这个镇子里的人都是恶魔方无主的手下。那是一个小镇子，只有上百人的小镇子。在这镇里，所有的人都看到过方无主，大人孩子都叫他“方先生”。他们认得方先生，知道方先生是好人。

这一天，江允与慕容风来到了镇上。江允与慕容风到了镇上最小的那一家店里。

坐在酒店里，江允与慕容风在喝酒。

据人说，方无主每一次都是到了这里，再上海船走的。他们得找到方无主的巢穴。

如果他们找到了方无主的巢穴，正义之师必是会挥师而下，一举扫平方无主这个魔窟。

江允在喝酒，他一声不吭。

慕容风说道：“到了这里，便差不多是尽头了，我们要找方无主，一定得问他们。”

江允喝下一杯酒，叫道：“店家，店家，你来，我有话要问你。”那店家来了，他是一个老头儿。

江允问：“请问你一声，方无主是不是在这里？”

那老人说：“客官问什么？房子无主？我们这里只有百十户人家，每一户房都是有主的。”

江允见他耳背，竟是听不清自己的问话，便大声道：“有一个人叫方无主，他不是在这里？”

那店主再说：“不是啊，这里的房子都是有主的，你要买房子么？”

慕容风对江允笑说道：“他是一个聋子。”

江允忽地提拎着店主的衣领，他厉声吼道：“你说，方无主是不是你们这里的人？”

慕容风说道：“他是聋子，你何必对他那么狠？”

江允大笑，说道：“我刚才进屋时，剑放在桌上的咯一声响，他都听到了，他怎么会是聋子？”

慕容风心里佩服，江允也不是一个笨蛋。

江允一提那店家，他叫道：“我不知道谁是方无主。”

江允一放他，冲出店去，在街头上扯住一个年轻后生，问道：“你认不认得方无主？”

那后生看看他，说道：“认得。”街头上一见扯住了人，便都围上来看。

慕容风看着他扯住那后生，便叫道：“没你们的事儿，闪开，闪开！”

江允说道：“你认得方无主那个恶魔，你说他在哪里？”

那后生笑笑，毫不惧他，问：“你是方无主的朋友？”

江允大怒，骂道：“我怎么会是那个恶魔的朋友？”

后生笑了，他说：“要不是方无主的朋友，你找谁会告诉你？”后生闪身要走，江允扯住他，吼道：“如果你不说，我便杀了你。”后生淡淡地说道：“你试一试，你杀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

慕容风看着围上来的人，看那些人都是眼巴巴地看他两人，便说道：“我们是找方无主的，你们谁知道他，告诉我们，可以给你们一百两银子。”

围观的人都不声语。

慕容风看着一个叫化子，说道：“老爹，你能不能告诉我，方无主在哪里？”

那老人看看银子，说道：“我一辈子还没看过这么大的银子呢。”

慕容风笑，笑得很认真，他说：“你要是说出了方无主在哪里，这银子便归你了。”

那老头儿忽地大笑，说道：“你拿一百两银子买方无主的头，是不是太少了？”

慕容风一听，老人似是要说方无主在哪里，便说道：“你再多要银子，我也可以给你。”

老人大笑，说道：“我不能告诉你，你有本事自去找好了。”江允扯着那个年轻人，忽地怒道：“你们都是方无主的窝主，我要你说，方无主在哪里？”

忽地，一只烂香蕉砸在了江允的脸上。他怒火中烧。

江允出山，是江南江门的公子出来，人不在意他，就是对江南江门不在意，他大喊一声：“着！”

一拳把那个后生打出去！那后生也不料得他会真出手打人，也不及防备，一拳正打在他的心窝上，那拳过重，后生竟是一声也不吭，倒地便死了。

街头上的人汹然。

有人叫道：“杀人了，杀人了！”

便有人冲来与他两人动手。

拿刀拿剑的也有，手里抓到了棍棒便对着他两人砸来的也有，一时吵吵嚷嚷，直冲他两人。

慕容风、江允在全镇人的围攻下。

慕容风吼道：“快冲出去，不然我们会被砸成肉酱！”

江允大喝一声：“再动我要杀人了！”

那店家在外围叫喊道：“他们要找方无主，他们不是好人！”人更拚命砸打，死命砸他们。江允嗖地拔出了剑，一剑穿胸！

那个站在最前面的后生被刺死。

“杀人了，杀人了！”后面的男人更拚命，刀剑齐出，直捅向两人。

慕容风大喝道：“走！”

江允眼也红了，他叫道：“走什么走？这里是方无主的黑窝，不杀死他们，又怎么肯说？”

江允一剑再削去一颗人头，吼叫道：“方无主在哪里？”

小小镇上，只有百余人，此时都聚到了一处，一听得他叫方无主，全都叫道：“打死他，打死他！”

江允心道：我已经杀死了两个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死他全镇的人，看他们说不说？他一剑一刺，一剑一削，一剑一夺，右剑左掌，瞬间便杀死了十数人。

慕容风大喝道：“江允，你疯了？”

江允大叫道：“这里是方无主的黑窝，你不杀他，他会杀你！”一个后生一叉直夺慕容风，他怒叫道：“杀啊！”

慕容风一夺叉子，那后生一闪，不巧正腰间刺入一柄剑。那剑是旁边一人刺向慕容风的。

后生的眼珠瞪得很大，说道：“你杀死了我.....你杀死了我.....”他仆然僵倒。

江允大声叫道：“你好人也做不得了，快杀人好了。”

慕容风心里一叹，心道：说到哪里，此事也是有愧，他说道：“好，让开，不然我杀人了！”

一人用棍棒砸向他头上，叫道：“做什么假惺惺，你杀死的人还少么？”

慕容风再一拳，正击在那人的肩头，那人一退，正退在江允的剑尖下，江允一剑挑死了他。

江允大笑道：“好，好，你不愿意杀人，都送与我杀。”小镇一阵吵嚷，人声鼎沸，叫杀声不断。人们疯了，扑向两人。但他们显然不是两人的对手，只是须臾，便倒下一片人。

后面的人是女人，她们尖叫着，喊着：“杀人了，杀人了！”她们站得不远，眼见得

自己的亲人倒下，不由得号啕痛哭。

江允恨那哭声，叫道：“再哭我也杀了你们。”

他扯住一个女人，问她：“方无主在哪里？”

那女人又哭又笑，说道：“象你这种狗人，要是看到了他，连命也没了，还想逞什么英雄？那时你趴在地上，叫他祖宗也来不及，他会把你活活剥了皮！”

江允的脸抽搐得很难看，他恶狠狠道：“是么，我说是黑窝，真就是黑窝，你看好了方无主么？”他叭地一拳击在那女人脸上。女人泼口大骂：“你个狗娘养的，你有本事去与方无主动手，死在他手里，也算是一个汉子，也算是老娘胯下出来的一个带把儿的汉子，你杀我们这些人算什么本事？”

江允的脸更抽搐了，他的声音很平静：“我杀死你，你去地狱告我好了。”

他一拳击在那女人乳上，那女人痛叫一声，倒地而死。

慕容风去扯他，叫道：“走，快走！”

江允厉声道：“杀死了这么多的人，还问不出他的下落，岂不是白杀了？”

他抓住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问他：“你说，方无主在哪里？”那孩子看他，十分惧怕，他一身是血，满脸血污，眼珠是恶狠狠的，象是地狱里的恶魔。

那孩子道：“我不知道。”

江允大声道：“你怎么不知道？一说起方无主，象是说你们的亲爹，你说，他在哪里？你只要说出来，我就给你银子！”

那孩子说：“我不要银子。”

江允恨声道：“你要命不要？”

那孩子看看地上的女人，忽地流泪了，他大声道：“你杀死了我姐姐，你杀死了我姐姐！”他扑向那女人。

但江允扯住了他，恶声道：“如果你不说，你也得一死！”

那孩子一声叫喊，咬住了江允的手。江允的剑掉在地上。他的手被咬下了一块肉。他大声叫，一拳击在那孩子的太阳穴上。那孩子也死了。

两个看着镇里剩下的人。有二十多人站在那里，冷冷看他们。慕容风叫道：“走啊，你们怎么不跑？”

一个老人说道：“我们等着你们来杀人。”

一个女人说道：“你会死的，你会死在方无主的手下，你也会死在‘四绝’的手下，他们会吊死你！”

江允恶声笑道：“四绝有什么本事能杀得了我？”

那老人说道：“你造下了孽，你杀了太多无辜的人。你必会死在方无主的手里！”

江允恨恨道：“是么？”

他扑上去，扼住了老人的咽喉，叫道：“你说，是你死还是我死？”

那老人吐字不清地说：“你一定会死在.....方无主.....手.....”老人颓然倒地。

这是海边的一个镇子，共有百余人，在江允一怒之下，便死了七八十人。剩下的人不走，他们仍是看着江允。

慕容风也是暗暗心惊，江允杀心太重，跟他在一起，怕没有什么好事。但事儿已出，他又能怎么样？

慕容风说道：“他们不肯说出方无主的下落，再问也无益，不如我们走吧？”

江允怒叫：“他们不说，我便杀遍他们，让全镇血流成河，你让开！”

慕容风看他已是杀红了眼，劝道：“她们尽是妇孺老幼，杀也无益，不如我们自己去好了。”

江允扯了一条布，包上他的手，说道：“走就走！”

忽地听到了一声叫喊，原来是那些站在一旁的老人、孩子发出来的，他们诅咒道：“不得好死，不得好死，你们两个不得好死！”慕容风已是心惊，他说道：“走，快走！”

江允忽地说道：“不如我们去把他们全宰了，再也没人知道是我干的。”

他想回头，那些人见他要回头，一个个犹是不惧，站在那里等他来杀。慕容风再也没有那勇气了，他说道：“此事做得太过孟浪了，如是传出去，岂不让世人耻笑？”

江允冷笑一笑，说道：“世人耻笑我？你不说出去，便没有人会知道是谁做的。”

慕容风看着江允，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心里骇道：他骨子里有一种疯狂，不能与他这种人为伍。

江允看他，冷笑道：“你是不是想与我出来，有些后悔？”

慕容风笑笑，不出声。

江允突地拔剑说道：“你愿意走，你一个人走好了。我不愿意再看见你，我不愿意再见到你。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任何人，这一镇人都是我杀的，与你无干。”

江允径直走了，只扔下了一个慕容风。

慕容风看着一地血腥，他叹气道：“罪过，罪过啊！”他也要走了，他不愿意再去找什么方无主，他要回去，回他自己的家乡去。

姑苏是好地方，在那里，他会一心习武，再读诗文，过安静平和的日子。

第三章 陷井

怪物睡在屋内，他头一回睡这么好的屋子。当他看到这屋子时，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不要睡这么好的地方。”

方无主笑笑，说道：“你睡好了，你会在想念最亲的亲人中鼾然入梦。”

他笑笑，主人那么殷勤，你还有什么话说？

他在睡梦里梦到了唐明儿与任慈，她们两个依偎在他身上，诉说着思念。他只是痴痴地看她们，她们的头上有水草，水草在她们头上，与头发搅在一处。

忽地，他听到了人声。是有人在说话。

他细听听，是一个男人与方无主在说话。

男人的声音嘶哑：“他们都死了，全镇的人死光了，只有十多人活着。”

方无主问：“是谁杀死了他们？”

“是江允，一个提剑的公子，那人描述的人定是那个江允。还有一个人，也是一个贵公子，他也杀人了，他是那个慕容风。”

方无主恨声道：“慕容风、江允！”

那人说道：“他们两个几乎把一镇人全杀光了，他们要找你。”方无主一跺脚：“混蛋，他们要找我，不找我，杀人做什么？”

男人的声音很是愤怒：“他们没有什么深功夫，当然不会是江允与慕容风的对手，死在他们的手下，也是必然。”

方无主恨恨道：“白道，白道，什么英雄侠义道，都是胡扯！”那男人道：“江允用的是他家的江门剑法，一眼便看得出的。”

方无主说道：“他竟杀死了七八十人？”

那男人说道：“若不是慕容风挡住了他，他会把全镇的人全都杀光，说是要灭口。”

方无主恨声道：“替我找来他们四人！”

怪物在听，他想，方无主听到的或许不是事实，黑道的枭雄，有时只是一时激动，或凭一面之辞便随便杀人，才落下了一个恶名。等了一会儿，听到来了四个人。他们坐下了，在方无主的面前，他们有自己的座位。

方无主的声音仍是怒极，他说道：“吴平，你说说你看到的事儿。”那男人再说了一遍，这一遍说得更细了。

四个人中，有人“砰”地一声，击在桌上，那人说道：“这种人，不杀了他，还做什么？”

道二的声音很尖，她说道：“江允是江南江门的公子，出来就是要扬名立万的，象他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一定得杀死他。”黑一说道：“我去，我一个人去，就杀死他了。”

四丫叫道：“不行，还有一个慕容风，你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两个。”道二说道：“我去。”痴三忽地大笑，他说道：“这种人还要去那么多人么？我一个人，两柄剑，杀死他们两个，提他人头来见！”

他要去，人已走出厅去，忽听得方无主说道：“痴三，你回来！”痴三站住不动了。

只有方无主能叫他痴三。他自己也不叫自己是痴三。

方无主说道：“痴三，杀了那个江允，怕更引起江湖祸乱。”道二说道：“你不杀他，江湖也称你是恶魔。”

方无主一叹，他是恶魔，在江湖已成定论，他还能说什么？

方无主道：“你们两人齐去，对那江允说明，他不该杀人。让他对江湖人有一个交代。”

道二看看方无主，他不愿意做江湖罪人，但他做是不做，并不由他。江湖人会把所有的江湖罪恶都归于他身上，只要是恶行，都是方无主做的。

黑一说道：“我自去。”

道二说道：“这件事要我去。”

方无主点头。

四人中，道二是心细之人，她去会少些麻烦。道二要起身走，四丫忽地嘻嘻笑着，说道：“我跟你去。”四丫愿意与道二一齐走。方无主说道：“好，你们两人去，我便放心了。”

道二看着方无主，她的眼睛会说话，但方无主不再看她，只是问黑一：“能不能帮那些镇人安葬他们的亲人？”

黑一说道：“我亲自去。”

黑一走了，只剩下了道二三人。

吴平也走了，方无主对道二说道：“你去时，对江允与慕容风好好一谈，告诉他们，如是白道要找我，自可来与我一会，用不着到处杀人。”

道二与四丫走了，她们匆匆走了。

方无主回到了住处，他看着怪物，怪物仍是原来那睡态。

方无主说道：“你没睡着，何不坐起来聊一会儿天？”

怪物知他看出自己没睡，他坐起来，说道：“有人要找你？”方无主冷笑，说道：“他们要杀我。”

怪物看他，竟是不语。

方无主说道：“你为什么不问一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我？”

怪物一叹，说道：“我何必要问？”怪物心里知道，江湖事，从来都是众口铄金，象方无主这种人，被江湖定论说成是恶魔，他自己怎能分辩？

方无主说道：“在海岛那边，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里的人只有上百，他们自己的孩子与自己镇子里的人成亲，再不去邻近的村寨去求亲。他们曾救过我，一次我贫病交加时，他们救了我。那镇子里的姑娘喂我米汤，镇子里的郎中替我医病，镇子里的老人为我做饭。我后来病好了，要走时问，要不要我做什么？他们说，你走后来一个信儿，让我们知道你很平安就行了。后来我在这海岛上落脚，多半是因为镇子里的人。他们曾替我张罗，要把镇子里最好看的姑娘嫁给我。”

怪物想着自己的妻子唐明儿与任慈，她们会是她们那样的好人，但他们死了，一镇人都死在那江允的剑下。

只剩下很少的人。他们有丧失亲人的痛苦，他们因为不说出方无主的去处，便死了那许多的亲人。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方无主的落脚处。

方无主冷喟一声，说道：“我要在那里派一些人，再有人来找我，便把他们全都带

到岛上来。”

怪物看他，知他下了决心。

如果来人找他，那人便被带到岛上，他会天天有仇敌。

世上的事总是那么奇怪，他本来没有多少仇敌，但每一个遇上仇恨的人都把账记在他的头上。

有的人从来不曾见过方无主。他们的亲人被仇杀，一定是方无主干的。江湖上有人命大案，肯定是方无主的人做的。

恶事丑事少不了方无主。方无主能说什么？他告诉怪物：武当派的血案，有人说定是我做的。

可我连武当派的山也没上去过。那少林寺的十大命僧江湖行，也有人说我是杀的，但我从来不曾看过那十大命僧。

怪物心道：方无主，一个如此年轻的人，竟是天下魔道的主子，让人也不敢相信。

方无主说道：“如今他们又借那玉璧姑娘的事儿，来找我的麻烦了。玉璧姑娘大概早就料到他们的心思，便回去了。”

怪物知道玉璧姑娘的事儿，他心道：玉姑娘想回去，是不想让你为难，她一心想跟你走，想做你的妻子，那心意象当年的任慈与唐明儿一样。

道二带着四丫走了，她们上了船，再下船，一直到了那镇里，问清了那杀人者的容貌，知道那必是慕容风与江允，便去找人。终于在一家客店里找到了他们。

慕容风在喝酒，他闲暇时总是手不离杯。江允在擦剑，他总是在擦剑的时候手抖。一般江湖人见他擦剑时手也抖，便误以为他杀人时手也会抖，那样想江允的人，大都会死在他的剑下。

道二出现在门前。她排挞而入。

江允一听得门响，仍是不动声色，慕容风却停下了杯。

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风韵不减的道二，一个是扎着总角的小丫头。

慕容风斜眼看人，那江允冷冷道：“恶魔方无主的人？”

道二答了一声：“是。”

江允扬声大笑：“找他时不见，躲到哪一个乌龟壳里去了？他派你两个女人出头，是不是怕了，要你两人来侍候我？”

他傲然而视，说道：“道二，你的容貌不差，要是能小上几岁，我对你更有兴趣。那个小丫头太小了，我对她没有兴致，不过我有一位伴儿，不知他对你们两人有没有兴趣？”

道二嫣然一笑，她一笑粲然，竟有惊人美色。她悄声道：“江允，我来找你，是想问你，镇子里的人是你杀的么？”

江允傲然：“不错。”

道二顿了一顿，说道：“他们都是无辜的人，你杀他们算什么本事？”

江允大笑，说道：“他们既没本事，何必对恶魔去处守口如瓶？我不愿意他们如此，便杀了两人，可他们竟不知好歹，拿起刀剑来与我动手，我不杀他，难道在那里静静立着，等他们杀我不成？”小丫头忽地喝道：“你杀人有道理了？”

江允道：“也说不上有理没理，只是我想，杀死许多人，那个躲在龟壳里的方无主一定会出来，他不出来，岂不是受千人唾、万人骂？”

道二长吁了一口气，她说道：“我明白了。”她回头看着四丫，说道：“从前人说江湖有四大家，我对他们都很是尊敬，怎么四大家尽是这种人面兽心的家伙？”四丫说道：“杀了他！”

两人便掣出兵器。道二的兵器很古怪，是一条带有十六把利刃的抓绳。那绳是天山冰蚕制成，刀剑不伤，上面的十六把利刃一经飞出，总能伤人。四丫却是手持两条梭子。这象是织布的梭子，拿在她的手里，象是玩具。只不过这玩具比平时的梭子大一些。

两人对着江允与慕容风。

道二说道：“出去，我们一决生死。”

江允缓缓回头，对慕容风说道：“慕容公子，你愿意不愿意出去啊？”

慕容风说道：“人家来找，不出去怕是不行了。”

江允一笑，说道：“要是不想与她厮杀，或许我们与她两个有更有趣的事儿能做，我们坐下喝一杯酒，吟吟诗什么的，再谈风月，不说风云，也算结了朋友。”

四丫怒道：“江允，你是一个无赖，与你结什么朋友？”

江允一笑，说道：“江湖上都知道江南江门是武林正门一脉，只是你们那个主子方无主可就惨了，人人皆知他是大坏蛋。就是三岁童稚，也知他是恶魔，他能做什么好事？我看你两个样儿还周正，怎么能跟他在魔道上混？不如你们跟着我，我从此带着你们两个，做我的手下，好不好？”

四丫气极了，脸胀得通红，叫骂道：“你也不瞅一瞅你个狗模样，竟然要做我的主人，我杀了你还来不及，我跟你有什么好说！”她冲过去，一梭穿向江允！

江允早看得仔细，他笑道：“好，莫非我是你家布机，要你一张机、两张机地织？”

他拿那鞘来迎，为显他手段，竟“当”地一声，把那梭尖正刺入剑鞘里了。

江允哈哈大笑，只此一手，他便胜四丫多多。

慕容风抬起头来，看着道二，说道：“天下四绝，也够名头，我与你就动手好了。”

两人不理睬那四丫与江允的争竞，直走出客店，站在院里。风吹着，树梢在轻轻摇动。

第四章 红线是刀

风轻轻地吹着，吹得道二的心有些乱。

她喜欢方无主，在方无主的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男人味儿。

但她不能对方无主说什么，她比方无主四岁。

在年轻的方无主面前，她总是默默无言，说不出话来，只能瞅着方无主做事。

为了方无主，她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

如今，她站在慕容风对面，心内也是此念。她说道：“姑苏慕容，天下大家，何必为了这些小人坠了自己的名头？”

慕容风也笑笑：“天下四绝，何等响亮的名头，只是我也不解，你们何必做那个恶魔的爪牙？”

两人话不投机。

慕容风说道：“从前听得人说方无主，便想他的人定是青面獠牙，没有一个人好。哪里料得会出来象你这样一个人物？”

道二冷冷道：“姑苏慕容尽出人物了，但我所知的，除了矮子慕容复外，都是正人君子。不知道慕容公子是正是邪？”

慕容风坦然一笑：“你在恶魔手下，有什么资格与我论正邪？”道二说道：“你是慕容公子，你说得出哪是正哪是邪？”

慕容风大笑，用手指点着道二，说道：“正亦是邪，邪亦是正。人看是邪便是邪，人说是正便是正。”

道二也点头，知道慕容风说得有理。

两人对面，忽地慕容风伸手道：“看招！”他一手伸出，便变出臂绕，一拳化掌，平平击向道二！这一拍直向肩头！

道二脱袍让位，竟是生生退出。她再复上，手似拈花妙指，平平点出。一点点向慕容风的承泣穴！慕容风当然不会让她点中，他再退出，转身蹬腿，一击向道二的下阴！他说一句：“看腿！”一声招呼，当然是客气。一蹬极是有力，差一点正蹬中。

道二的身子疾斜，慢慢再复出来，对着他虚绕一指便飞出了绳刀！嗡嗡嗡——绳刀飞出，死亡的声响。刀在慕容风的头上飞，他不能不防。

躲、闪、避、让，最后一夹。

一觑看清，以为能剪得断那绳刀，便狠命出指，喝一声：“断！”他想，一指出去，就是钢铁也挟得断，她这绳刀自不在话下。不料得那绳刀只是荡了一荡，还不曾在眼前断开。

他大声道：“不好……”不等后退，他的手指便喷溅鲜血……

慕容风败了，他退在一旁，看着道二，说道：“好刀！”

他不曾用出他的兵刃，便自认输。只是输了一招，要是他不认输，复再冲上，道二也只好与他再斗。

慕容风撕开自家的衣襟，扯下了一片布，包上他的手指，笑对道二说道：“魔道有你这等本事的人，我也佩服。”

道二默默看着他，再无话说。

两人站在风里，站在院里，忽地想，他与她都无斗志，他们只是过了几招。她不曾用尽全力，他又何尝用过气力？

只是他凝视着道二，看她如脂如玉的脖颈，心道：不知道她是不是有一个家，她如是没有一个男人，我何不与她好好一谈？

慕容风本来巧嘴如簧，但面对着道二，却说不出话来。

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道二说道：“你是江南慕容家的公子，自然看我家都是恶魔了，你何不出手，把天下的恶魔宰尽杀绝，也算是做下了一点好事儿？”

慕容风笑笑，说道：“你是恶魔方无主手下，但我看你是误入歧途，如果你能回头，正义道上也有你的位置。”

道二一声哂笑，说道：“什么正义道？你们两个到了茫水镇，把镇里的人几乎会都杀光，算什么正义道？象你们这种无赖行径，就是恶魔也不屑做！”

慕容风见她说出那屠杀镇里的事儿，心里不由内疚，心道：就是说出去，也不算是光彩，我与江允在那里确是滥杀了。

他说道：“我们寻找恶魔方无主，他们不说，只看得出他们是同党，死也不算冤。”

道二怒道：“象你这种人，杀人还要找一些借口，说自己杀人杀得对，杀得冠冕堂皇，真是可恨！”

道二与慕容风打得难解难分，他忽地扯住慕容风的剑鞘，一直扯到眼前，叭地一掌递出，直打那慕容风面门。

慕容风叫道：“小心！”他一扯，便把道二的衣袖扯断。两人看看此时已是离开四丫与江允好远，再转过去，竟是不见他两人的踪影。转过山坡，只是光秃秃的坡地，道二扯住了慕容风，叫道：“你也得死，至多两人一齐死！”

她叭地一绳飞出，慕容风一躲，绳飞绕一周，缠在他的脖颈上，他哎哟哟叫道：“莫缠住了我！”

他的手一抬，想扯开绳刀，不料得绳刀飞得几圈，把他绕得紧紧的，慕容风却不慌，大笑道：“你一缕情思，直扯得我不放，想做什么，直说好了。”

道二脸羞得通红，心道：我杀了他，也杀不成，他缠住了我，两人扯得难分难解，真不是什么江湖高手拚争，反是象里巷夫妇打架了。

她正在想着，绯红了颜面，酡红了醉颜。慕容风说道：“道二，我不知你从前有没有丈夫？”

道二一怔，不知他问起此事为何？她随口应道：“我不曾有丈夫。”

慕容风说道：“既是你没有丈夫，我也没有妻子，我与你成一家如何？”

道二见他出语轻薄，大是震怒，叫道：“你个恶棍，还说什么江湖正义，都是一群

恶棍！”两个撕扯不开，便在那坡上跌倒。

慕容风大笑，说道：“你用一条红丝系就我与你，是不是想在这山野苟合？不可，不可，虽说不要三媒六证，但总得有些礼仪才行。”

道二与他撕扯，力气终是不如他大，便扯得狼狈，头也散了，人也气喘吁吁。

慕容风说道：“天下四绝，说的是你们四人，可你是绝色，不是魔鬼，跟他们也枉了你一生。”

道二此时手软，心道：这个恶棍竟是只说我逗我，不与我动狠的。我一时也撕掳不开，怎么办？心里一悔，不如当时让四绝齐出，杀死他与江允岂不是易如反掌？但真的四绝齐出，真的要杀死慕容风么，她也不知道是不是心内情愿。

两个扯撕了半天，慕容风也有些气喘，他说道：“你与我两人，须得好好说，不要再打了，好不好？”

道二说道：“你们不是常说什么正邪不两立么？你怎么肯与我善罢干休？”

慕容风笑说：“好，我看见你，便是怦然心动，想着邪道里怎么会有这般人物？你是不是被那个方无主迷惑了，方才上了贼船？如果你愿意离开他，我带你去慕容家。”

道二晒道：“你以为慕容家有什么好？好威风是不是？我不愿意去，我干嘛要去你慕容家？”

慕容风道：“我很认真对你说，如果你愿意，我便带你去，让你做慕容家的人，好不好？”

道二更是难堪，她的手更软了。无一点儿气力，想再与慕容风做生死厮杀，竟是再也不能。

慕容风把她的绳刀扯开，说道：“你要抛球择婿，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一声。你抛向哪里，我便跑向哪里，准保得到那一只绣球。”道二平时与方无主在一起，总是沉默少言，她心里暗暗倾慕方无主，但她明知自己比方无主更年长，与他无缘，便只能在心内

暗暗慕他。她从未与男人有过这样眼酣耳热的接触，此时被慕容风一说，说得心里热乎乎的。

她心道：原来男人的话能这般让人心热，我从前从未听得有哪一个男人对我说这种疯话，如果他对我说这种疯话，我会不会杀死他？她心里想着慕容风，看他那神态，分明是一个轻浮公子，该不理他。但听得他说的话，句句都是挑逗，句句都说人的情意，她无法对慕容风生气，她的眼睛眯着，一双丹凤眼斜眄着慕容风，早在那眉目里有情了。

两人再扯上一会儿，竟是天也晚了，暗暗的黄昏便上来了，道二心道：不知道四丫与那江允的一战究竟如何了。唉，也说不得许多了，看来今天与这个冤家对头就只能这么耗着了。

慕容风也不再拚死力了，两人只是扯着，分也分不开。

慕容风说道：“要不要我对你说上一个笑话？”

道二是一个很拘谨的人，她平时哪里听什么笑话？

慕容风说道：“从前有一人，他去邻村里探亲，遇上了一个姑娘，扯住了那个姑娘，便欲求欢。那女孩子轻轻打了他的左颊一下，便笑笑奔那地里去了。旁边看到的人都是笑，哂笑他无用，人家姑娘对你无情，你自作多情了。只看那人在笑，说道：‘好了，好了，你在左边是脸，我在右边是欠，我还了你一下，岂不就不欠了么？’那人进了地里，看见女孩子躺在地垅中，他上去叭地打了那个姑娘一下，便与那姑娘在地里野合了。那姑娘竟是一声也不吭，你说是怎么回事？”

道二听得他说野合，竟是象说吃饭一般，平平淡淡，不由得心一阵子好跳。

她明白慕容风的话意，那个姑娘的意思是要这男人求“欢”，欢字左边不就是一个颊么？可慕容风说此话是什么意思，他是露骨地对道二求婚么？

道二说道：“慕容风，你松手，我与你罢手，再也不战了。我与你各回自家。”

慕容风摇头，说道：“我不放手，如果放手，你一走，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有多少

后悔？”

道二轻声斥道：“你胡说！”说时两人真个同时放了手，再看看对方，却不愿意爬起来。道二轻轻拍拍她的衣服，说道：“你弄坏了我的衣服。”她低声呢喃，似在耳语。

慕容风再也不复是一个饶舌的家伙，他也轻声说道：“对不住。”两人起身，默然相对，似有无限有话语要说。

道二说道：“天已晚了，如是四丫出了事，也不好。”

慕容风大声道：“我知道江允那人，他对于强手，不会容情，但对于那小丫头，他不会杀她。”

道二轻语道：“他杀小丫，说不定是谁杀谁呢。”

四丫绝不会象她，心慈手软，与慕容风相争，竟是一战不分高下。

两人坐在坡上，忽地一阵风吹来，道二的身子一抖，慕容风说道：“你出汗了，会伤身子。不如我脱下衣服暖一暖你，好不好？”

道二说道：“你脱了衣服，也冷……”

慕容风心一热，原来道二也惦念着他，他说道：“不如我搂着你，两人体热，自不会冷。”

道二垂着头，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低头，看着地面。慕容风心热，搂住了道二，说道：“你真的名字叫什么？你总不会只叫道二，总不会从前是一个美丽的姑娘时，也总穿着道袍吧？”道二说道：“我不是，我叫田薇。”

慕容风失声道：“你就是那个田家秀女，你是，你是。”

他正色道：“对不住了，我失敬得很，知道你就是田家秀女，我对姑娘更有敬意了。”

他的手抬起来，道二盼着那手快落，但他的手犹豫，一会儿方才落在她的头上，说道：“女人只应是在家里，看着桃花，瞅着菱镜，巧妆打扮的，怎么能出来与人打打杀杀？”

道二的心也一片水柔，她说道：“方无主很好，他是一个好人。”

慕容风一听得她夸赞方无主，心内便生妒意，他说道：“他好不好，与我们无关，你能不能不提那武功中事，只看看你与我？”

道二不语了，她伸出纤纤秀手，抚摸着慕容风，突然流泪了，她说道：“能不能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搂搂我？”

她的泪水让慕容风心软了，他搂紧了道二，才知道她的身子很单细，是一个瘦削女人。

第五章 小丫

江允根本不把这小丫看在眼里。他不知道，小丫的武功是方无主教出来的，在一个雨天，方无主在树下看到了一个光身子的小丫头，那丫头浑身都浴在水里，水眼看着便要淹没了她，可她还在笑，笑得咯咯响。

当时方无主心下惊异，便把她抱起来，带回家中抚养。小丫头天资聪明，竟是学成了一身武功，成为天下少见的高手，“四绝”之一。

小丫看着江允，说道：“人说你心狠，我看你模样不错，是不是长得好看些的男人心都是狠的？”

江允笑笑，说道：“我狠不狠，你可以一试。象你这种小丫头，只是跟着那三人起哄，不然你怎么会叫个‘四绝’？”

小丫笑笑，说道：“你何不试一试？”

她扑向江允。

两人一战，方才心内暗暗吃惊。

原来江允的剑是软剑，轻轻俏俏，走的是江家的剑路，他一出剑，便招数繁复，一

招招递得极快，逼着小丫后退。

小丫叱一声：“休逞强！”

她再复逼上来，竟把那江允一招逼退。她的两支梭子直织向江允，一兜一扭，一转一提，竟是象刀、象剑、象吴钩、象鞭。江允看她运招极快，心道：就是她一出娘胎便练功夫，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本事，看来她是天赋异禀，要格外小心些了。

两个战来战去，一直战了几十个回合，也没分出胜负。

小丫说道：“哪里有象你这么费气力的，我平时收拾下一个笨蛋，比这快许多。”

江允也好笑，他说道：“你如今碰上的笨蛋是笨蛋里的笨蛋，所以就麻烦些了。”

小丫大声道：“不对，要是笨蛋中的笨蛋，应该更快当些才对。”

两个斗了几十个回合，小丫一回头，不见了道二与慕容风，她问道：“江允，你看道二与慕容风他两个去哪里了？”

江允大笑，说道：“刚才我看他们两个动手，便不是正经搏杀，眉来眼去的，保不准你那个道二与慕容风去哪里寻乐子去了！”

小丫喝道：“胡说！他怎么会看上那个慕容风，他哪一点及得上我们主人？”

江允大声问道：“她看上了你们主人么？她看上了恶魔方无主么？那可不妙。”

小丫怒道：“有什么不妙的？”

江允说道：“如果她在哪一处荒山野地里，与慕容风真个野合了，你们那个主人岂不是得背一块又大又绿的王八盖？”

小丫一向最重的是主人方无主，听得他出语便污辱方无主，恨不一时出手，用梭子把他穿个稀烂，她叫道：“江允，你休胡说，象你这种人，我家道二看也看不惯，怎么会嫁与他？”

江允大笑，说道：“他不是我这种人，他是真正的正人君子，你知道不知道？他可是江南慕容家的大公子慕容风，他娶了你家道二，也不埋没她。你回去告诉那个方无主，

告诉他，他再也没戏了，道二嫁与慕容风了！”

他一边说着，手下仍不得闲。

他与小丫打了几招，知道不是小丫的对手，就是他的江家剑法施得淋漓尽致，他也不会是小丫的对手。

江允心道：我一个堂堂江门公子，输与她一个小小丫头，说出去岂不是大大笑话？我就是拿出几句话来骗她，怎么也哄骗得她摸不清门。

江允大声道：“小丫头，你小小年纪，怎么跟着一个恶魔？恶魔对人从不做好事，你跟着他，岂不是只会助纣作虐？我劝你还是跟我走，我带你在江湖上行走，对你有好处啊。”

小丫不听他。

江允说道：“你知道不知道那雷家堡一案，那一案中死人数十，所有的人都是恶魔方无主杀的。他也供认不讳，他做下那等恶事，你还跟他？”

小丫笑嘻嘻：“他是我的恩人，他从树洞里把我救出来。”

江允大声道：“可是他把你养成一个杀手，若是他养你，让你做一个小姐，你还能对他感恩不尽，可他用你做杀手，哪里还谈得上养育之恩？我劝你走了算了，不然江湖正义道一来，你便与他一起玉石俱焚了。”小丫头有些傻乎乎：“你说他是玉，我是石头，我与他一起死在你们的手下？”

江允一时与她哪里说得清，但小丫头说是说，手下却分毫也不慢，一招一式，总是向他下杀手。

扑——，一招击在他的胸前，他虽是闪开了，胸还是隐隐作痛。他大叫一声：“你愿意不愿意离开方无主？”

小丫头说道：“我愿意是愿意……”

江允一乐，一疏忽，被她再一击，正打在肩头，肩头疼痛难忍，他啊一声叫出声来。

小丫头说道：“你说呀，你说呀！”

江允看她，竟是手下不停，一味下辣手，他喝道：“你反悔不悔？”

小丫头说道：“你要是在树洞下救出我来，我一辈子都跟你。”江允知道劝说无用，他恶狠狠道：“我要下杀手了。”

小丫头说道：“你也不是没下过杀手，对那镇里的人，你杀得够多，我要是能杀败你，一定拿你替镇里的人报仇！”

江允怒喝一声：“好，我们好好拚命吧！”

他使出江家剑法的绝招，一式式直逼向小丫。

小丫竟不在意他的剑，只看他的剑来，便以手里那不及尺长的梭去挡。原来她手里的梭子是有机机关的，一旦与敌手的剑刀相碰，便能吐出卷刃来，把对手的刀剑卷住，让他再也不能伤人，而且从她的梭里会吐出一条长长的线线，一直射向对手的腕部。那是对准了对手的腕部要害的，如被她射中，轻则残臂，重则丧命。

江允不知这两支梭子是方无主精心为小丫制作的兵器，一旦与她的梭子相碰，决没有他的好处，他的剑当地击在小丫的梭上。

他喝道：“放手！”

如果小丫不放手，一剑搅去，会搅断她的手臂。

江允心里想着的是，象她这种小小孩子，如果他绞断了她的手臂，在江湖上传出去，会大大不美。

不料得他刚刚吐出剑去，那一柄剑便击在梭上，只见那梭子一变，象是附在剑上一般，一扭一转，便附身而上，扑——，吐出五段丝绳，叭地击在他的手上。

他顿觉手腕一阵疼痛，他大叫一声：“啊——”手里剑光当坠地。

那小丫头突地冲上，她的梭子一飞，挑飞了江允的帽子，他大吃一惊。

再复翻身，对着小部的乳胸就是一拳。

那小丫的脸也知道红，她喝道：“果然不是一个好人！”

她一扬手，那梭子飞快一闪，象是一道光，在江允的眼前闪过。他的胸前钉上一枚梭子。

小丫头站住了，她笑微微站在江允对面。很多人都败在她手下，那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她没有什么真本事，以为她做“四绝”之一，是借了那三个人的光，他们都输了，输得很惨，有的甚至输掉了性命。

小丫乐了，露出一口小虎牙：“江允，你败了，你输在我手下！”江允笑笑，说道：“你在江湖上出道不久，你千万记着，不能轻易对谁说胜负。”

江允忽地跳起来，身子似虎疾扑，一掀便直扑至小丫面前，左手一掀，右手一拿，便夺下小丫的手中梭。

大声笑道：“怎么样？你也有败的时候。”

小丫看着他，说道：“我才知道，你真是无耻小人！”

江允看小丫，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他心道：你虽是有本事，但要胜过我江允，那是痴人说梦。我稍使小计，你便会死在我眼前。他说道：“你家的主人方无主是一个恶魔，你与那个道二都得一死，再是那个痴子与傻子，他们两人一死，你那方无主还有什么仗势？我看他死期就在眼前了。”

小丫注视着他，说道：“你手里拿着我的梭，就能杀得了我么？”

江允大笑，说道：“我早就看得明白，你只要用劲一掀那把柄，丝绳吐出，便能夺人兵器。我也会用它。”

他一对准小丫，厉声喝道：“你去死吧！”

他一用力掀那把柄，丝绳果然吐出来，直射向小丫！小丫忽地手一夺，那丝绳竟是飘飘而回，直射向江允！

江允慌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一躲一闪，再也无法躲开，忽地被那绳索绞紧，

一直绞在他的肩头上，再绞几下，竟把他的手臂都捆紧了。

小丫慢慢拍拍她的身上灰尘，说道：“江允，你太聪明，只是聪胆反被聪明误，你失算了。”

小丫说道：“我的梭里机关，你弄不清，只有我家主人方才知。我也弄不好啊。”

原原来这一双梭子是方无主从前的兵器，在江湖上方无主闯下恶魔名头，全仗这一双梭子。

他见小丫年小，怕她在江湖上走动有闪失，便把这一双梭子给了她。

小丫美滋滋道：“象你这种无耻的小人，怎么配与我家主人对阵？我看你也不必与他见面了，我只是杀了你就是。”

她拿出一片小刀来，对着江允的脸乱比划。

江允闭上了眼睛。

小丫说道：“有人是英雄，不管怎么吓他，他也不怕。我好佩服那种英雄啊，我就得试一试，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英雄。你是不是英雄啊？你要是英雄，我就放了你，不过我得先在你的身上试一试。”

她一刀划在江允的臂上，血流出来了。

江允忍痛不语，只是恶狠狠盯着她。

她拍手道：“是英雄，算有点儿意思了。只是你杀人时不眨眼，不知道人家要杀你时，你眨眼不眨眼啊？”

小丫把刀放在他的脸上，说道：“江家的媳妇儿一定都很漂亮，不然不会生出的江门公子都一个个这么英俊。我要是大几岁就好了，那样我可以嫁给你，我也可以跟着你去做江湖英雄，白道英雄不少，能象江门公子这么有门面的可是不多啊。我要能嫁与你，那有多好，可惜可惜……”

江允喘一口气，说道：“你就嫁与我，我好好干你。”

小丫一听得他说话，竟是那么粗鲁，不由皱眉，说道：“你那么粗鲁，谁会跟你？”

江允轻声说道：“你嫁与我，我让你十三四岁便体会男人，好不好？你拿那梭子来，我把那梭子插在你的那地方，让你舒服。”他扬头哈哈大笑，恶狠狠看着小丫。

小丫看着他，说道：“很好玩，是不是？”

她说道：“你杀了五十三个人，我让你死五十三回。”

江允大笑，说道：“我一个人杀的不够多，还有慕容风大公子杀的人，可不要算在我的账上。”

小丫说道：“你杀多少人？”

“四十九人。”

小丫瞅他，有些惊奇，她说道：“我杀人杀了三年，方才杀了三十多人，看来你比我更狠。我要杀了你，不然你一天杀四十九人，世上哪里还再有活人给你来杀？”

江允大笑，说道：“你杀了我好了，你个恶魔崽子，我如不死，一定要生吞活剥了你！”

小丫说道：“我想一想，全镇的人都对我不错，我得替他们——报仇，我得好好杀你，让你好好尝一尝我的厉害！”

她放下她的梭子，来到江允面前，说道：“天还早呢，我得好好玩一玩你。”

江允大叫道：“玩吧，玩吧，只是别把你自已玩得没劲儿了就行。”

两人恶狠狠瞪着，象一对乌眼鸡。

第五卷

第一章 恶行

小丫把江允系住，捆成一团，她拍手乐道：“你杀人行，我也慢慢杀你。”

她拿出那一片刀来，在江允的脸上划了一下，血慢慢浸出来。她说道：“我杀人也学了几种新方法，有一种法儿能让人不出血，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什么法儿？”

江允冷冷看她。

小丫儿说道：“我在你的脸上先勒一条血印，再慢慢在这条血印上用刀削，得快，削得越快，出血越少。你懂不懂？”

江允突地大骂道：“你个小恶魔，有方无主那个恶魔，你能学到什么好东西？我要是能杀你，我一口气出八十剑，一剑也不慢，一直把你削成一片骨骼！”

小丫笑笑，说道：“我还有一法儿，叫织针法儿，你要不要看一看？”

江允恶狠狠地骂：“混蛋，你小小年纪，也学会了作恶！我早晚会宰了你！”

小丫笑眯眯：“我很小的时候，主人便教我如何教训说大话的人了，我先在你的身上找一块地方，先缝上几针，你看好不好？”江允看她拿出那一支梭子，心里凜然，心道：这梭子尖利如剑，如是被她缝上一梭，岂不会钻心也似地疼痛？可他眼睁睁地看着，却说不出话来。

小丫说道：“江湖正义道的人，都是视死如归的，你也不能太差，是不是？再说你是江南江门的公子，你不能给江门丢脸，我看你最好一声不吭，只是挨疼。”

她把那一尖利梭子对着江允，在他眼前晃，象是拿不定主意。她自言自语道：“穿你哪儿好呢，我真有一点儿拿不定主意。”江允不敢再看，她拿那尖利的梭子在他眼前晃，分明是在折磨他。

小丫说道：“先穿你的手，好不好？”

说完这一句，只见她的手飞快一动，那梭子在眼前一闪，便即没了。

江允“啊”地一声吼叫，他的手飞起了血滴。血在眼前飞动。他手被刺穿了，皮上豁开了一条长长的血口子，血象穿箭一般流出。

江允不胜其痛，终是叫出声来。

小丫说道：“别太差，别太差，你杀人家镇里的人，人家也不曾叫。”

江允心里一凛，原来她是想替那镇里的人报仇。他心一横：你能杀死我，便叫你杀好了。

小丫说道：“你还有一支右手，右手是拿剑的手。我一般杀人时，他那能拿剑拿刀的手，我都不弄坏，好让他到了地狱里还能拿刀拿剑。”

她拿起了江允的右手，说道：“你是用这一只手拿剑的，对不对？”她不待得江允说话，便再自语道：“你不象痴三，他是左手拿剑，而且只是左手拿两柄剑，两柄剑在一只手上，天下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剑法天下无双。”

江允恨道：“什么天下无双？要是让我遇见了他，我一剑杀了他！”

小丫冷冷一笑，说道：“你不是他的对手，你连我都打不过，怎么会胜得了他？”

江允大声叫道：“我不是打不过你，我是不愿意与你动手。”小丫冷哼一声，说道：“你别太自以为是了，我杀了你，你再也不能在江湖上称雄了。”

她拿着那一支梭，在江允的右臂上一穿。这一穿极快，竟从他的右臂上肉里穿过。

江允负痛，大叫一声，几欲昏倒。他骂道：“小臭货，你要杀我快杀，再折磨我，不算是好东西！”

小丫笑笑：“你眼里从来也不曾把我当成好东西！”她再拿着梭子，对着江允说道：“你够狠，只是你杀得人太多了，你把全镇都杀光，全镇的人都会去地狱里等你！”

江允骂道：“我恨不能把你们那狗屁方无主的所有人全都杀光！”

小丫冷冷一声道：“你没那本事！”她叭地一击，打了江允一个耳光，说道：“你得

记着，再骂我时可以，不许骂我家主人！”江允心一横，骂道：“我就骂了，我就骂方无主，方无主，方无主是一个臭无赖，方无主是一个恶魔，我早早晚晚会宰了你！”他的骂声在静静的昏夜里很响，传出很远。

小丫气极了，她拿起那梭子，说道：“我把这一支梭子从你的太阳穴这一边穿进去，从那一边穿出来，你就再也骂不出声了。”她拿着梭子，直逼着江允。

江允心下一凉：完了，从江门出来，就是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谁料得到会栽在这一个小小的毛丫头手下？如今再说什么也是晚了，只能做江门壮志未酬的英雄了。

忽地，有人沉声道：“住手！”

没人，眼前没人。

但小丫的脸上忽地有了一种很认真的肃穆神情。

是谁来了？是谁能让她如此认真？是那个道二么？不象。是方无主，真的是方无主！

江允来了劲儿，他怒叫道：“方无主，有本事你就出来，我与你战上三百合！看谁输谁赢，象你这样躲在龟壳里，算什么男人？”忽地飘来一阵风，眼前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男人，一个很挺拔的男人。

他看着江允，说道：“你是江允？”

江允突地觉出他有一些愚蠢了：所有的人都不自告奋勇去拿方无主，只有他才出头。不是那些人没本事，看来是他的脑袋有些毛病。方无主就在眼前，他虽说也很年轻，但他的气势很威严，他很有气派，绝不比当年的江门老爷子江涛更差。

他是一方霸主。

江允一眼便看得出来，他才认识到，他一心要出风头，他想错了。他根本就不是这个方无主的对手。

方无主说道：“我是方无主。”

他看着江允，说道：“你杀了那镇上的五十多人？”

江允说道：“是。”

方无主说道：“你不该杀那么多的人。如果你杀了一个人，我不会怪你。”

江允突然叫道：“他们不说出你在哪里，他们一听说我要找你，全来拚命。”

方无主不听他的，只是再说一遍：“你不该杀那么多的人。”江允看他，看得出他说得很认真。

方无主说道：“你杀了那么多的人，我不会放过你。从今天起，你不必再找我了，你得天天找人保着你，我会杀死你。”

江允看着他慢慢转身，似乎他是阴间地狱里的鬼判，说完了他的判决，再也不屑理会江允。

江允用尽全身的气力，叫道：“方无主，要与我动手，也得你来杀我，她凭什么来杀我？”

方无主的眼珠定定地瞅住了他，说道：“死在谁的手里，有什么不同？”

江允说道：“我是来找你的，你不与我动手，你是怕，你怕我。”方无主的眼里有一丝烦恼，他是不是被人追着、缠着要杀他弄得不耐烦了，才用那种眼神看着江允？

他说道：“小丫，放了他。”

小丫说道：“杀了他，听他说话，象是放屁，有什么味道？”江允大声道：“方无主，你不敢与我动手，你如果能放了我，两月后我与你在洛阳一聚，那时我们放手一搏！”

江允心里想着，如是我死，也得死在方无主手下，到了那时，我就是为了正义道，才死在你手。早晚会有人替我报此仇的。

方无主一叹道：“都是这一套，生死相搏，有什么意义？”小丫说道：“他杀镇里的人，也没告示天下，我们杀他，何必费那么大的张势？”

方无主说道：“放了他。”

小丫不愿意，但方无主已经说了两次，只好放了他。

江允看着他的手，他的手流了血。再看看他的臂，也是鲜血淋淋，他恨声道：“小丫头，我会宰了你！”

小丫撇撇嘴，说道：“你就那么一点儿本事，你怎么能杀了我？”

方无主说道：“好，两月后在洛阳花楼上见，我与你一决。”江允看着方无主，说道：“恶魔，到了那一天，就是你授首的日子，你来吧。”

江允拿起了他的剑，把剑纳入鞘中，慢慢走了。

方无主问道：“你看没看到她？”只有一个人，方无主说她时不称名字不叫姓，也不叫她下人，只是称一个字“她”。那是对道二的称呼。

小丫说道：“她与那个慕容风公子去了，他两人打得也很热闹。这一会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方无主有些担忧，他说道：“我们去找一找，好不好？”两人去周围找道二了。

此时，道二与慕容风在一起。

慕容风问道：“你何必与他在一起？”

道二说道：“他在江湖上，人皆说他是恶魔，独有我看不尽然，他做了许多的好事，他做下的好事，比那些武林豪杰做下的更多。”慕容风说道：“那我不明白了，他做下那么多的好事，怎么江湖上的人有口皆碑，都称他是恶魔呢？”

道二说道：“众口销金，就是这个理儿，有些事儿说不定是谁做下的，也扣在他的头上。”

两人正说着，忽地听到了脚步声。

他们看到了两个人。

那是方无主与小丫。

两人决想不到会在这里看到他们两人。两人的手还是挽在一起的。方无主看到了道

二，不由得大大吃惊。想不到她会与那个慕容风在一起，更想不到她会与慕容风坐在一起，两人把手交谈。小丫嘴快，她问道：“你……与他不打了？”

道二低下了头。她如此情形被方无主看到，是她最不愿意的，但方无主看到了，她不情愿又能怎样？

方无主看着慕容风，忽地说道：“你是慕容风？”

慕容风笑答：“正是。”

“是你杀死了那五十多人？”

慕容风说道：“在下心内惭愧得很，那一次与江允去镇子里，只是打听你的下落，欲与你一试高下。但镇子里的人没有一人肯说出你的下落来……”

方无主说道：“于是你们便杀人。”

慕容风忽地看出了方无主的恶意，他恨两人，恨江允与他。他为什么恨他们，是恨他们滥杀无辜么？

慕容风脸红道：“我也劝过江允……”

方无主说道：“江允已是去了，早晚我与他会动手，今天你与我动手，我要为镇里人报仇。”

慕容风站直了，他的身子如今站得笔直。

他看着道二，说道：“我看到了他，明白了一件事。”

道二没有勇气与他再讲话，她应该问他明白了什么，但她没问。她知道方无主不愿意她与白道的人在一起，他不喜欢这些口是心非的白道人物。可她说什么，才能对方无主说得明白？

方无主点头说道：“我明白了，你杀了人，但你比那个混蛋江允杀得少一点儿，是不是？你共杀死了几个人？”

慕容风抬起头来，一阵愧悔从他的心里升起，他说道：“我杀了四个人。”

方无主突地叫道：“你杀了四个人，想必你认定杀死四个人，还是少，对不对？你要杀多少才是多？象那个疯子江允，杀死四十多人，是不是？”

慕容风说道：“情不得已，我也不想杀人。”

方无主说道：“他们都是平常百姓，你杀了他们，心里无愧么？”

慕容风想说他们不是平常百姓，平常百姓不会拿出刀剑来，对着他与江允乱剁，但他心内一叹，说什么？再说什么也是无用，他心内升起一阵子委屈。他不该与江允在那镇子里停，也不该在那镇子里杀人。

他们如果威胁一下，那镇里的人会放他们走，他们可以不杀人。但他们不杀人，方无主不会出来，他不会出来找他们。

他们会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个乱世恶魔方无主。

慕容风说道：“我是姑苏慕容氏的公子，我愿意与你一斗。”方无主扬头大笑，说道：“好，好，但愿你是一个汉子，能与我交手，死也痛痛快快。”

慕容风听说过方无主的功夫出神入化，他从来不曾与方无主交过手，但与道二交手，他也很少胜算，知道与方无主交手，他胜的机会很少，他看看道二，看道二正怔怔地看着方无主，心道：她怕方无主，黑道上的规矩说来必是会比白道更多，她不能插嘴。我只好与他一斗了。

第二章 说不清

道二看着方无主，她的心里很痛苦。如果她不知道方无主与玉璧一心亲近，她还会对方无主有一种期冀，尽管那期冀极是渺茫，可那总算是期冀。但她看着方无主与玉璧，她才知道她没希望了，她只能是看着方无主与玉璧在一起。

方无主与玉璧在一起时，他就眉飞色舞，好象江湖上的谣言全都飞了，散了，再也

不复来扰他缠他。他一眼也不眨地看着玉璧，生怕眼一眨玉璧便会消失。

道二才知道她不再是方无主的人了，她在方无主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位置。

她与慕容风也是在这情形下方才扯起了手的。

但她说什么？看方无主震怒的样儿，似乎对于她与慕容风的情意很嫉妒。

男人有爱，方才有妒。

他还喜欢道二么？

他知道道二的名字，是他从一个险境里把道二救出来的，从那一次起，道二几乎把她的性命与心血都放在他身上了。

可方无主并不在意。可能是你本来就据有，所以你不珍重。如果有一天失去了，你才会在意。

方无主对慕容风说道：“姑苏慕容家，也值得我出手，你出手吧。”

慕容风知道这一场斗不可免。他站起来，再看看道二，看到道二眼里绝望的目光。

道二看出，他绝不是方无主对手么？看来，道二对他还是蛮关心的。

慕容风宁死也不肯低头。如果他死在方无主手下，他就会得到道二的心。

慕容风大声道：“方无主，你作恶多端，来受死吧！”

方无主看着他，哂笑：“你知道什么，你是受了解免那厮的捉弄，才来卖命的吧？你早晚会后悔的。”

慕容风奋然道：“我不会悔，我就是死在你手下，我也不会后悔。”

方无主冷笑了，说道：“好。”

两人对峙，如山如渊。

方无主站在那里，竟是丝毫也不把慕容风看在眼里，他一身尽是空门，只是如闲庭信步，直对着慕容风。

慕容风一声吼叫，如狼似虎，扑向方无主！

一掌，二拳，三扑，四踢！象一阵风，象是狂风卷树。

但树不动，风就显不出狂来。

一阵风过，仍复是慕容风站在方无主的对面。

方无主说道：“你的拳脚不行，听说姑苏慕容氏有两大绝技，一是化外力为已用，再就是能用剑化刀，刀法化棍，成无穷绝术，何不使出来一看？”

慕容风心内本来想用一般招术来对付方无主。但他看一招过后，方无主只是抬一抬手，便化解了他的招术，心内暗暗吃惊。

他厉声道：“看剑！”用的是剑，但招法是刀法。一招是“乱披风”刀法，这刀法飞快，在一眨眼间能使出十数刀。看不清他的刀法，也就不及猝防。

可他的刀不及砍到对手的面前，便觉出不妙来。刀忽地象是遇到了狂风，刀势不得不随着那狂风走，只见那方无主的手臂象在狂风中心，一卷一舒，极是舒展。他的剑不觉间被那狂风卷走，象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他使出了多少剑，他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那剑法化成了人家的势，一卷即没。

慕容风眼里的光没了。他出手三次，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败回来的。他浑身无伤，但他不知再出手，方无主会不会杀死他。如果方无主想杀死他，那很容易，只要他在带动慕容风的势下一出手，慕容风便会死在他手下。

方无主的眼睛在看着道二。他明白道二，他知道道二的心。但他不能娶道二，因为道二大他几岁。

但道二比他大，也不是最大的原因。最大的原因是他没爱上道二。他喜欢的女人是玉璧。如今他看着慕容风，是不是想杀了他？方无主抬起了手。

一只操人生死的手，一只立时制慕容风于死地的手。

小丫看着方无主的手，心内着迷：他的手杀人时也那么美，他一出手，慕容风就会死.....

方无主的手一抬，在空中妙姿一划……他手一划下去，慕容风便会是一个死人，就是江湖客的一把金刀，在他的手下一划，也会嘎然寸断，何况是一具血肉之躯？但方无主的手没划下去。

在空中，他听到一声惊叫：“方无主！”

叫他的人是道二，那是女人的声音，准是道二，没有错。

方无主的耳朵能听到几丈外的蚊虫飞行声，这一声惊叫不啻是一声春雷。这雷炸响在方无主的耳旁，一声炸响，把他的耳朵也炸聋了。他的身子飘忽而下，在空中妙姿一转，三旋落地。他看也不看慕容风，只是轻声说道：“你走吧。”

依小丫的心意，象慕容风、江允这一种人，只有一个法儿对他，那就是杀，杀死他们，让他们再也不能在江湖上招摇。但方无主竟说出一句话来，让她大吃一惊。

她看看道二，再看看方无主。她年纪还小，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她叫道：“主人！”

方无主看看她，轻轻拍拍她的肩头，那一拍里不无凄楚：“让他走吧。”

方无主说道：“道二，你也可以同他一起走。”

小丫一听，恍然如雷。

方无主看一眼道二，说道：“你年纪不轻，不能再在黑道上混了，人生在世，世事无常，你可小心。”

他携起小丫的手，笑一笑，很是寂寞地笑，说道：“我们走。”小丫回头，再看一看道二。她不明白，道二为什么不出声，道二应该对方无主说话，她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

她再看看慕容风，看到他的衣服肩头上成了片片儿，在风中飘舞。他是输了，但他为什么面有得意神色？主人为什么面色悲凄？她想对道二说话，但她的小小肩头在方无主的手下，她只好跟着方无主走。

慕容风看着道二，他心里有万千话语，但一句也说不出。如果不是道二，他会死在方无主的手下。他方才才知道，武林四大家并不是江湖上的霸主，他们的武功在天下也不

是无敌的。

道二看着远去的方无主，她的眼里忽地贮满了泪水。她哽咽了，她要冲上去，她要对方无主说：“我喜欢你，那个玉璧并不能做你的妻子，她不能与你上床，她与你在床上，第二天她就会是一个死人，你难道要娶一个死人做你的妻子不成？我做你的妻子，我比你大，我会关心你，我会照顾你，世上所有的人都想害你，我会死死地护住你，风也吹不到你，兵刃也指不到你.....但方无主走了，他走远了，再也不会来听她的话，她那些肺腑之言说与谁听？

慕容风低声说道：“你喜欢他，你真心喜欢他，可他不知道，你说他是不是不知道？”

道二吼道：“你莫说我，你再说我，我会宰了你！”

她扑向慕容风。

慕容风当她是疯了，会来杀了自己。但人性命是她救的，她杀了自己，自己又复有何言？他跪在地上不动，道二紧紧抱住他，大声哭起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道二的眼泪没了，她看不到远去的方无主，看不到远去的小丫，便再也看不到她的过去了。她轻轻扶起了慕容风，把他的肩头理了理，说道：“我们走吧。”

两人默默地走了。

当夜，是一个月圆之夜。

方无主把他的衣服都盖在小丫的身上，小丫在树林空地上睡着了，她的脸上有些微笑意。只要是与方无主在一起，她便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用想。

方无主看着篝火，从前的日子很好，他与“四绝”在一起，谈笑风生，笑谈间却强敌，醉酒里看人生，何等快意？但如今没了道二，他的人会不会全都死在那些貌善心狠的江湖正义道下？他拿出箫来，吹。

静夜里，只有他的箫声。

道二在做什么？她与那个慕容风在一起，是不是会幸福？他愿道二幸福。

道二此时与慕容风正在一家客店里。那店家看了看他们两人，给了一个房间。

道二不语，慕容风也不说。

他们两人进了屋，慕容风说道：“你睡在床上，我睡在地上。”

果然是道二睡在床上，慕容风睡在地上。

睡在床上的道二似乎听到了箫声，她听到了痴三的大痴话，痴三说话时有时象是痴傻，有时却是警句频仍，让人笑声不绝。她也看到了黑一，据说黑一全家都是死在正义道人的手下，一提到江湖，他便恨声不绝，他恨不能把那些江湖游侠全都杀光。

黑一笑着，他一心看顾几个人，象是大哥，他看顾方无主，也不象是主仆。

还有四丫，她会哭，因为没了道二，她会哭。她哭得很伤心，因为道二在时，给她梳头，给她洗脸，有时给她缝衣。她会在睡梦里也想着道二。

道二流泪了，她的泪水哗哗淌。

忽地她听到慕容风的话了，他就依在她的床边，他说：“你还是回去吧，好不好？我送你回去。”

她跳起来，抱住了慕容风的头，叫道：“不，我不回去，我怎么能回去？”

她回不去了，她知道，方无主会去找那个玉璧，他会依在那玉璧姑娘的身上，只要有那个玉璧在，他会什么事儿都不做，只是看着她。

人说“秀色可餐”，他岂止是“餐”，他可以把他的全部性命全都放在玉璧的身上。

她喃喃说道：“不行，我不能再去了，我不能去了，只好一个人走，如果你不带我走，我一个人走，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是一个人。”她放声而哭。

这时，慕容风的手伸出来了，他的手有一点儿犹豫，但她的神色鼓励了他，他解开了道二的衣服，他说道：“哦，田薇，田薇，薇妹，你看我……”语言无意义，只有他的手注满了他与她的全部。

他把她抱在怀里，如今的她宁静些了，他把他的身体展示在她的眼前。她羞，不敢看，但又不能不看。有时人只有这一次看顾，才是最重要的，它会一生一世记在人心里。她怎么能不看？

她说：“月亮是圆的，是不？”

他笑笑，不知怎么搞的，他没哭，但他的眼里也满是泪水。他轻声说道：“月亮是圆的，它一定会是圆的，一定。”

他的身体贴在了道二的身上。可怜的道二啊，她的身体有些冷，凉凉的，他觉得很怪，他说：“你该热一些，你该热一些。”道二抱紧了他，等着。慕容风的身体一挺，道二发出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太尖了，叫店主从睡梦里醒来，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再听了听，没动静了。

这时，方无主的心突地一哆嗦，他突地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不是，不对，不是，真的不是。”

他看着暗夜，他的身影在暗夜里很长很长。

第三章 床第私情

当方无主看着暗夜时，慕容风把他的男人坚实进入了道二的身体，换来的是一声尖叫。再复无声。床仍是床，不再有那种梦境有色彩，人也复再是慕容风，不象是一个梦里百看不厌的公子。

道二哭了。

她哭时，没有一丝掩饰，她是为她自己而哭，她是为方无主而哭。

如果方无主不在意她长他六岁，他会娶她做妻子，那时情形会两样，她会把她梦境做得圆满。她会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只是方无主不会娶她，他一心要娶的女人是那个根本不能出一滴血的女人玉璧。道二能出血，她情愿为方无主流尽最后一滴血。可方无主不愿意，他情愿要那个不肯出一滴血的玉璧。

世事就是这般无情。

月圆之夜，春心如潮。

但女人的心象随涨随落的潮水，一起一伏，她的胸也是起伏的波浪，看涨看落。

慕容风看她疯狂，知道她心不在自己，不由得也脸上不乐。道二慢慢说道：“你要的是我，对不对？我把我自己给了你。”她哭着，泪水在腮上。

她说：“我不能离开方无主，我要看一看他们。”

慕容风的动作慢了，他的心先慢了，然后是他的动作慢了，不那么温柔。

道二说道：“得到的东西，怕就是差的了，是不是？”

她起身来，坐在床上，她的脸上有一种平静的表情，她不愿意让慕容风看到她的羞愧，也不愿意让他看出自己的心事。但她不能，慕容风把她的心事看得清清楚楚。

他说：“你听着，方无主会死，他不会过多久，便会死在天下武林豪杰的手里。”

她尖叫道：“为什么？”

慕容风说道：“众天之的，众目所视，他跑不了。”

道二说道：“他没做什么坏事，他怎么会死？”

慕容风说道：“黄河三十六豪是他杀的。”

道二说道：“不是，我知道不是。那一次三十六豪死时，他根本不在河口，他在海岛上。”

慕容风说道：“我相信你，但别人不相信你。”

道二冷笑：“人相信不相信不要紧，你自己杀没杀人，那最重要。我知道不是他杀的人，他无愧天地。”

慕容风说道：“崤山之会，念了他的罪状，我记不住，只是知道，凡是天下的大罪恶，都是他干的。”

道二冷冷道：“众人铄金，你既不相信他，何不走开，让我与他一起玉石俱焚？”

慕容风说道：“那不同了，你如今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女人。”

道二说道：“我不是你的妻子。”

慕容风很镇定：“你是，我会告诉白道英雄，你是我的妻子，你背叛了方无主。”

道二霍地起身：“你说错了，我不会说我背叛了他，你再说也是白说。”

两人僵持。

道二心里在悔，她何必理睬这个男人，他能象方无主那般，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么？看样子不象。如果他不是，她就得一生尝这一枚苦果。

她说：“我不会声张背叛他，你要那么做，是休想！”

慕容风站起来，如果他不穿衣服，他和别的男人没有什么两样。他说：“你记着，如果我不说出来，你还是方无主的‘四绝’之一，人们都会寻机会杀你，你也死定了。”

道二起身来，她的乳挺得很高，在他的面前，让他情不自禁想去寻找那一只乳。

她躲开了，冷冷说道：“我不愿意给你添麻烦，我还是做我的黑道中人好了。”

慕容风大叫道：“站住！你能做一辈子黑道中人么？你嫁与我，我在江南慕容家与你成亲，请天下武林中人来证，从此你便不再是黑道中人了。”

道二说道：“你说.....能么？”

慕容风抱住了她，她的身体很细瘦，但很坚实。

他说：“你是我的妻子，我让他们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亲热，抚摸，使得人忘了痛苦，忘了担忧。泪和着辛酸，人慢慢沉睡去。

方无主看着东方，晨曦慢慢来临，天边升起鱼肚白，他的眼睛是红的，看着小丫在沉睡，不忍唤醒她，看她憨憨的脸相，想着那道二，心里一阵疼痛。他喜欢道二，但他

说不出。他不想让道二离开他，但道二不能不离开他。她总要嫁人，不嫁与慕容风，也会嫁与他人。他唤醒小丫，说道：“我们走吧。”

江允看到了解免，解免的眼睛是亮的，他看着江允，说道：“江公子，你找到了方无主么？”

江允不能说他没找到，他只是狠狠地点头。他的手臂被小丫一梭穿透，肉已肿了，不能动，他的手背也是破的，包着，样子很狼狈。

解免说：“依我看，你并没看到方无主。”

江允神色诧异，解免怎么知道他没看到方无主？解免说道：“如果你见了方无主，他会杀了你，不然他就会让你毫发无伤地回来。前者是他看得上的人物，后者是他不屑动手的人。”

江允如果遇上了方无主，他会没命么？

解免说道：“他不会放过你。我看你的伤口，你是输在小丫头手下。”

江允忽地大叫道：“我就是无用，我输在那个小小丫头手下，能怎么样？你说，你说啊！”

他要冲上去扯住解免的衣领。

解免身后的四大长老来拦他。解免一声哼，四大长老让开了。江允心道：我输在那个小小丫头的手下，你也来羞辱我？让你尝尝我江门“三绝手”的厉害！他扯住了解免，想把他带倒，一扯不动，再用尽会身气力，也扯不动解免。

解免说道：“江公子，你输与那小丫，也不算亏，就是我的四大长老也胜不了她。”

江允一阵失望。原来解免只是拿他打头阵，他的本事竟连丐帮的四大长老也不如。他还能说什么？

解免说道：“你与那小丫动手，慕容风呢？”

江允忽地一阵恨意，慕容风在镇上不愿意杀人，情愿做好人，他与那道二走了，说

不定与方无主做了一处。

他说：“慕容风心愿与那方无主亲近，他不愿意动手，他与道二去一旁叙旧了。”解免哦了一声，显是意外，据他所知，道二与慕容风并无故旧。但这也难说，慕容家公子与哪一个江湖人有亲有旧，谁说得清？

忽地听到了一声叫喊，来人是那慕容风，他叫道：“解帮主，你们来了。”跟着他的，还有那个道二。

丐帮的四大长老突地围上去，围住了他两人。

徐长老喝道：“慕容风，你带她来，是她愿意归降名门正派了么？”慕容风听他说话，十分粗鲁，心道：薇妹心细，一听他如此说话，必是十二分的不喜，她心里不愿，我怎么与她回慕容家？他说道：“你说话小心些，薇妹是想与我一起回姑苏去，她情愿再也不理世事，与我一起。”

江允一见他一身无伤，与道二两人轻轻松松而来，心里就愀然不乐了，此时听得他一声叫“薇妹”，更是火上浇油，他喝道：“她是方无主的手下，是‘四绝’人物，从前杀人如麻，你说一声什么‘薇妹’，便能让她再不受审了么？”

道二看着他，冷冷说道：“谁要审我？”

江允看她气势，分明并不把自己看在眼里，他恨道：“道二，你别以为你靠上了一个慕容风，就可以横行无忌了。我告诉你，只要我江允在，你休想逃走！”

慕容风看着他，忽地一叹道：“我看你那冷心恶性，不象是正义道上的人，反是象那邪魔恶贼！”

一句话说得江允暴跳如雷，他厉声叫道：“慕容风，你别以为找到一个女人，便可把正义道吞嚼着吃了，我不能放过你！”

慕容风回头，对着解免说道：“解帮主，我看不惯这个江允，他在那茫水镇乱杀无辜，杀死四十九人，那些镇民与方无主何干？他如此杀人，有违上天好生之德！”江允

冷笑道：“你休做假假惺惺，你也不是没杀人！”

慕容风沉声道：“你杀人时，我不阻你，是我错了。我看方无主与那镇上的人有些情谊，决不是你威胁能让他们说出来的，就象你到了慕容家，决逼不出我的下落一样。”

江允冷冷道：“你慕容家是英雄么，这倒是要领教领教。”解免哼了一声，他对江允说道：“江公子，你能不能不再说话？”江允想驳他，但看着那四大长老一个个虎视眈眈看他，心道：我不能对他怎么样，他好歹也是白道盟主，我得给他留一个面子。江允气哼哼不语。

解免对慕容风笑道：“不知慕容公子有什么打算？”

慕容风说道：“我准备在八月十五日在慕容家开一个武林大会，请武林中的名人参与，我要请他们作证，薇妹退出武林，不再是方无主的手下，这件事要对武林朋友说个清楚。”

解免看着道二，说道：“田姑娘要离开方无主，不再跟从魔道，可喜可贺。只是，咳……”他欲语又止，让慕容风与田薇都是心里一噤。

他怎么了，竟是吞吞吐吐？解免说道：“上月在崑山召开一次大会，说是要讨伐恶魔方无主，说到他手下‘四绝’，竟是做下了许多恶事，说来让人不信。但慕容公子也在场的，必是知道武林人心，恐怕……”又是话说半句。

慕容风说道：“薇妹退出魔道，也是一件大事。佛说，原宥是罪，不算其罪。我想武林人能原宥薇妹的。”

道二看着那解免，见他不怀好意地一笑，心道：象他这种人，怎么能做武林盟主，正义道的人都是这么说话吞吞吐吐，语留半句么？那同他们正义道打交道，岂不是会很累？

解免看着慕容风，他慢慢说道：“好，如果慕容公子能在八月十五日开那大会，我必是会来，亲为公子恭贺！”

慕容风大喜，说道：“如解老帮主能来，薇妹何愁不在正义道中立足？”

他对着解免一揖，说道：“多谢老帮主，我得走了。”

他携着田薇的手，对她笑道：“薇妹，你看正义道里，多的是有情有义之士，全不象你那恶魔，对人不那么有情义。”

道二冷冷一声，说道：“我看未必。”

她看不上那江允，做事心狠手辣，竟是杀人如麻。她也看不上那个解免，竟是说话做事时时有些自傲、狂狷，他是正义道的盟主，正义道也就好不到哪里去了。

看着他两人的身影在渐渐去远，江允叹了一口气，说道：“如果‘四绝’都是这么离开方无主，看来解老盟主的地位也只是那么一回事了。”解免看着他，忽地扬头大笑，他说道：“江允，你不知道老夫，你也不知道丐帮，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本事，你从未领教过呢。”

江允不解，他问：“解帮主，她是恶魔手下，你不拿下她来，就这么让慕容风把她带走，如是再有人带走那四绝之一，岂不是把那恶魔的人都无罪放走了么？”

解免说道：“你知道不知道姑苏慕容氏？”

江允听得他说，忽是一愣，姑苏慕容怎么了？莫非解免还怕他姑苏慕容不成？

解免说道：“依我看，不用到那八月十五，他与那个道二便会生出龃龉，到那时我们再见机而作，岂不是更好？”

江允看他得意神色，心内半信半疑，心道：你一心以为能算得了慕容风，你也知道，慕容风也不是一个傻子，如果他真的得了那个道二的欢心，两心如一，你就失算了。那时说不上慕容风会不会是白道中人了，他慕容氏从前在江湖上也是自由来去，根本就不愿听信于人的。

解免看他，忽地问道：“江公子，不知道你的伤要紧不要紧？”

江允此时得他一问，心里一酸，毕竟他是白道盟主，有大度，能容人。他答道：“我

的伤不要紧。”

解免说道：“你的伤不要紧就好了，我有许多事还要请江公子帮忙。”听得解免一说，江允顿时心里又来了信心，他心道：你一个白道盟主，对我如此客气，还不是看我江门公子有本事？他朗声答道：“解帮主有事请吩咐，我自去办。”

解免说道：“有一个地方，那地方是一个妙处，它叫藏玉山庄，也叫玉剑山庄，山庄里有一个人，她叫玉璧……”

一听到了玉璧的名字，江允竟是莫名其妙地心跳快起来，他听着解免说话：“你去那里，想法儿做玉璧的朋友，你要关心她。她喜欢一个男人，那个人就是恶魔方无主，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江允说道：“你要我杀她，不……”

解免大笑：“你何必杀她，你只要让她不再喜欢方无主就行了。”

江允说道：“这怎么可能？”

解免看他一眼，淡然道：“她是美人，而且是一个不能见血的美人，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我会告诉你。你让她出血，不是要她受伤，让她做一个女人流血，让恶魔眼看着他心中的女人归于旁人，却无法救她，眼看着她一天天憔悴，终于死去，你想方无主会怎样？”

江允一个冷颤，他明白了，解免的计很毒，他想害死方无主，才想出这么一个毒计来。

江允问道：“为什么不派你的四大长老去？”

解免大笑，笑得江允不解。他再说道：“江公子，你想，除了你，还有谁会比那个恶魔方无主更风流，更能讨女孩子的欢心？你去，要乖巧一点儿，让她喜欢你……”

江允明白了。他说：“好，我去，但人家说，藏玉山庄的机关天下第一，我进不去的。”

解免拿出一支令来，他对徐长老道：“徐长老，这是我的令，你送江公子去藏玉山庄养伤，就说我多多拜上玉姑娘，请她照应江公子了。”

他再对江允说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江公子，还望你能有一番好运。”

江允跟着徐长老走了。

修长老对解免道：“帮主，我看他不行，那个玉璧眼睛不瞎，她不会看上这个笨蛋的。”

解免一笑，说道：“他是笨蛋，不让他去那里搅，让他去哪里？”他与三长老都笑。

第四章 藏玉山庄

江允到了藏玉山庄。远看山庄，尽笼在雾中。江允是武林中人，自是知道藏玉山庄机关重重。去藏玉山庄的人多半都死在庄内。庄内的机关是天下一奇。据说就是从前的巧人慕容复看了山庄机关，也赞叹说道：“非人工所能，人能过关，除非神仙。”江允要进藏玉山庄。

他先对庄门前的人说道：“我要见玉姑娘。”

那人自是百丑的一个，他冷冷道：“想见我家主人的，一天没有几十，也有上百，我怎么能通告得及？”那个不理睬江允。大门极高，在那里站着五个人。每天有五个百丑里的兄弟站在这里，他们会把来求见玉璧的人全都打发走。

江允说道：“我是江南江门的公子江允，烦求拜见玉姑娘。”

那人看看江允，说道：“比你俊的男人也有，比你聪明的也有，比你有本事的也有，你就是天下第一恶霸方无主来了，也见不到我家主人。”

江允一听他们将他与方无主一比，心下恼怒，心道：这些奴才一个比一个凶，看来玉璧是难见了，只是我想一个什么法儿进去，见到那玉姑娘才好。

他心里打着主意，听得那大汉说道：“上月在我家的花园里，死了三个人，那是什么大漠三鹰。在我家的楼阁前，死了一个，说是千刀万剐薛穷，他死在十三把刀下。你要是愿意，可在夜里来，你能闯入我家，便算你有福份，你自能见到我家姑娘了。”

江允知道求也无用，再说他也心傲，心道：我要求你进去，就是见到了玉姑娘，也被你们看不起，我今夜再来就是。

到了夜里，江允扎束停当，来到了玉家。

藏玉山庄，从前不叫藏玉山庄，那时的山庄也早就是武林的一大家了，如今叫藏玉，是不是因为有了个绝世天人玉璧？江允心道：别说是那解免叫我来与玉姑娘亲近，就是他不叫我来，我也要来，说什么方无主，难道她一个美人，就只会青睐方无主？我江允做她的裙下臣，也不辱没了她。江允来到了大门前。夜里的玉家门前没人。

江允看着那门，心道：我要是跳墙而入，显得我没了志气。我就破门而入，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他运气一撞，当——，一声响，他破门而入，一直冲进了门内。他看到了一个人，那是百丑的一个，是那个五丑，他大声道：“好，算你小子有种，敢破门而入。”

五丑眨眼便没了。他暗道惭愧，原来破门者便遇不上机关，看来他破门而入算是对了。再看门前，就是一块大大的照壁，那照壁墙上画的是一只凤，凤游重天。但那凤没云托她，便没有多少威风。江允心里一动，玉璧是凤，她在玉家是主人，但她手下只有百丑，没有一个她得意的男人，是她没有中意的男人，还是没有机缘？他掣出剑来，在那照壁上划，只是几划，便划出了一片片云。凤有云托，便生出云翳，生出万千气象来。听得“轧”一阵响，那照壁便闪开了，从照壁里闪出一条路来。

江允心道：原来玉家的机关有诀窍，看来要进玉家，得动一下脑筋才行。再过一道关，看看到了一个大门口，那门是空空洞洞的，没有门扇，只见门前有三块生石，那三块石头上有些丝绳。江允想绕过去，忽地从那中间的一块石头上“扑”地出了一条绳索，

直射向江允！他躲过那一条绳索，再迈一步，“扑”地一声，再出来一条绳索，直向他头上落！江允刚想缩回，他的脚忽地下陷，脚下松软，象是有陷井。

他叫一声：“不好！”身子再向上升腾，想一升至头上。但他的身子一伸直，蓦地从头上射出几十支箭来！

江允暗暗叫苦，听得那箭嗖嗖响，直射向身上！他手在空中乱拨，拨得箭落一旁。

他再落下来，咔一声，一把铁卡直把他的脚卡住。他拔剑直剁，想把那铁卡剁断。但那铁卡是浑铁的，急切里哪能剁得断？

有人说道：“你想剁断它，那是作梦了！”

江允抬头，他看到了那个大丑，一个笑眯眯的老人。

大丑看着他，笑道：“你愿意来藏玉山庄，想必对山庄早就有所了解，你得死在此地了。”

江允被带走，一直带到了一间全由大大的石块垒成的房间里，这屋子里有上百张椅子，每一位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他们就是玉家的百丑。

百丑都是要保护玉璧的，他们自称他们是“活死人”，是因为他们一生得再也起凡心，全都得为玉璧而生，为玉璧而死。

大丑看看众人，说道：“又来了一个闯庄的，众位弟兄看看他是谁？”五丑看着江允，说道：“这人很有名啊，他就是那个江南江门的公子江允，一个傲得眼睛长到了头顶的人，他怎么会来我们藏玉山庄？”

江允忽地说道：“我要找玉璧姑娘。”

五丑扬头狞笑：“笑话，江公子，你怎么能来藏玉山庄？你以为我家主人会看你长得人模狗样，就喜欢上你了不成？”

大丑说道：“胡说，江公子，你说，你来藏玉山庄做什么？”江允笑笑，说道：“我想做玉璧姑娘的朋友。”

五丑大叫：“你胡说，我家主人没有朋友。”

一个丑家伙说道：“不错，我家主人只有仆人，没有朋友。你既不是我家主人的仆人，就不会是她的什么朋友了。”

江允正欲分辩，听得那五丑说道：“按以往规矩办，难道因为他是什么狗屁江门公子，我们藏玉山庄就怕了他不成？”

众人中唯有一个女人，她坐在第十张椅子上。

大丑说道：“依以往的规矩，你得先看能不能在玉家做仆人。我们玉家的仆人已是满了，他做不成了。”

五丑踊跃道：“好，那他就得死了，他得死在玉家。我先出手……”

忽地一个脆声说道：“不对，他还有一个机会。”

众人看时，原来是那十丑，唯一的一个女人。

她缓缓说道：“他有一个机会，原来我们的三十六弟死了，说是那个怪物会替我三十六弟，但他没有做。我看他可以做我们的三十六弟……”江允看他们一个个凶煞煞，不知他们想做什么。那个十丑走到他的眼前，她眼里闪出一丝怜悯，她说：“你做我的三十六弟，从此你便可以在我家主人的身前身后了，你可以看到天下最美的绝色美人，但你不能动凡心。因为你服下了玉家的‘断心散’，你一动凡心，便先死在眼前。”

江允说道：“我要找的是玉姑娘，决不是做她的仆人。”大丑冷冷道：“你说，你做什么？”

那个十丑说道：“如是不愿意，可以一死，我们这里一共有九十九人，九十九人一人给你一招，或是给你一拳，或是给你一掌，九十九式过去，你就可以走了。”

江允问道：“我去哪里，能见到玉姑娘么？”

大丑冷笑，说道：“我家主人岂是你轻易能见的？”

众人说道：“你看！”

象是梦境，薄薄的轻纱撩开了，看得见在雾中的人影，那是一个美人，一个正在洗浴的美人。所有的男人都不敢再看，他们全都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服下了玉家的药，他们不敢看那个美人。

美人正在出浴，她的脚先出来，那是怎样一只脚啊，脚趾是美的，象是玉做成的，在那里放着，纯洁无瑕。再看她的腿，浑圆的小腿，很直，象是牝鹿的脚，那么挺直、刚立，在那腿上面，便是她的身子了。她的身子成熟的，熟得欲滴。她的眼睛不看这里，她的神情是懒懒的，更使她的出浴有一种逼人的贵族气息。她的胸是美的，在眼前出现了一道穹，那是穷尽人间也难找得到的一道穹隆。

她的身子洁白的，她的身体是玉一般的美。

百丑们在骚动，他们有的人忍不住了，他们向前扑，嘴里轻声叫着：“主人，主人！”

他们要扑向那美貌，他们忘了他们是主人的仆人了，他们想占有那主人。但他们刚扑出了几步，便扑倒在地上了。

他们的嘴里吐出了血，嘴角流血，人虽是向前扑着，但血在流，流得很快。在最前面的是那个五丑，他的身子最壮，他吼叫道：“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得与主人在一起！”他的样子很是狎昵，但他的身子未扑到前面，人便僵立了，扑通一声，人便倒地上。

后面的人也在呻吟，他们叫着，想扑上去，也有的人在低声怒吼，一个人叫道：“六丑，六丑，你不能贪恋美色，你不能贪恋美色！”他坐在椅上，竟是不敢动上一动。

十丑忽地叫道：“五哥，五哥！”

原来那个扑在最前面的五丑竟然在扑动时挣了几下，再鼻口窜血，不能动了。

十丑大声喝道：“站住！”

扑在前面的几个人站住了，他们看到了死去的五丑。人都失声叫道：“五哥，五弟！”

五丑死了，也扑不灭人的欲火，还有几个人在向前挣去。

大丑虽说是老人，他也是呆呆地看着那玉姑娘，他说道：“主人，主人……”他的脸上也是贪欲不止。

江允看着那美貌的美人，他从未看过到这么美的女人，她的头发是那么长，那么飘柔，一直飘在眼前，象是一顾一盼都有情意。她象是有意向这里看上一眼，她似乎是知道这里便是百丑呆处。她看着这里，忽地嫣然一笑。

有人失声叫道：“我完了，我完了！”

再看几个人失声叫着，人便倒在地上。他们死了。已经死了三个人了。那十丑扑过来，她扯住了那个老人，他是大丑，她叫道：“大哥，大哥！”

显是那个大哥也沉迷在那美艳美人的美色里了，他喃喃道：“宁做花下鬼，死也真风流。”

十丑一见他也迷了，叭叭打了他两个耳光，叫道：“大哥，大哥！”

老人忽地醒来了，他看到了眼前的死人，忽地长啸起来。

他的啸声霸道且强劲，一直在屋内震响着，把那些人震得跌跌撞撞。人都醒了。

但江允不在此列，他看着那个美人，心道：我一生何尝看过这样的美人，如果我做了这美人的男人，那一生岂不是不虚度了？只是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对我情有独钟？我看她回头一看，那一眼就只是看我，她看我是，那眼神真个是有情。她看得出我是江门公子，她象是对我说，江公子，你来了。她对我有情，我对她也得有情，我得走上去。看来他们都走不上去，是因为她与他们无缘，我看他们一个个心里想着与她在一起，便流血了，看来是神明不愿意让她的身体给这些饿狗轻褻了，我是江门公子，她一定会喜欢我……他上前去了，他是独自一个走上前去的。

看到了她，也看到了她的嫣然一笑，看到了她鼓励的目光。她是美人，但她也是女人，她也一定得需要男人……

忽地他触到一块硬壁。那是一块水晶。

江允也愣住了。

他与那美人，那些百丑与那美人都隔着一块水晶。

江允跌倒了。他不防才跌倒的。

大丑看着那美人，她走了，走时还对着这里嫣然一笑。

所有的丑人都是静默着。

大丑看着江允，说道：“你明白了我们这里的所有秘密，我也不必瞒你了。只是我告诉你.....”

原来，他们做百丑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们能看得到主人，天天看他们的主人。

每逢到初一、十五，他们便可以看到主人洗浴。

他们都不是一般常人，习武之人都有自制力，但到了初一、十五那两天，仍是他们的灾日。到了这一天，他们中的人会有人死，他们看到了美人出浴，会心碎而死。

江允问：“他们都是因为功力不够？”大丑点头，说道：“有时是他们太过血性，男人血热了，便易死在情字上。”

江允说道：“你们都服了毒，便不能离开玉家？”

大丑冷冷道：“不错。我们都是服下了毒。”

原来如此。

那十丑说道：“我只是一个女人，我的父亲死在她的眼前，我想我恨她，但我愿意救这些人。他们一看到她，便会想与她凑到一起，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想我得救他们，我在这里也两年多了。”

江允不知道这里还有这种秘密。

大丑道：“我们正好在初一看她，恰巧让你看到了，也不必再对你说什么。你只有两条路，你或是去死，或是做我们的五丑、十三丑、八十丑、三十六丑，你愿意做什么？”

江允心道：那毒药给毒人心，方才有那烈性。看来只要人动七情六欲，便当场会死。

我才不要服下那药。只是我不服下那药，我便会死在他们九十六个人的手下。他们九十六个人一人给我一下，我岂不是成了一团肉酱？

他正在迟疑不定，忽听得那众丑里有一个人叹道：“你还是莫服毒的好，象你这种人，一服下去，准是一死，不如就死，还死得轰轰烈烈。”

第五章 九十九刀

说话的是十丑，她是众丑里唯一的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她甘愿为了从前死在玉璧眼前的父亲而守着这些要死的“活死人”。大丑看着他，苦笑笑，说道：“莫看我们在外面一个个威风也足，但我们到了藏玉山庄，说不准哪一天会死。”他们是真正的“活死人”。

十丑说道：“你不如死的好，象他们，活着也不象一个人。”江允说道：“你们可以走。”

十丑叹息：“谈何容易？从前我们有一个兄弟，他走了，但他过了十几天还是回来了，他说他天天在夜里梦见主人，他看到了正在出浴的主人，他还是回来了。在那回来后的第一次主人出浴，他死了，一头碰撞在这水晶壁上……”那死也惨烈。

只是江湖上人从来不闻这玉庄的人事，他们宁可做玉家的仆人，原来不是为了他们的主人，他们只是因为不能摆脱的肉欲。多可怕。

十丑说道：“你可以死在他们的手下，因为你知道了他们的秘密，你不能再走出玉庄了，你只能一死。”

江允无话可说。他走不出去。

大丑看出了他的心事，他想逃走。

大丑说道：“你走不出这间屋子，你就是能走得这这间屋子，你也会死在玉家的九

十九重秘道里。”

他到了这一间屋子，是人领着的，他自己能走得出去么？

那十丑看着他，摇摇头，说道：“你出去，会死得更惨。”

他相信十丑的话，因为他在十丑的眼里看到了关切，十丑是关切他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汉子，而且是一个不让人厌烦的汉子。

十丑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相貌不恶的女孩子。

他突地问十丑：“你是一个女孩子，你不会爱上那个主人，你怎么不走？你怎么能在这里混下去？”

十丑看着他，突然说了真话：“我看过了她的十遍身子，忽地我也明白了，我也喜欢她的身体，我也喜欢上了她。我象当年的老爹一样，就是死也宁可死在她的眼前。”

江允再说：“她.....知道不知道你们在看她？”

大丑大笑：“她怎么不知道？她不知道能那么卖气力？我看你是看错了她，你看错了她。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东西最厉害，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告诉他，不是霸王枪，不是寂寞剑，而是女人，一个美貌无比的美人。”

江允哑然。如果他没看到那个出浴的美人，他不会相信这种话。但可巧的是他看到了，他相信，他真的相信。

大丑说道：“她是一个美人，她也是一个恶人，她才是恶人，她会比那个方无主更恶。如果方无主会栽在谁手里，那一定是她，一定是她。”

她是他们的主人，她不让他们走近她。

如果她在初一、十五在那里洗浴，她会好好地利用这一次机会，她必须把所有的“活死人”都迷住，他们才会为她而忙碌，他们才会再在这里死死厮守着她。

大丑的话让江允明白了。

他看着众人，他不愿意吃下那药。

他忽地朗声说道：“我不愿意服药，我要是服下了药，也会象你们一样，哪一天因为欲火中烧，而死在这水晶壁前么？”

十丑说道：“一定。”

江允说道：“我不服药。”

十丑说道：“你不吃药，你会死在我们九十九人的手下。就是死了三人，也得算是九十九人，别的人会替他。因为百丑一定会是一百人。”

大丑说道：“你有一个机会，那就是九十九个人都对你宽宥。如果他们都愿意让你接近主人，你就有机会了，你也许会与她成亲，那时就是她死了，不是你死。”

可是，九十九个服药的人，他们眼盯盯看着那个女人，把那个女人当成他们的禁脔，他们怎么会让过他？每一个人都死全力置他于死地的。

十丑看着他，说道：“你还有一个办法，可以保得住你的性命。”

江允当然得问，那是一种什么办法？

十丑不忍说。

一个人粗声恶声地说：“你得挖下你的眼珠，再割下你的舌头，最后是切去你的手臂，让你写字也不能，说话也不能，那样就没有人怕你了。”

十丑低声说道：“就是那么死，也强似死在百丑手里。”

江允看着十丑，笑道：“好，好，我看来只有一盼了，那就是姑娘你能对我温柔一点儿。”

那十丑突地满眶都是泪水，她大声道：“你死吧，你死吧，你真是一个死人，你知道不知道，这里的男人是九十多人，我只是一个人，我就是不碰你，你也得一死？”

江允大笑，甚至笑出了泪：“那也好，我至少知道有一个姑娘会为我流泪，我死得也不算是寂寞。”

那十丑恶声道：“你逞什么雄？到了人出手时，你会哭也来不及。”

大丑说道：“十妹，你不必再与他说话了，我看他也是一个愚人，一个愚蠢至极的人，你与他说什么？”

江允站在众人眼前。人的眼里都闪出了光。

江允心里知道，他们是因为自己太过窝囊了，能处死一个比自己更窝囊的人，他们的心里多少还会好受些。

所有的人都是对着照壁跪下。

江允大笑，说道：“那个狗主人对你们有那么多的坏处，你们还跪她？”

大丑喝道：“噤声，照壁是神明，神明让我们看淫欲，我们便看淫欲，你知道什么？”

跪拜完毕，大丑说道：“把他拿下来！”

江允起初还想动手，但一想他就是动手，打倒了几人，也是没用，不如听他们处置好了。

他被摀住了。

那个十丑突地要哭了。

一个人恶狠狠道：“你别哭，我们让这个男人好看。”

一个人恶声叫道：“我要割了他那玩艺儿下酒！”

江允笑，说道：“你那玩艺儿肯定是没了，不然你不能不象一个男人！”

那人大怒，说道：“大哥，快下令好了，我先出手！”

大丑喝道：“慢来，你不能先！”

那人气哼哼站到一旁去了。

第一个上来的人是一个瘦子，他是十九丑，他的嘴在抖，有些斜歪，他说道：“女人看我时，都说我是街头一景，我恨那个头一个说我的女人，我把她杀了。我看到了我家主人，我问她，你看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她笑笑，不说话。

我看着她，问她，我的嘴是斜的，你没看到？

她忽地笑了，她的头也斜了一斜，说我的头也是斜的，我看你的嘴很好。她当时如果说我的嘴是斜的，我宁可杀了她。如果她说我的嘴不是斜的，我也宁可杀了她。但她这么说，我不能杀她，我不能杀，我只好跟着她.....”

他唰地一刀，把江允的肩头肉削下了一片儿。这是薄薄的一片儿！第二个上来的是一个胖子，他的个子很矮，他的肉委实太多，下巴上赘有几重肉。

他说：“我比不上好看的男人，好看的应该是女人，男人都应该胖，象我一样，你不胖，为什么不胖？”

他拿出一个大棒，对着江允的身上狠狠打了一棒。

旁边的人忙上来扯他，因为他们知道，他一定会急着再打江允几棒。他们扯不住他，他叫着跳着：“走开，笨蛋！你们让我一个人打，我打他九十八棒，他一定会象我一样胖，那样我会喜欢他了！”第三个上来的是一个脸色白白的年轻人，他的手在抖。他手里是一根刺。他拿不准那一根刺。他对着江允说道：“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说谎，我对她说，我挑不准，我的手抖。她笑，说不要紧，我就挑，一下子挑上了她的眼睛.....”他的针刺对着江允的眼睛。

江允的身子也在抖了，他怕，万一这颤抖的手挑上了他的眼睛，他岂不是会瞎了一只眼？那第三个人的手碰上了他的脸了，忽地那刺对着他的眼睛一直刺下去！他心里忽闪一子，完了，他完了，他的眼睛没了一只.....但那针忽地刺斜了，一直刺向他的脸上！江允大叫一声。他跌坐在椅上。

大丑先在他的屁股下放好了一把椅子。

大丑说道：“你自尽好了，如果你能自尽，你便不用再受那么多的苦楚。”江允看着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恶狠狠看他。

他要自尽么？

他摇摇头，说道：“我不会自尽。”

第四个上来的的是一个黑脸汉子，他看着江允，说道：“你是江南江门的公子？”

江允点头，他不知道这人是什么疯子。

那人说道：“江家很有钱，江家很有钱。”

江允笑笑，说道：“江家的钱给你一些，你会带不动，你乐意要么？”

那人说道：“一天散百两银子，你要散多少天才能花完？”

江允真不知道，他犹豫了一下，答不上来。

那人上来扯住他的衣领，吼道：“你说，你说，多少天才能散完？”

江允被他扯得透不出气来。

那丑说道：“他的掌很厉害，你会死在他掌下的，你快说！”江允急忙说：“要三年！”

那个人愣了，他说道：“要这么久？太久了，太久了，我等不了那么久。”

他叭地打了江允一个耳光，说道：“好了，我不等了，我不等了，我不散江家的银子了。”

第五个人是一个白面书生，看样子他怎么也不象是这群疯子，他是象从前的大侠时如花那样的儒雅风流的人物。

他问：“你来做什么？”

江允看看他，突地笑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那人大笑，拍手笑，说道：“求之不得，一粒药丸。”

他轻轻拍一拍江允的肩头，说道：“你懂得诗，你是一个文雅的人。”

江允愣一愣，竟想不到会这么轻易便过了一人。

第六人上来了，他是一个瘸子，他拄着拐，到了江允眼前，他说道：“你有几条腿？”

江允说道：“三条。”

众人哄地一声笑了，他说他有三条腿，岂不是个笑话？他是在取笑那个瘸子，那

瘸子一定会打死他。不料得那个瘸子问他：“你怎么会有三条腿？”

江允笑说：“我象你一样，我有一条是用来杀人的，那是鸳鸯腿、连环腿，你的第三条腿是拐。”

那人笑了，他大笑道：“好，你是一个好人，我不打你。”他拿那一支拐轻轻碰一下江允，说道：“好，好，我的第三条腿碰一碰你的第三条腿吧。”

那人神经质地轻轻而笑，拿着他的拐点在江允的腿上，点得轻轻的，生怕坏了江允的好梦似的。

江允心一松，看来还有一些人不会下死手对他，只要他想得对，答得对。

走上来了第七个人，江允看着他，他不说话，只是看着江允，看着他的身上，看上身，再看下身。

他想做什么？他为什么只是看着江允？

第六章 新的五丑

第七个人看着江允，他上下看，看得很细，象是看一匹好马，象看一块玉，象看一件古玩。

江允不懂他为什么这样看人。

那人说道：“你象，你象。”

他象什么？

那人喃喃一说，让他不寒而栗：“你象我杀死的那个人，他是我老婆的奸夫，我宰了他。你猜我怎么宰他的，我把他塞到了灶下。我老婆哀求我，不让我杀她，我告诉她，她必死无疑。”

江允奇怪，他老婆的奸夫与他有什么干系？

那人大笑：“我杀他时，心里很痛快，我已经很久没那么痛快过了。”

他一刀削去，把江允的脸皮削去了薄薄的一层。

江允负痛，大吼一声，几乎昏倒。

那人哈哈大笑，扔下手里的刀，叫道：“我老婆有一个奸夫，我把她宰了，我把他也宰了！你知道，我家主人是玉洁冰清的女人，决没有哪一个臭男人能碰她！”他摇摇晃晃下去了。

上来了第八个人。

他是一个中年人，在众丑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过去，只知道他天天阴沉着脸看主人，当他看玉璧姑娘在那水晶壁后时，他的身子战栗，一句话也说不出，人皆知他有难言之隐。

他对着江允，恶狠狠道：“你得受苦了，我要阉了你！”

说这话时，一点儿也不是开玩笑，他拿出了小刀，一把薄薄的小刀，刀光闪闪，在江允的眼前晃。他说道：“你不再是一个男人，那时你看着主人，会再也不起恶心。”

众人皆看着这江允，他们看着他，只要这个男人的刀下去，江允便再也不能称其为男人。

大丑看着，连那个十丑也不敢再看了，她闭上了眼睛。

忽听得一声很轻柔的叹息，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她来了。

没人知道，藏玉山庄的主人是真正的主人。

她没有武功，但她能操纵这些男人的命运，她玩弄这些男人于股掌间。她的身体很削瘦，看去也很是诱人，她慢慢在那些男人身旁走，一直到江允眼前。

“你来做什么？”

“看你。”

“只是看看么？”

江允迟疑一下，说道：“不，想得到你。”这一句话说得很直，比所有来的人都说得直。

她笑了，玉靛生春，笑得很媚：“你想得到我？可惜，我的身子不好，我一直不能与男人在一起，我不能流血。我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从来不曾见过女人流血。我不流血，所以我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她喋喋不休地对江允说这个，有什么用？

她说：“我看中了你，只是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如果他们再上来九十二个人，每个人只是轻轻地碰你一指头，你也会死，你说对不对？”

当然对，没什么不对，他也看得出，他今夜一定会死在这里。女人说道：“你得吃药，你要是吃下了药，便不能再对我生出非非之念了，那时你就是我的人了，你可以在一个月内看到我两次，你愿意不愿意看我？”

声音低低的：“愿意。”

“那好，既是你愿意，你就可以看我了。”

她长吁了一口气，说道：“你服下药吧，不然你就是一个死人了。”

江允看着她，他的眼里忽地有了哀求，他说：“我不愿意。”玉璧笑笑，说道：“他们都不愿意，但他们后来都愿意了，你看，他们不是活得很快乐么？”

他们快乐么？他们自己知道。

所有的人都看着江允，别看他是江南江门的公子，如他不服药，只会死在他们的手下。

江允看着玉璧，她抚着自己的长发，把长长的头发抛在他的眼前，让那丝丝缕缕的青丝在他的眼前飘散，她说：“你好好想一想。”

他在想。

他头一回知道，解免让他来藏玉山庄是一个毒计，他上当了。他不是解免的对手。

白道人物也不全是好人。但他后悔也来不及了，他只能看着玉璧，他说道：“我不能，我不愿意，你喜欢那个恶魔，你从来不喜欢我们，你不会喜欢他们的，他们算是什么？你怎么能喜欢他们？他们全都是你的奴才，你怎么能喜欢你自己的奴才？！”

她悠悠说道：“你错了，我就是喜欢我的奴才，我就是喜欢我的奴才。你懂得么？我除了喜欢我的奴才以外，再也不能喜欢什么了。”

一时间，她的话语满是忧郁，满是伤情。

他愣了，他再看看玉璧，他知道，她是对的。她是一个不能流血的女人，只有她的这一百个丑仆才是她的财产，他们不会侵犯她，他们才是她的财产。方无主不会是她的

人。

江允才明白了，她不是被迫离开了方无主，是她自己愿意离开的。她在玩弄方无主，是不是？江允心里忽地有了一股快意，方无主啊方无主，你也不比江允好到哪里去。

玉璧说道：“你要是愿意，便可以做我的五丑，你就是我的五兄弟。”他们还是她的兄弟？

她笑笑，说道：“你们都是我的兄弟，当然，我不能与你们每一个人成亲，但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最亲的亲人。我要是能嫁人的话，我愿意嫁与你们，每一个人我嫁你们一天，我也愿意！”

江允看到了他们眼里的贪婪，他们愿意娶这个女人，如果她真的能嫁与他们，他们情愿为了这一天而拚命。

玉璧说道：“你跟我来！”

他跟着玉璧，后面还有那大丑三人。他们是玉璧的心腹。

玉璧看着他，说道：“你是江家公子，你要是听我的，对我帮助很大，你愿意不愿意听命于我？”

“你要做什么？”

“霸天下。”

江允看她，他不解她的心意。

她一叹：“除了霸天下，我还有什么好玩的？”一个女孩子，不求嫁个好男人，不求一个好家，只求野心，只求霸天下，这便是她唯一的奢望。有野心的女人，比一个有野心的男人更可怕。一个有野心的男人，人一眼可以看得出来，他前呼后拥，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的野心，真个象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一个有野心的女孩子，还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孩子，谁会相信她一心想称霸江湖？玉璧说道：“我看好了男人，但我不能碰他。我看好了珠宝，但我不能天天戴它，象古人说的，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我不是没有那美妆的珍珠宝玉，只是弄给谁看呢？谁是我的男人？”

她尖声笑起来。她有一点儿狂态，象一个醉酒的人。

她说：“江允，你做我的人，便可以看着我，你可以在我的手下，我能让你有好女人，也有好日子过。如果你不愿意，只有一死！”江允看她，他决想不到玉璧会是这样一个人，他说道：“吃下了你的药，生不如死。”

玉璧笑笑，她抚摸着他的脸，说道：“不会，你们会有希望的，你们会得到好的女人，你们会看到我，看到我时，你的心会跳，你的男人本性会让你想起我的身体，因为你看过，所以你就占有过我的身子，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想，你们可以想着，我是你们自己的，那样你们会心平气和，是不是？”

她再柔声说道：“你是江门公子，你会得到我的青睐的，对不对？”

江允看着她，她的青丝在他的头前绕，她的话语象是柔媚的药，一点点儿浸入他的身内。她在笑，象对他情有独钟。他是江门的长公子，他有本领，一定会得到她的青睐，让她另眼相看，那时他岂不是不光做一个藏玉山庄的仆人了么？如果有一天，她真的看中了他，说不定会与他做夫妻。即使是假夫妻，也足以傲物骄人了。江允说道：“好，我听你的。”

那三个人一点儿也不怪，因为他们也象江允一样，当初也那么想的，也盼着有一个人来做他们的五丑，不是刚刚死了三个弟兄么？三个人眼看着江允服药。他们看着江允，看着他是不是真的服下了药。一直到他服下了药，那大丑才拍拍他的肩头，说道：“好了，给主人磕头，下去吧。”

江允不知他从今就是玉璧的奴才了，仍是当他自己是江南江门的公子，他不愿意给玉璧磕头。

玉璧笑了，她很宽厚地笑，说道：“他早早晚晚会给我磕头的，何必强在一时？你们带他下去吧。”

三个人带江允下去了。他们去哪里？到了一个很大的地下室。一直走过去。到了一间屋前，那屋子是红的。满屋子都是红色，连蜡烛都是红的、粗如儿臂的喜烛。

一个美女在那里坐着，等着江允。江允看着她。

她说：“我叫喜烛，是主人给你的奴才，你愿意怎么用我便怎么用好了。”

江允坐在床上，他的心气仍是很高傲，他心道：我倾慕的是你的主人，决不是象你一般的奴才。

他坐在床上，对喜烛说道：“你有什么本事，让我高兴高兴？”喜烛笑一笑，说道：“不知道公子是喜欢雅些的，或许是俗气些的？”

江允一皱眉道：“雅的怎么样？俗气的怎么样？”

喜烛说道：“雅些的，自然是弄些琴棋书画，做些文雅态的。要是喜欢俗气的，我自是要给公子好好侍候的。”

江允忽地抬头大笑，说道：“我是公子，但公子是男人，不是木瓜，你就来些俗气的好了。”

喜烛笑笑，她慢慢脱下衣服。真好一个女子，她低声说道：“我是主人手下最好的女人，你愿意要，就给你好了。”

她的身体很滑，平平地触到了江允，江允看着她，看她的身体忽地象是蛇一般曲动，一直在他的怀前身后，让他动心。

江允忽地跳起来，直扑向喜烛！红绡，人也象是喜血。他扑倒了喜烛，但他的身体一动，忽地心如刀绞，他的身子不能动了，他的嘴角开始流血，他的眼睛死死盯住了那个喜烛，他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身子在他的眼前变得大了，渐渐变得更大，更模糊，他说道：“我要.....我要.....”他要什么，怕他死前，再也说不出来了。在屋墙后，有三个男人在看他。

一个叹道：“他也象我们一样了，他也是我们的人了。”

江允倒在地上。

喜烛的神气象是放倒了一只鸡，她回头对着墙壁问：“要他死，还是要他活？”

大丑说道：“要他活。你要他活，才是我们的五丑。”

墙后的人走了，喜烛也知道那儿的人没了，她慢慢扶起了江允，把他放在床上，把被子盖好，再喂他一粒药，坐在床边，等着他醒来。

他真的醒来了，那时她可以好好与他快乐一番，他那时会有一个时辰，如果没有女人，他就会心脏焚烧而死。

第七章 金盆不净手

八月十五，秋高气爽。

姑苏城，是一片喜气洋洋。在慕容家有一次盛会，是上百年来少有的盛会。

其一，是因为慕容家从来不把他家事示以外人，是显其高傲，足以傲睨武林的慕容家事，很少让外人与闻。其二是谁都知道，慕容家足足有五六代都是武林巨擘，他们得到了武林秘辛与绝技秘籍是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的。如今，一向不与世人相近的慕容家

忽地大宴宾客，岂不是江湖上一大喜事么？水路上，百舟竞发，齐奔姑苏。陆路上，千驷百骏，一齐奔向慕容府。水榭前，池亭边，都是带剑客。大厅里，客房中，全是江湖人。

这一天正是八月十五，到了黄昏，人皆齐集在水榭旁，看看月亮也渐渐上来了，那一厢水榭全都点起臂烛，燃点得一湖水都是闪闪烁烁，如银似玉。欢声笑语不绝。

忽听得有人说道：“慕容公子来了！”远远看到如玉般的人儿，慢慢到了眼前。

人皆赞他一句：果然好个人儿！

慕容风看着众人，看众人里，黑道英豪、白道英雄、绿林豪杰全都齐集了，他大声说道：“八月中秋，得各位不辞辛苦前来，慕容风在这里谢了。”众人一是寒暄不已。

慕容氏有的是夤缘，得到的好话也多。

忽地有人叫道：“慕容府是大去处，这我也知道，只是大家巴巴地赶来，大概慕容公子也不只是要大家中秋来喝一杯酒那么简单吧？”

慕容风看那个，却是与方无主很是相得的玉家人大丑。他的身后有十个人，那十个人都是玉家的仆人。

慕容风说道：“在下是有大事，要与众位相商。在下新近要成亲了，原打算不告而成亲，因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但在下想一想，在下的名声虽是不怎么大，但在江湖上慕容家常得朋友照应，婚嫁大事，却是非得请众朋友来喝一杯酒不可。”

有人冷冷道：“慕容家这么有礼，看来我们得谢了。”

有人与慕容府交厚，便齐声出谢辞。

有人说道：“新人是谁，请出来一见，好不好？”

有人隐隐知道，知道慕容风出去，曾与那个“四绝”之一人道二一齐出行，是不是真的江湖传言是真，他真想娶那个道二为妻？果然是如此，那就得看今夜热闹了。黑道白道的人毕集，看来今夜是有好戏看了。

慕容风此时却再也无话，他说道：“请夫人出来！”

众人再看，在清洁月光下，慢慢走来了一个人。

她淡抹脂粉，轻轻俏俏，显是一个会家，走到了水榭旁，对着众人一声万福。

有人认得，她不就是那个“四绝”之一的道二么？她不就是那个杀人如麻的道二么？人皆沉默。直是难堪的沉默。

慕容风说道：“家妻原是江湖中人，今夜请大家来，就是要告诉大家，家妻再也不会去理江湖是非了。”

有人忽地叫好，那叫好的声音却是寥寥，看来就是真心与慕容氏相好的，此时也知难堪了。

有人叫一声：“等一等！”说话的人原来是上座的贵宾。

众人看时，却是一直不出声的解免。解免是江湖白道的领袖，他是丐帮的帮主。

解免说道：“慕容公子，看样子你的夫人原来是江湖人啊，是不是？”

慕容风一听得来头不对，但也不能不说话，他答道：“是。”解免说道：“那就怪了，如果有人愿意痛改前非的话，不愁不能立地成佛，只是得讨一个说法。”

他放下酒杯，在场的上百人放下了酒杯。

解免看着道二，他说道：“有人说，方无主是恶魔，他的手下有四大恶鬼，有鬼才有魔，没有鬼哪来的魔？你说，你是不是他手下的恶鬼？”

道二本来不愿意说话，她也不愿意对着这许多的人说话。能说得清什么？她看看慕容风，忽地看到了他急切的神色，心内一热，心道：别叫他为难，毕竟他是好意。她长吁一口气，低下了头，说道：“我是。”

在场的人也有对方无主十分佩服的人，看着道二那神色，猜知她是不情愿，不由得心里暗恨那解免。

解免一听得她认可，心下也是得意，他再大声道：“我们都知，方家堡场血案、杨

家的三代血仇、恶虎冈劫人，所有的事都是你们四绝干的，对不对？”

如果道二说上一声对，解免全会放过她。但道二抬起了头，她看到了眼前的人。他们都是江湖人。如果她当场认可，她会被人放过，可从此方无主和“四绝”都会背上一个恶名。他们没做过那些事。

道二抬头，对着解免说道：“解帮主，你是白道盟主，我对你有一句话说一句，方无主虽说是恶名，但那几件事，没有一件是方无主干的。”

解免的声音尖刻起来，他说道：“不是他干的，莫非是哪一个白道英雄干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他在讪笑，笑道二。

许多的人跟着笑，有人说道：“她是方无主的人，她怎么会改好？”

慕容风看着道二，他叫道：“薇妹！”他想让道二认个错，过了这一天，一切都会好的。

道二看着他，忽地心酸：慕容风是喜欢自己的，他千辛万苦把江湖的人都召来，就是想告诉他们，道二再也不是道二了，她何必再替他惹事？她忍住了，不再出声。

解免看她不吐声，心里得意极了，他威严地说道：“江湖人都知，江湖只有一个败类，那就是恶魔方无主，他近年来做下的恶事，多是令人发指的。单说那方家堡血案，就死了一堡上百人。方无主赶尽杀绝，江湖上做事再没有他这么恶的。”

大丑忽地说道：“解帮主，不知那方家堡的血案是不是确认是他做下的？”

解免没再吐声，忽地有人说道：“怎么不能确认？我就知道，是他干的。”人再看，说话的是江湖上的耆宿清怨婆婆。清怨婆婆是好人，她说话多半可信。

清怨婆婆说道：“我去过那方家堡，正看到老堡主在地上写下的字，他写了两划，没写完，那两划正是一点一横。”

众人恨声不绝。

道二刚想吐声，忽地有人狠狠扯住了她的手。

她在月光下，看到了慕容风的眼神。

一个男人的眼神，对女人充满了哀恳的眼神。他眼里是说：你别吐声，如果有什么委屈，我会好好安慰你，我会用一千倍一百倍的安慰来体贴你.....她的心软了。

但她的眼前一阵阵发黑，她不出声，岂不是就说那些恶事都是方无主干的？岂不是就说那些恶行都是“四绝”干的？可不是，那不是他们做的。他们做下的事是抢了皇宫的珠宝，救了黄河两岸的灾民。他们还做了许多的好事，但说与这些人听，他们哪里会信？

解免大声道：“道二，你认可了‘四绝’做下的恶事，我们便可放过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看圣人的话没错。如果道二能洗手，也给恶魔一个打击。”

道二低下了头，她的眼里流出了泪。

她心道：不对，不对，他说得不对，难道我不说话，就没有一个人能替方无主说一句话么？

真的没有人敢替方无主说话。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恶魔，他是人人憎恨的恶魔。

慕容风轻声说道：“薇妹，我爱你。”一句话说得田薇心里暗惊：他声声叫我薇妹，我再也不叫道二了，江湖人一提到了道二，都是憎恨，我能再也不叫道二也好。再说，要是方无主能一心对我，喜欢我，爱我，我便就是死了，也无怨了。但他喜欢的人是个玉璧姑娘，就是她不能让他碰一碰身子，象一个站在他面前动不得看不得的瓷人，他也愿意与她在一起。我有什么办法？她心里有怨尤，她有些气恨。

但她哭的眼泪却是为方无主，为“四绝”的。

解免看她，等她说话。

慕容风大声道：“解帮主，薇妹已是悔了，她流泪就是后悔，你还要她说什么话？”

解免说道：“是么？我怎么没听到她的话，我从未听到她说一句后悔，她如果说了，我便相信她了……”

众人看着她，有人叫道：“对啊，她杀人如麻，说一句悔话也不能，谁再信她？”

慕容风扯直了她的手，轻声说道：“薇妹，你就说，你就说。”道二看看周围，她觉得这些人好生无聊，他们来做什么，莫非他们就是来听她说的一句话，说她好生后悔么？他们等着，慕容风盼着，就等着她说一句话：我后悔。

她后悔么？道二想到了她与方无主。

她后悔，当初她不认得方无主，那有多好？

她后悔，她悔不当初不认得方无主。

她大声哭道：“我后悔，我后悔……”她哽咽，说不下去了。至于她后悔什么，谁也没听到。

众人暴出一阵欢呼。

如果给方无主听到了那一句话，他岂不是得气死？

多行不义必自毙，恶魔快到大限了！

忽地有人冷冷说道：“我看不对！”

众人听得这一句话，全都来看他。

原来是那个江公子，那个从前在江湖上很有名的江允江公子。就是他，去与恶魔血战过一次，虽是不知道他的输赢，但他毕竟是与恶魔一战过的英雄。如今他在玉璧姑娘的手下了，他拜在藏玉山庄名下，是为了什么，人不得知。但有人隐隐笑他，英雄难过美人关么。

只听得江允说道：“我看道二有些不大对头，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哭，是委屈么？”

慕容风说道：“江公子，我与你一起去的，找恶魔方无主算账……”

江允断然道：“不错，我是与你一起去的，但在那个恶魔的镇子里，你与这个道二

勾搭，我杀他的爪牙，你还不愿意，虽说你杀了几个人，但你不情愿与他们动手，让我受了辱，你也心里清楚！”慕容风笑笑，说道：“是么？”

他知道江允败在了四丫的手下，但此时怎好说破，再说破破了，于江允的脸上也过不去。

慕容风说道：“不管怎么说，薇妹愿意离开方无主，那是事实，你怎么说也得认这事实。”

江允冷笑了，说道：“我想问一句的是，如果有一天，有人再看上了那个恶魔方无主，领着他来，对大家说道，恶魔方无主金盆洗手，你们应是不应？”

人都一时语塞。

他怎么说到了这个？

但人细想一想，也是对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有人不是传闻说，玉璧姑娘喜欢上了方无主么？真的她带着方无主来，要他金盆洗手，他们应是不应？

那些与方无主有仇的人叫道：“不行，不行！我们得宰了他，我们要零剐碎割了他！”

一时群情汹汹，他们怎么能让方无主逃脱人心惩罚？他们怎么肯认方无主做一个回心向善的浪子？如果是小人物便罢了，但他是众天之的，不死怎么行，他必得死在众人的仇恨下！

江允说道：“其实，方无主做下的恶事，多数都是‘四绝’做下的，道二便是罪魁，怎么能轻易便放过她？”

众人看着道二，一时沉默，就是有慕容风在，也有人不愿意放过道二。

第六卷

第一章 凶案

清怨婆婆说道：“方家堡血案，我看十有八九有这个道二在，你说，是不是你与方无主的那几个手下凶魔做下的恶事？”

道二此时再也不能看慕容风了，她大声道：“不是我，也不是四绝的人做下的，是谁做下的，要不要我说？”

江允冷笑，说道：“你当然要说，你说好了。”

道二扬声说道：“我不说了，说你们也不会相信。”

有人叫道：“你说，你要说出来，我们去找他！”

道二淡然道：“你们不会信的，我说了你们也不会信，我说有什么用？”

众人中有人叫道：“你说，不说便就是你们干的！”

道二突地扬起了头，她说道：“要我说我就说，那个人就是……”

她的眼光在众人面前掠过，人皆震怖，可别被她亡指，如果真的说自己，那也说不清了。但道二的目光突地指在了解免身上。是解免，是白道盟主杀了人？道二的话要吐口了，一定不是解免，她一定想对解免说上一句话。

不料得道二真的说了解免：“就是他！”一时哗然。

谁敢指证解免做下了坏事？就是天下人皆是恶人，解免也不可能是坏人。

解免也看着道二，说道：“你指老夫是恶人，好，只是你得拿出证据来！”

道二说道：“我看到了你……”

解免笑道：“那好，你那一天是去了方家堡？”

道二不知他是计，说道：“是，我是去了，因为方家堡的老堡主对你怀疑，他才请方无主去的。”

解免说道：“你胡说，方堡主不会请方无主的，他与方无主有什么干系？”

道二一狠心，大声道：“你们不知道，方无主是老堡主的儿子！”一语惊众。原来恶魔方无主还是方老堡主的儿子？

解免冷冷一笑：“奇谈，你说方无主是老堡主的儿子，这事儿谁信？”

道二看看众人，真的没人相信。老堡主还要杀方无主呢，他怎么会是方无主的老父？

道二抽泣了，她失声道：“我知道，说了也没了相信，我说了实话也没人相信。”

江允恶声道：“你本来没有什么诚意，还用什么金盆洗手，岂不是弄污了金盆？”他起身用剑一挑，想把那一只金盆挑断。

忽地有人朗声笑道：“放下，放下，我信，我信！”

众人皆惊，看来人，却是一个满身白色长衣的人。他象是一个落魄书生，更象是一个不第秀才。他的脸上有一些嘲笑神色，看着解免。

解免看着他，忽地笑道：“原来是你？”

那人笑：“是我。”

解免看着那人，说道：“有你，事儿便有答案了。”

那人笑说：“解免，人都看你象是一个正人君子，我怎么看你也不象。”

解免淡然道：“是么？那你不妨说我是一个恶魔！”

那人拍手大笑，象一个孩子一般，说道：“对啊，你就是恶魔，你就是恶魔。”

他指着道二，说道：“你真糊涂啊，怎么与这些混蛋说什么道理？你与他们在一起，你想洗手，那岂不是更坏事了？”

道二看着他，她认得这个人，他就是那个江湖人人弄不清他的心境、身份的怪物。

有人说，他就是那个柳无双，从前他在江湖上很有名，那时他有两个妻子，都是江湖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是唐门的掌门人唐明儿，一个是峨嵋派的掌门任慈。后来他的两个妻子死了，他才叫个柳无双了。他说的无双，不是举世无双的意思，他意是他在世

上，再也无一个人与他同行。

怪物大声道：“道二，你很喜欢这些人物么？”

他指着那个解免，说道：“你看他大着肚子，象一只北方的蝓蝓，他那神气，象他就是帝王，说一句话，人家恨不能来听百句。再看这几个人，一个个象是庙里的神象，哪有一点儿真样儿？你看他们，就不累么？”

道二一听得他说，正如自己心里所想，不由得噗哧一声乐出声来了。

解免一叹，说道：“看来道二仍是那个道二，想金盆洗手，只是慕容公子一厢情愿了。”

慕容风叫道：“薇妹，薇妹！”

怪物指着他说：“从前慕容复虽说是个恶人，但他也有本事，不象你做事，婆婆妈妈的，哪里象一个男人？”

慕容风是一个贵公子，哪里禁得住他如此讥讽？他冷冷道：“你就是怪物，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想与我动手么？”

怪物说道：“不不不，我到这里来，是想请道二姑娘去的，我想请她去，我要与她喝一杯酒，好好说一说天下谁是好人，谁是坏蛋？”

道二此时忽地象是变了一个人，再复又是那个无忧无虑的道二了，她说道：“你说谁是好人，谁是坏蛋？”

怪物大笑：“你那么聪明，难道看不出这一点儿理么？凡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好人的，那准是坏蛋，那不怕人家说他是坏蛋的，他说不定就是好人了。”

道二大笑，说道：“对，对，你说得对。”

解免大笑，说道：“人说怪物是好人，原来他不是好人。”

怪物指着那解免说道：“丐帮的行事，我一向不大佩服，好好的一帮人，不做事，不话桑麻，偏偏到秋去人家强要硬抢，也算是行乞？我看丐帮都是一些无用的懒人！”

徐长老站在解免身后，说道：“你污我丐帮上百万众！”

怪物说道：“凡是能有百万人的，那可就是大帮了，只是人家行帮都有事儿做，你们除了搅江湖风波外，还做过什么？”

有人想着，怪物的话也不算不对，他们忽地想到：丐帮行事不洁，可他们的帮主还是白道的盟主，这事儿是不是妥当？但这想法也是一闪而过。

怪物毕竟是怪物，他说的话怎么能信？

怪物看着徐长老上来了，忽地傲道：“你不是我的对手，你还是叫解免自己来好了。”

徐长老一声大喝，双掌排云，直向怪物推来！

怪物大笑，说道：“好，好，我得走了，我在这里，人家解帮主有许多的话不便说呢，那话说得好听，真是值得一听。”

他身子顺势一飞，便飞出了榭外，直落在水上。众人中有人惊呼。他落水了。但怪物身子落在水上，不入水中，原来他是站在一叶浮萍上，似一片树叶，姿势曼妙。

怪物说道：“田姑娘，莫自误，我可是走了。”

他的身子在水上一点一点，直走了。

慕容府的聚会不欢而散，有的人住在这里，等着过几日再走。解免等人不走，他们得看慕容风怎么对道二。如果他不遣走道二，就是与正义道为敌了。

夜里，有人在把酒闲谈，慕容府还是雅静的处所，多呆上几日，又有何妨？

忽听得有人尖叫声。

人皆出来看。夜静风清，再无人声。

解免正与几个江湖人在一起，说道：“得好好看看，人多事儿杂，怕出意外。”

他们到了清怨婆婆的屋外，叫道：“清怨婆婆，清怨婆婆！”没有人应。

他们冲进了屋。

清怨婆婆死了。

她死在人的一掌下。她不相信杀她的人会杀人，她的脸上有惊疑神色。但她还是死在那人掌下。

解免说道：“是谁干的？”

有人说道：“看她的胸前，那掌象是女人出手，阴寒的掌力，怕不是一个男人所为。

解免说道：“男人用阴毒的掌伤人，看来非是阴食阴色两兄弟不可了。但他两兄弟要杀清怨婆婆，可是得费力了。”

众人明白他的话，是说就是他两人想杀清怨婆婆，也决不可能一招得手。清怨婆婆不会让这两个靠前。她恨黑道上的人。

众人中有人叫道：“是她！”

他们冲到了慕容风的屋前，推门而入。看到了慕容风与道二。他两人桌前的杯子未干。

解免说道：“慕容风，清怨婆婆死了。”

慕容风象是失怔一下，他看了解免一下，说道：“婆婆死了？不会吧？”

他已经是八九分酒了，怎么还能知道婆婆死是不死？

解免问道：“慕容风，这位道二是不是一直坐在这里？”

慕容风说道：“她刚才出去过，只是一会儿，再也不曾离开过这里。”

解免大声道：“只是一会儿？那就是她！”

道二说道：“你说是我杀死了清怨婆婆？我为什么要杀她？”解免说道：“因为你是黑道中人，因为你恨她说出了是方无主杀死的老堡主！”

道二恨道：“我说过，方无主是老堡主的儿子，他不会害他自己的父亲的。”

解免大笑，说道：“说方无主是方老堡主的儿子，只是你自己说，是不是？”

道二发现，她说不明白。她忽地索性不说了。

解免说道：“慕容风，你说，她方才出去过，对不对？”

此时，夜里未走的人已经围在屋内，他们看着慕容风，那眼神也叫人战栗。他们不相信慕容风。慕容风怕他们不相信慕容家。姑苏慕容府的声望绝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慕容家世代代的功绩，他绝不能拿慕容家的声名来赌。

他噤了：“她刚才出去过，但她不会……”

解免说道：“你说她不会什么？她不会杀人么？她不杀人，那这庄子里还有谁会那阴毒的手法？”

只有道二，她向方无主学来了许多奇功，那都是世人不及的怪功夫。

慕容风说道：“她不会，她不会……”

他忽地哭了，他的酒仍醉着，他说道：“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听你们说，你们别说，薇妹，你别听……”

道二站起来了，她说道：“我本来对正义道有些好感，只是我不知道，江湖的正义道怎么会变得这样？”

她拿起了她的剑，要走出去。

解免等人拦住了她。

解免说道：“慕容风，你说一句话，如果你与她没什么干系，我们便拿下她！”

慕容风看着道二，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忽地他大叫道：“不行，不行，你让她走，你让她走！”

那徐长老、应长老都站在那里，拦住了道二。

如果解免出声，他们会出手拿下道二的。她功夫再好，也是寡不敌众。

但解免忽地一叹，说道：“人孰无情，既是慕容公子不愿，我们就放她走好了。”

道二看着慕容风，她不知说什么才好，她得走了，她要走了，白道不会容她，她再也不会找什么洗手的金盆了。

她仍是那个道二，只是方无主会认她是道二么？她低头走，一直走到了屋外。

慕容风如果喊她一声，她是不是会回头一顾？但人太多了，慕容风不能喊，他知道如果喊了她，人们会对慕容家再也不信，他慕容家也许会在正义道里大大落威，那时他再说什么也补救不及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道二走了。他也知道，道二的眼里必是满是泪水，她一定很恨他吧？

第二章 衷情泣诉与美人

慕容风在江湖上行走，熟悉他的人都是叹息：他被一个女人给毁了，他哀容毁骨，形销骨立，逢人便说：“她看不上我，看也不看我一眼，就走了，直走了。”他再扯住了行人，对那人喋喋不休，说道：“她走了，我要她别走，可她走了，她一直走了。她说她不愿意金盆洗手，她的手满是血哩，她不愿意洗，你有什么法儿？”

他再放声大笑，摇晃着，念诗：“我欲乘风归去，高处不胜寒。”他忽地遇到了一乘轿子，那轿子停在了他的眼前。他去扯那轿子，叫道：“是谁？你下来，你是不是薇妹？”

轿子里的人也是柔声细语：“谁是你的薇妹？”

慕容风大笑，指着那轿说道：“你当我不知道？你就是那个道二，道二，有什么好听，非得叫这名字？你莫如叫薇妹，你叫薇妹好些！”

轿子里下来了一个美人，她比道二更年轻，她也比道二更美貌。她就是玉璧。妙绝人寰的美女玉璧。

玉璧看着他，忽地说道：“慕容公子，你来我家，好不好？”慕容风说道：“我去你家做什么？”

玉璧笑笑，说道：“一个人有心事，说与另一个人听，心里会好过些。”

慕容风在唠叨：“说与你，会好过么？会好过么？”

玉璧扯着他的手，说道：“对，会好过一些，你说与我听听，好不好？”

她扯着慕容风上轿，象是扯着一个孩子。

她走在轿前。

如果玉璧上了街，街头上准有许多的男人看她。如果你一天能看得见象玉璧这样的美色，你一生也不悔。何况玉璧竟是在街头上自己走呢？她的身前身后拥了许多的人，当然都是男人。就这么走了一条街。

在玉璧的藏玉山庄。

据说这里从前是有许多的宝物，藏玉山庄并非虚名。

可如今藏玉山庄不用说有什么宝物了，有一个玉璧就够。她坐在慕容风对面。两人对话。

“你想道二，是不是？”

“她不是道二，她是薇妹。”

“你想你的薇妹，是么？”

慕容风笑了，他说：“你想她，她不想你，你岂不是白想？”玉璧说道：“她为什么离开你走了？”

慕容风说道：“那一天，要她洗手，她不洗，她不愿意洗手。”玉璧笑了，一笑笑涡生，竟是好温柔。她说道：“她去了哪里？”

慕容风忽地明白了：“她是去了那方无主家，她是方无主的人。她一定是再去依了方无主，是不是？”

玉璧说道：“她去了，她去找方无主了，你还想着她，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去找方无主？”

慕容风说道：“我找方无主有什么用？他也不是薇妹……”玉璧笑笑，她象一个好心婆婆，对着慕容风说道：“是他带走了你的薇妹，你的薇妹在他那里。”

慕容风说道：“是她乐意去的。”

玉璧说道：“如果你能杀了方无主，她再也不会离开你了。”慕容风的心里大喜，他大声道：“对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我杀了方无主，我杀了方无主，我一定要杀了方无主！”

他大声叫，踊跃欢欣。

可他再是沮丧：“我杀不了方无主，我杀不了他，他的功夫过人，我怎么能杀得了他？”

玉璧笑笑，说道：“我也不能杀人，我只是告诉你这个道理。”道理是明白了，可是真要杀死方无主，却不容易。

玉璧说道：“我一生别说杀人，就是碾死一只蚂蚁，也会心跳不止。我只是想着如何能杀死他，我不敢杀人。”

慕容风问道：“你说，如何能杀死方无主？”

玉璧笑笑，说道：“我说着玩儿的，你去方无主那里，你做他的手下。你宁可做黑道中人，你也去与道二在一处，他能说什么？”慕容风迟疑，他不愿意做黑道中人。

玉璧笑了，说道：“你恨不恨方无主？”

“恨。”

“那你就该去。如果你杀了方无主，岂不是大功一件？”“我能杀得了方无主么？我为什么要杀方无主？”

玉璧说道：“他是道二心里的男人，你把她心里的男人比下去，你便胜了，她便会再回到你身旁。其实男人要占有的是女人，要占有的是女人的心，她的身子虽是重要，但她的心给了别人，你有什么乐趣？”

慕容风大叫道：“我要她的心，我要她的心！”

女人的心如果系在了哪一个男人身上，那个男人必是有万干的福份。

她依在慕容风的身上，她的身上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香气，那香气决不是别的女人所

能有的。

她轻声说道：“你有了道二，便有了一个心内的女人。我不是一个女人，我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如果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也会对她好生嫉妒。”

慕容风哭了，他哭得十分伤心。如果道二真的再跟了方无主，他岂不是很没脸面？他不能丢慕容家的脸面，他不能丢！他决心去找方无主。

道二坐在树林里，她想着慕容风，奇怪的是，她离开了慕容风，竟是心内隐隐有些轻松。莫非她当初想错了，她不该跟着慕容风去，只是该再想着方无主，想着那个狠心不想她的人？她想睡了，夜太冷了。

忽地她觉得身子暖了，她在睡梦里与方无主在一起。她的脚冰凉，方无主抱着她的脚，使她的脚好暖。

他说：“女人的脚应该是热的，如果一个女人有心上的男人，她的脚就是热的了。如果没有心上人，她的脚只好是冷的。”说时，方无主还笑。她蓦地醒了，看到了三双眼睛、一堆篝火。

黑一看她，不说话。痴三只是用剑挑火。四丫气哼哼，说道：“你还醒啊？”

不知怎么，道二的泪水一下子便涌出来。他们是“四绝”，一齐做下许多事儿的“四绝”。他们不在乎恶名，他们做下的事儿都是大事，都是好事。可江湖上的人不知道那好事是他们做下的，他们也不愿意让人家天天记着。他们就只好背着一世恶名。

黑一说道：“你是不是还回去？”她不语，她能回去么？

小丫大声道：“她不回去，她去哪里？要一辈子睡树林么？”痴三大笑，说道：“睡树林好，睡树林好，再也不用做恶人了。”黑一说道：“我情愿做一辈子恶人，当初老堡主让少爷出去做恶人，他说过一句话，说恶人难做，你去做吧，不必顾及那些武林人的臭规矩，好好干。”

他们都知道，从此方无主便一天天做到了恶魔的名头，成为天下第一恶魔。没人知

道他的心里有多苦。

黑一说道：“我看主人他看中了那个丫头……”

小丫大叫道：“她不是什么好人，看她娇滴滴的，主人看她，象看月亮……”

道二心道：他们为了安慰我，便说主人的毛病，我不能出声，我不能出声。

忽地他们三个人都不说话了。

是方无主出现了。

他站在道二的面前。

他不吐声，只是看着道二。他的眼睛有许多话么，怎么看得道二热泪盈眶？他说：“你做不了白道的人，从前有人说，白道的人，连骨头也是白的；黑道的人，骨头肠子都是黑的，洗都洗不净……”他的话很忧郁。

道二如果不说话，是不是不能诉出心内的秘密？她决心不说话，但她不能不说。面对黑一、痴三、四丫她可以不说话。

但对着方无主，她得说话。她说：“他们不准我洗手……”忽地话说开了，象是流开的泉水。

方无主笑笑：“他们不准的事儿很多，你在意么？”

道二忽地叫道：“我不在意，我不在意，我就是不在意。”她想叫喊：“你不在意我，我怎么办？”但她叫不出，她是方无主的仆人，也是他的手下，她的功夫都是方无主教出来的。

可她比方无主大呀，她比方无主大六岁，她是女人，是比方无主更懂得人的痴情的女人。

三个人都哑然。

他们都知道道二的心事，但都不能说出来。

忽地眼前多了一人。那人是怪物。是那个无处不在的怪物。他说道：“方无主，你

是不是男人？”

方无主愕然，他问道：“你说这个做什么？”

道二的心扑扑跳，她看着方无主，看着怪物。她知道怪物要说什么，她也明白怪物说出了话会怎么样，她想叫怪物，吼怪物，叫他不要说。但她叫不出来，吼不出。

怪物说道：“你不在乎真情，便不算是真男人。”

方无主不语。

他不愿意让人说破，但说破他的是那个怪物，他能怎么样？

怪物问道二：“你真心喜欢的男人是谁？”

道二低下了头。

她怎么好说？她怎么说？

忽地黑一叫道：“她喜欢主人！”四丫与痴三一齐叫道：“她真的喜欢主人！”

怪物大笑，说道：“四绝，四绝，果真知道她的心愿。”方无主说不出什么来。

怪物看着他，说道：“你心里有她，还有那个玉璧姑娘？”方无主只好点头。他从来象是一个汉子，只是不知此时怎样，竟是只有点头的份儿了。

怪物说道：“你真是傻，那个玉璧姑娘治不好治得好不说，就是治好了，她也不会反对你喜欢薇姑娘，你何必在意那个？”

道二忽地说道：“他不喜欢我，我……我……”

她要走，忽地眼前站了黑一，他的身法比道二更妙。她再转身，忽地眼前站了一个小丫，她的轻功在四人里最佳。最后回头，看到了痴三，他笑嘻嘻：“我傻，我真有点儿傻……”

三个人不放她走。

方无主说道：“薇姐，你留下，好不好？”

一句“薇姐”，叫得她热泪滚滚，她心道：他叫我薇姐，他叫我薇姐，他一辈子头

一回叫我，他头一回叫我的.....

她不敢再看方无主，说道：“既是主人不怪我走开，我就留下便了。我听主人的。”

方无主说道：“你们带薇姐去歇息。”

四个人走了，他们再复是那“四绝”了，他们又有了笑意。方无主看着怪物，一叹道：“你以为事儿会这么容易？”

怪物笑：“不容易，才更有意思。”

方无主说道：“我看他们会大做文章，你小心些！”

怪物大笑，说道：“你该小心，别告诉我！”

第三章 病姑娘

方无主来到了藏玉山庄。好一个山庄。后架是山，托着一个庄子，前面是河，沉着一块宝地，庄前石坊林立，都是陈年的旧友积下的功德碑，昭示着藏玉山庄的资格。藏玉山庄，世上第一机关巧处。

方无主的心里无数，他去藏玉山庄，那些凶煞万丈的仆人会放他去看玉姑娘么？好是可怜的玉姑娘，她一生不会武功，只是那些仆人的一个摆设就是了，他们乐意，便拿出她来做挡箭牌；如果他们不乐意，便把她放在山庄里，做一只号令别人的猴子。

方无主心内生火，他定要救出玉姑娘来，如果她愿意，他会让他一生都住在那个海岛上。

方无主到了庄前，他对那五个站在门前的大汉说道：“请通报玉姑娘，就说我要见她！”

那五个大汉喝道：“你算什么？一天里来见我家姑娘的人没有三十，也有上百，你说要见说见么？”

另一个大汉喝道：“你要见我家主人也行啊，你拿出几十两银子，我就让你在主人出来的时候偷偷看看。”

方无主听得他们说，说得高兴，更是扬头大笑起来。

方无主问道：“你家主人是玉姑娘么？玉姑娘那么一个病弱好心的姑娘，怎么会喜欢有你们这些凶神恶煞的仆人？”

那大汉拍拍胸脯，说道：“我们不光是她的仆人，我们还是她的倾慕者呢，我们宁可一生不娶，也要做主人的仆人，我们都是玉家的‘活死人’。”他说此话，竟是十分倨傲。

方无主听得生气，心道：原来玉家的仆人真正是这么可恶，从前听得人说的，大概都是事实了。

方无主大叫道：“好，我便替你家主人教训你一回！”他拿起那大汉的下巴，一托，便咚地一声撞在门上。那门上油得千层油的大门，重逾钢铁，一撞便撞得那大汉的头起了大包，他叫道：“你个混蛋，报上名来！”

方无主说道：“恶魔！”

那大汉叫道：“你是方无主？”

方无主笑笑，那大汉叫着：“你等着，你等着！”

他跑进去了。

一会儿出来，便来了一群人。

当先的是那个大丑。

大丑说道：“方无主，你来了？”

方无主说道：“我要见一见玉姑娘。”

大丑说道：“你要先杀了我们百丑，然后再见我家主人不迟。”方无主笑道：“我是来见玉姑娘的，不管你们怎么不好，可不是我的仆人，我要是有你们这些坏蛋，一天

也杀尽了，决不让你们在世上胡作！”

大丑冷笑：“可惜，可惜，你做不了我们百丑的主人！”

方无主说道：“我不想见你们的机关，就是你们的机关再厉害，我也不愿去碰，我只是想见一见玉姑娘，说一会儿话。”

大丑说道：“你要见我家主人，须得先见过我们。”众丑都说对。

方无主说道：“看来奴恶欺主，这话真对了。我今天就是要见玉姑娘，闪开！”

大丑叫道：“拦住他！”

人齐齐出手，刀剑齐出。只听得一阵咯咯响，那些刀剑都落地上。方无主已经是到了院子里。

他说道：“再有千军万马，能奈我何？”

他扑向第一栋房子。一进房前，哗——，千条铁索齐落。铁索参差有致，先后落下，不晚不早，恰恰把一个方无主网中雀般罩住。方无主眼看落在那网中了。

众丑一齐叫道：“抓住了，抓住了！”

眼看着大丑的一柄剑、另外几个的人棍、刀齐出，直想打杀他。方无主心道：玉姑娘不会这么狠，只是她的手下已经是强奴压主了，他们想杀了我，更能威逼他们的主人了。

他一声吼，在那刀尖、剑尖要刺向他时，一声怒吼，铁索齐飞！卡嚓嚓，一阵子响过，铁索竟飞开去，碎成几段！几人扑向方无主，他们尖叫着，怕死。

如果方无主连铁索都会扯断，扯断他们的脖子岂不是象扯一根草？但方无主显是有些犹豫了，他怕玉姑娘不乐意。他是客人，玉姑娘不愿意他杀死她的仆人。尽管他们都不好，但她总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怎么能死在方无主的手下？如果他杀死了他们，怎么对玉姑娘交代？

他再扑到了第二重屋前。这一重房子有三间，他到了房内。房内是香火缭绕，那里

供奉的是玉家的祖先。他们都看着方无主，怪他闯了玉家的禁地。

方无主对着那玉姑娘的祖先，喃喃自语道：“原来是玉姑娘的祖先，我就对玉姑娘的祖先行一个礼也行啊。”

他跪下去，对着那玉家的祖先祝曰：“玉家祖先在上，请助我帮玉姑娘一次，帮她能做一个正常的女人，请帮她做我的妻子，也不绝了玉家的香火！”

他刚才跪下，忽听得扑通一声响亮，便地下塌陷下去！他身子一挺，一横竟横过来，手去扯那玉家的祖先。不料得人象是早有所料，他手一抓那人，忽地从那泥象后伸出几支铁爪来，抓向方无主！一抓之下，咯咯寸断。方无主一声叫，疼得叫出声来。原来是那铁抓正抓在他的手骨上，抓破了皮肉。他的身子被吊扯在那抓吊上。他的身前身后忽地满是人。那正是大丑与他们兄弟们。大丑乐道：“方无主，你是恶魔，可也是血肉之躯，你死在这里吧。”他持剑便刺。

正要刺死方无主，忽听得有人脆声叫道：“别出手！”

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个满身白衣的女人。她就是那个玉璧姑娘，那个与方无主有过肌肤之亲的玉璧姑娘。她的身上有一种方无主闻去很是熟悉的香气，那是淡淡的草香与轻微的药香气。草香是因为她喜欢花草，药香是因为她总得吃药。

玉姑娘说道：“如果你们杀了他，我便自尽！”她说得斩钉截铁。

大丑说道：“主人，老主人在时，可是对这恶魔之辈忌恨已极的，你别乱来啊！”

玉璧说道：“我不愿意你们伤他。”

方无主笑笑，说道：“玉姑娘，我是来看你的，这样子相见，是不便了。”

玉璧说道：“你……你何苦……”再就是令人肝肠寸断的一声叹息。

玉璧说道：“你们放下方先生，我便听你们的。”

大丑象是拿不定主意，方无主笑笑，说道：“我不愿意毁了你家的祖先神象，不然我一用力，他们便会碎了。”

众人哪里肯信他？他被那神象出手的钢抓抓住，有什么本事能碎得那钢爪？

大丑冷笑：“你有本事碎得那钢爪，我们便让你与主人一谈。”方无主大笑，说道：“好，大丑也算是江湖一条汉子，说话须得算话！”

他叭地一声，真个震碎了那钢爪，他笑对玉璧说道：“你看，我不能震碎你家祖先神象，对他不敬，岂不是连姑娘也不愿意？”他哈哈而笑。

方无主与玉璧真的两人独处了。这就是玉璧的书房。书房上书四个大字，做了门楣，那四个字是“蕙心兰质”。再在一旁有两条联，一条是：风清风浊自有人说；再一条是：人正人邪全凭世语。方无主看两条幅，心道：是了，她说得也是，人语是非多，说的正是这意思。

玉璧靠在壁上，说道：“方先生，你靠在这墙壁上暖一些。”她的眼里有笑意，那是爱的人才有的笑意。她问：“先生来找我，有什么事儿么？”真的有什么事儿么？没有什么事儿，但非找不可，就是得找到，找到了，也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玉璧低下了头，说道：“那一天，我看梦生要受他们的羞辱，我才告诉他，我不回你那里了，我跟他们回家。”

方无主心里一热，她的心眼真好，一心想着别人，就是象梦生那样的傻痴人，她也心疼，她真是一个好人。

方无主说道：“梦生告诉过我，我没怪你。”

玉璧笑笑，说道：“方先生，你不怪我就好了，我怕你怪我，我真的很怕。”

她笑了，她说道：“你告诉我，你能治好我的病，不知道你找到了那方儿没有？”

方无主突地想到了什么，他说道：“我看到了一个人，他叫怪物……”

玉璧笑笑，她一脸无邪：“怪，世上真的有怪物么？”

方无主大笑：“他不怪，一点我也不怪。只是他是性情中人，一般人不理会他罢了。”

方无主便把也他与怪物的话说了一遍，他说道：“怪物说，人在空中交接，便能免

了许多的恶事，那样说不定你会成了一个好女人。”

玉璧凑到了他身上，依偎着他，说道：“我要嫁与你，如果你治好了我，我就嫁与你。好不好？”

方无主说道：“我不是一个好人。”

玉璧笑笑：“你不是好人，世上再哪里去找好人？我早就想好了，我就嫁你一个人，非你不嫁。”

方无主心里一热，心道：象她这般一个美若天仙的美人，竟不能象一个正常村女那样做一个女人，真是上天不公！但他一想，便大有信心，说道：“我会做好的，我会请那怪物帮我，我与他一齐，便能与你在空中交接了……”

他突地噤声了，他看到了玉璧眼中的泪水。

他慌了，问道：“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玉璧说道：“我不，我不……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的身体，我不愿意让人看到……”

他不语，与人空中交接，他们的身子赤裸的，就是怪物的身子也得赤裸，不然他怎么在空中交接？她搂住了方无主，吻他，说道：“如果给一个其他的男人看到了我的身子，我宁可死！”她的话，唤起了方无主的男人雄心，他大大感动。一个女人一心把她的一切都献与你，你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么？

方无主说道：“我再想办法，我一定得救你，我一定会想出法儿来的。”

玉璧心仪道：“我是应该让他治我的病，我如果病好了，便可以做你的妻子了，我会给你生儿子，一个儿子，两个儿子，一直生出十二个儿子，那时儿子一排站在我的床前，他们全都很看……”她捂着脸，不敢看方无主了，她羞得红脸，说道：“我不好意思了，我不好意思再说了。你别笑我，你别笑我，你笑了，我没看，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你一直在笑我，对不对？”

她伏在方无主的身上，让他再闻着那香气，让他在她的咯咯笑声里心旌摇摇，她说

道：“你别笑我，我真的想给你生十二个儿子，一年一个，他们占了十二属相，好不好啊？”

方无主的心很甜迷，玉璧姑娘对他的情意，决不是平平常常的，她一心想着方无主，根本不在意他是恶魔还是好人，她是一个好姑娘。

他决不能辜负她。

他说：“我要你真的能嫁与我，你等着我，会练成那一种功夫的。你信不信？”

她说：“我信，只是你得快一点儿，不然我就老了，我一老了，就不好看了。”

她伏在他的膝上，让他心里好舒服。

第四章 邪魔歪道

绝看到了一个人，这人是他们此时最不乐见的人。

黑一远远看到了他，问道：“二妹，你愿意见到他么？”

道二早就见到了那个人，她看得清楚，那人正是慕容风，她低声说道：“我不愿意见他，大哥打发他走好了。”

黑一看着他走近，说道：“慕容公子，自古正邪不两立，你走你的阳关道好了，别再来扰我们。”

慕容风说道：“黑一，我不来找你，就你这种人，我还赖得理会，我要找我的妻子。”

小丫撇嘴道：“谁是你的妻子？”

慕容风看着背他而立的道二，说道：“谁是我的妻子，她自己也知道，何必我说？”

忽地道二回头，说道：“慕容公子，你走吧，我不会再跟你走了。”

慕容风说道：“你得说个明白，为什么不跟我走？”

道二说道：“世事哪里能都说得明白？能说明白的，便算不得一回事儿了。”

她低头欲走，被慕容风拦住，他叫道：“等一等，你跟不跟我走？”

道二说道：“慕容风，你走吧，我不会再跟你走了。”

慕容风道：“夫妻一体，你与我已经是夫妻了，怎么能说散便散？你有什么理由不跟我走？”

四丫大声道：“慕容风，你虽说是慕容家的公子，我也不在乎你，你走，别惹我。”

慕容风知道他不是四个人的对手，就是他们任何一个出手，他也不敌。但他不死心，只是对道二道：“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妻子，你不能不理我！”

道二说：“我不再是你的妻子了，你是姑苏慕容家的公子，是名门望族，怎么能娶一个黑道人做妻？”

她起身要走。

慕容风大喝道：“站住！”

四人站住了，黑一冷冷道：“你想与我们过不去？”

慕容风既颠且狂，他大笑道：“我哪里敢与名震天下的‘四绝’过不去，只是我要跟着你们，做方无主的手下，你们不能不要我吧？”

四人惊愕。从没听说过，慕容家的公子会做黑道中人。

道二急道：“慕容风，你走吧，别来缠我们，好不好？”

慕容风说道：“人做事，全凭自心，既是我妻子愿意做黑道中人，想必做黑道中人比做白道英豪来得好，我便也来做恶魔手下好了。”

他一口一个恶魔，让“四绝”听了，心里大是不快，他们心道：黑道白道，水火不容，他一口一个黑道，怎么能容得了我们？莫不如我们远些离开他好了。

可慕容风不舍，他跟着四人，说道：“我要见方无主，我要见他，你们不让我见，我不会放你们走。”

慕容风终是见到了方无主。他想不到方无主会是那么风流倜傥的一个年轻人，如果

他出身在一个世家名门，定是一个武林俊彦。一时双方相见，不知说什么才好。

方无主说道：“你想做什么？”

慕容风说道：“我想做你的手下。”

方无主冷笑一声，说道：“你好好的慕容公子不做，做恶魔有什么好？”

慕容风大笑，说道：“恶人好做，恶鬼好活，我愿意做恶人。”方无主知道，慕容风此举全是为了道二，但他也不好说破，说破又有什么益处？

方无主说道：“慕容公子，你也许不懂，做黑道人并不那么好做，人都指着你鼻子骂，骂得你狗血淋头。”

慕容风大声说道：“好啊，骂就骂，有什么了不得？”

方无主说道：“你好自为之吧。”

方无主正与慕容风说话，忽地听到有人叫道：“禀主人，来了一位姑娘，说是要见主人。”

方无主说道：“有请。”

在院子里停下了一抬轿，从轿子里走出一位光彩照人的姑娘来，她笑着对轿夫说道：“好了，你们走好了，这轿子留下。”

她左看看，右盼盼，看到了一个大汉正持刀在那里站守，她笑道：“能不能把那把刀借我用一用？”

那大汉看她，心里纳闷，不知道她借刀何用，问道：“你借刀有什么用？”

她笑道：“反正不是杀人，你拿来好了。”

大汉把刀递与她，只见她一刀劈去，竟是劈她坐来的那轿。人皆围观。

方无主走出来了。

这姑娘是“快活楼”上的慕容针姑娘。她为什么要劈自己的坐轿？

慕容针说道：“你说过，你要帮我杀怪物的。”

方无主说道：“我不能杀他。”

“为什么不能？”

“怪物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好人，我为什么要杀他？”

慕容针星眸带怨，一脸愁容，她抵近了方无主，吹气如兰：“你看他是好人，我不是好人？再说你是恶人，管什么好人不好人？”

慕容针叫道：“你们听着，这人是方无主，他说话不算，说帮我杀怪物，但他不做，说了不做的人，怎么能叫人？”

“四绝”之一黑一说道：“你再胡说，我杀了你！”

慕容针冷笑：“你有本事，去杀了那个怪物，何必来找我麻烦？”黑一说道：“你再胡言污辱我家主人，我便杀你。”

方无主举手，止住了黑一，他问道：“怪物怎么惹了你？”人围观的越来越多。

慕容针艳笑，用一只尖尖素手去摸方无主的下巴，说道：“男人好玩不好玩，要看他的下巴。你还是一个好男人，只是我不明白，你怎么见我改了主意？是不是怕怪物了？”

方无主说道：“不是怕他，是我改了主意，我不愿意再杀他了。他欠你什么，我代他还你。”

慕容针象看着一个傻瓜般看方无主，她扬头而笑，说道：“原来方无主是一个信人，好，真好！”

她慢慢看着众人，说道：“我知道方无主干百本事，水里火里都是去得，但怪物欠我的不是钱财不是物，他当时打了我八个耳光。你能当众也让我打八个耳光，从此也不与我为难，那就行了。”人皆哗然，要知道方无主是恶魔，是黑道巨擘，他怎么会让一个青楼女子打他八个耳光？

不料得方无主一字一句说道：“当初我答应姑娘，是因为我看不惯怪物，如今我与

怪物已是生死朋友，我看他如同看我自己，姑娘如果愿意，便打我好了。”

小丫大叫：“不行，你不能打我家主人。”

痴三冷冷说道：“小丫，你管不得。”

众人眼见得慕容针走向方无主。

慕容针笑笑，说道：“自古人皆说义，我看方无主也重意气，你愿意，我便成全你好了。”

她真的走上前去，叭——，打了一个耳光。这一下打得不轻不重，打得方无主的脸火辣辣的。

方无主一生傲岸，哪里受过人家这种污辱。他眼里似在冒火，但他看着慕容针，忽地眼里的火熄了，他说道：“姑娘愿意，只管打好了。”

叭——，再打了一个耳光，慕容针说道：“从来有人愿意替人受过，但也没人愿意替人挨打，如今看方无主真的是一个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

方无主的脸上忽地有了两个肿印。当众挨人打，而且是一个青楼姑娘的打，真的让看街的人好笑，竟有人笑起来。

他们笑方无主，晓事的会说他替人受过。不晓事的会加油添醋，说得天花乱坠，讲得方无主如一个猪狗不如的小人。

慕容针说道：“方先生，你是一个信人，我不打你，还真的白瞎了你的一份心思，只是我当众打你，让我心里也过意不去。不如我轻轻再打，你看好不好？”

方无主说道：“你挨怪物的打，我受你八个耳光，一抵一还，也算是一还一报好了。”

她再叭——一打，这一打很是有劲，打得方无主几乎翘起。他心道：原来青楼姑娘也有这股气力。

那慕容针说道：“是不是世上的好人都是你做，恶人都由我来？”

她的眼里有泪，谁也不懂得，她打人打得好好的，竟怎么流出委屈的泪水来。

她说道：“方无主，你看我一个弱女人，不欺我便罢了，何必戏我？你说帮我，你不必帮我，你装作看不见，我与怪物的仇自有我来报，干你何事？”

方无主说道：“我头一次认得一个朋友，就是怪物，他是我的朋友，你愿意打，直打我好了。”

慕容针泪水化成了笑，一会儿一哭，一会儿一笑，她失常的神态，让那些路人也是纳闷，看她再伸出手来，说道：“既是要打，便得打狠，我不如怪物。他打我时，我头嗡嗡直响，差一点儿死过去。我打你，便会轻好多了。”

叭，叭——，再打两下，看方无主此时，真有些惨了，脸面肿起来，看来慕容针姑娘的手也很有劲，再打下去，她一定会在方无主的脸上留下一点儿痕迹。

道二看着方无主，心一下一下在抽，她心道：她打他，疼在我心里。看来不象是看着慕容风，我看他时，心也在抽搐，我看他象是我的心尖。我是真心爱他.....她心里既酸又痛，连一旁叫她几遍的黑一反复喊她，也没听见。

黑一想让她上去劝说慕容针。

慕容针笑笑，看着四周，说道：“他打我时，八个耳光一齐，打得我晕头转向，一时死的心也有了。可我打你，就不那么狠了，我一下一下地打，让你别受那么多的苦。”

她一心要羞辱方无主，一个耳光打一会儿，再故意蹭几下，看几眼，说上几句。

街头上的人看她，看她出尽了风头。谁敢打方无主，据说那个方无主在夜里出来，他的眼睛大如铜铃，一夜出时，连鬼也怕他几分，人更不敢惹他。

可这个女人竟打他八个耳光？她是不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打完了，慕容针说道：“如果我哪一天吃错了药，死在街头，你们可是得记着，是方无主的人杀了我。”

方无主看她，竟是吐语便羞辱自己，心道：她与怪物有仇，那是必然。她当街叫卖那些绣物，坏人名节，得怪物来教训她，她心里忌恨，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她恨我方无主，那就大可不必了。她何必在意我的话，何必那么恨毒我？

慕容针说道：“我用刀劈了我的轿，就是发誓再也不回去了，我要在这里侍候方先生，请方先生笑纳我一个苦命女子。”

她竟当街袅袅跪下，对着方无主说道：“方先生，你收下我一个苦命的女孩儿，好不好？”

方无主想不到她竟是这么怪，打了人，还求人做她的主人。象她这种倔强女人，谁敢做她的主人？

第五章 夜淫

藏玉山庄，藏的只是玉么？江湖上的人仰望藏玉山庄，对那里有无限的想往。那里有江湖人期冀的一切：美色、名望、珠宝。这三样，有人只想得到一种，便心愿已足了。有的人可是想三种兼得，古人有贪婪者，鱼肉与熊掌想兼得，不知是不是能得到？藏玉山庄有江湖人的梦想，在那里可以做得圆江湖人的梦。

如果得了那个举世无双的美人，你会一生艳福不浅，就是当今皇帝，他也得不到象玉璧姑娘这样的美色。如果你得了藏玉山庄的珠宝，你也会一生受用不尽，据说玉家十几代都是武林大豪，他们的家私富可敌国。藏玉山庄静静地藏在山窝窝里。

夜里，这里没一丝声音，只是听得到风响，风吹草动飒飒声。可庄里并不平静。

在庄内，有一处藏珍楼。那是武林人盼望去的一处宝地。武林人以为那里是珠宝的藏珍处，却不知它只是一所淫窟。

江允正在这魔窟里。他走进去时，看到了第一间屋子。这里有两个男人，他们是阴食、阴色。再走进去，便到了第二间屋子。屋子里坐着几个女人，她们围着一个男人，这男人正是那个大丑，他老了，但那些女人扶着他，他叫那些女孩子是“主人”。

他不是叫玉璧才是他的主人么，他怎么叫这些女孩子是他的主人？再过去，第三间

里有一个女人，她静静地坐在那里等。

她等来了江允。

江允看着她，说道：“脱下衣服。”她静静地听命。

江允说道：“还好。”一声“还好”是说她还看得过去，不能让江允难受。

江允说道：“你是女人，该学会媚人，把男人讨好得笑了，一直笑下去，女人的日子便好过一点儿。你理儿你懂不懂？”

女人跪地，脱下江允的衣服，她轻声说道：“象公子这般的好人儿，都是为了她一个人来的。”

一句话说完，忽地江允扯起了她的头发，一扯把她抡了一圈儿，她咬牙不吱声，只是瞪着眼看江允。

江允恶声恶气地问：“你说的她是谁？”

女孩子看他，说道：“你也知道我说的是谁，何必再问？”

江允大声道：“她是美神，你们的人都叫她是洛神，她是不能动的，你知道不知道？”

女人突地乐了，她的声音很尖细，象是有锐物在石上划，她说道：“她不能动？她不是不能动，她不是女人，只是一张画，怎么能动？你能干那张画么？你一弄它，破了，破了，破得好难看，是不是？哈哈！”

她突地挺着乳，在地上来去，笑且跳：“人说画上的人好看，不及街头婆子面，人虽不好能解饥，不象画相只耐看。”

她指着江允，说道：“你们都错了，你们都错了。”

江允看着她疯疯张张，象是明白，又象是糊涂，不由得心道：她如此疯狂，不知她怕不怕玉璧知道？就是那些丑们，一见了她，也是怕。他们明里装作不怕，是想掩世人耳目，也是她让做的。

那女人说道：“你喜欢她，是不是？来这里的人都被迷住了，都让她迷住了，她只

有一招，装得病病歪歪的，让你看她好生可怜。你看她一步三叹，一吃三摇头，只是一个病秧子，有什么了不得？”江允吃惊，他怕玉璧，如果玉璧知道了她的话，会不会杀了她？女人忽地眼睛发亮，她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江允。”她笑笑，一口牙齿很白。

她说道：“我叫凤丫。”

她说道：“你看我的相貌不如她，我便真的不如。我看你也有一个法儿，就当是在作弄她，好不好？”

怎么算是在弄那个玉璧？真的是在弄她，江允的心头也是鹿撞，明知道是不可能，但也心怦怦乱跳。

女人解开她的衣服，人躺在床上，说道：“我拿一张帕子，盖在我的头上。你能来便来，我能学得她的样儿，学得神象。那时你就象是在她那里享乐，岂不让你也做了一回望梅止渴的游戏？”

说着，不待江允说话，她真个的做起来了，她躺在床上，把衣服脱尽，叠得好好的，放在一旁。然后她说道：“江公子，你是江南的名门公子，没有你帮我，我便完了。”

江允大吃一惊，她说话的神态、动作，竟是毕肖那玉璧。眉眼、神态、语声，没有一处不象玉璧的。如果不是看着她，江允会拿她当玉璧。女人媚气十足，她的模样酷肖玉璧，让江允心头鹿撞，忽生奇想：是不是那玉璧本来就是这女人，她乔装来此，让江允做她的入幕之宾，她一心享乐？但再看看她的脸，看不清帕子下的那张脸，就显得有些神秘。

江允说道：“你是.....真的是.....”

她笑笑，说道：“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我会做你的妻子的，你愿意不愿意我做你的妻子？”

江允明知道她不是玉璧，但听得声音也象，神态也似，他不由得说道：“我愿意，

我愿意。”

江允正欲与那个玉璧相亲热，忽地听到了那女人噗哧一笑，揭开了她脸上的帕子，她说道：“江公子，你说我学她，学得象是不象？”

江允大声说道：“象，象极了，你怎么有这一手本事？”

那凤丫头笑说：“我从前学的，只是学来逗乐子的，能逗得江公子开心，我便满足了。”她说话时声音愈低下去了，简直如同耳语。

江允想不到她坐起来，竟那么羞涩，他心一热，便抱起了她。不知时光，不知日夜，只是知道她与他偎在一起。

她喂了他一粒药，说道：“如果你不吃下这粒药，你会死在我的身上。”

江允暗暗吃惊，本来他就不敢再试，但听得说凡是玉璧的手下，都是会在这销金窟里得到一份快乐，那快乐不亚于神仙，便心里暗暗想着，如是能得那好处，岂不是也不用怕那玉璧了？

他问：“我不明白了，如果能与你交欢，再与她在一起，不是以可以做那种事了，岂不是她就得一死？”

凤丫冷笑道：“哪里有那好处？她的身体内有一种香气，那香气与你的药是一体，如果你凑得近了，那香气便引发你体内的药性，转瞬便会发作。你不待得走到她眼前，便得一死了。你没看到过死在她面前的男人么？”

江允说道：“看过。既是那样，为什么那男人还是扑向她？”凤丫头冷冷道：“男人都是贱人，都是想着宁可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那一件事，哪一个还想着不曾做下那风流事，人家不动分毫，你先就死了。”

江允说道：“这么说，藏玉山庄的人没有一个男人与她能在一起的了。”

凤丫头说道：“她是山庄的主人，她是真正的主人。只有她，才能主宰山庄的一切，你们都是她的棋子，如果她要摆布你们，那很容易，你们早晚都得死在她手。”

江允一阵寒噤。

他再问：“真个百丑都是图她的美貌么？”

凤丫头冷笑：“你别太天真了，他们心里都各怀鬼胎，他们想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如果藏玉山庄有了祸事，他们各自的心事也就暴露出来了。”

两人此时交欢，却是快乐起来，那凤丫头说道：“江允，江允，你算是有本事的人，来这里做什么？你是一个好男人，为什么不出去，在江湖上好好有一番作为？到这里来，做人家的奴才，你真的乐意？”

江允随口答道：“我不乐意，我看中了她的美貌，万一有机会，我一定要……”

忽地，他噤声了。

——他看到了谁？一个美人，一个浑身着玉一般白的白衣的美人。

她说道：“江允，你到了一定时候，要做什么？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江允一见到了她，又惊又怕，他看着她一步步走近，他闻到了她身上的异香。

忽地他想到了凤丫头的话，他再猛回头，看到了那个凤丫头正笑咪咪看他。

她是在试探江允。

玉璧说道：“江允，你是江南江门的公子，但你也是我的奴才，如果你不听我的，我便叫你死。”

她一步步走近。

江允心道：她身上的异香气很好闻，她身上的异香气很好闻。但他闻着，忽地觉得体内的气在游走，忽地浑身软绵绵，一点儿气力也没有了。象是有人在他的脚底抽去一丝丝血脉，他再也无血了，只是一具换血的骷髅。

他说不出一句话来。忽地他觉出他的眼泪下来了。

那玉璧说道：“江公子，我如果告诉你，你流下的泪水是血水，你流的是血泪，你信不信？”

江允不信，但他还是恐惧，他伸出手去，摸一下他的泪水。真的是血水。他流的真的血泪？

玉璧说道：“你后悔了，你流了血，也流了泪。只是你后悔了，为什么还一心想着害我？你能害得了我么？”

江允的身体已经弱得不能动了，她走近一步，他便失血。

他忽地想到了那个五丑，那三个死在水晶壁前的人。他们都是象他此时的心境一般。他们眼巴巴地等死。莫非他江南江门的公子江允也会象那些人一样死么？他想叫喊，叫救命，但他叫不出来。

他想爬向那玉璧，对玉璧说上几句话。但他说不出来了，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玉璧。

她叹一口气，说道：“江公子，你是不是想对我说话啊？”江允点头，他以为他是在使劲儿点头，但他不知道他只是微微点颔而已。

凤丫头笑笑，她用一只手挑起了他的下巴，说道：“看在我们还有一点儿情意的份上，我替你说话吧。”

他竟连说话的气力也没了，连说话也要人家替代？

凤丫头说道：“你说，你想求饶了？”江允眨眼。

凤丫头说道：“你说，你后悔了，以后会一心为主人做事，再不敢轻慢？”江允眨眼。

凤丫头再问：“你要不要我跪下，请主人宽恕你？”江允再眨眼。

玉璧说道：“我实在是该杀了你，但看在你江门与我玉家都是武林大家的份儿上，我饶过你一回。”

她刚刚说完话，他又闻到了一般香气，这香气与刚才不一样了，他忽地觉得象是血再从他的脚底涌上来了，他的身上又有了热气，又有了气力了。

江允看着玉璧，他的眼睛再有了活气，他的身体刚刚能动起来，他想着再扑上去，

恨不能把那个玉璧咯咯吱吱地嚼了吃。

但他不敢动，他弄不懂那奇异的香气来自哪里，也不知道玉璧怎么会有这种本事，把男人玩弄于股掌间。

他只是说道：“谢主人不杀之恩。”

玉璧说道：“我不光是不杀你，我还把她送与你。你得小心些行事。唉，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不能，你也知道，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病歪歪的姑娘，我不能象凤丫头那样做一个女人，我愿意做，但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我有什么法儿么？”

她说此话时，竟是忽地泪如雨下。

第七卷

第一章 先手

解免在天亮时到了藏玉山庄。武林里有许多很神秘的地方，藏玉山庄便是其中的一处。

它很神秘，神秘在如今它在一个不懂武功的女人手里，也仍是令人不敢小觑它。谁知道哪一天忽地会在藏玉山庄暴出一场大事？解免看着那些前人赠送的牌坊，其中有一块上写着“功被后世”。解免冷冷一笑，功被后世的人有，但决不是她藏玉山庄，是丐帮的老帮主解免，他会以一生英名，一统武林的大功绩名传后世。大丑来了，他对着解免一揖道：“盟主怎么会有时间来敝庄？”解免一笑，说道：“来访姑娘。”

两人对面，只是两人。一个是天下武林的第一人物，一个天下最美的美色。

解免说道：“姑娘，我想着你的事儿，总是坐卧不安。我与你父亲是至交，你如是出了一点儿差池，我便会一生后悔。”

玉璧笑笑，象一个纯洁的大孩子。她不在乎。

解免说道：“你不会武功，这一群人奴才欺主，我听说过了，不如你去我那里，我带着你，你把这些人遣散，也免得生出事非。”玉璧笑笑，说道：“解叔叔差了。”

解免眉毛一挑，听她分说。

玉璧振振有辞：“解叔叔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走。一是这藏玉山庄是祖宗的地方，不能离开，我是玉家唯一的后人，把祖宗也扔了，怎么能行？再说我的下人都是玉家的人，他们帮我，我守在玉家，都是正理。如果我去了解叔叔那里，丐帮里的人杂，我怎么能在那里好好呆着，反是给解叔叔添了乱。玉家的山庄有人理着，总比没人理着好。如果我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也能盼着有一个归宿，可上天不让我成女人，莫非是上天也要我生下来只是照应我玉家的祖宗香火？我不能走，我只得看着这里，不能离开。”

解免一句话，竟换来了她的振振有辞，竟是再也说不出了。丐帮不便，她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在那些肮脏的丐帮里抛头露面？让她离开玉家也不行，她不愿意。

解免说道：“那好，我请小丑将所有的玉家仆人都召来，我要对他们说话。”

玉璧想必也是怕那些仆人，她不敢说不让，也不敢说让，只是看着解免，一脸的无奈。

玉家的百丑都在。

看看人到了，解免大声说道：“玉家本来是名门正派，是天下四大家之一，何等的荣耀？如今虽说是玉姑娘做了主人，可她家道中落，不及从前那样显赫了，诸事大大小小，便全仗着众位操心了。”

小丑一揖，替众人说道：“我们都是拜服主人的德行，甘心一生替玉家做事的，还请老盟主放心。”

解免说道：“我只是不能不说，听得人说，玉家的仆人比主人更厉害，一个个胆大欺主，是不是有这等事？”

众人皆说不是。

解免冷笑，他说道：“是么？如果不是，我怎么听得那么多的闲言碎语？江允，你出来！”

江允站出来了，他冷冷道：“老帮主，你叫错了，在下不叫江允，在下只是玉家的五丑。”

解免的脸一红，他喝道：“你敢顶撞我？”

玉璧是怕江允吃亏，她笑道：“解叔叔，他说的是实，他们都自称‘活死人’甘心做好玉家的事，我得他们的帮助不小。”

解免叹一口气，说道：“如是你们让主人为难，我知道了，定是不会放过。你们听到了么？”

众人齐声答应，只有江允不应。

解免心头火起，他说道：“江允，你有什么话说？”

江允一揖道：“没有话说，只是我家主人说话，我等不说话，主人的话就是我们的话。”

解免大笑，忽地笑道：“玉璧，你的仆人满忠实的，我看你不必担忧了。”

解免鹰眉一挑，眼露凶光，他对众人道：“藏玉山庄有威名在世，你等都是藏玉山庄的仆人，可不能欺主，如是被我发觉此事，我便会杀了你们。”

玉璧勉强笑笑，她能对解免说些什么？

解免说道：“藏玉山庄是武林大家，你等做事，要小心谨慎。如果出了什么事，我不会放过你们。”

忽地有人厉声道：“藏玉山庄虽说不是什么大去处，但也用不着盟主来这里指手划脚，藏玉山庄不是还有主人么？”

解免循声看去，见江允站在他对面。

江南江门公子江允，他敢对解免说话。

解免冷言道：“江允，在藏玉山庄，还轮不到你说话。”

江允说道：“我家主人有百名仆人，你也听说过，我们的名称叫‘活死人’，我们不怕死，你要是来藏玉山庄寻什么好处，那就想错了。”

解免厉声喝道：“江允，你想做什么？”

江允冷冷道：“只是不想让你在这里显威风。”

玉璧看着江允，忽地说道：“江公子，请你不要与解帮主说话。”

江允对着玉璧一揖，下去了。

解免与玉璧独自相对，他无话再说，他看藏玉山庄藏满诡黠，只是无法探清。

解免对玉璧说道：“玉姑娘，你是藏玉山庄主人，藏玉山庄在武林中何去何从，你要想想。”

玉璧笑笑，说道：“我听解帮主的主意，武林中事，我一向不大明白。”

解免说道：“藏玉山庄有上百名江湖人，他们在江湖上一举一动，都干系极大，还望玉姑娘能谨慎行事。”

玉璧笑笑，说道：“好，好，我听解帮主的就是。”

解免走了，又是一个月圆夜。每逢一个月圆夜，或是每月的初一，百丑都得到那大室内等待，他们不愿意去，不断告诫自己：她是妖女，不能去看，不能去看……但象是有一条线在扯着，他的脚仍是向前走，一直到那间大屋子里。

人都眼巴巴地看着那块水晶。在那块水晶后，会出现一个美人，一个令他们魂牵梦绕的美人。她出来了，象是一个梦幻，出现在那块水晶后。她象是不知有人，她的脸上有微笑，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微笑，她慢慢来到那水边，手伸出去，撩起水，往她的衣服上一撩，水清如珠，慢慢滴在她的身上。她象是忘了有人，也象是在一个人独自嬉戏，她把水微微撩在身上。只是一会儿，她的身上便水淋淋的。女人的胴体是成熟的，显出

那窈窕的身形，撩人的身材，让人陶醉。

有人的喘息声粗了，有人的身体在抖。人形与兽欲间只有一层水晶。能隔人身体，却不能阻人视线的水晶。

一个人忽地跳起来，大叫道：“不行，不行，我得去，我得去！”要命的是他的叫喊，顿时惊搅起一群人的心思：她是我的，怎么能让别人得去？如果我去了，一冲过了那一层水晶，我便是她的人了。她会待我如亲人，她会成为我的女人。那时我与她同进同出，做一对夫妻，有多好？忽地站起许多人，他们趑趄向前走。

坐在后面的是大丑，他厉声喝道：“站住！站住！再去只会死！”可没人听他的。在水晶后的玉璧向着走近来的男人笑，那笑意是鼓励男人想入非非。

那个想扑向玉璧的人突地站住了，他回头吼叫：“是谁，是谁……杀我？”

原来他的背上插了一把刀，一把尖尖的刀！后面的人都想杀他，因为他冲在前面，如果不杀死他，他会夺得玉璧的，他会做玉璧的男人了，玉璧怎能落入他怀里？有人杀死了他。

江允的眼睛也是通红的，他盯住了玉璧的身子，她的身子太美，那柔柔的曲线都在半隐半现中。水淋淋的衣服掩不住她的身子。江允恨不能马上把她抱在怀里。但他做不到，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心内告诉自己：你是江家的公子，你不能一心沉溺女色，你不能。但心里的另一个江允告诉他：她是天下最美的美人，你怎么不占有她？如果占有了她，你就是武林的一绝。

玉璧对着他说话了，她的樱唇轻启，慢慢对着他说出许多的话。所有的男人都认定那是情话。

所有的男人都认定那情话是独说给自己的。此时要是玉璧能投怀送抱，男人宁可为她舍弃一切。

玉璧轻轻一叹，她看到了那个死去的人，她说了一句话：“你是一个好男人……”

人都看明白了她的话，都听不到，但看得到她的嘴唇，看出她说的是这一句。心里的血都很热，他们想的是：如果能得她一句赞叹，就是死在这里也值得。可他们再看玉壁，就看得血也热，一个壮汉扑上去，他抓住了那水晶壁，叫道：“玉壁，玉壁，你跟我，你跟我走吧。我带你离开这里，这里的臭男人多……”

玉壁看着他，象是能看出他的心情来，她渐渐凑近了，她站在水晶的另一面，两人只是隔着一块水晶，她的嘴唇微微贴在那水晶壁上，她看着这大汉，说道：“你……想我么？”

人都听不到她的话意，那水晶一定很厚，所以只是看得到她的唇在微微开启，却听不得一点儿声音。

他们看得清玉壁的身体了，他们看到一个洁白如玉、肌肤似雪的美人。她微微笑着，有一点儿忧伤地笑着。她对众人没什么恶意，她一心想与他们团聚，她想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妻子，但她做不到，因为她不能流血。

她哭了，她的泪水在那里流，在水晶壁上，很明显地看得出她的泪水。她不能做一个好女人，一定很伤心。

此时，要是能拚得性命，救得她，让她能做一个完美的女人，他们就是死了也值。

有人低下了头，哭了，他们看着对面的玉壁哭了。

那个抚摸着水晶壁的大汉突地拔出锤来，狠狠锤击那玉壁。没用，水晶壁象是钢铁，坚不可摧。

玉壁的头发也垂下来了，她的头无力地耷下来，头发披散在水晶壁后。她一定很渴望做一个好女人，她一定愿意做一个好女人。如果她是一个好女人，她不怕血，她就会迫不及待地嫁与他们中的一个。

那时他们准会很快活。

因为他们看到了玉壁是一个好女人。

那大汉心内十分痛苦，他吼道：“我不能看见你，我不能摸到你，我.....”想必是他体内的药发作了，他很痛苦，吼道：“我去了，大哥，我去了！”他叭地一锤，击出漫天血花！一天碧血，在水晶壁上溅洒。象是冬日竞放的梅，血红，但淡淡的了，在水晶壁上化了。

那玉璧垂头在对面，她看着死去的大汉，哭得很伤心。死了一个七丑。

鲜血溅在人身上，有的人有些清醒了，他们看着对面的玉璧，看她伤心欲绝的神色，不象是有意害人。但他们也无法再去扑，扑过去的人必死，成为死人，他们也不愿。

江允忽地扑到了那水晶壁前，他大声叫道：“玉璧，玉璧，你能不能不哭，你能不能走开？”

玉璧看着他，她的眼里有惊奇，她指着屋门，再指指她的心窝，那意思是问，江允是不是想让她走开？

江允点头，他的心也跳得快了，跳得慌了，如果玉璧不走，还会死人，死几个不知，但总会有自制不住的男人，他必是会死在水晶壁前。

男人就是这种东西，如果他看到了美色，会不顾他的性命。待得过后，他会再后悔，悔他不爱惜自己的性命。

第二章 天天搂着的男人

吃菩萨新用了一个厨子，这是一个好厨子，吃菩萨很高兴时想，如果他不惹我生气，他会在我这里干上三年。从前最长的一个厨子在吃菩萨的眼前哆嗦了半年。吃菩萨一吃不好，便得杀死她的厨子，这坏脾气江湖中的人都知道。

忽地她停手不吃了。不是那个鱼头不好吃，是因为眼前来了两个人。这两人是她的仇敌，阴食阴色。

阴食看着她，笑道：“菩萨最近血食不少，看来敬佛的人少。”阴色冷冰冰道：“只是别吃噎了，那时你可就不得好死了。”吃菩萨放下她的鱼头，鱼头还有一半，她放时很慢。她的眼睛盯在那一只鱼头上，她说：“你们找我的麻烦？”

阴色笑笑，说道：“你交出魔王令。”

吃菩萨忽地冷笑了：“魔王令应该在方无主的手里，他才是魔王。”

阴食说道：“你交出魔王令，决不会白交。我们能给你一件你最想要的东西。”

吃菩萨忽地暴跳：“你能给我什么？我最想要的……”她噤声了，眼前多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委靡不振的人，他的眼睛盯着吃菩萨，腿站不直，直哆嗦。就是见到了真正的阎王，他也不会那么抖。

吃菩萨真的乐了，她忽地泪飞如雨：“哎哟哟，真是你啊，冤家，冤家！”她要扑过去。

阴色一声喝道：“慢！”阴食说：“你也看得出，他中了毒，是阴家兄弟的寒毒。你不怕，他可是怕，你要是拿他去了，十个时辰内，他再也不算是一个男人了。”

两兄弟冷笑。

吃菩萨大惊：“他可是我的宝贝，怎么给他服了毒？”

阴色冷哼一声，说道：“我们兄弟找到了他，可是费了不少的气力，你要不要他了？”

吃菩萨大笑，说道：“要，要，我要，我昨天梦里还见到了他，你可得知道，他本事不小，能让我舒服。”

阴色说道：“我也能让你舒服。”

吃菩萨大乐：“我说的是让女人舒服，你懂不懂？男人只有两种，一种是有用的男人，这种男人女人宁可给他提鞋，就是死了，也愿意伏在他的怀里。再有一种就是你宁可杀死他，也不愿意让他凑近你。”

阴色阴食看她，听她说大道理。

吃菩萨忽地大笑，说道：“胡龙就是这种人，我念念不忘他哩。”

她凑近胡龙，问道：“你愿意不愿意跟我？”

胡龙大骂道：“贱婢，胖猪，我跟你有什么干系？我不愿意看你，我一看见你，连隔夜吃下的饭都得吐出来。我不愿意见你，你滚开好了。”

吃菩萨瞪圆了豆眼，说道：“你不愿意，我可愿意。”

她对阴色、阴食道：“你们两个把他好好交与我，好不好？”阴色说道：“我交与你行，只是你得给我一点好处。”

吃菩萨大乐，说道：“好好好，你要什么，尽管说好了。只要我有的，我就给你。你是不是看中了我的婢女，如果你看好了哪一个，我便送与你。就是看中了十个八个的，我也会送与你。”

阴色、阴食冷森森看她。

阴色道：“你手里有一块令。”

阴食道：“那是魔王令。”

阴色说道：“象你这种人，本事不大，只是与我们兄弟一般，怎么能保得住那块魔王令？”

阴食说道：“你保不住你的魔王令，方无主来了，你得交出去。再有别的人来了，你也得拿出来，莫不如你就交与我们。”吃菩萨恶声叫道：“我没有魔王令。”

阴色说道：“杀，杀！”

阴食一掌，竟削得那胡龙的头发飘飞。

胡龙大叫道：“你拿出来，我早就告诉他们了，你手里有一块魔王令！”

阴色说道：“你交不交？”

吃菩萨的眼睛咕碌碌乱转，她想不交那一块魔王令，但胡龙在人手里。

她叫道：“亲亲，你怎么卖了我？”

阴色不管她，再把他的手一伸，竟拿住了胡龙的咽喉，胡龙一吐，舌尖便吐在外。

阴色说道：“如果你再不拿出魔王令，我便切了他的舌头。”吃菩萨大惧，叫道：“别干，别干！”

她回头去，从她的屁股后掏出一个小小包裹，说道：“好，好，我拿与你。只是你得把胡龙交我。”

阴色大喜，他说道：“那是一定。”

吃菩萨拿出了那包裹，在那包里翻来翻去，真的拿出一只金装玉裹的小盒子，说道：“这就是那魔王令，拿去好了。”

果然是那一块魔王令。传说这魔王令是从前的恶魔唐六手里的，再后来到了肃杀手中。

阴色、阴食看看，那真的一块魔王令。

男人的羞根，竟不萎顿，成一块僵骨。

魔王令所到处，黑道的人无不惧之。

阴色阴食走了，留下了那个胡龙。

胡龙叫道：“带我走啊，你们说好的，带我走！”

阴食阴色走了，他们头也不回。

吃菩萨看着他们走远，忽地跳起来，她大叫道：“好，好，胡龙，你总算又落在我的手里了。”

吃菩萨是一个淫荡女人，她的淫性却不同于一般的女人。

她大声笑，摸着胡龙的身子。

胡龙叫唤，不是好声音：“胖猪，你摸我做什么？”

吃菩萨说道：“没有人敢叫我胖猪，没有人敢叫。只有你叫我，你一叫，我心里好舒服！”胡龙的身子骸棘，他怕吃菩萨，比怕地狱里的阎王更甚。

吃菩萨乐孜孜：“我好久没好好亲热了，没有你，别人没那么有味儿。”

吃菩萨回头，叫道：“把那两个男人弄来。”

一会儿，五六个婢女押着两个男人来了，那两个男人是一身花哨衣服，头也弄成了花蝴蝶状，抹着花粉，一脸男不男、女不女的脂粉气，他们一见了吃菩萨，便都跪在她的脚下。一个来捧她的脚，去捏捏弄弄她的胖脚趾。那人一边捏弄，一边说道：“菩萨，你的脚有一点儿凉，要不要我给你捂一捂？”

吃菩萨笑了一笑，说道：“好乖儿子，你愿意捂便捂！”那男人毫不犹豫，把怀敞开，拿起吃菩萨的脚便放在怀里，直放在他的心窝处，还甜甜蜜蜜地说道：“我捂暖了你的脚，菩萨会更喜欢我。”

另一个大叫道：“凭什么只你一个人奉承菩萨？我也来！”

他捂起了吃菩萨的另一只胖脚，说道：“菩萨，这样更是暖得快些。”

两个正在忙碌，却是看呆了胡龙。

胡龙尖声道：“乖乖，我在时，就够卖劲儿的了，可我实在比不上你老兄啊。”那两人正在卖气力，忽地捧脚的那人一声尖叫，看他的神态是不对劲儿了，他的身子直抖，象是人在冰窖里。

吃菩萨乐呵呵看他：“宝贝儿，你怎么了？”

那人不敢说他捧着吃菩萨的脚忽地冰凉，象是冰块抱在怀里，冷得钻心。他直哆嗦：“我不怕，不怕……”

吃菩萨更见温柔：“宝贝儿，你不怕什么？”

男人不敢说他不怕冰凉，只是说：“我喜欢抱着菩萨的脚。”吃菩萨笑一笑，说道：“这脚不凉么？”

那人磕磕巴巴：“不凉，象玉石一般，温着哩。”

另一个此时也呲牙咧嘴，说道：“不光温哩，还有些暖，有些暖。”

吃菩萨忽地笑了，笑得咯咯响：“你两个对我真好，我知道我的脚凉，这一会儿更凉了，是不是啊？”

他两个不敢说，只是摇头。

吃菩萨怒声喝道：“我的脚那么凉，你们两个死人都捂不热我的脚，要你们有何用？”

两人一见吃菩萨震怒，心知她起了杀心，便叫道：“菩萨，你大慈大悲，你放过我们，我们好好捂你老人家的脚，好不好？”

吃菩萨摇摇头，说道：“不是我心肠狠，你们看看，那人是我的丈夫，他叫胡龙。我丈夫他总是很嫉妒的，他一见我宠你们两人，他会对我不好。我不愿意他对我不好.....”两人一听，便爬下叩头，给胡龙叩头。

胡龙说道：“那个胖猪你们喜欢，你们就天天搂着她好了，我不喜欢她，我只要能离开她，就乐不思蜀了。”

两人叭叭直叩，说道：“菩萨，我们求你老人家，我们求你.....”

吃菩萨懒懒地拿起那一块鱼头，她还有一块鱼头没吃完，她忽地怒道：“鱼头怎么是凉的，快拿去热！”

婢女如火般急着去了。

吃菩萨说道：“你们莫求我，如果我丈夫愿意，他愿意让你们两个侍候我，我就留你们。如果他吃醋，我就没办法了。”

两人一听，只有胡龙能救得他们的命了，他们跪地，对胡龙捣蒜一般叩头，求他说情。

胡龙说道：“你们还是去求那个胖猪吧，她愿意要你们，我有什么法儿？她不要你们，我也没法儿。”

吃菩萨突地装俏，突地嘴巴，学小丫头撒嗲，说道：“胡龙，你又犯嫉心了，我把他们打发走！”她一步步走近两人。

那两人知道不妙，叫道：“菩萨饶命，菩萨饶命！”

吃菩萨笑，她的胖手掐起了一人，那人的手脚乱蹬，眼珠子怒突，对着她要吼要叫，但他的眼睛一会儿便淡下去了，他的腿也蹬得没一点儿气力了。他不再动了，吃菩萨呱一下把他丢在地上，说道：“他完了，还剩下了一个！”那人眼见得吃菩萨走上来，他躲也无处躲，直闪身子。他忽地叫道：“我跟你拚了，胖猪！”叭——，一声响亮的耳光，打在他的脸上。

吃菩萨仍是柔声说道：“别人不能叫我胖猪，只有一个人能叫。他叫我胖猪我乐意，我乐意的事儿，我自己不在乎，别人管不着。你不能叫！”那人一摸他的脸，他脸上被吃菩萨打了一下，那地方火烧火燎，只是一会儿，腮边的肉便掉下去了，脸边露出牙齿来。他的样子象鬼，站在吃菩萨身后的婢女吓得尖声叫起来。胡龙恐惧，他看得惯了，从前他与吃菩萨在一处，天天看她杀人。她杀人是乐趣，她杀人如踩死一只蝼蚁。

吃菩萨说道：“你看我还是象从前一般乖，是不是？”

胡龙冷笑，说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吃菩萨拍击着她的小小胖手，说道：“对啊，你胡龙也不改你那怕死的本性，我要你怕我，你就得怕我，因为怕死，你就得怕我，对不对？”

胡龙未说话，那个人忽地扑上来，他扑向吃菩萨，叫道：“胖猪，我宰了你！”

他扑到了吃菩萨的身上。

她一身赘肉，动作一定不灵活，看到他扑上来，也不动。他的手刀抓到了一柄刀！有利刃在手，他胆子便壮了，吼声连连，向吃菩萨的肚上猛刺一刀！一刀深入！吃菩萨莫非是钢筋铁骨，她看着这男人，眼里还是有丝丝笑意，她说道：“你这个狗杂种！”她一掌拍击在那人的头骨上，只听得咯咯咯一阵响，他的头骨碎裂了，他仆倒在地上。

死前的男人还叫道：“吃菩萨，到了地狱，我也不会放过你！”吃菩萨走近胡龙，她笑眯眯，说道：“人都说死过了，到地狱里会算账，我怎么不怕？到时我不去地狱，你

去地狱，我进仙府，那样我就遇不上你们了。”

她对着惊惧不已一直后退的胡龙说道：“我自你走后，后悔了许多的日子，我后悔不一直把你抱在怀里。这一次你回来了，我再也不放开你了，从今后，我就是吃东西也抱着你。只是我再吃东西只能一只手拿了。”

她很发愁，因为她再吃东西时不能专注，她得用一只手抱着胡龙。日日夜夜抱着胡龙。

第三章 意淫

江允在藏玉山庄很不快乐，他才知道，解免要他做的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盼着能见到解免，但他在藏玉山庄，解免的人怎么会进得来？他在庄里时常散步，有一次在花园里碰到了玉璧。他想躲着玉璧。百丑的人大都躲着玉璧，如玉璧与他们一个人过份亲热，其他的人会生妒心。江允看着她。

忽地玉璧一叹，她说道：“江公子，你与他们不同，能不能与我说一阵子话？”

江允站住了，他不敢抬头。一抬头便会看到玉璧美得让人目眩的艳色。

玉璧说道：“你离我远一点儿，不然我身上的香气会让你受不住。”

江允惕然，坐在远处。

玉璧说道：“江公子，你能不能说一些象我与你这般的男女在一起时说的情话我听？”

江允苦笑笑：“你不需要情话。”

玉璧看看江允，叹了一口气道：“你是江南江门的公子，莫非你也同那些人一样无识么？”

江允心一动：看来玉璧还颇是看重他这个江门公子。

江允冷冷道：“我只是主人的一个下人。”

玉璧看着江允，叹息道：“莫非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心？”

江允看她，花丛不美，映出花丛里的女人很美。她一身素衣，一件长披，在江允眼里不啻是天上仙子。她怎么会青睐江允？

江允说道：“你拿男人当耍子，早晚会死无葬身之地。”

玉璧说道：“我怎么是拿男人当耍子？”

江允说道：“男人在你这里，只是一群活死人，他们是你的仆人，那也算了。还拿他们当玩物，每到初一十五，你便去那里洗浴，让男人看你，让他们心里引起欲火，你玩弄男人，还不够么？”

玉璧苦笑笑，说道：“你知道，我是玉家的唯一传人，我是玉璧，如果不能把藏玉山庄保住，我便得一死。死了也无所谓，只是藏玉山庄的名声岂不是会大大损坠？再说，我是一个女人，一个不能保住自己的女人，如果有哪一个男人对我动了邪念，我只有一死。我不能让他污了我的身子，再活下去。我只有一条，就是不流血方才能活命。我不能让男人动我一下……”

江允看她，竟是隐隐有些悲痛，他心道：也是，我要是她，我也不会让男人碰我一下，我只是躲着男人，象是躲着瘟疫，只是她是一个弱女子，怎么能躲得了男人？她想出了这一招，确也是一招……

再听得玉璧说道：“天下男人都是贪色，哪里有几个象从前的大侠柳不恭那样的，只是看美，不是贪色？我看人看得透了，便生出一种厌恶之心，我恨男人，我也恨我自己。只是我得活下去，身旁没有一群男人，我怎么活？”

江允听着，看着她，竟是泪水潸潸，痛不欲生的样儿，不由得心里也痛。他心道：原来她也是心里有莫大的苦衷，她从小便得了这一种怪病，她不能出血，那只好让别人出血了，她只是能流泪。她流了泪水，便是痛苦了，别的人便得流血。这也公平，因

为她一流血便得死掉，而别人流血，却不一定会死。

江允想大声说：“我保住你，不让别的男人碰你！”他不知道，每一个丑都会在玉璧的眼前说这种话，每一个人都是想着他会保住玉璧的贞操，如果他们保不住玉璧，玉璧便会死。

玉璧说道：“我自小流过两次血，都是大侠柳不恭保住了我，那时他已经要出海了。他说我一生不能出血，再流一次血，我就得死了。我当时几天几夜睡不着，我想着怎么样能不死。我的老爹说他活着时能保住我，不如他一死，便把我也杀了。但他舍不得杀我，他是我的老爹，娘又早死，他怎么舍得杀我？”

江允听着，象听着一个神奇的故事。

她说：“后来爹要死了，我知道他不久于人世，我得想出一个办法来，我便天天想着，后来我找到了爹的一个知交，他是一个江湖奇人。我说要那些采药贼的药，他不愿意给我。我告诉了他，我要做什么，他长叹一声，给了我，我便懂得了那药的配制，从此我便知道了如何制服男人……”事情很简单，但也很辛酸，如果没有那个奇人，江湖上再也不会会有一个美色如玉的玉璧，但没了玉璧，哪里会有总也杀不死的百丑？

江允大声叹息：“从前我知道玉家有一百个勇士，他们是百丑，是总也杀不死的人。我以为他们是真的功夫无敌，谁知道是膺服美色的天下俊彦？”

玉璧说道：“你是我的人，我不能放你回去，我很痛苦。有时我看着你，我心里也很苦，我知道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是江南江门的公子，你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屈就在这一群男人里，你怎么会甘心？但我不能再说别的，我不能放你走。如果放你走了，我的秘密便大白于天下了，我再怎么活下去？所以我在众人眼前，象一个被仆人欺负的主子，我是愿意这么做，我知道男人都有自尊，他们做我的人，本来就是受尽了委屈，我怎么不能让他们在江湖人的眼里更自傲些？”

江允盯着玉璧，她是一个好心的女人，如果她是一个完美的人，她会嫁与谁？

玉璧象是看透了他的心，她柔声说道：“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方无主说，他会找到一个方法，救我，让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女人。我听说那是一种空中交接的方法，我虽是不喜欢他，但我与他在空中能交接了，我便是他的妻子了。我可能一生只能做方无主的妻子了，尽管我并不喜欢他。”

江允忽地叫道：“不，不，你不能嫁与他。我去找人，我会去找人，我找到了人，学会了那种空中交接的法儿，我与你成亲，我娶你做妻子。”

玉璧笑笑，说道：“我喜欢你，江允。”一句话，一个眼神，便把江允的内火勾起，他扑上去，要抱住玉璧。

玉璧说道：“江公子，江公子，不要，不要……”

江允哪里管这些，他回头看看，花园里确是无人。他哪里肯放过这个机会？他扑住了玉璧，叫道：“玉姑娘，我娶了你，我们回江南江门，江家是一个大家，你便是那一家的主人，好不好？”玉璧的身子也哆嗦，她也情火大炽，喃喃道：“江允，啊，江允……”

他一心以为玉璧就是他的女人，此时怕玉璧也一心以为江允就是她的情中圣人吧？

江允忽地身体烧灼，他的身子象是被人抽空了，在他的体内有一股炽火在烧。他不能再向前了，虽说是他的眼睛在够着玉璧，但他的眼神已是痛苦万分了。

玉璧忽地觉醒了，她叫道：“江允，江允，你不行了，你的鼻子出血了！”

江允此时恨不能死在玉璧的怀里，他刚才一扑，那感觉是好极，象是舒软的身子已经贴在他的身上，两人已成一体。他叫道：“死就死，算什么？”但他的身子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他的鼻血在喷。玉璧抬头看他，忽地说道：“江公子，我害苦了你。”

江允心里甜滋滋的，她一声“江公子”叫得他心里美滋滋，就是死在她眼前，也不在乎。他笑道：“大丈夫岂能……惧死？”江允倒在地上，再不救治，真会就死。玉璧看他，竟是身子软了，一点儿也无气力，就是此时无人杀他，他也必死。

玉璧说道：“江公子，你不能再对我情有独钟，你再不能对女人生出情意。你的性

命要紧……”她拿出一粒药来，喂与江允。江允此时意荡神迷，看着她的纤纤玉手，竟是情仍不已。但美人伸玉纤手来喂药，是不能却的，他吞下了那一粒药，身子好些了。好是好了，可仍不能站起来，只是身子弱弱的，看着玉璧。

她说道：“江公子，我走了，你好好保重。”

她一步三回头，对他情意殷殷，顾盼不已。

剩下一个江允，躺在地上，他看着远去的玉璧，心里仍是酸酸地想着：她是对我情有独钟的，可她不能爱我，她无法爱我。她一爱我就会死，我自是不能让她死了。我得去访遍名山大川，找到那个从前的阴阳人梅瑛的传人，那时我便会了许不天的神技，我能在空中与她交接，便救了她。

想到这里，他便一心去找那梅瑛的传人，决心走出这藏玉山庄。江允想定了，他决心马上就走。一走到庄门前，他看到了大丑。大丑看着他一身泥土，便知他遇上了什么事。

大丑道：“五弟，你要做什么？”

江允决心不告诉他。他的心愿，何必告诉大丑？再说他们有百丑，怎么能让他们都知道，万一他们都要去救治玉璧，岂不是糟了？大丑说道：“五弟，你要去江南，访遍那江湖人，找到那个瑛梅的传人，学空中交接的本事，是不是？”

江允一惊，他失声道：“你怎么知道？”

大丑摇头，说道：“我们兄弟有几十人都去过，没有用。没人知道瑛梅的传人，你知道，世上谁也不愿意说自己是阴阳人，也不愿意说自己有那空中交接的本事，除非你认得那个人，除非你真的知道他是谁。”

江允说道：“我要去，我要试一试。”

大丑苦笑笑，说道：“你愿意去也可，只是我们百名兄弟在江湖上都是患难知己，不能不互相照应，你到哪里，能不能告诉我们一声？”

江允心里一热，他想到了：百丑都是象自己一样的心思。但是，如果他得了那空中交接的本事，那样岂不是.....

大丑看透了他的心，说道：“我老了，还有十妹，她是女人，我们都盼着百丑这些个活死人能堂堂正正地活在世上，但不能。只有主人做了谁的妻子，我们才算能解脱。你能与主人成亲，我愿意。”

那十妹在一旁久不出声，此时她的脸也红了，她说道：“江公子，我也愿意。”

江允想不到十妹会一见他便情痴，此时见他一心救治主人，也是心动，她说出此话，脸早就红红的，头也不敢抬了。

大丑说道：“我告诉你，你去找一个人，那个人是方无主。”江允很是意外，方无主会告诉他么？

大丑说道：“你找他，他不会告诉你。但你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他便会告诉你的。你的武功不如他，但你做人未必不如，你好好与他周旋，也许会知道去哪里找人。”

江允再能说什么，他对着大丑与十妹一揖，说道：“好，我走了。”

十妹忽地说道：“五哥，你到了哪里，有什么事儿，告诉我们一声，免得我们挂念你。”

江允看着她，她的身形瘦瘦的，只是一个小姑娘。她为什么也做了百丑之一？

大丑说道：“十妹为了我们，做了这个‘活死人’，她救了我们大家。”

江允心里很感动，十妹是好人。

十妹说道：“我这里有一只鸽子，它叫‘灰雨’，是我的宠物。五哥带上它，如果你有事，天上地下，我也会去救你。”

江允拿了鸽子，把它笼在袖里。他此去吉凶如何，他自己也不知。

他对大丑说道：“大哥，我去了。”

大丑说道：“江湖中人，都知道主人被我们仆人所欺，谁也不知其中奥妙。你到了江湖上，一定不要让人知道此中缘由。如果露了机密，我们多半会死在别人手中。”如果有人得知了藏玉山庄的机密，他会击中山庄的要害，会使百丑死无葬身之地。江允走了，他的身后有三个人在盯着他。

楼上，一个美人在喝茶，她在悠悠地品着茶，看着江允，她有一点儿失神。从前有许多人去找过那个瑛梅的传人，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找得到。她甚至不相信在江湖上还有这一派的传人在，如果有这一派的传人，他们怎么找不到？就是方无主亲自出马，他也未必找得到，何况她的手下？但江允是一个特殊的人，也许他会有福份儿，找到那个瑛梅的传人？她但愿他找得到。如果有人能救治了她的病，她会成为一个好女人的，那时她是不是要嫁那个男人了？她再也无法选择了？

她不想这事儿，因为那事儿太远了，她早就学会了一种活在世上的好办法：对自己，对别人，只看眼前，少想着将来。多想着将来，你会天天烦恼。

第四章 兄妹

慕容风在街头，他每天得去那个小小酒店喝一顿酒。每日如此，只是借酒消愁。他正举杯，忽地听到了楼梯响。

人都注目，慢慢走上来一个美人。这是人皆认得的美人，青楼美女慕容针。

她扫了楼上一眼，男人皆以为她在注目自己。看她到了慕容风的桌前。慕容风见到她上来，不由得神色大变，他怕这个女人。

慕容针到桌旁，坐下，说道：“你不会对我说话，我知道。”慕容风真不说话。

慕容针说道：“你再不说话，你也是我的哥哥。”

慕容风不说话，只是盯着眼前的酒杯。

慕容针说道：“人为情迷，当初我做事，你看不惯，如今你做事，也丢了慕容家的脸。”

慕容风想说话，但他不能说，他强忍住，看也不看慕容针。

慕容针说道：“你是我的哥哥，你再不说话，你也是我的哥哥，我虽说是上了青楼，丢了你的脸。但你也不比我强到哪里去，你看上了那个道二，她只是一个黑道恶魔，你也去了方无主那里，也做了恶魔手下，我看你也丢了慕容家的脸。”

慕容风想说话，但他不能说，他曾发誓，不与这个丢了慕容家族脸的妹妹说话。

当初她看好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一个下人，慕容风不许她与那个下人在一起，她一气出走，做了“快活楼”最红的红妓。她再也不是慕容家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她就是慕容家的小姐，就是慕容风的妹妹。

慕容针笑道：“我来陪你喝一杯，想必你很寂寞，是不是？”慕容风丢下杯子，直眨眼。他恨慕容针，不愿意与她喝一杯。

慕容针说道：“我恨一个人，那个人叫做怪物，他是从前的大侠柳无双，也叫柳双。他打了我八个耳光。你也知道，我自小做被人宠着惯着，没人敢打我耳光。他打了我八个耳光，我一定要他死。我找了方无主……”

慕容风一听她找了方无主，顿时脸上有着痛苦神色，他不愿意妹妹再与方无主有什么瓜葛，他不愿意，他的脸上写着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

慕容针看出了他的神色，她笑了，说道：“你不愿意，对不对？你想着慕容家的女人不能与恶魔交往，是不是？可你为了一个女人，竟与恶魔打在一起，你也不是慕容家的好子孙。”

慕容风的神色是痛恨，他想高叫：不对，不对，我不是那心思，你想错了。但他说不出来。

慕容针说道：“天下武林的人都知，连三岁的小孩儿也知道，恶魔方无主做的恶事，

多半都是由四绝做出来的，他自己很少做恶。你爱上了四绝之一的道二，便是做恶。”

慕容风看她，恨她。她是来揭他的短处，她恨他，才做这种事。酒店里的人都看着他，以为慕容姑娘看上了他。

一个人能得青楼红妓慕容姑娘看中，岂不是他的大幸？

酒店里一阵子骚乱，上来了一伙人。看来这一伙人是江湖人，他们吵吵嚷嚷，到了楼上。

有人叫道：“店家，店家，来酒来菜！”

店家忙忙碌碌，端来酒菜。其中一个恶相满面的大汉看着慕容针，几次扫过她的脸面，他叫来了店家，对他问了几句。他问些什么，慕容风心里很清楚。

大汉笑了，他摇摇摆摆走来，对慕容针说道：“姑娘，你是‘快活楼’的慕容姑娘，是不是？”

慕容针笑，说道：“我是啊。”

那大汉看着慕容风，说道：“他是谁？”

慕容针说道：“他是我哥哥。”

众人大笑。

那大汉一脸淫相，他说道：“他是你哥哥，我就不是你哥哥了么？你哥哥那么多，我们都你哥哥。”

慕容针笑得很认真：“他真的是我哥哥。”

那大汉不把慕容风看在眼里，他笑道：“他是不是有一点儿象姑苏那个慕容公子啊？不对啊，听说姑苏的慕容公子投了方无主那个恶魔了，他做了黑道中人，我看这人不象，不象。”

慕容风不理他，自端酒杯。但他的手露出他的心情：他的手在抖。他恨，他恨那个大汉。

大汉笑说道：“慕容姑娘，你好歹也算是一个好人，别与他在一起了。他是恶魔的手下，哪里会做什么好事？”

慕容针竟对大汉媚笑，她说道：“你说得对是对，可他是我哥哥，他不理我，我不能不理他啊。”

那大汉笑，说道：“慕容风只是一个狗熊，他怎么敢不理姑娘？我要他对姑娘道歉，好不好？”

慕容针咯咯艳笑：“别胡说了，我哥哥是最倔强的人，你可别惹他啊。”

那大汉吼道：“教训教训他，谁教他做恶魔的手下？！”三个人扑向慕容风！这三个的功夫平常，但他们仗着人多，一扑向慕容风，便下杀手！

慕容针只是尖叫一声：“坏了，坏了！”

大汉想去摸慕容针，他狞笑道：“什么坏了？”

正说话间，那三个扑向慕容风的大汉忽地顿住了：一个的后背上插进去了一根筷子，那一根筷子正插在他的肩胛骨下，直透入去，插在他心上。他怎么能不死？他只是说一句：“他……他杀了我……”便仆倒了。

第二个看着前面的大汉倒下，身子直扑，到了慕容风眼前。他收煞不住，被慕容风直扯住前胸。

慕容风说道：“你何必着急送死？”

叭，一下子把一只酒杯扣在他的眼睛上。

啊——，大汉负痛，那一只酒杯扣在眼上，他的眼球突出来了，血也直冒，在那酒杯里忽地多了一只眼球。

他叫道：“杀死我了，杀死我了！”

慕容风一推他，说道：“滚！”

他栽出去，仆倒在地。

第三个大汉的一把刀正砍向慕容风，忽地手臂一麻，刀砍在他自己的肩头上，血喷如注。他啊啊叫着，向后便逃。

那个大汉正要搂着慕容针，忽地觉出他的两眼都疼了，他叫道：“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他的两只眼睛上都插着针。

那是慕容针的针，神绣慕容姑娘的针。

他啊啊大叫道：“慕容针、慕容风，你们等着，你们等着！”一群人跑下去了。

慕容针说道：“哥哥，我有一妙计，我能保你得到那个道二，你再离开方无主，好不好？”

慕容风看着她，忽地低下了头，他真心想得到道二，他想拥着道二，让道二做他的妻子。如果道二做了他的妻子，她不是黑道中人，那是最好。

慕容针说道：“我去找方无主，他帮过我。”

她没提方无主与怪物的事，方无主想帮她，那一次他做了慕容针姑娘的良人。但后来他与怪物做了朋友，宁可替怪物挨了八个耳光。她如今也恨方无主了，他怎么不替慕容姑娘挨打？他对不住慕容姑娘。她决心报复方无主。如果道二跟着慕容风走了，对方无主也是一个打击。

慕容针与道二坐在一起。

道二知道她，她是青楼女，是一个艳情随处送的女人。她来做什么？

她说：“我认得一个人，那个人也姓慕容。”

道二一听，起身便欲走。

慕容针一叹，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思，你不愿意与慕容风在一起，你一心想嫁与一个人，他是方无主，是么？”

道二站住了。

她说出了道二的心事。

慕容针说道：“可惜，可惜，你不知道方无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道二终于说道：“我知道他。”慕容针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他与我在一起过？”

道二笑了，笑得很孤傲：“我知道你只是一个青楼女人……”慕容针说道：“可你不知道我只是一个负气出走的慕容家人。我出走时，是因为我哥哥对我不好，我哥哥就是慕容风！”

道二惊讶地看她。

她来做什么？是替慕容风说动她么？

她心已死，不再能掀起波澜了，她只是一个活死人。

慕容针说道：“你爱方无主，可他喜欢的女人不是你。”

道二失声说道：“他喜欢那个玉姑娘。”

慕容针再笑笑，说道：“你说错了，他喜欢的不是玉姑娘，而是我。”

道二看着慕容针，她怎么会说方无主喜欢的是她，而不是玉姑娘？

慕容针说道：“他答应玉姑娘，要学会与她交接的空中交接术，但他迟迟不去找那个梅瑛的传人。他不愿意，他与我在青楼上曾有过约，他得娶我。我人在青楼，但谁得过我的身子，只有一个人，他就是方无主，他是方无主，他是得了我的身子的唯一一个男人！”道二看着慕容针，她的耳旁都是慕容针的话：“他是得了我的身子的唯一一个男人，他是得了我的身子的唯一一个男人！”道二的心碎了，如果他是真心喜欢那个玉姑娘的话，那还情有可原，可他喜欢这个慕容针，这个在邪恶里滚的女人，他为什么要喜欢她？慕容针说道：“他派你们去杀那个怪物，就是我的主意。我愿意让他杀了怪物，如果他杀了那个怪物，我就与他成亲。他答应了。可他杀不了那个怪物。如今我也想通了，我何必杀死那个怪物？让他好好活着好了，我只要与方无主成亲就行了。不信你可以问一问方无主。他会告诉你，我就是他的人，我是他唯一的一个女人。”

道二失声说道：“你是他……唯一的一个女人？那我……”

慕容针说道：“你可以做他的女人，只是你年纪大了一点儿，他是不是嫌你年纪比他大一点儿了？”

道二喃喃道：“我年纪比他大，我比他大六岁，我比他大。一个女人不能比男人大的，不能……”看她失魂落魄的样儿，慕容针笑笑，说道：“我有一个主意，你愿意为他死么？”

道二说道：“我愿意么？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慕容针说道：“你可以去杀死那个解免，他如今正集一些正义道的人，想杀死方无主。如果你死在那个解免手下，方无主一定会替你报仇的，我再告诉他，你爱的唯一一个男人就是他，他会想你，他会伤心。”

道二的心里想着那时的方无主，他一定会伤心，他会哭。虽说他哭时不会让人看到，但他一定会哭，他会为道二而哭。

道二的心里一阵子甜蜜，她心道：好，我就替他杀了那个解免，让解免死在我手里，我再自尽，让他后悔，他会想我，一想到我，他便会后悔……

道二说道：“好，谢谢你。”

慕容针看着慕容风，她笑说：“我劝道二走了，她去杀那个解免了，她不会是解免的对手，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慕容风看她，他不声张，但他的脸上是惊惧。如果她去找解免，她会死在解免手下。

慕容针说道：“你去救她，你对解免说，你去方无主手下，只是想建功，其实你多半有这心思。你解救了她，她会跟你。只是……”

慕容风看她，等她下文。

慕容针说道：“你得让解免把她打残，那时她才是你的。”她悄悄笑了，笑得很俏丽：“那时，你就有了一个妻子了，我也有了一个好嫂嫂。”那样行么？慕容风在迟疑。但慕容针笑了，她说道：“哥哥，人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女人，你知道不知道女人也毒？

你要她，她不跟你，只能折磨你，让你做什么也没心思。你为什么不把她据为己有？如果你不干，她只会再是方无主的，方无主可是真心喜欢她啊。只是他如今没想明白，如果他想明白了，就会找她。那时你再也没了这个妻子了。”

第五章 宁为情死

道二走了，她一个人去找解免。她也恨解免。是解免杀了方无主的父亲，她知道，方无主也知道。但他们杀不死解免，解免是白道盟主。如果方无主杀了解免，他们会全都死在白道人手中，他们会群起而攻，把方无主的人全都杀光。

道二心道：我去杀解免，他曾诬我杀死清怨婆婆，我没杀。我要杀了他。

解免的眼前站着道二。

解免说道：“你是不是来求我，让我允许你与慕容风成亲，做一个白道中人？”

道二不语。

解免坐得笔直，他不老，只是脸相老一点儿。

他说：“你是方无主的人，你一心向着方无主，你不会成为慕容风的妻子，你用什么盆也洗不净你的手。”

道二只是看着他。

解免说道：“你杀死了清怨婆婆，罪也该死！”

解免身后的徐长老、应长老齐声道：“帮主，让我杀了她。”解免摇头，他说道：“如果你能杀死方无主，再提着他的人头来见我，我会让你与慕容风成亲。”

道二仍是看他，不语。她恨解免，只有这个解免才让她反反复复做黑道中人，只有他才是一个罪魁！

她喝一声：“我宰了你！”绳刀，漫天都是绳刀！绳刀巧妙飞起，直奔解免。

徐长老、应长老想动，解免喝一声：“别动！”他的身子扑上去了，直奔那绳刀！绳刀叭叭射在他身上。解免从空中曼妙而落，一直落在道二身前。解免的身上无伤，绳刀无力而落。

解免大喝一声，叭地击在道二的乳根上。

道二的眼泪流出来了，她大声叫道：“解免，你无耻！”

解免笑笑，说道：“我只是一个老人，我是一个正直的老人，谁都知道。我打你的要害，也只为正义！”谁会指责一个白道盟主，他的威望如日中天，谁敢指责他？

解免打得道二的乳根疼痛，她止不住的泪水直流，她哽咽道：“解免，你无耻，你是一个无耻小人！”

解免说道：“你愿意说什么，便说什么。”

他看着那徐长老，再看看应长老，说道：“你们两个出去，我要与田姑娘说话。”

徐长老与应长老出去了。

解免问道：“田姑娘，你知道，我在世上只惧一个人。”

道二恨道：“你怕方无主，你怕我家主人！你是暗地里的鬼，你怕他！”

解免说道：“我不是怕他，只是我与他的功夫，旗鼓相当而已。我不愿意与他动手，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你说是不是？”

道二大声道：“你不是我家主人的对手，你必是会死在他的手下！”

解免说道：“是么？只是你得死了，你得死在我的手下，你懂不懂？”

道二看着解免，解免的眼睛忽地盯着道二的胸前，说道：“好一个田姑娘，你何必嫁与那个慕容风？他算是什么？你要是嫁与我，我便可以让你金盆洗手了。”

道二呸地一吐，说道：“你只是一条狗，要我嫁你？，休想！”解免看着她，用手撩着她的头发，说道：“我虽是老了，但心不老。你想不想知道一个心不老的老人的本事？”

道二大叫，但她的穴道被解免隔空点中，她再也叫不出来了。解免说道：“你不知

道我叫他们出去的心思么？那我就告诉你，我要他们出去，是怕你害羞，我与你好好亲热亲热，好不好？”解免扑向道二。

这是夜晚，是黑暗的夜晚。

忽地方无主醒了，他觉得心头在哆嗦，是什么人出了事？是谁？他想着，那个人或许是玉璧，她是一个无助的女人，她一心想着将来会与方无主做夫妻，她如今能出事了么？他坐起来，再也睡不着了。

道二再做一回解免的泄欲物，她哭了，她的泪水直流，流在解免的胡子上。

解免大笑，说道：“田姑娘，你再也不必做道二了，你只是一个女人，一个供白道盟主玩弄的女人，好不好？”

他抚摸着道二，说道：“难怪那个慕容风也喜欢你，方无主也喜欢你，原来是这么嫩的一个美人？”

解免忽地看到了人，他看到了一个站在暗夜里的人。

解免喝道：“你是谁？”

那人话也不说，向着解免便打。

解免喝道：“你想干什么？”人在忙乱，不知所措，他跳起来，向那人猛击一掌。这掌力刚劲，那人哇一口便吐血。

那人扯着道二，叫道：“走，快走！”

道二知道那人是谁，她此时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愿意与那人走开，她叫道：“放开我！放开我！”

那人是慕容风，他知道自己不是解免的对手。

解免也看出了他是慕容风，冷笑道：“好，看我杀了你！”解免在穿衣，如果他穿上了衣服，准会追杀慕容风。

道二忽地抱住了解免，叫道：“慕容风，你快走，你快走！”解免淫笑道：“慕容风，

她不愿意跟你，只愿意跟我。你说是不是？”他竟在穿衣时也不忘了摸道二。

道二的头发是凌乱的，她怨得吼叫道：“慕容风，你不走，我便自尽！”

慕容风此时哪里还有主意？他叫道：“不，薇妹，你走，你走。我宁可死在他手里！”

道二喊道：“你走，你走，告诉方无主，我是解免所杀，他会替我报仇的！”一听得她至死仍在叫着方无主，仍想着方无主，如一记猛棍，打在他的头上。

他心道：我是正道中人，解免杀了她，我也救不了她。她仍是记着方无主，我怎么能得了她的心？就是死了，她也是方无主的人了。

慕容风此时心头一醒，竟再也不对道二有情了，他恨道：“好，我走，我走，让你的那个方无主见鬼去好了。”

慕容风走了，道二紧抱着解免的腿，仍是不松。

解免淫笑道：“田姑娘，你叫什么薇妹，我叫你薇妹，也年纪太大了些，莫不如我叫你女儿的好。”

解免扬头大笑，他再扑上来，把道二扑倒，就趁势再凌辱她一回。

道二闭着眼，她不能看解免。

解免大声笑道：“你不愿意看我？我的脸相是老了些，但人还是有趣，你喜欢我，也不算白喜欢。”

道二憎厌他，不让他碰自己的嘴。解免叭叭打了她两个耳光，说道：“你是一只母猪，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黑道上的一条狗，我杀了你，都不过份！”

道二的嘴角流血，一见到她嘴角流血，解免更是狠命地折磨道二，直到她再无一丝气力。

慕容风跑出去了，他对着天空喊道：“她不想着我，她一心想着的人是那个方无主！她喜欢方无主，她是方无主的人！”

他跑着，狠毒地想着，她不喜欢我，她一心想着的是方无主，她去找那个解免，也

只是图一死。如果她死了，可能方无主会想着她，会替她报仇。她就是那个心思.....

方无主坐着，他看到了三个人，他们三个人轻声地坐在他周围。黑一说道：“她走了，她拿着她的绳刀走的。”痴三说道：“傻瓜，傻瓜！”小丫哭了，她有泪水：“她会去找那个慕容风么？”黑一说道：“不会，她会去找一个人，解免.....她会死在解免的手中。”

小丫大声道：“你为什么不去杀了解免，你的父亲也是死在他手里的！”

方无主说道：“你们知道，我父亲不让我杀死他，父亲说，解免是白道盟主，杀了他，我们会死在白道人手中，不能再做善事了。”

黑一大叫：“他要杀死二妹，我们还让他么？！”痴三忽地昂头，说道：“不杀庆忌，不止鲁难！杀了他，杀了他！”

方无主缓缓站起来，他说道：“我不愿杀人，但如果解免真的伤害了她，我会杀死他！”

解免很累了，他看着道二，说道：“你是我的人，你再也不是方无主的人。”

道二疲软地躺在床上，她直流泪。

解免说道：“自古正邪不两立，你现在是我的人了，你再不能为方无主做事，如果你答应我，我便会让你在白道好好做人。”

道二吐了一口，说道：“白道，我稀罕白道么？”

解免大笑，说道：“世事难易，只在须臾，你是一个黑人，人人欲得之手刃的仇敌。如今你顺了我，我便不会杀你。”

道二苦笑，说道：“我恨，我恨你这个人面兽心的恶贼！”解免大笑，说道：“如果说方无主是恶贼，人还能信。你说我解免是恶贼，谁会信你？”

道二心里愤愤，她知道没人会信她。但她心内的恶气怎么能出？她恨声道：“解免老贼，我生不能杀了你，我死也要扯你入地狱！”道二的绳刀飞起来，直奔那解免。

解免叫道：“你杀不死我，何苦做这种傻事？！”

他飞快来夺绳刀！解免身手最快，但他没料到绳刀这一次不是奔他而来，只是回头一旋，正抹在道二的脖子上！

道二对她自己说道：“主人，主人，我不能再为你做事了，我不.....能了.....”道二仆倒。

解免心里恨恨，他怒吼道：“方无主，方无主，你一个黑道枭雄，怎么能得那些人的心？我杀死你，我一定会杀死你！”

徐长老与应长老两人来了，他们站在解免身后。他们不敢出声，如果解免震怒，他们也不免倒霉。

解免说道：“她死了，她宁可死，也不愿从我。她是方无主的人，她是方无主的人.....”

徐长无纪律说道：“帮主，把她埋了吧，让方无主知道，会疯狂来报复我们的。”

解免冷笑，说道：“方无主算什么？他能奈何得了我么？”

应长老说道：“依属下看，帮主该用一用她。”

解免说道：“怎么用？”

应长老道：“把她的尸体送与方无主，惹他震怒。他一怒便会与我们动手了。”

解免大笑，说道：“好，好，我看那一次江允杀人，不曾让他着火，这一次道二死了，他会忍不住了。”

方无主站在风中，他看着夜空，道二能去哪里？黑一说道：“她会去找那个慕容风。”

方无主说道：“我心不安，不是玉姑娘，便是她。”

黑一心道：主人，你怎么只是想着那个玉姑娘，不想着她？但他不敢则声，知道方无主心里惦念的是玉璧，他轻声道：“好，我们去找一找玉姑娘。如果她没事，一定是二妹出事了。”小丫说道：“你们去找那个玉姑娘，我和三哥去找二姐。”

方无主点头，他愿意这么做。如果道二无事，他见了道二怎么说？说他担心道二出

事么？他不愿意对道二说出他的真情，他喜欢道二，但他不能娶道二，道二只是他的手下，别无其他。小丫不满意方无主，她嘟哝道：“什么玉姑娘，什么玉姑娘，她会有什么事儿？她有那么多的丑儿，天天呵护她，会出什么事儿？不象二姐，她只是一个人，去哪里叫人怎么放心？”

方无主不说话，但他心内在想：小丫，你想错了，玉姑娘一身是病，她怕一出意外，便得死掉。道二的本事非凡，她不会轻易折在哪一个人手下。就是解免要杀她，也得亲自出手。不然这世上再有哪一个人想杀死她，也是不易。

第六章 怒火中烧

方无主到了藏玉山庄，他对那大丑说道：“我要见你家主人。”大丑说道：“你是黑道恶魔，拜托你少来找我家人好不好？如是人都知道了你总找她，还会有她的好名声么？”

痴三忽地发痴，大叫道：“好名声，好名声，世人都有好名声，只有我名声不那么好！”

他怒目瞪着大丑，说道：“废话少说，你叫你家那个娇滴滴的美人出来！”

方无主看看痴三。只有对痴三，他才一句话也不斥责。痴三是大痴，还是装痴，方无主也说不清楚。

方无主说道：“还是拜托你对主人说上一声，若是玉姑娘不愿意见我，我也就走。”

大丑笑笑，说道：“她就是不愿意见你，你还不走？”

几个人恶意面对着方无主。他们不是方无主的对手，如果方无主一出手，他们都是一死。但方无主不会对他们出手，他是来见玉姑娘的，怎么好对玉姑娘的手下出手？

大丑说道：“我去看我家主人，如果她愿意见你，我再来告诉你。如果她不愿意，

你就走好了。”

方无主深深一揖，说道：“好，还烦你通报一声。”

方无主便在那里静静等着。他想着玉璧，心内一笑。

玉姑娘是一个好姑娘，她一定也想着方无主。她在想着方无主找到那个梅瑛的传人，与她在空中交接，那时她便成了方无主的妻子。一生有妻如玉璧，还复何求？

大丑笑对玉璧说道：“主人，那个方无主来了，他想见你。”玉璧哦了一声，她说道：“他来做什么？”

大丑说道：“他说不放心姑娘，来看一看你。”

玉璧笑笑，说道：“他不放心我？想必他还未去找那个梅瑛的传人，他不去为我找人，来找我做什么？”

大丑说道：“我告诉他，主人不愿意见他，他就会走。”大丑转身就要走，玉璧唤住了他。

玉璧照着镜子，她问：“你说，我长得美不美？方无主看到了我，他会想什么？”大丑笑笑，方无主会痴情恋着他家主人，那是一定的。他说：“属下不知。”

玉璧笑了，她说道：“我是一个很无用的女孩子，我没有武功，我很可怜。”

大丑看着她，心道：如果谁以为你是一个弱病的女孩子，他一定是瞎了眼，象方无主，还有那个解免，他们说不定都会死在你手……

玉璧慢悠悠说道：“你可别那么想，你以为我能胜得了方无主，也能胜得了那个解免。你想错了，我胜不了他们，我只能让他们死，让他们互相残杀，死在对手的手中。”

方无主看着藏玉山庄的大门，再看着远处的牌坊。藏玉山庄从前很有名，到了玉璧的手里，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儿，便再也不能在世上称雄了。可藏玉山庄仍是藏玉山庄，它仍是武林一大家。

他想不出玉璧此时会怎样，她是一脸病色，出来看一眼方无主，还是她不真的病得

厉害了？或许是.....

他的心跳个不已，他怕，怕玉璧出事。如果他也能做一个丑，做那百丑之一就好了。他不能。

他有四绝，他是黑道的主人，他是四绝的主人，他不能跟着玉璧，做她的手下。这对于他是一个悲哀。

他看到了玉璧，玉璧的脸色太白了，没有血色的白。

如果她真的流血，只怕是流那么几滴，便会死的。

方无主看着她，心忽闪忽闪。

玉璧说道：“方先生，你有时间来看我，我真高兴.....”

方无主说道：“玉姑娘，你近来好么？”

玉璧病恹恹的神色，说道：“我是一个无用的人，就是明天死了，于谁也没有什么害处。我也没有一个亲人，谁会怜惜我？”

方无主看得心疼，他说道：“我会关心姑娘的。”

玉璧苦笑笑，说道：“方先生，你说话可是算话么？”

方无主心道：她是不信我，她不信我，那怎么行？他朗声道：“玉姑娘，你说，我情愿为你而死。你怎么不信我？”

玉璧说道：“方先生答应我，去求那个梅瑛的传人，与我空中交接，还说那能治得了我的病，可惜方先生说了没做。”

方无主说道：“玉姑娘，我想那能行，但不知是不是真行。我还得去找人，再说，我有事.....”

玉璧淡淡一笑，说道：“是啊，你真的有事，我知道。你有许多的事，你不能单为我去做什么，是不是？”她的体内生出一种幽幽的香气，这香气使得方无主血脉贲张，他心道：她是一个病弱的人，我怎么能不答应她？我一定得答应她，我一定得帮她。如

果我不帮她，她就会死，她真的会死，如果她一流血，那就完了……”重要的是，他喜欢玉璧。

方无主说道：“好，玉姑娘，你在这里有没有什么事？如果你在这藏玉山庄不便，你可以去我那小岛上，我去找那个梅瑛的传人，一定把那空中交接的法儿学到手……”

玉璧忽地一笑，说道：“不必了，方先生，我有一个手下，想必方先生也知道，他是江南江门的公子江允？”

方无主愣了一愣，江允怎么了？他与玉璧有什么干系？

玉璧浅浅一笑，说道：“江公子真个是信人，他不惜一死，去找那个梅瑛的传人了，他如果习了那空中交接的法儿，他会与我交接的。可是方先生，如果有了一个男人与我交接，我便不能与你再接触了。我只能有一个丈夫，是不是？”

方无主呆住了。

想不到会有一个江允。但从前也有许多人去过，他们找梅瑛的传人，他们没有找到，只是空手而返。江允找得到么？

玉璧不顾方无主的心境，她幽幽地说：“我是一个无助的女孩子，只能依神的旨意，如果江公子得了那法儿，我便不能与方先生在一起了。”

她起身便走，慢慢回她的屋内去，她再也没话与方无主说了。方无主想叫住她，想告诉她，他是一心爱玉璧的，如果他有时间，一定会去找那个梅瑛的传人。

但玉璧不会再听他说什么了，有一个江允肯为她去找人，她在等。一想到她等的已经不是他方无主，而是一个叫江允的男人，方无主的心里极不是滋味儿。

他默默回头，向回走。痴三也知他心境不佳，只是看着他。他们站住了，看到来了一乘轿子，那一乘轿子来到了眼前。方无主也知道出事了，他看到了黑一与小丫，两人都是一身孝素。轿子也是纱色的，一片雪白。黑一看着他，扑通一声跪倒，说道：“主人，主人，她死了，她死在解免手里。有人说是死在慕容风手里。”

方无主的头嗡一下大了，他一时忘了玉璧，他问：“你说什么？你说，你说！”

黑一说得清清楚楚：“二妹死了，看样子，她是死在慕容风手里。”

方无主恨声道：“慕容风，慕容风！”

他们抬出了道二。

一个满面都是平静的道二，她的脸上甚至有一点儿笑意。她笑什么？是笑她自己得到了解脱，还是笑她再也不用做黑道中人？

方无主跪下了，他说道：“你……你怎么死的？你怎么会死？”他大声叫道：“不对，不对，就是那个解免亲自出手，他也不会在三招五式下杀了她，不会，不会！”小丫说道：“她没有用尽全力。”方无主看着小丫，小丫说道：“她没用尽全力，她的……头发一丝也不乱。”道二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但她与人拚命，不可能很干净。可她死得很从容。

方无主问黑一：“你看，是谁杀了她？”

黑一说道：“慕容风。如果是慕容风，也是在暗中动手，乘她不备时杀她的。”

方无主说道：“走！”

一行四人，如风一般疾，到了慕容家。

这里就是姑苏慕容家。

方无主说道：“见人便杀！”痴三摇头，说道：“杀那个慕容风，别的人放过他！”

方无主讥讽他道：“你真是一个痴人，他杀了道二，我要杀尽他们家人！”

黑一说道：“姑苏慕容也不是什么好人家，杀便杀。”四个人冲进了慕容风家，见人便杀。府门前是死人，府里是死人，一直杀到了厅上。这里是慕容家的最后一进大房，这里面静静悄悄的。看那正面，摆着许多的牌位。都是慕容家的祖先供牌。

方无主看到了慕容风。他正坐在那些祖先牌位前。

一见到他，方无主恨声道：“慕容风，你杀了人，还想走么？”慕容风笑一笑，说道：“我慕容家从来杀人不走，我做下的事，我就敢当！”

方无主大声道：“我杀尽你慕容家人，你是最后一个人了！”慕容风说道：“好，好，如果你再杀了我，慕容家便死绝了，再无后人！”

方无主听得他说，心内一震，但他想着道二，心道：你杀死了她，我不杀你，怎能为她报仇？他恨声道：“我要杀死你！”

他刚要出手，忽地看到那慕容风的眼角有泪，坐在那祖先牌位前，一动不动，静等着他来杀，心里蓦地想道：他为什么不动？是不是他不怕死？还是他根本就没杀道二？

方无主的心里一犹豫，那慕容风大声道：“我恨你，方无主，你害死了她。如果不是你，她不会死！”

方无主说道：“是你杀了她，还要狡辩？”

慕容风笑笑，笑得很平静，他说道：“我如今才知道，人家说你是恶魔，你真是一个恶魔，不分青红皂白便胡乱杀人，你不是恶魔是什么？”

方无主刚想下手杀慕容风，忽听得有人叫道：“不能胡乱杀人！”

方无主一惊，他看到门外闪进来一个身影。那是慕容针，她哭道：“哥哥，你是何苦？你是何苦？你何必为了她那么一个臭女人，污了你自己？”

慕容风抬头看了慕容针一眼，说道：“你已不是慕容家的人了，我早就把你驱出了家门。”

慕容针对着方无主说道：“你知道道二是谁杀的？”方无主看着她，问：“是谁？”

慕容针说道：“是解免。”

怎么会是解免？

慕容针说道：“解免不光是杀了她，还奸污了她.....”

慕容风忽地泪流满面，他喝道：“妹妹.....”他头一回叫慕容针妹妹，他自从与慕容针吵过，便把她赶出家门，再也不认她是妹妹。

慕容风说道：“妹妹，你别说.....”

他很痛苦，痛不欲生。

黑一说道：“你怎么知道解免做过那种事？”

慕容针说道：“他恨，他恨你们不与他交手。”

方无主低下了头，他听了父亲的话，甚至父仇都不曾报，解免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慕容针说道：“他奸污了道二，我哥哥看见的.....”

慕容风大吼道：“我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看见方无主是一条狗，一条不敢与解免动手的狗！我只看到一条狗！”

小丫大吼道：“你喊，我杀了你！”

慕容风大笑，在地上转圈儿，他说道：“你杀死我好了，你杀死我，岂不是再也不用看这条狗了？方无主，如果我再看到你，我就叫你是狗。”

慕容风在地上来去走动，他说道：“他有什么好，他只是一条狗。你寄情与他，他哪里曾把你放在心上？他只是喜欢那个不是女人的女人。你一腔的心思都化成水了，薇妹，你真是傻瓜。”

黑一哭了，痴三也有泪，小丫抽抽泣泣，他们此时对慕容风没了敌意，他们恨死了那个解免，是解免杀了道二，他们会去杀死解免的。

方无主不出声，他去杀解免么？如果他去杀解免，他便不能去找那个梅瑛的传人了，也诸江允会找到那个人，得了那真传。那样他便再也得不到玉璧了。

不行，那不行！可他不能不顾道二的死，他看着三个人，说话时很艰难，他说：“让我再想一想.....”

第七章 吃菩萨

吃菩萨抱着胡龙，她抱着这个男人，已经足足有五天五夜了。胡龙在哀求她，要她

弄死他。

吃菩萨笑笑，说道：“你不能死，如果你真的死了，我会再也没有一个好男人了。”

她向胡龙求欢，胡龙不愿意，他怕死，但他真心不能与吃菩萨交欢，他身子没一点儿激动。

吃菩萨说道：“胡龙，我有一点儿不喜欢你了，你猜是什么原由？”

胡龙不知道。

她吃吃笑，说道：“你是唯一一个能与我交欢的男人，剩下的不是不肯，就是吓死了。你是唯一能硬挺的男人，如果你与他们都一样，我是不是得再杀了你？”

胡龙说道：“你放下我，我才能是男人，你天天抱着我，我岂不是只是一个鸡雏？”

吃菩萨不肯放手，说道：“你就是一只鸡雏，也是一只死鸡雏，我宁可你是死的，也不放手。如果你再跑了，我哪里去找人？上一次你跑了，我哭了好几天……”

胡龙恶狠狠道：“我死在你怀里，你也得不到我。”

吃菩萨说道：“你是缺一点儿东西，是不是？我给你吃一点儿药，你一定会好的。”

吃菩萨大乐，对她自己很满意，她强喂与胡龙一点儿春药，便坐起来看他。胡龙受罪了，他一边吞药，一边叫道：“胖猪，你害死了我！”

吃菩萨正在那里着火，见他竟视而不见吃菩萨，不由得叫骂道：“你个负心贼，我杀死你！”

她伸出两只小小胖手，扼住胡龙的脖颈，恶狠狠道：“乖乖，你要是受不住了，你就叫娘！”

她扼得胡龙的眼珠直翻，看看要扼死了，胡龙还是不叫。

她提起来胡龙，把他象扯鸡一般扯了两次，叫道：“乖乖，你要死了，还不叫我娘？”

胡龙吃她扼住，眼见得不活了。

忽地身旁的那个婢女叫道：“菩萨，菩萨！”

吃菩萨狠狠瞪她一眼，说道：“没看老娘正忙么？慌什么？”那婢女道：“菩萨，来吃的了！”

世上只有这一句话最灵光，一听说来吃的了，吃菩萨忙把胡龙放下，胡龙的眼睛瞪着，看着那吃食，喉咙咯咯直响。那婢女端来了一大盘鸡爪。

吃菩萨看着那鸡爪，自言自语道：“鸡爪这么瘦，真叫人扫兴！”她恨鸡爪太瘦，拿起来用一只嘴狠狠吞住，手指一扯，那鸡爪竟被她活剥了皮一样，没了一丝肉皮。就是拿刀剥也不如她剥得快，剥得好。

吃菩萨说道：“胡龙，我吃完了这五十只鸡爪再来吃你。”她把油腥的手再往胡龙的脸上一抹。

胡龙吃她一抹，满脸又都是油了，他狠毒地骂道：“胖猪，你拿我当你的油抹布，我杀死你！”

吃菩萨乐一乐，说道：“我不拿你当油抹布，拿你当什么？”胡龙再叫时，吃菩萨一伸手，再把一手油抹在他的脸上。

她边抹边叹，说道：“胡龙，我一时性急，抓到什么便抹什么，你时时在我身旁，自是得抹在你脸上。”

胡龙的眼睛也被油抹住，他急得直叫道：“胖猪，胖猪，你个蠢猪，我恨不能宰了你！”

吃菩萨看着胡龙，把那鸡爪一只只往口里塞。她吃鸡爪也是一绝，天下绝无人能象她一样，把一只鸡爪一吞一扯，一扯出来都是光光的鸡骨，再也没有皮肉在那鸡爪上。就连那鸡爪上的脚筋也吃她一扯扯没。她放过一支，再放在盘子里，一直把那五十支鸡爪都扯完，仍是完完整整的一盘。

吃菩萨吃完了那鸡爪，忽地笑道：“吃完了鸡爪，我更饿了。”胡龙此时恨不能死在此地，他的心里烧着欲火，眼睛都睁不开，连看一眼那婢女的机会都没有，他恨声连连，

但又不能奈何了吃菩萨，他恨声道：“胖猪，放下我！”

他恨得那男人性气来了，真个是男人了。

吃菩萨说道：“那可对不住，我要吃东西时，从来不做那种事。你知道，连圣人都说，民以食为天，可是没说民以欲为天的。”

胡龙大叫道：“你放下我，给我擦一擦眼睛，我的眼睛被油住了。”

吃菩萨叫道：“我不杀了你，便是便宜了你，你休再叫，叫得我性起，把你扯直了，让你胳膊腿分家！”

吃菩萨以为她说的为一句很好笑，便咯咯咯象是母猪打咯一般笑，笑颤了身子。

忽地，她不笑了，她看到了眼前的两个人。

那两个人她认得，一个是丐帮的徐长老，一个是丐帮的应长老。

吃菩萨突地觉得有一点儿不妙。

丐帮的两大长老来这里做什么？应长老脸色阴森，他只说一句：“拿出魔王令！”

吃菩萨大声叫道：“什么魔王令？我没有魔王令！”

那吃菩萨一叫，两个婢女便应声而起，直扑向两位长老！应长老看也不看，一回手，扑地一声，一条拐插入那婢女的胸前，她歪一歪，声儿也不曾出，人便死了。另一个婢女尖叫一声，也死在徐长老的手下。徐长老只是在她的乳根上击了一拳，那一拳看去也不甚用力，便一拳便把她打死。

胡龙的眼睛这会儿也看到了，他忽地叫道：“好啊，好啊，杀啊，杀啊！”

徐长老问道：“他是谁？他叫什么？”

应长老说道：“他是采花贼胡龙，是吃菩萨的禁脔！”

徐长老说道：“杀了他！”

一句话甫出，两人齐出，一冲便至吃菩萨面前。

吃菩萨大叫：“别动他，别动他！”

她的胖手打出了十几拳，但没一拳打在那两个长老身上。

胡龙大叫道：“好，好，打得好！”

忽地，徐长老的手一抓，便把胡龙的脖子抓住。应长老一拧，便把那徐长老的手一齐扭动。

徐长老的手扭动一下不要紧，胡龙的脖子却“咯”地一声，折了。胡龙耷下了头。

吃菩萨的眼睛瞪着，她叫道：“胡龙，胡龙，我的心肝，我的心肝！”胡龙的脖子断了，再叫心肝宝贝，也叫他不醒了。

吃菩萨大怒，她一纵跳起来，跳跃着，叫骂道：“你们杀了我的宝贝，我宰了你们，我宰了你们！”

吃菩萨忘了，她根本就不是两人的对手，她扑过去，向着那徐长老便抓！徐长老也不敢让她抓住，一闪，再一提，身子便在空中旋了一旋。再落地时，他的手向吃菩萨指了指。这一指很劲，是疾风指。吃菩萨本来肚里不空，吃他一指，顿觉肚里一呕，哇地吐出来。这一吐很是厉害，即使那应长老再厉害，他也防不到吃菩萨会吐，一吐时，那呕吐物直喷在他的脸上，喷得他脸上油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徐长老一闪，闪开去了。扑一声，应长老的肚里忽地长出一条绳。那是吃菩萨的抓绳，一抓扯住了应长老的肚腹。吃菩萨得手不让人，她大吼道：“你死去吧！”一扯一拽，把那应长老叫出了惨叫声。应长老本来武功过人，想不到会丧在吃菩萨的手下，他顿觉肚腹一空，叫道：“你真杀我……”不及说完此话，人便倒地。

吃菩萨忘了她的手里还扯着应长老的肝肠，她的绳头扯着一大堆东西，血淋淋地直淌，她扬声大叫：“胡龙，胡龙，就是丐帮长老也算不得什么，我杀了他一个，我杀了他一个！”

她再扬声叫道：“徐长老，来啊，来啊！”

吃菩萨嘴里扑扑吐气，她扬声道：“我再杀了你，过来，我象吃那鸡爪一样，让你

下肚，保你不吐出一点儿肉来，要不我连骨头也吞了你！”

吃菩萨大乐，笑颤着身子，徐长老一时也怕，他扔了那应长老的尸体，起身就跑。徐长老吓得胆裂，他再也不敢与吃菩萨争雄，要知道吃菩萨能吃，真保不住会把他吞下肚去。

吃菩萨回头看胡龙，胡龙已死，早就没有一丝游气了。

她叫道：“胡龙，胡龙，我拿那魔王令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真心喜欢你啊！”

她呼天抢地，直唤胡龙。

天黑了，吃菩萨仍是抱着胡龙的尸体，不肯放手。

她听着风声，说道：“还有人来抢他，还有人来抢他！”

婢女不敢对她说胡龙已死，但忽地吃菩萨叫来了她的厨子，泪眼汪汪地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饿了。”

厨子吓得战战兢兢：“菩萨，你吃什么，我去做。”

吃菩萨看看怀里的胡龙，忽地说道：“他死了，是不是？”

婢女听她一说出胡龙死了，便忙说道：“菩萨，他是死了，你放下他吧。”

吃菩萨恶狠狠看了那婢女一眼，她说道：“我知道他死了，要你多嘴？”

婢女不敢再说，只好呆呆站在一旁。

吃菩萨说道：“你拿他去做来我吃。”

厨子大吃一惊，他忙说道：“我不会做人肉。”

吃菩萨狠歹歹道：“你不做，便连你也吃了。”

那厨子吓得忙叫道：“我做，我做。”

厨子要扯开那胡龙的尸体，吃菩萨说道：“你便在这里做，我看着。”

厨子不敢则声，只是拿来了刀，哆哆嗦嗦砍那胡龙的尸体。

吃菩萨说道：“胡龙，胡龙，我只好吃了你，我只好吃你了。把你埋在哪里我也不

放心，我只好吃了你。”

她再哭。

那厨子吓得眼也不敢抬，好歹把一个胡龙砍了，分成头、身子、腿三份儿。

吃菩萨说道：“我会不会吃不下？可吃不下怎么行？我这么喜欢你？我得吃下去，我得吃下去。厨子，如果你做坏了，少了一块肉，我也杀了你。要是你做得我吃不下，我也杀了你！”

看她恶狠狠的样儿，厨子暗暗叫苦，悔不该早几天就逃。

他心道：我怎么能做得你吃得下？一个人的肉有多少？你怎么能吃得下？但他不敢出声，只是去做。

一会儿，便飘来了胡龙的肉香味儿，吃菩萨说道：“我刚才只吃下了五十只鸡爪，这一会儿，我一定好好吃，我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肉了。”

那几个婢女中一个刚才便忍不住，这一会儿听她一说，便哇地一声吐出来了。

吃菩萨叭地打了她一个耳光，骂道：“看来你不愿意我亲近胡龙，你是不是与他做过那种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怎么那么怕我吃他？”

那婢女不敢回声，只是揉着她的脸，不敢再说一句话。如果她再说一句话，吃菩萨不吃肉，只是叫她吃一口胡龙的尸体，她怎么办？

吃菩萨说道：“胡龙，胡龙，人都说你不好，只有我喜欢你。我愿意跟你在一块。你死了，我再哪里去找一个象你一样的男人？我找不着了，我找不着了。”

她号啕大哭，捶地而哭，如丧考妣。忽地她叫起来，叫那厨子。厨子当她是变了主意，不愿意再吃胡龙的肉了，不料得叫来后，她叹息道：“胡龙生前喜欢喝酒，你先喂他一瓶酒，再切他的肉。他喝醉了，也就不知道疼了。”

她哭丧着脸，象说真事一般吩咐厨子。

厨子应声而去，她再叫住他，说道：“快一点儿，你知道，我已经很饿了。”

第八章 吃掉心上人

夜色上来，竟是暗夜。吃菩萨心情不好，叫手下婢女点好香烛，摆好香案，她要祭奠胡龙。手下婢女竟能在一时间办好此事。在阴森森的冷风吹拂下，那树林里的树枝沙沙作响，象人的阴魂不散，十分恐怖。

暗夜里隐隐有几点星，那是远处的房舍灯光在闪。

吃菩萨哑着声音，叫道：“点灯！”灯都是素色，因为胡龙的死，便引吃菩萨的十二分哀伤。她坐在那香案前，对着香案说道：“胡龙，你阴魂不远，一定保佑我。我想来想去，只好把你吃了。想必你也不会怪我，我和你那么好，每日形影不离，天下再也没有如你我那样好的一对儿了。”

吃菩萨说着，呜呜地哭起来。婢女上好香，也陪着她哭，在她身后跪着，呜呜哭嚎。只是哭了一会儿，那厨子探头探脑，直过来看。

吃菩萨回头，吼叫一声：“拿来，我吃！”

众人眼睁睁看着她，把一张小小的桌子放在她的腿上，撂平了，再回头说道：“这一顿得好好吃，不然胡龙会再骂我。”

她对着厨子、婢女道：“没了胡龙，还有谁能骂我，再也没有人骂我胖猪了。”

说罢竟是再大声哭。

哭一会儿，吃菩萨再摇头，对她自己说道：“不能哭，一哭起来，吃东西会积食的。”

她看着桌上的大盘。那是一只银制的大盘，盘里放着胡龙的腿，一条长长的腿，切下来烹好，放在盘里。真象是一条好腿，只是上面插着一支叉子。

吃菩萨叹道：“胡龙，我吃了你，你再也不会怨我。”她张开大口，撮唇而吞，一叉子挑起一块肉来，撮入口中。

吃菩萨大嚼，说道：“我最喜欢的人，我就只想着如何吃他。胡龙活时我不忍心，他一死，我一定把他吃光。”

婢女眼瞅着她吞吃心上人，不由得心里起怖。她们不敢抬头，如果看着吃菩萨吃人，她们会吐，一旦吐出来，吃菩萨会因她们当场作呕而杀人。

婢女强忍住不吐，但人人皆不敢抬头，不敢看吃菩萨。吃菩萨大吃胡龙的腿。她吃毕那条腿，只剩下一条骨头时，一个婢女再也忍不住了，低头哇地吐起来。所有的婢女全都呕吐，吐得胃纳也无，只是吐苦水。

婢女们吓得不敢则声，如果吃菩萨跳起，便会把她们一一击毙。但这一次吃菩萨只是懒懒地说道：“我没功夫杀你们，你们给我滚远一点儿。”婢女知道她的脾气，不敢去远，只是远远地看着她吃。

吃菩萨说道：“真扫兴。”厨子已经吓得不敢看她了，但战兢地端来那一条腿。

吃菩萨喝道：“我不吃腿了，我怎么能连着吃两条腿？你拿来那肚子，我要吃肚子。”厨子把那胡龙的躯干拿来，也是放在一块大大的银盘子上。

吃菩萨看着胡龙的躯干，叹息说：“你活时也不算什么本事，总是玩弄女人，不想死了还被女人吃，真也算是报应了。”她再看看那身子，拿一只叉子就去插那肉。肚腹肉软，一叉就颤颤的，吃菩萨喜形于色，大声道：“这肉会好吃，我得好好吃。”她再搅和一叉子，拿来喂向嘴边。

忽地有人冷冷说道：“你的死期到了，还有心吃么？”

吃菩萨慢慢回头，她看到了一个老人，一个冷面相向的老人。

他是解免。

解免是天下难得一遇的高手，他来找吃菩萨，真是罕事。吃菩萨忽地仰天大笑，笑得咯咯直响：“真是好笑，真是好笑。”解免冷冷道：“我可没看出什么好笑，你死期到了，有什么好笑？”

吃菩萨看看解免身后，那个徐长老正低着头，跟在后面。

解免说道：“拿出魔王令！”

吃菩萨冷冷道：“解帮主是正义道领袖，要魔王令做什么？”解免不理她，再说一遍：“拿出魔王令！”

吃菩萨心里也怕，她说不怕解免，那也不是真心话。如果解免出手，她必是一死。但她在心内忖道：解免来找魔王令，定是想得到那令，有重要事儿要做。但那魔王令在我手里，可就是没什么用处了。我想那阴色阴食两兄弟得了魔王令，也不会是自己要，一定是方无主那人要魔王令，他们才来拿去的。我可不能惹火烧身。她眼珠子一转，说道：“魔王令不在我身上，解帮主要拿，改日再找我好了。”

解免阴恻恻道：“改日不如撞日，今天正好，拿出来。”

吃菩萨看他一脸杀气，知道他是志在必得，心道：我如对他说出魔王令下落，他必是会杀了我，怎么能让他知难而退才好。

吃菩萨忽地看看盘子，她笑了，笑得很开心，笑得她的浑身都是颤肉。

吃菩萨说道：“解帮主是天下第一英雄，只是我与解帮主论起武功来，那是没法儿比，如果解帮主能与我比一样本事，胜得了我，我便拿那魔王令与解帮主，好不好？”

解免大声道：“你杀了应长老，我要你为他偿命！”

解免一抬手，身后上来两个大汉，抬着那一具尸体，放在地上。

吃菩萨说道：“解帮主，你是英雄，如是你这一本事比得过我，我当场死在你眼前，那魔王令你自拿去。”

解免看着她，心道：你有那用阴毒的本事，便自以为得意。须知你碰上的是我，那本事没什么用。解免说道：“好，比什么本事，我与你比。”

吃菩越来越得意，她大声道：“解帮主，如果你输了，你会怎么样？”

解免气从中来，他恨声道：“我要输与你，我再不与你为敌。丐帮与正义道也不来

找你。”

吃菩萨大乐，她笑道：“好，果然是盟主，说话做事，大是爽气！好，我就来与你比！”

解免对她说道：“你那阴毒对我，只如隔靴搔痒，没什么用处。”

吃菩萨大乐，对着解免说道：“我与解盟主比试，哪里敢拿出那一点儿微末本事？我只是用别的法儿比。只是解帮主想好了，别到时后悔，输了时可得言而有信。”

解免回头，对着丐帮人说道：“你们和吃菩萨的人都做一个见证，到时我定不后悔。”

吃菩萨心道：你解免做事，我也不信。只是没有一个见证人，只好我的人与他的人做一个见证就是了。

忽地有人长声而笑，大乐道：“我恰巧在这里走过，只听到了一句，我就来与你们做一个见证。”

从树林里走出来的人竟是怪物。

怪物不怪，那个方无主更是个怪物，解免也是一个怪物，连这吃菩萨都是怪物。

怪物坐在地上，说道：“好，好，吃菩萨，你要与解免比什么，说出来就是。”

一见出来的是怪物，吃菩萨也是暗暗吃惊，她心道：怎么来了一个他？真不知是福是祸。但她不能再说什么，只是看着怪物，瞠目而视。

解免眼见得多了一人，他心道：不知道那怪物是不是知我向吃菩萨讨那魔王令，如是知道，他会不会吵嚷，让江湖武林皆知？他心里这般踌躇，便不再说话。

吃菩萨说道：“解盟主，我与你只是比一件事，看来也易。如是解帮主能与我一样，吃下这些肉来，我便算输与解盟主，盟主所求之事连我这一条性命全都一齐归了盟主。”

解免看着那银盘子，心道：向来听说吃菩萨擅毒，使用阴毒过人。但她想错了，就是她想毒死我，也没那么容易。我就与她比吃这一盘肉，又能怎样？

吃菩萨说道：“我吃多少肉，解帮主便吃多少肉好了。”

解免大声道：“好，我便与你来比。”

吃菩萨冷冷一笑，她的手下婢女看着解免，难道又来了一个能吃死人肉的怪物？怪物看着吃菩萨，眼里带笑，说道：“好，好，果然不愧是吃菩萨，真个是吃中圣人！”

吃菩萨看着解免，看他胸有成竹的神态，知他不知这一盘肉是什么，她心忖道：要是一个平常人，我便让他吞下这一盘肉来，再说出是什么肉，岂不是大大得乐？但他不是平常人，他是江湖白道盟主，得罪了他，岂不是自寻死路，还是吓退他便了。

想到此处，吃菩萨喝道：“好，厨子，再拿来那头！”

众目睽睽下，那厨子战兢兢地端着盘子，直端上来。

解免心道：无论你用什么毒，只要你能吃得下，我便能吃。那时我便叫你自尽，看你怎么说？吃菩萨让厨子把那盘子放在桌上，说道：“请！”

她猛地一掀盘子，那蒙布便去。赫然在目的，却是一个直放在那盘子上的人头。人头当然是胡龙的。

解免大惊，他知道他上当了。

他看着吃菩萨，大是惊惧，不知说什么才好。解免想想，怒道：“吃菩萨，难道你想吃人？”

吃菩萨的脸忽地变成哀伤万分的模样，她说：“这人是胡龙，是我的人，我天天抱着他，他死在你的人手下。我如今把他吃了，只吃了两条腿，正好愁吃不下，你一来，我两人足能吃光他了。”解免哪里能料得到吃菩萨会与他比吃人？他恨声道：“你捉弄我？”

吃菩萨说道：“解盟主是明白人，自古便有食人的纪录，解盟主难道忘了么？当初石崇与人斗富，曾把美人烹食，这是实事。”

解免大怒道：“我不能吃人肉！”

吃菩萨说道：“当着这许多的人，你可不能食言。如果你不能吃下人肉，你再也不

能追杀我，也别找我要什么魔王令。”

解免大声道：“你真的能吃下人肉，我也不信。”

吃菩萨说道：“人头最好吃的地方是哪里？你不知道吧？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是眼睛，眼睛最嫩，再就是耳朵，耳朵最薄。”她伸箸出去，挟起一只眼睛来，斜着向嘴里放，说道：“解盟主，你的本事虽大，但你这一手却比不过我。”

解免看她啖那一粒眼珠，却不为难，只是咯咯吱吱地嚼，吞下肚去。还连叫：“好吃，好吃！”他身后的徐长老突地呕吐，直呕得弯下身子。

吃菩萨冷冷说道：“要没本事，就别来找我。”

解免看看吃菩萨，再看看怪物，他说道：“此等下流手段，我也不须与她比试什么了。”

怪物拍手大笑，说道：“她喜欢她的人，便吃光他，看来吃菩萨也颇可爱。”

解免冷喟道：“怪物，人都说你是正义道中人，怎么能看她吃人，也是赞她？看来你绝非好人。”

怪物一笑，说道：“我不是好人，你是好人。你偷偷袭击方无主，只是杀了他两个替身。你想嫁祸与人，想说那玉璧是方无主杀的，不料那玉璧没死，是不是？”

解免冷笑，不语。

他回头对徐长老说道：“你愿意不愿意离开这疯子？”

徐长老早就不敢说话，只是干呕着，点头。

两人如风而去。

第九章 枕边风

方无主看到了慕容针。姑娘的脸上有悲哀。

她说：“你不曾替我杀了那个怪物，还代他受过。我打了你八个耳光，我一连八夜也睡不好。”她为什么睡不好？是因为她心疼方无主，还是因为她恨那个怪物？

她依偎在方无主的身上，说道：“你心神不定？”

方无主说道：“我来你这里，再过一夜，我就得走了。”

她柔声问道：“你去哪里？”

方无主说道：“我有两条路，不知道向哪里走，我心里好生犹豫。”

她柔软的身子紧贴在方无主的身上，说道：“你来，躺在我的床上，我与你说。”

男人想着女人，多半是想着那一个欲望。没有欲望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方无主上一次与慕容针在一处，他知道了慕容针是献与他的一个女人，经过他与慕容针的亲热，她才真的成了女人。他愿意听慕容针的话。

方无主闭上了眼睛。她问：“你想做什么？”

方无主说：“我想去救一个女人。”

慕容针听着，她的心里不舒服，也知道他并不是一心想着慕容针，但他心里想着的那个女人是谁，她也隐隐猜得到。

慕容针说道：“她是一个女人，你想去救她，便去救好了。”她叹一口气。想不到他会对一个女人那么痴情。他为了怪物，愿意挨她八个耳光，她心里虽恨，但说不出什么来。可为了一个女人，慕容针会说什么？方无主说道：“她不象你，她无助，没有人能帮她。她喜欢我，她只喜欢我。”

叭——，一只手飞快地打了方无主一个耳光。

方无主愣了，但他没动。

慕容针哭了，她伏在方无主的身上哭，她哭着说：“我从慕容家里跑出来，是因为我喜欢一个男人，但我与那个男人一下子便断了。他一听说我敢从慕容家跑出来，便吓坏了，哪里敢来娶我？我便入了青楼。我入了青楼不假，但我第一个男人是你，我最后

的一个男人也是你!”

方无主无话，他看着慕容针。

慕容针慢慢下地，她脱下了长衣。

夜里，看得清女人的身躯。她是洁白的，无瑕的，而且有一种骄傲。一种女人的骄傲。她说道：“你看清了，我才是女人。”

她掳起方无主，扯着他的头发，把他的抓髻扯散。

她恨恨地说：“她根本就不是女人，女人哪一个没有月圆月缺？哪一个没有经血潮汛？她算是什么？她只是一块木头!”

方无主不料她会如此，慕容针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她说出来她的心事，方无主不能无视她。

慕容针说道：“你来，你来，你来摸一摸我的腹。”

她的眼神是幸福的，闭上了眼，她说道：“方无主，你有后代了，你在我的身体里种下了一个后代，他是你的儿子。我想叫他一个好名字，叫他方有根，好不好？”

方有根，象是一个村人的名字。

方无主呆了，傻了。

慕容针真的有了他的后代了么？如果她真的怀了他方无主的孩子，他再也不能想着与玉璧亲热了么？慕容针不会让他娶玉璧，就是与玉璧能在空中交媾，她也不会愿意。

慕容针说道：“你也知道我，我是为情而出走，我也能为情而自尽。”

方无主是恶魔，他怕慕容针自尽么？

慕容针抓起他的手，让他摸那微微凸起的肚子，笑道：“你要有儿子了，你要有一个小恶魔了，我要让他也成为恶魔，让他杀人，让他做一个人人切齿痛恨的恶魔!”

方无主突地大吼：“胡说，你胡说!”

方无主说道：“我与你只是有一次，而且那一次.....”

慕容针媚笑道：“只有一次是不是？而且那一次你是做了恶魔，你愿意与我交媾，只是说你会帮我杀了那个怪物。你说你派人去杀，结果你不但没杀他，还与他成了朋友，是不是？”

方无主无话。

慕容针说道：“你是恶魔，也得言而有信。我做了你的人，我使得生下这一个孩子，叫他小恶魔。我做了小恶魔的母亲，你说，我该不该让你再去胡弄？”

方无主无法，他只好再躺下来。

男人啊男人，有时男人在女人的怀里，变得再也不是男人了。慕容针躺在他怀里，身体好香，她幽幽说道：“我不让你去与那个木头在一起。你与她在一起，能与她交媾么？你能与她做男女相会么？你只是眼睛看着，心里想着，鼻里闻着，手上摸着。有什么用？”

方无主恨声道：“你怎么这等粗俗？”

慕容针大笑，她的身体一笑便依得更紧：“你不粗，你不俗，可你怎么能与我在一起？你不粗俗，你怎么会让我怀上了你的孩子？”

方无主喃喃说道：“我.....我不知道。”

慕容针说道：“男人失足，落入温柔。这是有数儿的事，你有什么害羞的？只是你得娶我了，你不能再一个人在江湖上充什么恶魔了。你得带着我走，你是恶魔，我便是女魔，你儿子便是小魔。”她嘻嘻笑，对方无主说道：“你再也不能去救你的那块木头了。她不是女人.....”

方无主无话她用一条软软的手臂绕在方无主的脖颈上。

玉臂缠人，玉臂好生温柔，温柔乡里才死人。

慕容针再问道：“夫君，你还有什么不快的事儿，尽管问你妻子好了。”

方无主说道：“道二死了，她死在解免的手里。”

慕容针看看方无主，她柔声说道：“道二是喜欢你的，她是你的人，我看过她，她看着你，眼睛好温柔。我也不会象她那么看你，她才是你的人！”

方无主的心里一阵刺疼。莫非他错了，他不去找解免报仇，只是想着那个玉璧，是不是错了？

慕容针说道：“她喜欢你，她是不是天天看顾你？从前她想必也替你收拾衣物吧？”

方无主的脸红了，那是真事。

慕容针的脸色大变，她恨恨地说道：“我要是黑一，我要是痴三，我要是四丫，我不要再跟你了，你有仇不报，父仇不报，妻仇不报，只是想着那一块木头。我想你是一个恶魔，真是恶魔！”

慕容针霍地起身，她指着方无主，说道：“你走，你走吧！去找那个木头吧，看她的样儿，你就能做一个男人了，她身旁不是有百丑么？你去做那百丑的第一百零一个，好不好？说不定她会叫你做那百丑的头儿呢。”

她咯咯而笑，心碎了，抚摸着她的肚皮，说道：“我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想着你。我想着我的儿子有一个好父亲，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不知道你是这种狗人，如果知道，我怎么会让儿子出生？”

方无主说：“你现在也可以让他死.....”

他噤声了，慕容针吼道：“作梦，你作梦！我要让你的儿子出生，我要告诉天下的人，他就是方无主的杂种，我还要让天下的男人都在我的身上过，让你的儿子有一个娼妓的妈！”

方无主愣住了，那样他会更对不起他的父亲。当初他的父亲不让他去找解免报仇，是不是因为他的本事不够？他父亲知道他的性情也有些怪，便要他得好好做人，不能与那解免争雄。

他做了许多的好事，他自幸，做好事他比解免做得多。但他做的好事大都被江湖人归在解免身上。

方无主被慕容针扯住了，她扯着方无主，说道：“你走吧，再也别来找我。你只记着，你有一个妻子，但她成了娼妓了。我从明日起，便去接客！”

方无主知道他不能走，如果他真的走出这屋子，再也不能进来了。

慕容针叫了一声，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丫头。

慕容针说道：“你去请妈妈来。”

老鸨怕慕容针，她也知道慕容针非是常人。

她也怕方无主，方无主只要一皱眉，就会把她的房子烧光。

她对慕容针说道：“姑娘有什么事，要我忙忙地来？”

慕容针这里还摁着方无主的身子，她的身体仍是赤裸的，她说道：“妈妈，我要从明天起接客了，凡是来找我的，一律送他三两银子。”

老鸨笑骂道：“哎哟，你个贱人，怎么拿妈妈开玩笑？哪里有开院子的给嫖客钱？”

慕容针说道：“我就是，你做不做？”

老鸨隐隐觉出不对，看来是方无主哪里得罪了慕容姑娘了，她笑说道：“方先生，你好好待她，她不会再疯了。”

慕容针见老鸨要溜，她厉声喝道：“站住！我告诉你，他只是匆匆过客，如果你不听我的，我会让你的院子化成一片火海！”

老鸨也真个怕她，灰溜溜说道：“方先生，你劝劝她。”

方无主只好说话了，他说道：“妈妈，你先出去，我与她说。”慕容针笑笑，说道：“你有什么话，说好了。”女人出去了，只剩下慕容针与方无主。

慕容针说道：“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听我的，我会让你在江湖上声名扫地，再有一个法子，你叫你的人杀了我，你自己亲手杀也行。”

慕容针躺下了，躺得舒舒服服，说道：“好，你拍一掌，就把我与你的儿子一齐拍死好了。”

她闭着眼，那眉眼也是十分清秀，让方无主看了暗暗心痛。他心道：莫非我一生注定，要与这个女人做了夫妻。但我从来不曾想过，我不曾想着她会做我的妻子。我只是知道她是青楼女人，便与她鱼水一度，谁知道会出此种事儿？谁知道她只是一个慕容家的女儿？慕容针突地流出泪来，她轻声说道：“你只是打时轻一点儿，别直接打着你的儿子……”

方无主的心象被谁揪扯了一下。

慕容针再说：“不不不，你就直接打我的肚子好了，别让我的儿子多受罪，让他先死，那样最好。”

慕容针再也不说话了，她象是与方无主再也无话可说。

方无主看着她，睫毛长长的，睫上有泪珠，他慢慢说道：“针姑娘，你起来，我与你说话。”

慕容针说道：“不是什么针姑娘了，是你的妻子。”

方无主心内叹息，慕容针就是一死，也认她自己是方无主的妻子，他怎么说？

方无主说道：“我去找解免。”

慕容针突地睁开了眼，她说：“你说的是真话？”

方无主点头。

他得去找痴三、黑一、四丫。如果他们愿意，他就与解免决一死战。

自古正邪不两立。

只是他方无主是邪魔，人家解免才是正义道。

慕容针说道：“好，如果你死在解免的手上，我会生下你的儿子，我发誓，我会叫你的儿子替你报仇。如果你胜了，我便把你的儿子送与你。”

她突地起身，抱住了他，说道：“我很喜欢你，我很想要一个儿子，我也会生一个儿子。但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与解免动手，你愿意不娶我也行，你再娶一个好女人，我不会怪你。你是一个真男人。”

方无主走出了那屋子，他看着这院子，青楼是“快活楼”，男人都来这里找快活，他们真的找到了快活么？鬼才知道。

方无主走了，他的身上有慕容针的体香，他的脸上有慕容针的泪水。

他去找四绝的三个人，决心与解免一战。

第十章 老不正经

玉璧坐在她的藏玉山庄里，她在想着一个人，那个人是方无主，他象是一个毛头小子，正在风尘仆仆地为玉璧姑娘跑路。也许他能找得到那个瑛梅的传人，也许他找不到。但她很快乐，有两个人在出生入死地为她找，只是为了她一个美人。

她扑地笑出声来。

“笑什么？”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一个陌生的声音。她看到了一个人，一个老人。

在玉璧的心里，她是不喜欢老人的，但她看到了这个老人，很是震惊。藏玉山庄是一个机关重重的地方，如果不是庄里的人，他根本就走不进来。可他不是庄里的人，他是解免，那个震惊天下黑道白道的盟主解免。

解免说道：“待客之道，是不是少了一点儿礼节？”

玉璧说道：“你是白道盟主，私闯人家的庄子，怕不妥当吧？”解免笑笑，鹰扬四顾：“人说藏玉山庄是一个机秘去处，我来看看。你怕不怕？”

玉璧笑，说道：“如果是方无主来了，我会怕他，你是白道盟主，做事光明磊落，我怕什么？”

解免看她，忽地说道：“你的屋子是密室，我知道，非你召唤，没人能进来。”

玉璧看着她手边的那一匹玉马。如果她的手摠在这匹玉马上，外面的人便急冲进来。解免的手先抢摠在那匹玉马上，他说：“这匹马好可爱。”

玉璧的脸红了，象是因他夸赞，但她是因为解免的手摠在那一匹玉马上。没人能解救她。那一匹马已经被解免捏碎。再也无人能救出她来了，如果解免想杀她害她，她一点儿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解免把她抱起来，放在床上，说道：“如果女人坐在床上，一般都比别时可爱。”

玉璧笑笑，笑得很淡：“我不是女人。”

解免的手指挑着一张椅子，这一张椅子是红木的，很重，她搬也搬不动，解免竟用一根手指挑着它，放在她的床前。

“我坐在床前看着你，你会少对我动些心眼儿。”

解免又说道：“如果对我说实话，你会好好的。如果你不说实话，你便会成为一具尸体，到了明天，他们会发现你成了一具尸体。他们还会去找方无主算账，因为是他，恶魔方无主奸污了你。”

玉璧的心扑扑跳，她说道：“我不能，我不能.....我会出血.....”

解免笑笑，说道：“是啊，就是方无主那个恶魔，他来了，先是与你在房里喝了一会儿酒，再后来他便与你在房内缠绵。你也是一个女人，便受不住了。你那一身的药香也制服不了方无主，他便把你抱在床上，奸污了你.....哈哈！”

玉璧突地说：“你奸污了我，没有什么好处。再说，你也不年青了。”

解免看她，说道：“花朵人人爱，我看你美貌，时时忘了我已经是一个老人。再说老人就象是迟暮的太阳，越老越想占有。”玉璧已经不那么有把握了，她的眼里有慌乱。

忽地解免说道：“我是白道盟主，没有人知道我也很是好色。从前的圣人说过，君子好德如好色。你要是能告诉我一些实话，真正的实话，我便会放过你，不然你今天一

定死！”

玉璧低下了头，她知道那些话说出来，比让她死了还难过。但她不能不说。

“你的人拿去了吃菩萨的魔王令？”

“不错。”

“是谁拿走的？”

“阴食阴色。”

“魔王令现在哪里？”

“在桌上。”

解免找到了魔王令。他把那魔王令揣在怀里。

玉璧说道：“那不是白道盟主的东西，如果有人看到你拿了那魔王令，你会有麻烦。”

解免笑笑，再问：“你要魔王令做什么？”

玉璧淡笑：“如果有魔道的人要杀我呢？”

“你说谎了。”

“你与方无主在一起，你能让他做事，他会对你言听计从么？”

“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他是方无主。”

对啊，因为他是方无主，是黑道的枭雄，他才不会听任何人的。

“你说服他，要他去找那个瑛梅的传人，他去不去？”

女人在悄声笑：“如果他去，他便是喜欢我。如果他不来，他也会在杀了你后去的，那原因很简单，只是他喜欢我。”

“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许多事。”

当然，他能在藏玉山庄自由来去，他自是会知道藏玉山庄的许多事。他会知道那些

男人在那些秘屋里，天天与一些美女作乐。他会知道藏玉山庄的那一块水晶后面的事儿么？解免说道：“你的美色，会不会有一天让他们疯狂？”

“他们已经疯狂了。”

解免说道：“我要杀了你，他们便再也不是在江湖上不敢抬头的百丑了。”

女人的声音有些急切了：“你杀我有什么好处？对你白道有什么好处？”

解免说道：“没什么好处。可是，留你在藏玉山庄做这些秘事，对我有什么好处？”

“方无主。”一句话，只有三个字，方无主，她会拿方无主怎么样？

她淡淡说道：“方无主想着我，你想那是不是好处？”

解免大笑，他说道：“好，那是好处。”

两人再无话可说。

解免说道：“我不走，是因为我还有一件事，要试一试。”

试什么？玉璧的眼象是会说话，那眼在哀求他走。

解免说道：“我是一个老人了。”

女人如果美貌，她决不会喜欢一个老人。但她看没看出，解免是人老心不老？解免说道：“在你的藏玉山庄里，有小武侯布下的阵，从前曾困人无数，后来你把他们都放出来了么？”“没有。”

“为什么？”

他们有的人不惑女色，不愿意跟我，我便把他们杀了。”

解免说道：“你决不是为了保住你自己的性命，才要那么多的男人跟你。”

玉璧也说：“你决不是想着要那些男人都做你的手下，才做白道的领袖。”

两人大笑。

解免说道：“我要走了。”

玉璧忽地笑了，她很紧张，她悄声说道：“有一件事，我很想试一试。”

解免看着她，便明白了。

他说道：“你不用试，我比方无主的定力更差。”

玉璧说道：“我想试一试。”

她是女人，她总想着她是女人，她有媚力，她能媚住解免，她能把解免媚住，那天天下再也没有人能不受她的诱惑了。

但这是一险，如果她试不成，会不会被解免奸杀？

解免冷冷道：“我只要一让你成为女人，你便会死。你只要流出一滴血，你就会死，你还想试么？”

屋里的光线很暗，她是不是始终都在暗暗的室内过她的一生？她的下人都有美人在怀，他们都在快乐，独有她自己一个人，坐在这里么？她的手下在快乐时，她做什么？喝酒，不是女人的事儿。刺绣？她不会做那种事，她不是那种女人。

她还能做什么？

玉璧轻声说：“我想着我做一个人人敬佩的女人，天下最美最有本事的男人是我的，我想着的就是他……”

他是谁？

“他是方无主，他也是……你。”

再是心冷，解免的身子也是一颤。

老人的心总是软的，他怕，怕女人不喜欢他。如果女人真心喜欢他，那不光是让他的身心得到欢愉，更重要的，是让他对自己很满意，让他知道他自己不老。

解免的眼睛亮了，他说道：“好吧。”

从未有过这种冒险，在别的人眼里，这只是一场情事，但在他两人心中，却是一场冒险。解免是一个淫人，但他得只看着玉璧，无法与她交媾。

玉璧说道：“我来弹琴。”琴韵悠扬，轻轻撩人思绪。她看着解免。解免解开了他的

长衣。他是白道领袖，他挺直身板，是一个汉子。

琴音飘袅。玉璧的手柔柔，这一只手如果抚摸着男人，一定能抚去万里征尘，抚去一腔愁绪，抚去一身疲惫，抚去一切伤痕。他何不去让女人好好抚摸一下他？抚摸是语言，抚摸是心火。如果玉璧真的抚摸到了他的身子，他会不会再去玷污玉璧？

解免的喘息声粗了，他也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欲望很强的男人。

玉璧在铤而走险。

她铤而走险是不是不值？她会不会玩丢了她的性命？

解免看着他，他的身子仍很笔挺，他的男人味儿仍是很足。当他赤身站在玉璧面前的时候，突地明白了：他仍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那么，他还等什么？

眼前的女人又复是一个道二了，管她叫道二，还是叫薇姑娘，都是他的禁脔！解免扑上去！忽地，那玉璧的手一摠，那琴“嘎”一声止住，人便如飘絮，直落地底！解免叫一声，也随着她落下！是壁，四周都是井一般的壁，忽地飞出数十支箭矢，一直射向解免！

叭叭叭，全都射在他的身上。

他叫了两声，再也不叫了。

再听得咚咚两声，原来是上面的吊顶落下了两块千斤重的铁闸，一直咣当砸在地面。

解免再惨叫一声，他再无声息。

井壁里黑黑的，只听得玉璧轻声说道：“解免，你也算是个好男人，我杀了你，真是可惜。”无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也许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她杀死解免的事儿。江湖上会从此没了一个盟主，杳无消息。

玉璧的手在摸，她摸到了一支蜡，她悄声说道：“我看不看他？他一定是浑身是血。

连人样子也没了，我不看吧。我一看，会睡也睡不着的。可我不看，怎么能睡得着？”
于是她决定看一眼死的解免。

点亮了蜡烛。

她看着地上，没有血。

“他怎么不流血？”

再看那两块铁闸，竟是斜插在地上。

铁闸应是平平地贴在地上的。

她看到了一个人，那是一个浑身插满了箭羽的人。

他是解免。

他仍在瞪眼看着玉璧。

玉璧惊叫了一声，她吓哭了。

解免说道：“我没死，你哭什么？”

玉璧说：“我怕，我怕……”再说什么，也是没用了。

解免从那井洞里走出来。他拔身上的箭。一支，一支，再一支……突地。玉璧说道：
“我疼，我疼啊。”

她伏身哭了。

解免说道：“你想杀我，你把所有的箭都射在我身上，你怎么会疼？”

玉璧不管不顾地哭着。

待得解免拔完了箭，他的身上血渍渍的。

他仍是站在玉璧的对面，不动。

她说：“你杀我吧，我想杀了你。你杀了我，我不会怨你。我不怨你，你杀我啊……”

她带泪说着，仍是哭。

待了一会儿，解免为什么还不动手？她柔柔而问：“你为……为什么不杀我？”

解免大喊道：“我记得不错的话，你是要引诱我，对不对？”玉璧说道：“对。”

解免说道：“好，你做！”

她无法知道他的心思，只好慢吞吞地脱。尽量让他看得心动。但一个差一点儿死在她手下的人，会对她怜悯么？

她不知道。

第十一章 夺巢

夜晚，丐帮的河间府分舵。分舵在河间府的一座破庙里，这里聚满了人。他们齐集在这里，是想着有一天会攻打恶魔方无主。烧着篝火，三个一堆五个一伙。

有人在说方无主的恶行，杀人劫货，无恶不作，便是那个恶魔方无主。他们如有机会，一定会杀了那个恶魔！

有人高呼：“帮主还等什么？去杀了那个恶魔，把他吊在树上，让人看！”

忽地有人冷笑，那笑的人在墙外，飘忽来去，只是须臾，便有两个来回。

丐帮的赫长老叫道：“谁，站出来，藏头缩尾，算什么汉子？”

那人说道：“汉子是什么？”听他说话，象是不懂什么情理，可他一纵，飘忽落在院里，众人就沸扬开了。他是恶魔方无主的手下，他叫痴三。

痴三是恶魔手下“四绝”最厉害的一人。

痴三说道：“是丐帮的人么？是解免那老匹夫的人？”

赫长老一见他，便心里大惊，看来今夜不能善罢，他喝道：“痴三，你来做什么？”

痴三说道：“玩一玩，叫解免出来！”

赫长老大叫道：“众兄弟听着，这人是恶魔方无主的手下，叫做痴三，他能左手使两柄剑！”一手使两剑的痴三？扑上来两个愣汉，两人手里都提着打狗棒，喝道：“滚！”

两棒交叠，直砸向痴三。也不见痴三如何出剑，只是见到了两道剑光！

啊——，两人叫声几乎一齐，全都扑倒在地。

血泊中，死了两人。

赫长老喝一声：“退后！”

丐帮的人皆是一凛。他们围在赫长老的身旁，虎视痴三。咣当——，庙门破了，走进来两人。当先的是黑一，是那个老人。后面的是一个丫头，丧着脸的四丫。两人走来，站在痴三身后。

黑一说道：“你们有上百人，说，解免在哪里？”

一个小丐叫道：“你敢与帮主作对，你是找死！”

黑一冷笑，说道：“就是找死！”

他“扑”一声，把拳头打入那人的胸膛。

那人叫一声，只是哼哼的软叫，待得黑一的拳头从他的胸前伸出，他瞪着大眼，再也说不出话来，眼泪、鼻涕齐流。只是须臾间便死了三人，赫长老看也心惊，他喝道：

“四绝杀人，如同割草么？放蛇！”

丐帮有多人擅玩蛇，只见远远地抛过来上百条毒蛇，直落向三人。

小丫尖叫了一声，她的身子极软，一退便站在庙内的香炉上。痴三的手一挥，只见血溅蛇飞，所有的蛇在他身旁飞过的，皆被挥成几段。

一个玩蛇的丐汉扯着口袋，叫道：“你想吓我，我却不怕死！”

他扑到了黑一眼前，把那口袋挥向黑一。从口袋里冒出一股浓烟。原来有毒。一动不动，待得那毒散开，丐汉的脸便在黑一的面前。

黑一扭住他的手臂，厉声道：“解免干尽了坏事，和你们这群走狗也有关，说，他在哪里？”

丐汉硬挺，叫道：“我.....不知道！”

只听得咯咯骨响，丐汉的手臂被他扭碎，再也伸不出来了。黑一放手，那丐汉啊啊吼叫，直甩他手。他手竟成了一团骨头，捏在一处，再也不复看出手指。

小丫忽地叫道：“谁叫你们杀害二姐？”她扑上去，只是在大汉的后脑敲一拳。这一拳便把一个大汉的脑后骨椎打折，一连三四人，都是轻轻松松死在她手。

庙前躺倒了许多人。

赫长老叫道：“黑一，你有本事与我动手！何必乱杀？”黑一怒道：“你解免有本事，与四绝当场动手，他杀我二妹，我必杀你们！”赫长老见不是话，一拐打来，砸向黑一！黑一直拳去夺。赫长老看他凶猛，也不敢让他夺得那拐，一抽一送，再向他腰间横扫！黑一的身子一挺，叭一声，那拐打在他的腰间！赫长老大笑，说道：“四绝，四绝，我要你们绝了两个！”

但他再看，黑一竟是直直走向他。赫长老害怕了，他叫道：“你没受伤？”

黑一嘿嘿笑，他在赫长老眼前，胡须直飘，恍如天人。黑一说道：“如果解免来了，你们还有救，他不来，你们全都得一死！”他直伸出手来，抓赫长老的拐。

赫长老是吓破了胆，忘了他不光是抓拐，只是以为他来抓拐，如不让他抓到拐。才是上策。他的手向后夺，把拐闪在身后，胸前却露出大大的空门来。

啪——，一掌击实。赫长老的身子如鸢飞出，直摔在那香炉上。摔出一片灰尘。

赫长老大叫一声，血从口喷出。待得黑一再慢慢来到他面前，赫长老说道：“恶魔，我与你誓……不两……”他直喘。

黑一说道：“解免来了，再说大话吧，你死好了。”黑一拔出香炉里的几支香来，赫长老不知他要做什么，只是看。黑一说道：“要杀人，先上香！”扑扑扑，三根香直插在赫长老的咽喉上。赫长老哪里想得到他有这种本事？他扑扑吐了两口气，说道：“帮主来了，你就得……一死……”

丐帮的人扑上前，他们此时知道了，如是他们不动手，百余人都是一死。他们扑向

痴三！痴三的手不动，看得出他的袖口绽线了，大袖飘飘，手里无剑。

他的剑在哪里？他把右手放在他的腰间，从不动。只有左手从他的袖口倏地飞出，直夺人喉！唰唰唰，一连三下，便死三人。

都是无声无息地倒下，咽喉上有一个小小的洞。人死后，无声，无息，只是慢慢躺倒，连躺倒的姿势都是一样的。

丐帮的人怒吼着，叫道：“恶魔方无主不得好死！”一提到了方无主，他们三个都是杀心大炽，出手更是疾厉，恨解免的人，也恨方无主么？庙门前躺了一地死尸，原本是旺旺的篝火，如今也被血腥气淹得无势，只有一点点火光。

黑一的手仍是那么优雅地袖着，他看着剩下的十几个汉子，三个人把这十几人逼到破庙后墙。

黑一说道：“解免在哪里？”

一大汉叫道：“解帮主去杀你们的狗魔方无主了，你们再回去，准看到那个狗魔方无主的尸体！”

黑一看着他，象是不懂他的话。

小丫说道：“用不用留一个人，让他去找解免老狗？”

黑一叹息道：“不必了。”

所有的壮汉都知道，丐帮今晚必被血洗，他们索性也不怕了，叫骂道：“你个小恶魔，你早晚生不出孩子，你只是一个石女！”

小丫被他骂，脸色通红，她恶狠狠道：“我生出生不出儿子，也不是你的，你何必操心？”

她一拳打在那汉子的肚子上，那汉子喘不上气来，叫道：“你打我，打我……”剩下的汉子突地飞起三人，三个人一齐扑向痴三。他们的手抓住了痴三。痴三的左手在他们手里，右手也在他们手里。两个汉子一边一个，扭住了痴三。

后面的一个汉子叫道：“你死去吧！”他握一把刀，那刀狠狠砍在痴三的头上！一刀砍下，用尽全身的气力。

三个大汉叫道：“杀死他了，杀死他了！”

撒手后，他们却看不到痴三倒下。

痴三仍稳稳地站在那里。

莫非痴三是天神？

只见痴三说道：“你想杀死我？”

痴三怒叫道：“我不想死，你能杀死我么？”

他不复出剑，只是一指点向那大汉，扑扑扑三下，那三个大汉心里想着不被他点中咽喉，但他们躲闪时，哪里有痴三的眼快？只见他们的咽喉破了，从他们的脖颈流血。

大汉抓着墙，慢慢倒下，墙上画下了一道道血印。

只剩下了两个人了。一个是丐帮的醉鬼，从来没有人看重他的醉鬼。在丐帮里，连最小的乞丐也欺负他。再一个就是一个老丐。老丐坐在墙边，看着三人杀人，不动不逃。

那醉鬼拿着酒壶，叫道：“杀我吧，杀吧，早晚你们也是一死！”

黑一掐住了老丐：“解免在哪里？”

“会找你的，你杀了这么多的人，他不会放过你的。”“解免在哪里，说！”

老丐笑了，说道：“他去哪里，怎么会告诉我？就是他告诉了我，我怎么会告诉你这个王八蛋！”

黑一看他，慢慢放手，想起身走开。那老丐的手里有两根筷子，直怒射出来，射向黑一的后背！

扑——，一根射进去了。

黑一说道：“你想杀我？”

老丐大笑，笑颤了胡须：“笑话，你能杀人，我不能杀你？”黑一手伸出去，慢慢

从他的后背拔出那一根筷子。筷子尖头有血，是黑一的血。

黑一说道：“你老了，不该被杀。”黑一把那一根筷子直插在老丐的咽喉上。老丐死了，站在墙边。他的咽喉上插了一支筷子。丐死不瞑目，恨恨地看着黑一。

最后只有那个醉鬼了，他拿着酒瓶的手在抖。

痴三说道：“你怕？”

醉鬼大叫：“我怕，我怕极了。”

痴三叹息道：“你要是怕，我可以不杀你。”

醉鬼见他起身要走，大叫道：“站住，站住！”

痴三不知他叫什么，回头说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醉鬼说道：“我是丐帮分舵的人，是不是？”

谁能说不是？

醉鬼再说：“他们都死了，我一个人活着，我是不是很难受？”

痴三看他，不知他想做什么。

那醉鬼说道：“你也杀了我吧，我自己不敢杀我自己。”

痴三看他，慢慢伸出手来。

醉鬼突地叫道：“等一等，等一等！”

痴三以为他改了主意，便住手了。

只见那醉鬼扬起脖颈，大口嘟嘟地喝下那一瓶酒，才叫道：“王八蛋四绝，你们杀我好了，我们帮主会替我报仇的，杀啊，杀啊，不杀是小吊养的！”

扑——，黑一的手拍在他的胸前。

那醉鬼倒了，他的脸上有笑意，他嘟哝说道：“我死了，我也一样，被他们杀死了……”

再也没活人了。

院子里的篝火熄了，没了一点儿生气。满院子都是血腥，都是死人。

黑一突地叫道：“解免，解免，我早晚杀死你！”小丫说道：“杀他去。”痴三只是呆呆看着月亮，月亮不圆，它正半藏半掩在云中。

破庙还有半堵残墙，那黑一在墙上刻下一个字。那是半个字，“绝”字的一半。

扑扑——，痴三把一条蛇钉在那墙上。那是一把刀，是半个“色”字。小丫刚想写，黑一叹，说道：“不写了，四绝人也不全，字也自是不能全了。”

他们三人走出庙来。都想着一个人，那就是他们的主人方无主。

但他们不愿意说，他们不愿意吐出口来。他们一心赴死，如果解免用正义道的人来围剿他们，他们宁可战死。

第十二章 色胆包天

解免从来不曾看过像玉璧这般的美色，他曾玷污过道二，道二也是美人，但远不及玉璧。此时他看着玉璧，竟是心旌摇摇，心道：如何得了这一个美人，此生足矣。玉璧站在解免面前，心内暗暗叫苦。

她没把握。如是在百丑眼前，她可以尽情戏弄他们，因为他们怕她，如果哪一个不怕死，便会心内欲火焚烧而死。

可眼前的解免不是那样。她暗暗后悔。

但心里瞬间百念：我活着，虽说是能用计使百余江湖汉子归我，但心终不属我。我活时不能体味女人快乐，不如一死。要死，也得死在象方无主、解免这种人手下，不然岂不是白白度此一生？想罢，她再满面是笑，不复怕他。

解免看着玉璧。

他是男人，是一个老人，但老人眼也不瞎，他看出了一个秀美如玉的美人，那美人的腰肢是软的，她的脸是美的，她的身材是千中挑一。就是当年的隋皇杨广见了，他也

得心动。就是淫欲帝王殷纣王见了她，也会放弃妲己，一心宠这个玉璧。

解免忘了他身在何处。

乌发垂飘，直至后腰。人玉面，满是春色。看她徐徐玉步，竟是身肢摇摇，想是她，就是她，梦里也算有她，原来确是一个美貌无瑕的璧人。

怪不得叫玉璧！名如其人，人如其名。

玉璧说话了，也是真正的莺声燕语：“解帮主，你能帮我么？”

解免说道：“你想杀我……”他的神志仍是清醒的。

玉璧暗暗佩服，她笑说：“我是一个不能出血的女人，如果你真的喜欢我，我便可以给你。只是你让我流血，你一走，我便是一死。”

解免听他自己的声音很遥远：“你怕死？”

她叹一声：“从前我怕，现在我不怕了。从前我不怕，现在我怕了。”

解免说道：“这怎么说？”

玉璧的神色还是那么乖巧，人还是那么依人：“我从前怕，是因为我不愿意死，我不愿意在没有经受过好日子便死。那时我怕死。可现在我不怕死了，就是死也得死在一个象样子的男人身上，你不是最好的男人么？从前我不怕死，是因为我太不愿意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我不怕死，死了更好。只要有一个男人，他弄得我出了血，我就死好了。但如今我怕了，如果我能与你……岂不是比不死更好么？”

解免笑了，明知道美人是骗子，但情愿受骗。

这就是男人，男人多是痴心汉。

解免走上去，他抚摸着玉璧，说道：“你让我头一回知道女人象好酒，得一点点儿地品。”

他在品味着女人，看着女人。

解免的身上有箭伤。他曾折断了那些箭。但箭矢还在他体内。在那箭矢处还流着血。

血使他更可怖，也使他更亢奋。

没有什么比血更令人兴奋了。

解免说道：“你想杀我，再说你喜欢我，我能相信你么？”

玉璧的身子一扭，靠在他的怀里，她的腰贴在解免的头上，让他体味女人的身体。

解免忽地说道：“方无主与你在一起过？”

玉璧吃吃笑：“他愿意找那个瑛梅的传人，想与我在空中交媾，他想做我的丈夫。”

解免仍是不动声色，他说道：“你愿意让他做你的丈夫？”

玉璧笑笑，说道：“我更愿意让你做我的丈夫。”

解免说：“你不必骗一个老人，老人不大容易受骗。”

玉璧说道：“我愿意做盟主夫人，因为我是藏玉山庄的主人。”这岂不是最好的解释？

玉璧说道：“如果你不要我，我便嫁与他。只是你要我，也委屈了你。你不能天天与我行夫妻之事，你说是不是？”

解免大笑，他抚摸着玉璧的手更急了，他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找不到瑛梅的传人？”

玉璧笑笑，她笑得很淡：“找得到找不到，那只是我的缘份。如果找到了，我便嫁与那个人。找不到，我便会死在第一个男人身上。我用我的血把他全身都画遍，让他至死也记着我。我要他在我流血时不管不顾，只是一心爱我。你能做得么？”

解免忽地笑了，他说道：“我老了，我做不到。”他怕那场面，如果流血不止，他还能一心与玉璧贪欢做爱么？

玉璧说道：“我看你的身上流血，都是我不好，我能不能替你好好治伤？”

解免来了男人气，他说道：“不必，我知道你一心要救你自己。”

一句话说得玉璧满心辛酸，她低下了头，说道：“谢谢你。”

解免再看着玉璧，他说道：“我想知道，你对方无主都做下了什么许诺。”

是啊，如果她一心做方无主的人，他何必再插手其间？他得杀了方无主，再也不理会这个女人。或许他会与这个女人一夜欢爱，让她死在自己的怀里。

解免走了，老人有老人的心事，如果他得了天下，会来再找玉璧的，他是老人，拿一个美人放在他的床边，天天看着，也是享受。

玉璧笑了，她再来到了她的屋里。只有解免这样的人才会来到她的床前，而不被人发现。她要再改动一下她的机关，如果解免再来了，也得半死。她坐在床上，吃吃笑出声来了。

一个女人的声音悄悄：“如果我是你，我就不笑。”

玉璧的心里暗暗叫苦。她的床上先坐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女人。女人是慕容针。如果玉璧说怕男人，还不算最怕，她最怕的是一个女人，尤其是个美貌女人。美貌女人对于美人，总是心内生妒的。

慕容针会不在意她，会不会杀死她？

玉璧说道：“原来是慕容姑娘？”

她的眼睛滴溜溜转。

慕容针仍在笑，笑得好得意：“我跟着解免，才知道如何进藏玉山庄。”

她跟着解免？是不是解免也知道她跟着，才让她来杀玉璧？看来不会。如果解免真心想杀了她，解免一定会杀她的。她看解免的眼睛，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好人。

慕容针说道：“我不是男人，你不必再脱衣服了。你也不必再用你的床下机关。”

玉璧心内叫苦，但满面是笑，她说道：“慕容姑娘天人一般，我怎么会用那些？”

慕容针看她，心里一笑，知道凡是能深入她的闺室内来的人，怕她会有求必应了。因为她没有人保护，也没有人能救了她。

慕容针说道：“我来，是找玉姑娘，求玉姑娘一件事的。”

玉璧一听，大是欢喜，如果慕容针是来求她，自是不会杀她。”

慕容针脱她的衣服，让玉璧有些骇怕，莫非她也喜欢女人，喜欢美貌的女人？

慕容针一见她神色不安，顿时大笑，说道：“我让你看一看我的肚子，你来摸一摸我的肚子。”

女人的肚子怎么了？

慕容针说道：“我的肚里有一个孩子了。”

她说此话，不无骄傲。玉璧心内一酸，慕容针能生孩子，竟也来她这里显摆么？

玉璧道：“生孩子就生孩子，莫非我没见过孩子么？”

慕容针说道：“你知道他是谁的儿子？”

“谁？”

慕容针大笑，说道：“方无主，是方无主啊。”

慕容针一句话，顿时让玉璧心头好生不是滋味。

原来是方无主，原来是方无主.....方——无——主！玉璧呆怔住了，连慕容针叫她几声，也没听到。她心里的头一个男人，便是方无主。她一心想着，早晚会有一天，方无主会来救她，那时她与方无主做空中交媾，她做方无主的妻子，岂不是天大好事？但方无主与慕容针在一起了，她还怀了方无主的孩子。

玉璧万念俱灰。她还能说什么？她慢慢说道：“要我帮你做什么？你说好了。”她说话的气力也没了，懒懒洋洋。

慕容针说道：“你离方无主远一点儿，本来我以为你一心想着方无主，可是我看出来，你也愿意搭着那个老贼解免。那就你有你的解免，我有我的方无主，好不好？”

玉璧大声说道：“什么你的，我的，我没有一个男人！”

她的泪水突地夺眶而出。

慕容针说道：“天下只有两个好男人，一个是解免，他是白道盟主，好生威风。一个是方无主，他是贼头子。你看了解免，我看好了方无主，好不好？”

玉璧冷冷道：“怎不是你看了解免，我看好了方无主？”

慕容针说道：“你知道，我在青楼上，从未与男人交媾。后来方无主来了，他喜欢我，我便有了他的孩子。我要与他长相厮守，你也知道，孩子不能没爹，是不是？”

玉璧笑了，她说：“方无主去找那个瑛梅的传人了，他找到了，便会来娶我。你知道么？”

慕容针笑笑，说道：“他不会去了，他要做一个好男人，他得去报仇，找那个解免报仇。如果他杀了解免，才能洗去他的羞辱。他杀了解免，才能报了道二的仇。再说，他的人已经杀了丐帮许多的人了。”

慕容针似乎什么都知道。

玉璧心里隐隐有些失望。如果方无主不听她的，只是去报道二的仇，她还有什么指望？

玉璧突然说道：“我恨你，我恨死你了，你杀了我吧！”

慕容针说道：“我不会杀你，我要你与那个解免好好亲近。如果你不听我的，我会叫一个癞子男人来，我带他来，让他玷污了你。那时我看你死，我看你流血，看你死得艰难。”

玉璧恨恨地看着慕容针。她是女人，她知道如何折磨玉璧。

玉璧一生最自负的是她的美色，如果她的美色象是被扔掉一般给了一个癞子，她会疯狂而死的。

慕容针说道：“你愿意不愿意？”

玉璧说道：“好，只是你小心，方无主未必不愿意与我在一起。”

慕容针脸上有光，她兴奋极了：“我愿意与你争方无主，他愿意与你在一起。我自认倒霉。如果他不愿意，你再缠他，我会杀了你。”

玉璧叹息道：“你与我争，凭什么？你会输的。”

慕容针笑了，她悄声说道：“我必会胜你，让你一块木头胜了我，我也不是慕容家人。”

慕容针走了，玉璧在气喘，她恨，她恨，摔着家什，忽地她笑了，她大声叫道：“来人，来人！”

门外来了两个人，他们都是百丑中人。

玉璧笑说：“你们两人拿来那杯茶来我喝。”

两人看着玉璧笑盈盈，玉靛生春，心神一荡，都忙去拿那茶水。忽地一声响，无数箭簇射向两人！两人大叫着死了。听声而来的有五六人。

玉璧说道：“他们两个扑向我，忽地就闻到了我身上的异香，他们死了……”

玉璧流泪了，她说道：“你们走吧，告诉大哥，你们都走，丢下我一个人在藏玉山庄，好不好？不然你们都死在这里，我怎么能受得了？”

玉璧说着，盈盈跪地，拜说：“两位兄弟，你们为我而死，我来生来世做牛做马也得报答你们。”进来的人一来神色黯然，一听得她那话，心道：她是一个有情人，她若不是一个文弱女子，我们怎么会死？唉，为她而死，也许就是我们的福份了。

有人要把那两人抬出去，玉璧止住了他们，她轻声说：“别动他们，我一夜不会睡，我要守他们的灵，守一夜。”

第八卷

第一章 杀人灭口

阴食阴色不能离开玉璧的藏玉山庄，因为他们练一种功夫，需要女人。只有玉璧能给他们女人。阴色也不安于呆在藏玉山庄，久则思动，他对阴食说道：“天天呆在屋子

里，再好也不如出去。”正好玉璧找人唤他们两人。

玉璧说道：“那个吃菩萨知道你们两人拿了她的魔王令，你们必是得杀了她。”她不说是解免的主意，解免让她能好好活着，让她杀死吃菩萨。

阴色与阴食去找吃菩萨了。

吃菩萨此时在一个寺庙里，她决心好好斋戒。因为胡龙死了，她再也没有一个心上人了。吃菩萨瘦了一圈儿，她的脸显是瘦了，脖子下也没有了那一圈圈的肥肉。她看到了阴食阴色，没滋没味儿地问：“那个臭丫头叫你们来的？”

阴色冷冷道：“不错，主人要你的命。”

吃菩萨大乐，她说道：“你们拿了我的魔王令，去给了那个臭丫头？她拿魔王令有什么用？”

阴食不语，他两个走近吃菩萨。

吃菩萨可怜巴巴地说：“我可是没得罪你们两个，你们要那魔王令，我便给你们了。”

阴色说道：“你没了魔王令，只有一死！”

吃菩萨站也不想站起来，她说道：“好，死就死。我猜你们那个解免王八蛋派来的，他是什么白道盟主，他只是一个恶魔！”

阴色大怒，叫道：“你胡扯什么，找死么？”

他叭地一拳正击在吃菩萨的胖肚子上。

吃菩萨唉声一叹，说道：“你打我别处，我还会怕疼，打我那里，我怕么？”

阴色这一拳用了七分气力，竟不能动她分毫，不由得也是吃惊。

阴食喝道：“我与你还有账算！”他扑上去，狠狠扼住那吃菩萨的咽喉。

只见吃菩萨笑咪咪，说道：“你掐是掐不死我，不如你用刀！”

吃菩萨蓦地从怀里掣出一支小刀来。这小刀是刺状，一刺便入阴色的肚子。

阴色噉一声叫，喝道：“你杀了我了！”

吃菩萨说道：“我从不杀人，只是我愿意吃人！”她张开大口，便来咬那阴色的咽喉。

阴食一见，大是吃惊，他喝道：“别动！”他手里的阴爪一抓便至，直抓吃菩萨的咽喉！两下都是飞快，当阴食抓住了吃菩萨的咽喉时，他喝道：“你再动便死！”

吃菩萨看看他，笑一笑，笑得极苦：“我没了胡龙，活也没什么意思，死就一死好了！”

她手下一用力，扑一声溅血！阴色的脸更惨白了，他的咽喉被吃菩萨抓断，人一窜，再窜一下，象是鬼在跳跃。

再复跌下，便没了声音，阴色死了。

阴食猛地一抓，便把吃菩萨的胖身子抓飞起来，吃菩萨的咽喉也断了，她笑道：“你杀我，我杀他，一样都是杀！”

阴食看着吃菩萨，吃菩萨竟能不死，她的脖颈边血流如注，但奇的是，她的血很多，一直在流，人还不死。那些吃菩萨的手下都吓得逃光了，只有几个婢女想扑上来与阴食动手。

吃菩萨笑，说道：“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快逃.....快逃！”那些婢女逃命去了，只剩下了吃菩萨坐在地上。血仍在流，吃菩萨坐在那里，眼睁睁看着阴食，说道：“阴食，阴色死了，你早晚也得死！”

阴食忽地大怒，他把那阴爪直抓在吃菩萨的身上，扑扑直溅血，吃菩萨的身上血肉横飞。在血肉里，吃菩萨仍在笑，她大声咯咯笑，笑颤了她的身子：“阴食，你个鬼，杀了老娘，你也活不成了。”

阴食看着吃菩萨，看她仍是不倒，心里也有余悸，他喝道：“你死去吧！”

吃菩萨突地睁开了眼，她说道：“我的财宝，我的财宝.....告诉你.....”

阴食一时贪婪，想着：吃菩萨是黑白道都吃，一生聚敛定然不少，她一死，岂不是那些财宝都没了？听她说出来藏在哪里，也好拿来受用。他便凑得近了，听吃菩萨说话。

吃菩萨被他抓断了咽喉，此时说话，也是恶声细语，听不甚清。

阴食急切，便凑得更近，只听得吃菩萨说道：“财宝好找，只是人命没了……人命没了……”

吃菩萨突地睁大了眼睛，她的双手急急伸出，抱住了阴食。她抱得很紧，哈哈大笑道：“阴食，你也得死了，你也得死在我的怀里。不是胡龙，是阴食，是阴食与我一起死了！”吃菩萨越抱越紧，她的手指也在渐渐僵硬。

阴食一惊，心道：要是她死了，紧紧抱住了我，我再也松不开，就是来一条虫子也能杀死我了。再说，我被一个死人抱紧，还怎么能再活？阴食惊叫，嗷嗷叫吼，手里的阴爪直掏吃菩萨的肚腹！

扑扑扑，溅血喷在阴食的脸上，血流如注。

阴食也不顾了，只是乱抓，叫道：“放开我，放开我！”

吃菩萨的笑声渐渐哑了，但她的手仍是不松。

只见那阴食的手伸直了，他看着自己的手，忽地傻了：他的手本来是好好的，只是溅上了血，溅上了吃菩萨的血，怎么此时竟是唰唰往下掉肉，看看眨眼间手便只剩下了白骨。

阴食再是胆大，也不禁叫出声来。只有骨头的手再也抓不住那阴爪，阴爪叭地掉地。再看他的手骨，骨头也变成黑的了，再过一会儿，那手指的指尖骨叭地掉地上，直坠有声。

阴食大吼道：“谁来救我，谁来救我？”

吃菩萨本来已死，忽地再睁开眼，看着他，轻声说道：“我的血里有毒，你死定了……”

阴食看着那吃菩萨，他心里忽地生出恐惧。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活人了，他只能眼睁睁地跟着吃菩萨去地狱！

阴风习习，再无一个活人在这里，吃菩萨的人都跑了，只剩下死在一旁的阴色与相

拥相抱着的阴食和吃菩萨。

寺庙显得极是恐怖，再无一个生人在此。

忽地有人来了，那人来到了寺庙前，看看死在地上的阴色，再看看相拥相抱着的阴食与吃菩萨，忽地笑了，说道：“我不必再出手了。”

那人飞也似地走了。

再过一会儿，出来了一个人，那人是睡不醒的模样，来到了近前，说道：“吃菩萨，你能吃人肉，连我也佩服你。”

再看看阴食阴色，叹道：“两人被人用，死也死得糊涂。”这人是怪物，是那个武林中人都认得的怪物。

天渐渐更黑了，寺庙里再无一丝声响，天地皆死，万籁俱寂。三个人坐在一起，当中的是黑一，旁边的是痴三与四丫。他们在调息，如果他们不好好歇息，丐帮的人找上来，他们会吃亏。

忽地，黑一说道：“小丫，我想起来了，你好象有一个亲戚在南州？”小丫说是。

黑一说道：“小丫，我劝你去看看他。”小丫说道：“他早死了。”再复无语。黑一再道：“小丫……”

小丫忽地叫道：“胡说！就是解免来了，我也不怕他！顶多一齐死，罗嗦什么？”

黑一看看痴三，痴三也看看黑一，两人笑了，他们笑得很苦。他们会死在正义道手下，死在解免的手下。可小丫还小，不该死。黑一说道：“我不知道主人此时在做什么。”

小丫大声哼一下，说道：“他会做什么？他得去找那个瑛梅的传人，他得为那个臭女人做事，我得去杀了她！”

黑一说道：“你杀死她，主人会伤心的。”

痴三大笑，说道：“伤心，伤心，难道心是那么容易伤得的么？”痴三从前曾有一段伤心情，如今一提到那一段伤情事，他仍是恨意悠悠。小丫忽地哭了，她说道：“从

前.....从前，我们两个男人，两个女人，我如今只有一个女人了，只有一个人了.....”

她呜呜大哭。

再无声息。远处传来了啸声，他们听得到，那是一声急急的长啸，啸者的功力极深厚，黑一说道：“小丫，我有一件事求你。”

小丫说道：“别让我走。”

痴三说：“你一定得走。”

小丫说道：“你们两人不是解免的对手。”

黑一说道：“我们三个也不会是他的对手。我看过他与人动手。”

痴三问：“我们三个能支撑几招？”

“二十招，至多二十招。”

小丫说道：“如果田姐姐在就好了，我们四个，差不多能对付过去。”

黑一说道：“主人教与她的功夫，她的那功夫有许多是专门对付那解免的。从前主人想，我们会与他相遇.....”

两人感喟，主人不在，田薇不在，只有他们三个人了。

黑一说道：“小丫，我说，如果你走，现在还来得及，你去找主人.....”

小丫大声叫道：“我不去，如果他不找那个什么瑛梅的传人，他会来找我们的。”

是啊，方无主会来找他们的，但那时他会找到三具死尸。

他会悲伤么？他会从此忘了那个媚人女子玉璧，只是为他们四绝报仇么？听得那啸声近了，是解免，是那个怒极归来的解免。他一定是到了丐帮破庙里，看到了满地的死尸。

他来了，他来报仇了，他一定会下杀手，杀死他们三人。

黑一冷冷说道：“他以为我们是谁？是吃菩萨么？是慕容风么？”

痴三大声道：“我就是死，也把这两柄剑插在他的胸前！”

小丫说道：“我要他也受重伤。如果主人来了，他一定会死在主人手里。”

三个人互看一眼，忽地明白了，他们都喜欢他们的主人，那个愿意一生做好事，但背负着骂名的方无主。

解免到了，他象一阵轻风般，忽地站在三个面前。

他看着三人，忽地笑了，说道：“四绝剩下了三个，只是那个丫头太小了，我如胜了你们，不能好好玩弄她，未免有些遗憾！”

小丫怒吼道：“解免，你个畜生！”

痴三大笑，他一笑，顿叫小丫醒悟：解免要他们先乱了阵脚，那时他会一一击败他们，把他们全都杀死。

小丫不动。

三个人坐成三才阵，只有黑一略往前些。左边是痴三，他的剑在膝上。右边是小丫，她两手紧握着梭子。

只有黑一的手里没有兵器。

解免大声道：“是你们杀死了丐帮的人？”

黑一冷哼一声：“不错，我们在等你。”

解免再看一看，忽地说道：“四绝死了一个，再也不会是我的对手了，你们的那个主人方无主哪里去了？”

黑一说道：“你能胜得了我们，方才能见到我们的主人。如果你死在我们手里，你再也没有机会与他交手。”

解免笑笑，说道：“我丐帮分舵一共有一百二十八人，你们杀死了他们，我也要杀你们一百二十八人！”

黑一指着他，说道：“解免，我家主人不与你动手，是因为老堡主有遗训，不让我家主人杀你。你以为你是不死神仙么？”解免说道：“好，我就来杀死你们三个。”

解免向前走，他胸有成竹。对付方无主，他没有把握，但杀死这三个人，他稳操胜券。

第二章 拦劫

方无主走在路上，他得去找黑一、痴三、小丫。他父亲与解免从前有过一段恩怨，详情他不知，但只知道父亲让他不再找解免报仇。江湖恩怨，其中复杂，极难一时说清。

父亲死时说：“人黑不在脸，坦白自在心，孩子，还是好好做善行，天必佑你！”

方无主想着父亲的话，一直十年不曾与解免对面。

人说方无主不是解免的对手，江湖人都这么说。

但方无主无话，他一句话也不说，任由解免骄傲来去，叱咤风云，他是黑道中人，何必与解免争雄？但如今不行了，如果解免真是奸污了道二的元凶，他必得杀死解免。四绝是他的人，他必得去找那些人算账。

忽地他停住了。

眼前有人。

但只是树响，只是风吹，哪里有人踪在？

方无主说道：“出来吧。”

从树后走出了十个人。

江湖十杀！

他们是黑道中人，是与方无主相识的。

十杀老大说道：“方无主，我们让你死得明白，魔王令出，要拿你头！”

方无主一惊：魔王令重出了么？

十杀老大说道：“方无主，我也知道你难杀，说不定今天我们十兄弟都做了你手下

之鬼，但那也无法，你出手吧。”

方无主说道：“我有急事，如果你们想杀我，过几天再动手，好不好？”

十杀老六不料方无主会说这话，他说道：“魔王令已经拘了我们……”

老大叫道：“六弟，何必多说？动手！”

十个人逼向方无主，他们想杀人么？为什么不马上出手？如果他们一出手，方无主的手便会伸出，倏忽往还，只要几招，便是胜负立判。

他们为什么不出手？

老大说道：“方无主，我们是黑道中人，杀了你，实是不对。但我们也有情不得已的苦衷，你也要明白。”

方无主蓦地想道：他们在扯皮，扯住我。他们扯住了我，为什么？

四绝！他们一定是去找那个解免了，但解免如在，他们三人便会死在解免的手上。

那是一定的，当时他看到了解免出手，想了几天几夜，才教会了道二几种绝技。如果道二还活着，四绝会与解免打成平手。

可道二死了……

方无主的心里一阵子悸动，不好！他要走！

那个十杀的老大说道：“方无主，咱们不光是想杀你，自从今天起，咱们再也不是黑道的十杀了，咱们是解盟主的十杀。黑道自今夜起，天下再无噍类！”

方无主想着小丫三人，心神不定，他一心想去救小丫他们，他呼啸而起，逼向十人。

十杀都是有名杀手，全不惧死。方无主杀向那六杀，六杀手硬撑着，接了他一掌，哇地吐血！七杀与五杀拚命夺路，直对着方无主的后背出手。如果方无主不顾他们，便可杀死那个吐血的六杀。

六杀吼道：“杀死他，不必顾我！”

十杀老大吼道：“全都拚了，与他同归于尽，也是好的！”十人往还，都是拚死招数，

方无主不想与他们拚命，心道：我一定去救痴三、黑一他们，我一定去救他们。如果我不去救，还会有谁能救得了他们？

老大吼道：“今日便要方无主毙命于此！”

一鞭搭着方无主，是三杀的软鞭，他怒喝道：“黑道枭雄，今日授首！”那鞭正击在方无主的肩头，三杀以为他鞭重，至少会把方无主打个趔趄。

谁知道方无主的身子一疾一飘，便来到了三杀的面前，他左手探出，一捏，听得咯咯一响，三杀叫道：“你要杀我……”声音未毕，便人已绝。五杀一见，两眼血红，喝道：“杀了他！杀了他！”

五杀两手扑来，两手狠狠扼住方无主的腿。一时方无主不能再动。

十杀老大叫道：“宰了他！”

八个人的兵器全都向方无主疾出，只听得呼呼风生，一条枪刺向方无主。

方无主的两手本来想去扯起那个不顾死活的三杀，但迎面来了一条枪，那枪生猛，不能不防。他手一迎，抓住了那条枪。另一个是两把砍刀，直砍向方无主！

方无主的手一搅，把那两把刀搅过，手与那硬汉较力，咯咯直响，只是须臾，便听得喀喀脆响，原来那两刀全都寸断。

风再起，原来有一支镖直射，射向方无主。他无暇再理，只是把身子一歪，那镖便插在他的肩头。

那镖有毒。

方无主不怕毒，但此时他不能顾及毒镖，心头隐隐有些烦恨：莫非我方无主就死在这江湖十杀的手下了么？

远处有雷声隐隐传来，天欲大雨。

十杀仍在拚命，他们几乎能杀死方无主了。

方无主终是出手了，一只右手啪地击在那五杀的头上，顿时血溅，流在他的脸上，

那五杀叫道：“啊——，啊——”他虎吼，身子一纵一跳，却仍是不放过方无主。

扑——，那一条枪插入方无主的腿内。一阵剧痛，叫方无主怒吼一声，他吼声连连，拔出那枪，扑地一声从那五杀的后背直插入地，把一个五杀死死钉在地上！两勾直勾方无主的前胸，他一跳，人虽是跃出去了，但他的前胸生生被扯去一大块肉！

痴三的剑早就出手了，剑飘天雨，在雨中一寸寸移动，看不出剑尖的锋芒，但解免很小心，他是江湖上的最有名人物，决不能在这剑下闪失。

小丫的身子轻曼，一会儿向他一击。她的身步让解免看得吃惊，她是天罗步法，很高明的一种轻功步法。

黑一最难对付，他的手不时击向解免的身前身后。

解免游动，找一个时机，他会杀了三个人，但得找到时机。只要方无主不在，三个人早晚是他手下游魂。

扑，一拳击在痴三的剑上，痴三一愣。从来没有人能击中他的剑。他的剑的奥妙就是快，左手出两剑，两剑不同式，就使对手无法分清哪一柄剑是杀招。两剑齐出时，被解免看出破绽了，他避开了那柄杀剑，任由这一柄剑刺向身子！

哇——，一拳打得痴三负伤。

痴三直跌出去。他伏在地上，身上全都是泥水，再爬起来，好似再无气力。

痴三一败，黑一立时不能再退进自如了，解免的手一变，原来狠狠的拳变成了掌。掌飘飘轻柔，直拍向小丫！

黑一大喝一声：“躲开！”

可小丫迎掌而上，她躲不开这一掌。

黑一迎上去，狠狠咬牙，接了解免的一掌。

叭——，一声脆响，一掌击飞了黑一。

本来三人与解免动手，都是避实就虚，不敢与他正面硬碰，此时痴三得他一拳，打

得几乎不起，黑一得他击了一掌，身子飞出去。

小丫再上，解免大笑道：“四绝真个是绝，莫非我杀得道二，就杀不得你们么？”他一拳击在小丫的头上，只见小丫不动，身子直扑向他，那头上却慢慢出了血，血慢慢流出，在她的脸上流淌。

黑一吼叫道：“小丫，小丫！”小丫不动，直立在雨中，她的身子很直，笔直地站着。

解免大声狞笑：“她早就做了鬼了，她如今是去地狱了，你们两个也如此，也得死在这里。”

解免一步步向两人走去。

风吹得紧了，雨下得勤了，更飘起了荡荡的雨丝。

在江南茅舍里，此时只能坐在桌旁，饮酒看雨。

雨是不知人苦，一味地下，痴三的脸上都是雨水了，他的眼睛几乎睁不开了。

黑一挣着到了他的身旁。两人站在一起。

解免大声道：“四绝，四绝，我叫你们死绝！”

他一步步走近。

方无主大声吼叫，他似乎变成了一个疯子，他知道雨中的三人会与解免动手了，他们会先杀了解免的人，然后解免会找上去。

他一心念叨：他们三人不是解免的对手，他们三人不是解免的对手……他虎吼一声，再一纵跳，身子在空中一转，手抓住了十杀老大的刀！那一柄刀是十杀里最凶狠的，几次都差一点砍中了他。

方无主一吼道：“杀！”

十杀老大头一回感到，他要死了，他要死得清清楚楚，头脑这么清楚，只是看着那刀一寸寸地逼回来，那刀头拿在方无主的手上，刀柄却象是刀，握在手里再也握不住了。他想着用尽会力去握住刀，如果握住这把刀，方无主能奈何得了他么？但他握不住了，

他的手在向后一寸寸退，那刀柄便插入了他的肚子。刀柄也能杀人么？刀柄刺入十杀老大的体内，是一点儿刺的。

老大心里一阵惊惧，他忽地狂叫，叫声在雨中也大是刺耳。刀柄插入了他的肚内，他的眼里忽地流出了泪。他想错了，他想着凭他们十杀的本事，即是有伤，也会杀死方无主，从此在天下出名。十杀会都死在方无主的手下么？方无主的手硬顶着，眼见着那老大的肚子上插了一把刀。

另外几人吼叫着，拚死而战。

一拳击在方无主的头上，方无主只是斜了斜头，不理睬他。另一个一勾勾去了方无主的头发。头发飘散，飞洒如雨。

方无主不理，只是用力一推。

十杀老大吼叫一声，再无声息。

方无主回头，他一把抓住了那勾，把那勾顺手夺来，一勾便斜劈在那使勾人的脖颈上。

那使勾人平时用勾如风泼般快，但也看不清这一勾是怎么砍在他的脖上的，他叫一声：“太快……”便再不能动了，双手抓住那勾，仆倒，挣扎，不起。

只剩下七个人了，他们仍是不声不响，一心与方无主拚命。

方无主心道：一定是他们出了事，一定是他们三个出了事……

他冲上去，叭地一拳，正击在一个杀手的头上，那杀手的头一耷，软软地叫一声，仆倒了。

方无主再用一只手搭在那个使扇人的肩上，只听得他的肩骨咯咯叫，他身子如面一般耷软，再不复直起，他骂道：“方无主，我操你娘！”

方无主苦笑声声：“我娘在坟内，你愿意便去好了。”

他回头一脚，正踢在那杀手的心窝，那杀手当场毙命！

方无主如今是赶着杀那几个人了，他们拚命之心已是没了，但方无主杀心大炽，他吼叫道：“死吧，死吧，什么魔王令？我就是魔王，我没下令，谁敢杀我？谁敢杀我？”

几个人吓坏了，他们想逃。

方无主一纵，抓住了两人，把他们的头向一起撞。

两人死命不肯。

方无主说道：“杀啊，杀啊，杀尽天下良善，杀尽天下有本事的人，你们就是天下最好的杀手了，杀啊！”

他砰地一声，终是把两人的头碰在一起。

两人的头也不是钢浇铁铸，一碰时，便鲜血迸流，立即气绝。

方无主随手抓起一只勾来，叭地飞出，把那最后的一个杀手透心穿过，他叫道：“我来了，黑一，我来了！”

第三章 残杀

慕容针走在风雨里。在这样的风雨天里，她去做什么？她要去找方无主，找到方无主，问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她能找得到方无主，在风雨里她也会找到他的。

只有那种会嗅味儿的女人，象是发情的母兽一般，总能找到男人。

男人也是兽，方无主也是一只野兽。

慕容针没有带人，也没有带兵器。

她一个人在雨里行走。

她找到了方无主，可惜她找到的方无主并不是一个好好的方无主，他浑身是伤，满身的血水与雨水齐流。

慕容针惊讶地叫道：“谁能使你受这么重的伤？”

方无主正要急奔，他急着找人，他要找到黑一、小丫、痴三。

他不着急见慕容针，他如今最不想看见的就是慕容针了。

慕容针抓住了他，来了女人的温柔：“方无主，你不能这么走？你的身子会毁了的，你的儿子会没爹。”

她要为方无主包扎，如果她能给方无主好好包扎一下，她也会很快乐。

她说：“方无主，我想着一件事，那就是你儿子的名字，我想着想着，便再也呆不下去了，我想他的名字该叫做什么？”

她梦呓一般说道：“我家叫慕容，你家姓方，这都是很响亮的姓氏，是不是？方明、方无色、方心、方微，都是很好听的名字？对不对？对了，不能叫方微，可是叫方微，就算是纪念她，好不好？”

方无主心里有些感动，他心道：或许黑一他们不会出事，他们都是有本事的人，如果他们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一生都是憾啊……但如是他们没有出事，我对这女人岂不是太薄情么？

他看着慕容针，说道：“我得去办一件事，回来再与你说。”

慕容针噘着嘴，她噘嘴的样儿很是可爱，说道：“不行，不行，还有比你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更大的事儿么？”她依在雨中的方无主身上，不顾他身上的血水、雨水，说道：“我自从怀上了你的孩子，我便知道，我一生都是你的了，你想甩了我，那也办不到。”

风中雨中，说上这些话，是不是令方无主很感动？

风雨中，方无主的手也抱住了慕容针，她微微一喟叹道：“男人是浮萍，你只要一回头，他就飘没了。”

方无主不说话，他是浮萍，但他不会飘没，如果他不死，一定会照顾好儿子的。

只是他能不死么？方无主看着慕容针，忽地说道：“你也知道……”

慕容针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她急急捂住了方无主的嘴，微微一笑，说道：“我给你包扎一下。”

很甜蜜，如果有人关切你，而且那个人已经怀上了你的骨肉，你对她一定有一种说不出的柔情。

风吹得更劲了，雨也似乎下得更大。

方无主忘了他的黑一了么？忘了小丫了么？忘了痴三么？

解免慢慢向痴三走去。他说：“你的左手拿两柄剑，人都以为那是奇迹。其实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无能。”痴三的眼睛淡了，他的眼光黯淡了，只有在方无主的面前，他才能有那种黯淡的目光，他那时看不准方无主的心肠，后来他看准了，看出了方无主虽说是有一个恶名，但他真是一个性情中人，是一个专做好事的善人。

方无主看着他的剑，忽地一叹，便说出了与解免相同的话。方无主与解免是一样的，都是不可战胜的人。能看破别人的缺陷，他才能胜过那人。

解免说道：“四绝难敌，但你都死在我的手下了。你那个主人呢？方无主呢？他躲在耗子洞里，让你们四个人来斗我，岂不是做白日梦？”

黑一忽地仰头大笑，他说道：“解免，你是一个狼心狗肺的家伙，如果白道中人认出你的狗性，谁会再尊你做什么武林盟主？”

解免说道：“不错，那个道二是我奸杀的，她可是细肉嫩骨的，好生享受啊！”

解免狂笑，在风中雨中，他的笑声传出很远。他大声道：“你们是恶魔手下，江湖正义道得而诛之。我看你们还是死吧，再也没人会救你们了。你们的方无主，他正在狗洞里呢，他自己还顾不过自己，怎么会来救你们？”

黑一说道：“你会死在他手里，你杀害方老堡主，你杀了方家堡一堡人，他不会放过你。”

解免说道：“你们只是猜我杀了他家人，你们谁见到了？再说，就是我杀了他全家，

他也不敢来找我报仇，他算是什么男人？”

痴三忽地大声道：“痴啊痴，他真是一个痴人！”

解免正色道：“不错，方家堡是我血洗的，但你们已经要死了，我杀死你们，你们再也不能对方无主说什么话了，岂不是很可惜？”

雨中，黑一与痴三互相看看，他们在心里叹道：不能报得道二的仇，真是无用。黑一喝道：“解免，你杀了我们，早晚会死在我家主人之手！”

解免大笑，说道：“你家主人着迷于一个女人，那不是女人，只是一个人精。他神思恍惚，如果他来了这里，我也会宰了他！”

黑一看看痴三，痴三也看看黑一，他们心内喟叹，知道解免所说不错。

方无主此时心神俱失，他不会胜过解免的。此时他们蓦地心想：总是盼着方无主来，盼他不来，也许是福不是祸。

解免说道：“我会动手的，你们是四绝中人，我对你们也很佩服，我要杀你们，也不会让你们受罪！”

解免的手伸向黑一，痴三喝道：“解免，你先来与我动手！”

两人再飞起，痴三的右手持剑，左手也持剑——原来他两手都会使剑——一剑逼向解免的左肩，一剑刺向解免的心窝！

黑一一声怒吼，他的双拳打向解免的腿。

此时他的心境与痴三一样，只要能把解免打伤，让他不能全身而退，便是大幸。

解免看他两人来了，喝道：“困兽犹斗么？”

他叭地一击，把痴三的左剑击斜，右剑眼看着到眼前，他手一挑，手疾速一弹，喝道：“放手！”

那柄剑嗡地一声，飞向云天外去。痴三看他一斜一弹，便使两剑无功，他不退反进，一拳直击在解免的胸上！这一拳很有力，叭一声响。

痴三一击得中，他再复出手，右手也探出来，便来抓解免的前心窝！正在此时，黑一的两手都抓住了解免的腿，他喝一声：“着！”便使大力握住。如果他握的是两棵树木，也被他握得粉碎。但解免的腿忽地象是柔中变钢，竟是再也握不住，象是握在滑泥上，无法使得全力。

解免抬起了腿，叭地踢在黑一的胸前！哇——，黑一怒喷一口鲜血，身子一挺，再复抓住解免的腿，不肯松手。

痴三的拳再击上，叭叭叭一连三拳。

要是不是解免，他必是骨头也被打碎。

但解免只是摇摇身子，再喝道：“还想垂死挣扎么？”

他击在黑一背上一拳。黑一一吐，血直射如箭。痴三大叫一声，他也冲上来，抱住了解免。

只听得骨头响，痴三大声叫道：“解免，你也得与我们一起死！”

黑一叫道：“你奸污二妹，死到了阴间我们再与你算账！”痴三与黑一抱住了他，解免又急又恨，他喝道：“混蛋，你们疯了么？”

黑一与痴三不顾两人的生死，只是死死抱住他。如果此时旁边再有一人，那人就是一个凡夫俗子，他一出手，也可以制解免于死地了。

解免把全身的功力都用来对付两人，痴三的手掐在他的咽喉上，恨声不已。痴三一心想杀死他，如果能一口气掐死解免，他宁可与解免同归于尽。

痴三忽地大笑：“解免，你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你如今也是狗熊了！呸呸呸！”

痴三吐了三口痰在那解免的脸上。

解免气得疯了，叫道：“放开我，混蛋！”

黑一的身子被他拖着，在地上爬了许久，那黑一宁可死也不放他的腿。

解免忽地想道：万一此时一个人出来，我就死定了。

他头一次有一种恐惧，怕有人。他复想再踢黑一，但他的腿抬不起来。如果他不用尽全力，让气息在全身滚动的话，就会筋断骨折。

解免全身气力，何止千钧？他再慢慢抬起手来，对着那痴三说道：“你压不住我的手，你就会死。”

痴三笑笑，脸涨成紫色，说道：“我可不那么傻……”

一个“傻”字不曾说完，叭地一声解免的手反成小擒拿，一压一提，击在痴三的手背上。

痴三的手一滑，那解免得了势，一招击在他的头上！如是平时，这一拳定把痴三打得头骨迸裂，可此时解免正全身气力与黑一、痴三拚争，便手下无力，也不曾把痴三打得怎样。痴三叫道：“解免，你只有这一点儿本事，你不是我家主人的对手！”痴三说着，嘴角却流血出来。

解免大笑：“你四绝一时便绝，一个被我奸了，一个被我宰了，两个再好也是半死之人了。你还夸口？”

痴三大声叫道：“你死，你死！庆忌不死，大乱不止！我要杀了你，让武林平静！”

方无主说道：“我不知道我对不对，我应该去救他们，去救他们。”

慕容针笑得更迷人了，她说道：“你要去救谁？”

方无主看着雨幕里，仿佛三人都在雨中搏杀。

他说：“我得去救黑一、痴三、四丫。”

慕容针再说：“你错了，你太累了，他们不会出事的，他们三个是不是在一起？”

对啊，他们三人会在一起。如果不是与解免相遇，再也无人能伤害他们。

他怕什么？

对了，还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解免，他是最可怕的敌手。如果他们三个遇上了解免，会是一场死战。

他们不是解免的对手。

他说：“我得走了。”

慕容针拿住他的手，让他摸自己的肚子，说道：“你摸，你摸，他在跳，他在跳哩。”

他感到了慕容针的肚子有一股暖流，在他的手下流动。

慕容针说道：“我要告诉你的是，你不能死，你不能再去江湖死拚，你有了后代，你不能让他没生下来便成孤儿。”

方无主看着她，慕容针的嘴唇薄薄的，是那种很能说的人。

解免恨声不止，他大吼道：“杀，杀，杀！”他似乎又看到了道二的白净的身体。如果道二能归顺他，他会心平气和的。但道二根本就看不起他，他不是白道的盟主么？凭什么看不起他解免？是看他岁数大了么？他不大，才近六十岁。他是一个很有精力的老人，道二如果不死，她会说出来的。

解免的手压在痴三的头上了，痴三的头在吱吱咯咯响，痴三在笑：“傻瓜，傻瓜！”

痴三的手抓得更紧了，他终于“咯”地一声抓折了解免的手臂骨。

痴三大笑：“你也不是铁人一样，你也一样能被杀死！”

解免手更狠一点儿了，痴三象是一条布袋一般慢慢倒下。

黑一大喝一声，他的手击在解免的腿上。

这一击颇劲，解免大声叫吼，十分负疼，他再复一脚。

这一脚踢在黑一的胸前。

黑一叫一声：“慢些踢！”黑一的嘴角流血了，血在汨汨流，解免看看痴三，他已经气绝。

他来到了黑一面前，说道：“你的同伙都死了，只剩下了你一个。”

黑一怒骂道：“王八蛋解免，你死好了！我到了地狱也不会放过你！”

解免抬起手来，如果他击一掌，黑一便死。

但抬到了手边，忽地改了主意，他说道：“我捏碎了你的骨头，让你活下去，方无主一定会很喜欢。”

解免在雨中，他的脸上是血，他的腿也是瘸的，他的一条臂折了，但他慢慢地拿直黑一的手，说道：“一双好手，练过那么好的凤掌。”

咯咯咯一阵响，黑一不由疼得哼一声。

解免大笑，说道：“关公刮骨疗毒时，人家哼都不哼，你也是一条汉子，何必那么叫唤？”

他再拿起黑一的另一只手，说道：“两只手都没了，人家会喂你饭。”

他再咯咯咯弄折黑一的另一只手。

解免看着他的手委顿，不成人形，不由大笑，说道：“我当初忘了，奸完你那个道二，把她的手脚都弄折，她岂不就是我的人了么？笨蛋，笨啊！”

他再拿起黑一的手臂，咯咯咯全都掰折。

黑一受不住疼痛，叫道：“王八蛋，解免你个恶魔！”

解免笑笑，说道：“你说错了，恶魔是方无主，他才是恶魔，不信你问一问江湖人，他们会告诉你的。”

他再出手，一拳一击，打折了黑一的腿。

直到黑一再也不能站直成人形了，他才说道：“好了，好了，我该走了，说不定你那个恶魔此时会来了，他会来收你们的尸体。那时我看着他哭，岂不是多有不妙？”

解免哈哈大笑，一瘸一拐地走了。

第四章 推波助澜

天亮了，方无主与慕容针在睡梦里醒来，他一觉里都是噩梦，睡梦里所有的人都叫

吼着喊杀，要杀他，因为他是恶魔。

天亮了，他独一个人站在窗口，慕容针依偎过来，说道：“无主，你为什么叫方无主？是因为你有那个陆放翁的诗意，一人太过寂寞么？”

方无主说道：“不是，我爹看我生时的命相，说我一生坎坷，不会有很好的运气，所以叫我方无主。”

慕容针轻声说：“你现在不一样了，你的运气会因为有了我，有了你的儿子而好起来。”

方无主一振，说道：“但愿。”

门一推，进来了一个人。

他是慕容风，是那个为道二而来方无主手下做事的慕容风。

慕容风看着方无主，说道：“你是一个废物，你只是一个废物，道二看中了你，她是瞎了眼！”

慕容针喝道：“慕容风，你疯了！”

慕容风大叫道：“我是疯了，可薇妹是瞎了眼，她看中了这方无主什么？他算是什么人？你也看中了他，看吧，他把他的手下人都送与了死神！”

慕容风飞快回身，出去良久。

他做什么去了？

慕容针看着方无主，她说：“他想着道二，他想她，想得疯了，你别介意。”

突地冲进来了慕容风，他说道：“你看吧，你看！”

方无主看到了谁？

他看到了黑一，那是坐在车上的黑一，黑一不是一个人，只是一堆肉。他象是一堆肉，坐在车上，他的脸上无表情，只是呆呆看着方无主。

方无主扑上来，叫道：“黑一，黑一！”

黑一看着他，脸上无甚表情。

方无主叫道：“痴三在哪里，四丫在哪里？”

黑一看着他，不吱声。黑一看着他，看他的脸面上没有一星泥点儿。看来他没有去找他的人，他没惦念黑一与痴三，没惦念四丫，他昨夜与慕容针在一起了。他是愿意与女人在一起的，他曾想与那个玉璧在一处。但他们不愿意，不愿意让他去找那个瑛梅的传人。

黑一的眼珠子在转，他在看慕容针，他的眼里是恶毒。

他恨慕容针么？

慕容针叫道：“黑一，黑一，你怎么了？你被谁打成这样子？”

方无主大声道：“黑一，痴三，痴三，他怎么了？四丫，四丫呢？”

黑一不答，他闭上了眼睛。

他不愿意再看方无主。

方无主恨自己，他捶胸，再看着慕容风，慕容风的话象是刺，直扎在他的心窝上。

“你不是一个男人，男人没有你这样子的，你把你的人丢了，只顾你自己。”

方无主站起来，他慢慢扯起了慕容风，直把他扯得脚也离了地面，他冷冷问道：“痴三在哪里？”

他看到了痴三，抬进来的是两具棺材。一具里装着那痴三，一具里装着四丫。四丫小小年纪，竟也死在人手？

解免，解免！是在昨夜，是在昨夜！

他昨夜里就心神怔忡，他为什么不去找黑一他们？他遇上了慕容针，说什么他的儿子？他哪里有儿子？有儿子又能怎么样？黑一生不如死，痴三死了，四丫也死了，只剩下了他一个人，孤苦一人，他还活着有什么乐趣？

慕容风小声对他说道：“我要是你，我就一死了之！我可以撞这棺材，也可以死在

人手。”

方无主看着棺材，看着那小丫与痴三，忽地仰天高呼：“我不是人，我怎么会让你们死在他手？”

慕容风冷笑：“你就不是人，你只是一个冷血怪物，你害了薇妹，害了黑一，害了小丫，害了痴三，你是一个恶魔！”

慕容针喝道：“慕容风，你休胡说！”

慕容风昂然道：“我没胡说，我找到他们时，你猜怎么样？小丫死了，还直直站在那里，眼睛都不闭。那个痴三死在地上，他双手死死抱住，他可能是抱住了解免，但被解免以掌击头，几掌方才打死，他的头骨都碎烂了。黑一是没死，可他……”

慕容风说不下去了，慕容针急说道：“我们好好救治他，他会好的。”

慕容风冷笑，说道：“就是神仙来了，他也救不了黑一，他的手指被人细细地掰折，臂骨也是掰折的，连他的腿也被人蹬断。他的颈骨也折了，人虽活着，生不如死。他活着有什么用？”

方无主跪下来，看着黑一，黑一的眼睛不看他，只是闭着。他再也不会从黑一的眼里看到那种敬佩的目光了。

方无主叫道：“黑一，黑一，他们死得冤，他们死得冤，我要为他们报仇，我要为他们报仇！”

黑一的眼里忽地流出一滴泪水来，只是一滴小泪。

慕容针上来，她扯住了方无主，柔声说道：“方无主，你有了儿子了，你有了儿子，不能再去打打杀杀的了。”

方无主忽地推开她，指着她道：“我告诉你，我后悔，我好悔，我要是去，我会与那个解免动手的，我与他同归于尽。”

慕容针热泪流出，她柔声道：“方无主，方无主，我不能再与你说了，你有了我，

一夜间你说些什么？你喜欢我，对不对？可你说的是假话。你只喜欢道二，你喜欢那个木头人玉璧，你不喜欢我。你宁可为了道二，不要你的儿子，不要我。你没心啊。”

方无主看着她，就是因为她，他与她亲热时，黑一他们正浴血与解免苦战。他们一定会想到他来的，他们一定会想到方无主会冒雨奔来，一直到他们眼前，在最急时，方无主会救他们。

可他在哪里？

他那时正与慕容针缠绵，他与她在昨夜是最亲热的一夜。他好生弄她，他处处温柔，慕容针叹息说：“才知道，你真是一个热衷男人。”

如今他再怎么说？

慕容风说道：“方无主，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走了。”

慕容风走了，慕容针扯住了他的衣角，说道：“你别去，你别去，你没了四绝，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只有一个人，是不是？”

方无主有的是人，但他们都不是解免那些人的对手，就是带上他们，也只是枉自送死，不如他一个人去找解免。

他说道：“放开我，如果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求你带他了。”

慕容针大声哭叫：“方无主，你真是一个没心肝的人，你真是没心肝啊。”

方无主再不管她，义无反顾地走了。

如果他娶了道二，那会怎么样？他娶了道二，道二不会再嫁与那个慕容风，也不会被解免奸杀。要知道是道二去找的解免。她一心求死，才去找解免的。

如果他与道二成亲，是不是能免去这一切悲剧？

方无主握着拳，到了丐帮河间府分舵。

没人，破庙里外都没人。他看到了墙上的血迹。

那是黑一他们动手杀人时留下的。

他看得明白，丐帮走了，他们撤了河间府分舵。

可他们还有人，如果让方无主看到了丐帮的人，他一定要杀死他们。

他漫无目的，走出了破庙。

忽地看到迎面来了一乘轿子，那轿子忽忽闪闪，一直抬到了他的眼前。轿前轿后都是大汉，他们都执着兵刃，看着方无主。男人看方无主的眼神不那么好。

轿子到了方无主的眼前，放下了。

挑起了轿帘，走出笑盈盈的玉璧。

她把着方无主的手，说道：“我听说了，你的人死在他们手里。”

方无主看着她，不知说什么才好。

玉璧也是他日思夜想的人，但他如今再也不能想着玉璧了，也不能想着那个怀了他的骨肉的慕容针了，他只能一心复仇。

玉璧扯着他，轻声说道：“你不必着急，我带着人，我让他们帮你。”

方无主看着她的人，他们都是玉璧的倾慕者，他们自称百丑。如果玉璧一声令下，他们会拚死而战。

但他们是为了玉璧，绝不是为了他方无主的。

方无主说道：“谢谢玉姑娘。”

再复何言？

玉璧说道：“我听说了，你喜欢那个道二，你娶她就好了。”

方无主看着她，她一丝嫉心也没有。看来她是一个心纯如水的姑娘，但她怎么知道方无主的心里装的，只是她一个人，没有别的女人呢？

玉璧说道：“我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好女人。你如果娶了我，会倒霉的。”

偏要命的，是她嫣然一笑。

那一笑倾城，就是这一笑，让幽王没了八百诸侯，没了万里江山的。就是这一笑，

让纣王死无葬身之地。

方无主心里感慨万千，不再能说得出口来。

他喜欢玉璧，但他不能与玉璧在一起。他也喜欢道二，但他从来不想着能娶道二。

如今玉璧离他也远了，道二也死了，只有一个女人在痴心地等着他，那女人既不是玉璧，也不是道二，反是他从来也不曾看重的慕容针。

天道如此捉弄他，他方无主做了什么恶事，竟被如此捉弄？

他对玉璧说道：“玉姑娘，谢谢你，我得走了。”

玉璧忽地叫住了他。

“你去，你早晚得回来，我等你。”

她等方无主做什么？莫非她真的一心等着方无主？方无主想疾步而行，再无反顾。

可玉璧的一句话象雷一般殛住了他：“方无主，我告诉你，就是别的人任是谁找来了那个瑛梅的传人，我也不与他在空中交媾。我要与我的丈夫在空中交媾，你明白么？”

方无主的心哆嗦了一下。

他走远了。

有人问玉璧：“主人，我看他不是解免的对手，他神志恍惚，怎么能是解免的对手？”

玉璧笑笑，不语，只是看着方无主的背影。

那人说道：“方无主比起解免来，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他只是比解免年轻一点儿。”

她看着那人，那人是智计百出的九丑。

她说：“你看我是不是想嫁给他？”

“你任谁也不想嫁。”

“是么？”语声里有惊异。

“你只想让人嫁与你，如果你真的喜欢了哪一个男人，说不定他会嫁与你。但要你嫁与他，你不会。”

玉璧笑笑，说道：“好了，话说得太多了，是不是？我们得回去了。”

她看着天，说道：“如果两虎相斗，必有一伤。那时我得看一看哪一虎是伤虎，哪一只虎是死虎了。”

轿子再抬起来，人忽闪忽闪，直奔那藏玉山庄而去。

天是好天，玉璧想着，那个江允在哪里？他找得到找不到瑛梅的传人？如果他找到了，会不会急急来找她？她笑着，在轿内对她自己说道：“你说得对，我只能娶一个男人，我不会嫁与哪一个男人的，你说得对极了。”

她对她自己很满意。

轿子里的玉璧又笑了，她是一个病弱姑娘，一个美貌无比的病弱的姑娘。如果有谁真的欺负了她，她会没办法的。

她的脸上带着笑。

第五章 落井石

方无主忽地失心疯了，他找不到那些丐帮的人。他在河间府跑来跑去，就是找不到那些丐帮中人。

他在街头抱臂而呼：“丐帮的人都死光了，怎么没一人？！丐帮的人来啊，我与你们决一死战！”

他哈哈大笑，浑身都是脏的。在街头跑来跑去的方无主是一个疯子，身后跟着一群孩子。他们学着方无主的叫喊，也叫嚷要与丐帮决一死战。河间府的人看他，都是摇头。

就凭他此时模样，别说是与丐帮的帮主、天下白道盟主解免动手，就是与丐帮的手下人动手，也未必会赢。

他在街头上跑，时常有人在街角呼住了他。

那人是受过他的恩惠的，他轻轻叫道：“方先生，方先生，你认不出我了？”

方无主披头散发，眼睛血红，他看着那人，说道：“我不认得你。”

那人说道：“方先生，你不认得我也罢了，只是你得吃东西，我拿来了好吃的东西，你吃吧。”

那人匆匆放下了一只食篮，再逃走了。

那人想必也怕，怕被丐帮的人知道，怕被白道中人知道，与己不利。

方无主看着地上的篮子，他跪下来，拿出一块块食糕，说道：“这东西能害人，能害人。”他把食糕全都摆在街道中央，不再看它。再拿那一只篮子把食糕盖上，说道：“人不能食，狗食。”

方无主在街头巷尾找一些狗食，吃得津津有味儿。

忽地当街来了人，那是一乘轿子。

轿子停在了方无主的对面。他坐在街上，吃破烂儿。

轿子里下来一个美人，她扑到了方无主的身上，叫道：“方无主，方无主，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你不必记恨，你不必记恨人。你记着不记着我？”

方无主看着她，沉吟良久，方才说道：“你是慕容姑娘。”

慕容针苦笑，泪水在笑眼里：“是，我是，我是。我是你的妻子，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你的妻子？”

方无主看着她，摇摇头，说道：“我没有妻子。”

慕容针抱着他，不顾他身上的肮脏，哭道：“我是你的妻子，我就是。”

方无主说道：“我没有妻子，我没有。”

他流出泪来。

看来他仍有喜怒悲哀，不是全失心智。

慕容针说道：“方无主，你跟我回去吧，好不好？”

方无主问道：“回哪里？”

慕容针说道：“你回家，你回我的家去，我已经不在那‘快活楼’了，我在小汪巷里租了一间小屋，我要和我的儿子在那一间小屋里住。”

她抚着方无主痛哭。

忽地有人笑了，那人笑道：“哎哟，原来是针姑娘？”慕容针抬头，看到了一个光彩照人的璧人，她就是玉璧。

玉璧说道：“原来慕容姑娘还这么痴情，真让人感动。只是何时方无主做了你的丈夫呢？我怎么不知道？”

慕容针此时最恨的就是见到玉璧，她恶声恶气地说道：“玉姑娘，我看你不必对我再说什么，如果我一恼了，你那些丑也保不住你。”

玉璧淡然一笑，说道：“原来是慕容家人，怪不得能那么傲呢。只是你再傲，也不必把一个失心疯子当成你的丈夫，你是不是也有一点儿疯了？”

慕容针大声说道：“我就是疯了，方无主是我的丈夫！”

玉璧说道：“怪不得，只是方先生是我的恩人，我对方先生也有情意，你看怎么样？”

两个女人象是斗鸡，在街头上站着，互不相让。

玉璧说道：“你说方无主是你的丈夫，谁相信？我怕你害了方先生。我要带他回去，回到我的藏玉山庄。”

她对方无主笑，那笑中有无限春意：“方先生，你愿意不愿意去我的藏玉山庄住？”

方无主盯住了她，慢吞吞说道：“我愿意去。”

玉璧大笑，拍手道：“你看你看，你说你是方先生的妻子，可他不承认。他愿意去我的藏玉山庄，你说怎么办？”

慕容针心下暗暗着急，她扯住了方无主，说道：“方无主，方无主，你怎么不跟我走？你跟我走，我可以照顾你。你看她，她手下的人都是‘活死人’，你怎么能跟她去？”

方无主看也不看慕容针，他被玉璧扯住了手，带着上了轿子。轿子里，玉璧扯着他的手，说道：“方先生，你住在我藏玉山庄，就会好的。”

他到藏玉山庄，到了大厅上。

玉璧对她的手下百丑说道：“我告诉你们，他是方无主，是从前的黑道霸主，如今他做了我藏玉山庄的贵客，你们都要小心善待他！”

百丑看着方无主，他们恨方无主，不愿善待他。

天晚了，方无主坐在那间很是华美的屋子里，玉璧跪在他的对面，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对他说：“来我给你洗头。”

方无主象是木头人一般，任她摆弄。

玉璧把他的头洗过，用丝巾擦干。

她说：“方无主，我叫你是我的人儿，你再一听我叫我的人儿，你就来，好不好？”

方无主瞪着眼看她，似乎不懂她的话。

玉璧轻轻为他穿衣，看他瞅着自己，也不动声色，不由得叹息道：“从前方无主是一个机灵无比的男人，如今的方无主怎么会这样？”

她的眼里似乎有泪。

她轻轻抚摸着方无主的肩头，说道：“你这样子也好，你如果不这样，我岂不是还得提防你？”

玉璧把一个方无主收拾得俐俐落落，扯着他的手，说道：“你可以与我睡在一间屋子里，因为你不再是一个疯男人了，你只是一个傻男人，傻男人不比疯男人更可怕。”

两人来到了窗前，玉璧说道：“你看，月亮是明的，我从前与你相见时，从来没看过这么亮的月亮。”

方无主看着月亮，似若有所思。

玉璧说道：“你是一个好男人，但你为情所迷，为情所困，那个慕容针真是你的妻

子么？”

方无主想一想，他想这个问题时，心里很累，想也想不明白。玉璧就柔声一笑，用她的如水纤手去摸方无主的脸，说道：“你别害羞，我说说就是了，她是你的妻子，我也不会妒忌。”

但她再看看方无主，他的脸虽说是清减了许多，但仍是那么英俊的一张脸。

她说：“你比那个老色鬼好看多了，他哪里比得上你。可惜，你的命不那么好。”

夜已深了，那些玉璧的百丑都再也不来侍候她了，他们此时正在那暗室里与美人享乐，他们会在女人身上泄欲，一直到天明，他们会把身下的女人当成想象中的玉璧，尽情而作，一直到天明。到了天明时，他们再来，那时他们看着玉璧，忽地醒悟到：他们昨夜里所有的女人只不过是粪土而已，只有眼前的美人才是洛水之神。

玉璧抱着方无主，说道：“如果你是一个有欲望的男人，我情愿给你一次，然后就死，那样我也心甘情愿。”

她拿出一包药来，对方无主说道：“你可以喝下这一包药，你一旦喝下这一包药，就再也不会会有烦恼了。你就可以呆在我藏玉山庄，做一个平凡的男人，你可以天天与我睡在一起，你愿意么？”方无主看着她，点头。

玉璧的眼里满是怜悯，她笑了，说道：“好，你真是我的人儿。”玉璧拿出一包药，那药是白色的，如果男人喝下了它，从此只有听从玉璧的话了，如果他们不听，一时便会五内俱焚。

玉璧看看方无主，他是一个有极深厚功力的人，这一点儿药是不是不够？她再拿出一包来，放在一起。她把那白色的药粉放入杯中，药很快消溶在杯水里。

玉璧笑笑，说道：“我的人儿，你来吃下这药，吃下这药，你的病就会好的。”

方无主的眼神盯着她，那眼神分明是说：我没有病。

玉璧笑笑，她笑得柔柔：“你有病，你的病还不轻，如果你不愿意吃药，你的病怎

么会好？吃吧，好不好？”

她伸出一只手来，那手白净如玉，手指尖嫩如笋，直抚着他的额头，说道：“你在藏玉山庄，没有人会找到你。他们要杀你，也杀不成。你也不必做什么黑道白道的人，那有什么意思？”

方无主听着她的话，象明白似又不明白。玉璧的手轻轻劝说，把那药给方无主喝下去了。

方无主喝下了那药，只觉得腹内如焚，一直在烧。他盯着玉璧，玉璧的脸是那么娇嫩，她的容颜是那么姣好，方无主心里焚烧着欲火，他扑向玉璧，叫道：“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妻子。你不是给我生了一个儿子么？对了，你要给我生一个儿子，你要给我生一个儿子！”

玉璧大惊，想不到他会发作这么快，她笑道：“我会的，我会的。”

她心里恨恨骂道：我要能生儿子，还用得着与你这么纠缠？我只是给哪一个王八蛋生儿子就是了，何必受这种苦楚？她躲闪着，不想被方无主扯住。但方无主的手快，一把扯住了她。他的眼里是欲火，是可以把她与他一齐烧死的欲火！

他扑倒了玉璧。

玉璧在挣扎，她在叫：“别碰我，如果你碰我，我会死的，我不能出血！你知道不知道？”

玉璧的罪过大了，她不能碰坏了她自己，如果她的身上哪儿挣出了血，她必是得死。如果她被方无主强行交媾过，她也得一死。只要她出血了，必是会死亡。

可方无主的气力太大，她没有办法挣脱。

方无主的身上有一股男人的气味儿，她忽地想到：死就死，死就死，我喜欢他，我喜欢他身上的气味儿，我真的很喜欢，我很喜欢他，是不是？既是我喜欢，我就死在他怀里，能怎么样？我终生也做过一回女人了……

她浑身疲软了，再也不挣了，她轻声说道：“你可以弄我，只是你得轻轻的，轻轻的，好不好？”

方无主的眼睛里满是贪婪，他眼看就要与玉璧强行交媾了，玉璧已是抖作一团，不再挣扎了。

忽地，他的眼睛里闪出了痛苦，他的鼻孔里流出了血，他的身体抽搐成一团，再也不动了。

第六章 女人是丈夫

怪物坐在屋内，那是一间四外都漏风的屋子，他正坐在那里自得其乐地饮酒。

忽地有人说话了：“你是怪物？”

他对面坐上了一个人，一个香气四溢的女人。这女人坐在他的对面，对他说道：“你是怪物，对不对？”

怪物眼一睁，说：“对。”

女人说：“我叫慕容针。”

怪物忽地朗声道：“我认得你。”

慕容针说道：“因为我卖我的帕子，你打了我八个耳光。”怪物说道：“不错，你是不是想打我的耳光？正好我喝过了酒，人一饮酒，荣辱皆忘。你愿意打我耳光便打好了。”

慕容针忽地哭了，她说道：“我是来向你陪罪的，我不该打你耳光。”

怪物看她，忽地说道：“象你这样的聪明人，绝不会轻易对谁陪罪的，你一定有事来找我。”

慕容针心一横，说道：“是。”

怪物说道：“你说好了。”

慕容针说道：“我求你去救方无主。”

怪物说道：“不行，不行。他怎么能救？他与我一样，也是一个怪物。我不救他，我不救他。”

慕容针跪地说道：“只有你能救他，没人再能救他了。”

怪物说道：“他是你什么人，要你求我救他？”

慕容针哭泣道：“他没要我求你，是我自己来求你的。”

慕容针说道：“他是我的丈夫，我已经有了他的孩子。”

怪物拍手大笑，说道：“好啊，好啊，方无主有后了，那我答应你，我在你儿子长大时教他武功，让他去杀死对头。他的对手是谁啊？”

“解免。”

怪物说道：“好，我教他武功，让他长大了去杀那个解免。”慕容针叹息一声说：“解免已经年近六十岁了。”

怪物一怔：“他老了，那好，那好，那就不用杀了，到他长大时，解免就死了，他也就算报了仇了。”

慕容针怒道：“我与你说正事，你何必要我？”

怪物说道：“我怎么耍你，我只是说正事。”

慕容针喝道：“好，你说正事，便算是正事。”

她拿出一根针来。

怪物只当她要刺自己，叫道：“别用针扎我，我疼！”

慕容针把那一根针扎在自己的臂上，说道：“我不扎你，我只扎我自己。”

怪物见她认真，不由得一叹，说道：“你说吧。”

慕容针说道：“我自己先打我自己八个耳光，做为给怪物的陪罪。”

怪物此时也不敢再多说什么，只是呆呆看着她。好个慕容针，她叭地打了一个耳光，说道：“怪物，当初你羞辱了我，我不怪你。如今我向你陪罪，是想求你去救方无主。”

慕容针叭叭打了她自己八个耳光。这八个耳光打过，每一个都比当初怪物打慕容针更狠。八个耳光打过，慕容针玉容已满面绯红。

怪物说道：“你打自己八个耳光，也证你当初做事孟浪么？”慕容针正色道：“我当初做事没错，只是今天要求怪物帮我，所以打我自己八个耳光。”

怪物大声道：“好，好，求我什么事，你说。”

慕容针未语泪先流，她说道：“玉璧姑娘不是一般人物，江湖人都把她当成一个文弱女人看，那就差了。她会吃人不吐骨头。”

说罢便把她去那藏玉山庄，见到解免去了的情形说了一遍，慕容针说道：“如今方无主到了藏玉山庄，他已经是疯了，到了那里，说不定只有一死。解免哪一日去了，会杀死他的。那样他岂不是白白送死？你如能去救他，把他从那里救出来，那是最好。”

怪物大声道：“我凭什么去救他？我怎么能救得了他？”

慕容针说道：“他为你挨了我八个耳光，你知道不知道？”

怪物大声说道：“好，好，我去救他。”

玉璧如今已经很习惯与方无主住在一处了，她看着方无主，大声说道：“幸亏我没同你成亲，不然你是一个疯子，我与你成了一家人，岂不是害了我？”

她对着方无主说道：“今天我要做事，你也同他们一样，也做一下玉家的百丑之一。”

大丑听着她说，便冷冷道：“主人，百丑已满，他不会百丑了。”

玉璧笑笑，说道：“早晚会有空位的，他不必急。”

玉璧抚摸着方无主，说道：“我今天有急事要做，你有什么事，你自可去忙好了。”

方无主看着她笑得咯咯响，直走出去了。

他问大丑：“她有什么事.....要出去忙？”

大丑低头说道：“她有她的事，她要去安慰她的手下。”

大丑扯着他的手，说道：“你是方无主，从前你是方无主，一个好好的人，如今你也是一个丑了。世事难易，真是令人扼腕啊。”方无主随着大丑到了一间大大的石室，他看到了一块大大的水晶，饶是他多识，也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大的水晶。

大丑说道：“这大水晶是天下一绝，是藏玉山庄的本名由来。山庄因为有这一块大水晶而名，你先坐在这里。”

方无主看着所有的人，看他们都闭着眼，象是心内焦灼不安，似有所待。

他们在等什么？

再过了一会儿，便见到那一边的池水在滚沸，似乎已经烧得好了。再见到有一个丫头来了，试一试水温，再出去了。

久后，便见到了一个美人袅袅而来。

那美人先在池水边坐下，她看着池水，似有所待。

她就是玉璧，是那个方无主在心里曾千思万想的玉璧。

她在那边做什么？为什么百丑中有人的喘气越来越粗？他们想什么？

只见那玉璧对着这边一笑，她嫣然一笑，倾国倾城。

众丑里有的人便叫道：“美人，你做我主人不行，你做我的下人好不好？”

有人哄笑，他们的心顿时热起来，象被火烧。

有人更是无忌，叫道：“主人，你安慰安慰我，我便好好侍奉你！”

另一个男人大声叫道：“岂是好好侍奉，我们得请主人吃一顿男人饭，主人也好可怜，一生活了这么大，竟也没有吃过一回男人饭！”

淫秽声语，渐渐喧起，不绝于耳。

方无主看着那玉璧，幸而她在那一边，听不到这一边的男人狂言，不然她岂不是不堪此辱么？

玉璧看着这边的男人，她慢慢脱下了衣服。

多美的女人，多美的身材，竟是徐徐脱去衣服，慢慢下了池水。水是热的，她自然是轻轻吐了一口气，徐徐长吁。这一边的男人除了那大丑外，原先坐在后面的忽地抢向前来，叫道：“让一让，让一让，不让我会杀了你！”

老拳相向。

一个男人冲过来，叫道：“主人，主人，我做你的入幕之宾，好不好？”那男人做着许多怪诞动作，直冲向那水晶。

水晶对面的玉璧看着这男人，对他嫣然一笑。

方无主大惊，莫非她看得见么？她若是看得见，一定是疯了，她一定是疯了，她是一个守身如玉的女子，那是一定的。但他们如此疯狂，一心冲过去对她非礼，她怎么能脱衣在那里洗浴，她不怕这些男人么？

大丑忽地喝道：“快去，救他！”

那百丑里唯一的一个十丑是女人，她扑上来，抓住那个大汉向后拖。

大汉叭地一拳，正打在那女人的脸上，女人脸上顿时鲜血直流。

她叫道：“二哥，二哥，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那被称做二哥的男人鼻孔突地流出血来，他吼叫道：“放开我，放开我，我要她，我要她！”

他对着那水晶壁吼道：“狗女人，我要你，我要你！”

玉璧在水里，突地对他一笑，那笑容也满有情。

这男人挣着，说道：“那些女人没人能抵得上她，没有人能抵上她的！我只要她，我只要她！”

那个女人扯住他，不让他挣。

方无主的功力最强，虽说是仍昏谔，但他看着也是奇怪，他们为什么看着玉姑娘如

此如狼似虎？莫非他们真的能去与她相交么？想着看着，忽地也觉得他的腹内生出一股气来，那气也是热的，在胃里四外窜动，竟是流动不息。忽地他的鼻血也流出来。

他心内恍悟：原来她是用药的，他们百丑想必也与我一样，中了她的毒，吃下了她的药，再也不能逃脱她的摆布。

那十丑扯住这二丑，但二丑忽地挣开了，叫道：“主人，我要跟着你！”

他直冲向那水晶。

原来人急着淫欲，却忘了眼前的水晶只是一面墙壁，砰地碰撞上了。那一声很大，只见他的额头上流出血来，人蔫蔫倒地。后面的人也有眼红了，但看他死在地上，渐渐也有的清醒些了，他们都是心扑扑跳着，一点儿气力也没有，眼睁睁看着二丑死在地上。

十丑叫道：“二哥也死了，二哥也死了。”

她的哭声哭醒了几个人，他们也都叫道：“二哥死了，二哥死了！”

人就一场昏乱，待得一会儿，就听得门后响，来了一个婢女，她拿着一只盘子，盘子里都是药粒，给每一个人服下。连大丑在内，他们都是急着去拿那药。

方无主不拿，一个人叫道：“拿啊，如果不服下药，一会儿你受不住的。”

所有人都服下了药。

方无主看着他们，忽地有人笑了，笑得咯咯直响，有的人大笑，在地上来来回回走，象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他叫道：“人生得意需尽欢，莫使明月辜春意，我得去了，我去了。”

他蹦蹦跳跳，象是一只猴子，直奔到那屋外去。另外也有几个人叫着，喊着，象是赶街，一直去了。

方无主看着，只有大丑与十丑坐在地上喘。

方无主问：“他们去了哪里？”

大丑说道：“女人，有许多的房间，房里都是女人，他们会拥着女人，再也不想别的什么事儿。”

十丑流泪，说道：“二哥也死了，昨天我与二哥还说经，他说百恶淫为首，说得多好.....”

大丑一叹，说道：“我看她时也是心神不定，别说你二哥了，他是一个血性汉子。”

大丑说道：“你来，我与你背着他，出去葬了他吧。”

三个人拖着二丑，到了门外。

门外有一副担架，他们三人抬着二丑，到了后山。

后山芳草凄凄，在风中吹拂，增十二分的凄凉。

方无主问：“这些人.....都是么？”

大丑说道：“不错，江湖上的人只知道我们玉家的‘活死人’是为了情，为了色，不知道此中苦衷。他们都是死在这里的人。”看看这坟山也怪，前后排有百座。第一座是空坟，看出得没埋死人。上面有一块碑，写着“玉家大丑之墓”。

方无主说道：“你.....”

大丑一叹，说道：“保不住哪一天色欲迷心，也会死在这里，那里便有另一个大丑来了。”

十丑看着那五丑的碑，说道：“已经死了两个五哥了，不知道还会互多少人？”

三人看着那些坟墓，倍觉凄凉。

方无主想不到，会在这里有此种情形，忽地他心里有一些清醒了：当初他一心挂念着的就是玉璧姑娘，他怕许多，怕玉姑娘没人关照，怕玉姑娘受她手下人的气，怕她会死在哪一个下人的凌辱下.....

他多心了，玉璧可不是一个平凡之人，她把她自己照顾得很好，她不必求别人照应。

第九卷

第一章 交换

玉璧很满意自己。如果她不能好好活着，她就总是苦恼，自从第一次她流血，父亲请了不世神医柳不恭为她医治，她就问过柳不恭：“我能活下去吗？”柳不恭与她父亲也是知交，说话不避讳什么，他说道：“如果你再流一次血，你就会死。你一生不能与男人交媾，不能成亲，不能受伤。如果你受一点儿伤，你浑身的血都会流尽的。”

她当时尚小，对柳不恭说道：“我就不能生孩子，与人成亲了？”

柳不恭抚摸着她的头，轻声说一句是。

那一句话无疑判定她的死亡。但她没死，她第一次流血是柳不恭用自己的功力，一连三天三夜不曾歇息，为她镇穴止疼，且用神功止住那流血处的周遭血脉，一直到那里微微长出了血疤，方才住手的。

柳不恭的功力，当世无人能及。

如今她再也不用想有一个能抵得住柳不恭的人。就是解免也不行，那个方无主不行，怪物据称是柳不恭的儿子柳双，他也不行。如果有一天她真的再流了血，就是她的死期。她得保住她再不流血。眼前的人多了一个方无主，他也成了玉璧的人。

忽地室门慢慢开了，门外无人！

“谁？”她吓得毛孔悚然。

无人，真是无人。

玉璧叫道：“谁，站出来！”

她看到了解免，解免站在她的门外。

解免道：“玉姑娘，你不必大声叫，如果你再叫一声，来人必死！”

玉璧一见是他，不由得心内暗暗吃惊，但她脸上带笑，说道：“解盟主，你来我藏

玉山庄，自是来去自在，但不知你来有何事？”解免冷笑：“玉姑娘，我是来杀人的。”

杀人，他想杀谁？

解免笑得阴森：“方无主，据说方无主到了你这里。”

玉璧不愿意让他杀死方无主，如果方无主死了，还有谁能制得了解免？

解免说道：“你把方无主弄到了藏玉山庄做什么？莫非你想开了，想要一个乘龙快婿？”

解免忽地哈哈大笑，他的笑刺伤了玉璧，令她心头生恨。

但她的脸上堆着笑，她已经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

解免道：“玉姑娘，我给你一个保证，就是你让我杀了方无主，我会保你藏玉山庄再也无人骚扰。”

玉璧心内冷笑：你就是白道盟主，也未必有什么了得，你就保得我藏玉山庄么？但她的脸上带笑，说道：“我想告诉你的是，方无主可不那么好杀。你上一次与他的四绝动手，虽说是胜过了他们，但你也受了伤，是不是？”

解免虽说进门时走得很小心，可玉璧眼尖，一眼看出他的脚走路有些不便。他杀死痴三、四丫，但最后黑一与痴三也把他的腿骨弄折。

他胜不了方无主么？

解免恶声道：“玉璧，我胜不了他，我自死在他的手下，你叫他出来，我与他动手。”

玉璧说道：“我是一个文弱女子，我不能看你们在我的屋内动手，莫不如你们去别处动手。”

解免说道：“好，明日让他出来，我与他一战。”

玉璧说道：“解盟主，你胜得了方无主么？”

解免大笑，他说道：“好，来日我们在河间府一战，如果玉姑娘有兴的话，也可来观战。”

解免走了，一阵风卷走了他。

玉璧轻声唤来了九丑。九丑是所有百丑里对玉璧最忠的，他问明了解免的事，沉吟了半晌，方才说道：“依我看，主人还是不让方无主与解免动手的好。”

玉璧的神色是问：为什么？

九丑说道：“天下有两雄，便能有机会可乘，如果只剩下了一个，那藏玉山庄就危险了。”

玉璧笑了，她有办法对付解免。

到了第二天，解免带领着手下的四大长老，还有许多武林正派中人来了，他们在河间府的校场内等待方无主。

如果方无主来了，定死无疑。远远地来了百十来个人，那百十人簇拥着一顶轿子，轿子是花呢大轿，到了眼前，轻轻放下，打了轿帘，便出来那个倾国倾城的玉璧姑娘。

她笑对解免说道：“方无主来不了啦。”

解免鹰目一视，十分威严，他说道：“本来是说好的，怎么会不来？”

玉璧说道：“他病了。”

解免不信，他长声问道：“好好的人，怎么会病？”

玉璧微微一笑，说道：“如果我是方无主，我也会病，我会不与你交战了。”

那是为什么？

玉璧看着所有人，说道：“方无主已经怯了，他再也不是从前的方无主了，你何必赶尽杀绝？”

解免忽地放声大笑，他说道：“玉姑娘，休开玩笑，方无主躲到了你藏玉山庄，你是不是想与正义道为难啊？”

玉璧笑了，她双眸凝视着解免，说道：“我不想与你分说，方无主来不了，如果你想杀他，还得去问一个人。”

解免大声道：“问谁？”

玉璧乐了，她喜孜孜说道：“你看。”

解免回头，他刚才没看到，在百丑的人群里，有一个落寞的人，他不是百丑之一，他只是个中年人，书生打扮，神情落寞地看着解免。

他是怪物。

从前有人说，他就是那个名扬四海的大侠柳双，还有人说，他叫柳无双，说他是大侠柳不恭的后代。只是谁认得他是真是假？

怪物走上来，说道：“方无主有病，我来替他。如果你想与我动手，便请好了。”

解免不动，他看着怪物。

天下最让人没把握的人，便是这个怪物。

解免朗声喝道：“怪物，我与方无主是正邪之战，你是大侠的后人，怎么能趟这一趟混水？”

怪物笑了，他说道：“我欠他一情啊，不得不还。”

解免哦了一声，说道：“怪物，我知道你是从前大侠柳不恭的后人，我与你无仇无怨，也不想杀你。你还是让开，让我与方无主一战。”

怪物说道：“解免，我欠方无主一场情，这场情必是得还。”

解免哦一声，问道：“不知道怪先生欠方无主什么情？”

怪物的神色变得古怪起来：“欠他八个耳光。”

解免脸色难看，喝道：“莫非要打趣我么？”

怪物正色：“不是，我真的欠他八个耳光，如是解盟主能赏脸，让我打八个耳光的话，我与方无主的情便尽了，不知解盟主是否愿意？”

解免恨得咬牙，他是白道盟主，如日中天的角色，怎么能让怪物打他八个耳光？就是他与怪物动手，也未见得会输。

何况他身旁有那么多的人？

解免说道：“你看错了我。”

两人慢慢走近，忽地有人叫道：“慢！”叫的人是玉璧，玉璧缓缓说道：“解帮主，你杀了方无主的手下，便算是完了，何必再斩尽杀绝？”

解免未语，他身旁的徐长老喝道：“除恶务尽，你懂得什么？”玉璧凑到了解免眼前，她光彩照人，玉色生辉，人在眼前，令人暇想万端。

解免笑问：“玉姑娘想说什么？”

玉璧笑说：“首鼠两端，实不能全。”

解免的脸色阴沉，他知道玉璧所指，是指他与方无主的仇恨，不能在此解决。

他心道：我要给她一个面子，便能得她欢心，这事儿岂能不做？

解免忽地回头，说道：“走！”

一时人也走尽，玉璧看着怪物，说道：“柳先生，能不能去我家里坐坐？”

柳先生一句，确不是别人所称，怪物听来也颇陌生，他犹豫一下，说道：“好，我要见见方无主。”

两人对面了，方无主看着怪物，怪物审视方无主。

方无主呲牙一乐：“你来做什么？莫非你也看中了玉璧姑娘么？”

怪物笑笑。

方无主大笑，遂吟道：“色是刮骨刀，偏人不厌劳，一生尽迷色，不识生死窍。”

怪物问道：“你识生死窍了么？”

方无主喟道：“未识，未识。”

怪物问：“有一个女子，她说她是你的最亲的亲人，是不是？”

方无主看着怪物，忽地笑笑：“我最亲的亲人死了，她被人奸杀。”

怪物知他所指，是说道二，心道：他时糊涂时清醒，看来要他与解免动手，想必不

能清爽，一时失机，便会死在解免的手下。

怪物再问：“她不是你最亲的亲人，她就是有你的骨肉，是吗？”

方无主低下了头，想必他对此事还有记忆，他说道：“如果她真的生了儿子，我把他托付与你。”

怪物展颜，说道：“我能带好你的儿子？”

方无主点头，神色黯然。

怪物问他：“如是你时运极好，也愿意把他托付与我，还是别人？”

方无主忽地大笑：“托付别人？有什么人值得我信？解免，说话做事冠冕堂皇，象是正人君子，其实是狼心狗肺。那些正义道中人，都是一群废物，哪里有值得我托付儿子的人？”

怪物一叹，再问：“你不愿意出去了？”

方无主看着天，那里有一朵白云，他说道：“我不愿意与人动手，我也不愿意再与解免一杀。”

解免走进了藏玉山庄，这里是他走惯的路。

忽地，唰唰一阵子响，便有数十箭簇直射，丛丛密密，直射向他身子！

解免大叫道：“混蛋，胆敢射我？”他跳起来，身形一展，便飞射出去。那丛箭直射在他身上，卞卞响亮。

解免大喝道：“谁敢害我？”

他再落地，忽地在暗地里走出十几个人来。他们都是藏玉山庄的百丑中人。

一人喝问：“你是谁？”

解免厉声道：“丐帮解免。”

众人骇然，凑来灯看，果然是解免。

一大汉问道：“解盟主有事，不能明来明去么？”

解免身子一闪，便闪在那人眼前，手在那人头上摸了一摸。众人不觉，那人忽地叫痛，躺地上挣扎，一会儿便死。

解免说道：“我有要事，得见你家主人。”

众丑一见他如此凶恶，都是畏惧，一人说道：“好，解盟主，待我报得主人知道，再来请盟主。”

解免说道：“何必有什么报知？”

他冲过去，不待那众丑出声，人已无影。

众丑跟在他身后，远远跟着，看他进了主人房舍，叫道：“丐帮帮主解免来了，主人留心！”

解免心里恨恨，藏玉山庄有百丑，终是不便。他冲进了屋内，看着那玉璧正在梳头，姿势极优雅地瞅着那菱镜。

解免一见到了她，不由得心里的恨恼都是冰消雪化了。

“解盟主夜里来，有什么事儿要说么？”

解免徐徐一吁，说道：“有事，当然有事。”

第二章 暗室欺人

解免冲进了藏玉山庄，藏玉山庄皆醒，众丑惊呼，拿刀挈棍，齐来扑杀解免。他们也知道自己不是解免的对手，但众丑在此，解免敢公开闯庄，也是小觑他们，不与他一拚，怎么甘心？

众丑蜂拥而来，喝道：“别走了解免！”

解免只是一阵长笑，在那房舍上飞纵，待得众丑赶来，他早已入了玉璧的房内。

两人对面。

玉璧见他夤夜闯庄，心里也是忐忑，问他，说道有事。

玉璧笑笑，说道：“解盟主既是有事，何不从庄门来去，也省得有人喧哗。”

解免摇头，说道：“我有事，要与你说，何必从庄门出入。”

玉璧看看蜂拥而来的众丑，说道：“你们退下吧。”

众人也知不是解免的对手，便出去，站在外面等着。

玉璧等着解免说话。

解免说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长夜漫漫，睡也睡不着，只好来找姑娘解闷。”

玉璧冷冷嘲峭：“象解盟主这种做大事的人，应该是吃得香、睡得着的。如果睡也睡不好，岂不是误了大事？”

解免说道：“我这睡不着的病，是想着你才犯的。”

玉璧看他言语淫狎，心里犯嘀咕，莫非解免的淫病又犯了？玉璧陪笑，说道：“我是一个病弱之人，得盟主如此照应，真是感谢。”

解免忽地仰头大笑。他笑得放肆，笑得放荡。

玉璧不敢问他为何而笑。

解免说道：“我自小犯疯，时常要侵犯女人，这病也不曾改好，但我这次来只是一事，要你玉璧做的。这种事你做得来，你做做好了。”

玉璧看他眼睛红了，只是盯着她的胸前看，心里愈发慌乱，她心道：看来今日的劫数又来了，说不定今日我使得死在这个老鬼的手里。

想着越慌，平时机智都没，只是盯盯地看着解免，一句话也说不出。

解免说道：“我并不是一个坏蛋，至少有时不是。江湖人看我，看得不准，但我也没那么差。你看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玉璧的心怦怦跳，她笑说：“解盟主自然是好人。”

解免恶狠狠叫道：“少提那个盟主，少提！”

看他穷凶极恶的模样，玉璧更是怕他。

解免轻悄悄对她说道：“你说，我会不会杀死方无主？”

玉璧说：“你会。”

“为什么会杀他？”

“他是你的最后敌手。”

解免大笑，摇头说道：“不会，不会。我不会杀死他，只我不会杀死他。当初四绝看错了，我是去方家堡救人的，我一是要救方家堡的老夫人，二是要救……”

他看着玉璧，忽地噤声，他不能对玉璧讲太多，如果讲得太多了，他岂不是被玉璧窥知了一个秘密？玉璧正等着他讲，忽地不说，便笑一笑，不再穷追。

解免说道：“我来，是来看你。你好好过来，让我看看。”玉璧怕他，便让他扯过来，看她的玉容。

月下玉璧，真个美貌。

解免叹一口气，说道：“好，真是好，但你有些象，又有些不象，不是那么象。”

他忽地扯住玉璧，说道：“你把衣服脱掉。”

玉璧有些羞涩，她低语道：“解盟主，我不是一个正常的女孩子，如果是，你尽管做好了……”

解免大笑，说道：“做什么张势，你在那水晶后的事儿，谁人不知？你以为你自己做得巧妙，焉知天下人不知你那淫事儿？快一点儿！”玉璧心里突突直跳，看来或许会死在今日，只要他一心淫欲，便会逼死一个玉璧。但她能说什么，此时的解免不是江允，不是百丑，甚至不是那个糊涂的方无主，他是解免，是从未吃下她的迷药的解免。

玉璧心里想着她的迷药，她心道：如果能给他吃下那迷药，就事儿好办多了。只是如何能让老奸巨滑的解免吃下那迷药，她想不出办法来。

忽地，解免笑了，他笑道：“玉璧姑娘，你正在想着如何给老夫吞下那药，是不是？”

玉璧瞅一眼他，此老厉害，非人所及。

她轻声说道：“我只是一个文弱女子，如果解盟主用强，我只能一死了。”

说罢她嚤泣声声，十分可怜。

解免大声道：“玉姑娘，你也不必装佯，你拿出那药来，我吃。”玉璧一听他说要吃药，不由得心里高兴，但她表面却装出不愿意的神情，说道：“解盟主，那药.....你不吃也罢，也许你吃了，会不好.....”

看她吞吞吐吐，那飞眼勾魂的模样，解免大笑，说道：“我告诉你一句话，对老头子，你不必用那假嗲装娇的样儿，你只是依在他怀里，事儿就成了。”

玉璧说道：“你要吃了药，必是会后悔。”

解免大声道：“好，好，拿来我吃，如果我吃下了那药，还不怎么样，你这一生都是归我了。”

玉璧狠狠一咬牙，心道：莫非你是钢打铁铸的？你吞下了我的药，也得象我的百丑一样，死活不知，只是看着我，跟着我的裙裾转，哪里还能做什么江湖白道的盟主？

玉璧说道：“好，既是解盟主如此爽快，我也说一句话，如果解盟主吃了我的药，还安然无事的话，我便听解盟主，一生一世愿做解盟主的人了。”

这一句话说出，顿时让解免大开心怀，他哈哈大笑，说道：“云裳，你嫁了那个混人，我不在意，你的心总该是我的，你看，她比你还美貌，居然也要做我的女人了，你羡慕不羡慕？”

玉璧不知道他喊的云裳是什么人，但知道他从前有一个女人。有心病的男人，只要你懂得他的心病在哪里，就不难医治。

玉璧笑了，知道男人越多的秘密越好。玉璧拿出了迷药，解免看着药，一叹，说道：“世人都迷，怎么在一个情字上不能勘破？”

他拿起那药，直扔入口中，再张开口，让玉璧看着。

解免说道：“我这人一生做了许多亏心事，但我对女人从不亏心。”

玉璧眼见得他把那药吞下去，心里暗暗高兴。她说道：“这药也许迷不住你，如果它迷不住你，可要我自己来迷住你了。是不是？”

解免大笑，他扬声说道：“云裳，云裳，你看，连她也这么说，你为什么不嫁与我？你为什么不嫁与我？”

这时，忽地有一个人冲进来，他喝道：“你是个鬼，你要玉璧姑娘嫁与你？”那人拿一柄剑，直刺向解免！

解免不动，他吞下了药，显是正在用功，用他自己的功力去化解那药力。忽地来了二人，要刺杀他，他不能与那人再搏，只是抬起手来，一扼便扼住了那人的咽喉。

他说：“我最恨背后下手的人！”那人是九丑，他是玉璧的亲信，玉璧说道：“你放开他！”

解免从玉璧的眼里看到了焦急，他笑道：“原来你真得美人青睐，怪不得肯拚命！”

他一狠劲，把那九丑生生扼死，那九丑在他手中用力蹬动，两腿拚命狠蹬，也不能挣动分毫，眼见得渐渐没劲儿，只是翻着白眼。

玉璧忽地叫道：“你把他杀了，杀得好，杀得好！”

解免笑笑，说道：“你还会说，他天天逼你，想你，想图谋不轨，你不能杀他。如今我杀了他，是帮你除了一大害，是不是？”

玉璧笑笑，在这个老人面前，你无法使奸，他会洞烛其奸，最好什么也不说，任他去做事。

解免坐在玉璧的对面，忽地看到他的头上直冒汗，那汗在他的头上缭绕。

解免闭上了眼睛，他此时不看玉璧，说道：“是谁帮你配了此药，这是虎狼之药，居心也恶。”

玉璧淡然答道：“我没这药，早就死过一百次了，哪里还会有今天？”

解免也哑然，不再说话。

玉璧在这里看着他，看他行功，心道：我如果拿一柄剑，直刺入他的后背去如何？我是没有气力，但看他的样子，象是正处在龙虎交会的大关上，我如果出手刺他，他顾不及，我便除了一个恶人。我不怕那个方无主，他看样子象是丢魂落魄的，不会有大害。至多是因为怕解免，呆在我这藏玉山庄的，他不会害我。只是这个解免，他色迷心窍，早晚我必死在他手，如果有一天，他色胆包天，冲扑过来，压我在身下，只须那一交媾，我便死定了。如此死在一人老色鬼的手下，我岂不是大大冤枉？想来想去，还是得动一动。

玉璧悄声去拿一柄剑。那是一柄徐夫人宝剑，她轻声到了解免身后，想直刺他。

解免仍在行功，头上的汗水更多，他头上冒出了淡淡的白烟。解免看不到她的歹心，还在叹息：“玉姑娘，人生在世，千万留下一条活路，这一剂药真是虎狼之药，如果谁吃下了，他一定与死无异。”

玉璧此时已到了解免身后，她持剑在手，忽地起了杀意。如果她刺死了解免，江湖上再也没有能威胁她的人了。

她举剑便刺！那剑锋利无比！

忽地解免一叹，说道：“你不必那么在意，你想杀我，那心意一起，我便知道了。”

她的手刚刺出去，那剑在解免的背上一滑，从他的肉旁滑过，竟是不曾刺伤他一毫。

解免大声道：“你再记着，如果你想杀死一个好手，不能先有杀机。那样人必查知，于你不利。再者你不能很好的剑，它一出鞘，便满室杀气，人若不知，岂不是傻瓜了么？”

玉璧笑笑，说道：“我只是想看一看，你能不能在用功时也查觉有人想杀你。”

解免站起来，说道：“好了，玉姑娘，你输了，从今起，你只是我的人了。我今天便要你……”

玉璧心里慌乱，她急说道：“不行，不行，我不能做那种事，我一做便得一死。”

解免说道：“我不要你与我做什么，只是你得脱了衣服，与我说话，在地上来回走，你可以吟诗，可以与我说情话，你不说情话也可，只是与我谈家常，好不好？”这末一句甚至有一些哀恳的意思。

玉璧心道：解免是一个鬼狼，他心狠极了，如果我不听他，岂不是会死在他手，左也是死，右也是死，看来今夜是躲不过了。

她心一横，心道：原来我一生的命只是如此，只是终于他一老人，不如当初我便与那方无主交媾了，或是与那个江允行媾，做一回痛痛快快的女人，死也无憾。

玉璧流泪，看她流泪，那解免竟然大笑，他说道：“对了，对了，云裳，你流泪时我看，最是好看，你再流泪时，我很少看到了，如今看到了，我心痛，也心里痛快。”

玉璧听他讲几次，都是称她是云裳，她悄声说道：“谁是云裳，云裳是谁？”

第三章 怒其不争

玉璧眼看着解免，看他也神情恍惚，便也战兢，如履薄冰。她问解免：“云裳是谁？”

解免戟指着她，说道：“你看你自己是天下第一，我看你不如云裳。”玉璧究竟是天下绝色，一听得有人比她更美，不由想问，便道：“云裳是哪一个美女，她住在哪里？”

解免似醉酒一般，看着她的身体，说道：“她如你一般美妙，只是她如今住在.....住在.....”

解免忽地大哭，他哭道：“她与一个男人住在一起，我不能对不住她，我一直想把她找回来，可我不敢，我不敢。”

难道贵为天下盟主的解免还有不敢做的事儿么？

玉璧看他，装作对他很是怜悯，说道：“你要是愿意，我去找她。”

解免嘿嘿冷笑，说道：“你去找她，你去找她，你怎么找她？”

玉璧温语款款：“我去找她，告诉她，天下有一个男人，一心惦念她，让她来看你。”

解免苦笑，说道：“不错啊，我是一心惦念她，我一心惦念她，如果她不再理那个臭方块儿，我会与她百年和好的。”

玉璧心一松，原来他有这心病，看来她能逃过这一场劫难了。

她说：“你告诉我地方，我去找她。”

解免说道：“她不会见你。”

玉璧说道：“她不愿意见我，我会慢慢对她说，一直到她愿意见我才行，我那时才告诉她，你如何想好。”

解免想了一想，说道：“好，这个法儿好。”

解免的目光冷冷，他看着玉璧，玉璧心一凛，说道：“我告诉她，你喜欢她，连最好看的女人也不愿意碰.....”

解免的目光变得淫邪了，他说道：“你怎么去找她？”

她在哪里？

解免说：“她在坟场里，在河间府的坟场里，我所以不离开河间，就是不愿意离开她。她与那个臭方块儿一齐躺在那里。”

玉璧傻了。

解免说道：“我也有一招，我叫你死，你如果死了，岂不是会去告诉她，我是想着她，天天想着她？”

解免说道：“你很象她.....”

解免的气喘得也粗了，他凑近玉璧，摸着她的身子，说道：“你是玉一般清洁的女人，你不能嫁与那个臭方块儿，他算是什么？他只是比我多会写几句歪诗罢了。你不能喜欢他，你不能.....”

解免的鼻子凑近玉璧说道：“对了，她正是这种香气，她体内便是这种香气。那一年，我与臭方块儿一齐，与她在山庄避暑，她对着我一笑，那一笑让我一生也忘不了。”

解免忽地抱住了玉璧，他挡紧了玉璧，说道：“你与我在一起，比那个臭方块好许多，你为什么不愿？再说，我与你儿子，我们有儿子……”

忽地，他不说了，只是呆呆地看着玉璧，他说：“你好美……”玉璧看他似要昏谵，但又时有清醒，心内畏惧他，怕他一时昏谵，真个扑来，破了她女儿身，便使她注定一死。

她心扑扑直跳。此时的她心乱如麻，哪里还有心思再说什么？解免忽地问她：“你不愿意同我在一起？”

她不语。

解免大怒，他说道：“好，你不愿意同我在一起，你便去找那个方块好了，他一心对你笑，他只会笑，不象我，还会对你生气，你愿意与他在一起，你嫁与他好了。反正你也是愿意嫁与他。”

玉璧看他怒发冲冠的模样，心内暗惊，看来他心里的恨意，久久积郁，不能发散，他恨的是那个叫方块儿的人，他爱的是那个叫做云裳的女人。

玉璧轻声道：“她……长得好看么？”

解免说道：“你不如她，你真的不如她，她长得象是真正的神仙，高贵美貌，对人那么善解人意，她是一个美丽的人儿，我那一日奸了她，才让她生了我的气，如不是……唉……”

玉璧轻声说道：“我就算是她，好不好？”

解免看她，摇头，说道：“你不如她，你不如她。”

玉璧轻声说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是不是那一个云裳？”

解免点头，他泪流满面，看着玉璧，说道：“是她，是她。”玉璧光着身子，抱着解

免的头，轻声说道：“你依在我的身上，想着她，想着我就是她，你会好受一点儿。”

解免嘟哝道：“不会，我不会，你不是她，你不是她啊。”

听着藏玉山庄的叫喊声，方无主坐在屋子里不动，他不是百丑，所以不也必去保藏玉山庄，但他听得清清楚楚，是那个解免来了，解免来了！听得他的耳鼓震响，象天雷在炸。

忽地大丑来了，他带来了几个人，都是藏玉山庄的人。其中有那个山庄唯一的女人十丑。她做十丑，是不是很痛苦？

方无主对十丑笑一笑。大丑与十丑等人齐刷刷跪地，他们对方无主说道：“方先生！”

方无主看着他们，问：“何必这么客气？你们有话直说就是了。”

大丑说道：“我在那水晶后注意了方先生很久，我们看明白了一件事……”

十丑盯着方无主，她的眼里不无爱慕。她喜欢方无主，方无主的脸是有棱角的，那脸是男人的脸，让她看久了心跳不止。

她不喜欢百丑中的任何一人，她看他们不是男人。

大丑说道：“方先生来藏玉山庄，吃下了主人的药，但药对方先生没什么效力……”

方无主想说话，但大丑止住了他：“等我把话说完，方先生再说好不好？”

大丑看着方无主，说道：“方先生的功力，我们最佩服，只是方先生也听说了，那个解免在藏玉山庄来去自如，上一次让他来了，我们知晓也不曾知晓，如今他又来了，逼住了主人。如果他吃定了主人，主人一死。我们百丑都得死在那药力发作上。”

方无主说道：“我能帮你们什么？”

大丑说道：“方先生能敌得那个解免，如果方先生不是等他，想必也不必来这藏玉山庄了。”

方无主说道：“我来山庄，是为了等他么？我是为了等他么？”他的眼光深邃，只是看远方，不再看大丑他们。

他们哪知他心？

方无主说道：“我是一个懦夫，我不能与他动手……”

大丑刚要说话，那十丑忽地脆声说道：“方先生，我想告诉你，一个人有时不得不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我就不愿在这里呆着，但我知道，百丑如果没有我，便会死许多人。我的哥哥死在这里，我来了，想报仇，后来我知道，我就是杀了那个玉璧，也不能救这些男人，他们都不是最坏的坏人。我每一次看着水晶后的玉璧，我恨不能杀死她，但我看久了，也觉得她是那么好看，那么美。怎么能不让这些热血的男人喜欢她呢？我要是男人，说不定也会喜欢上她，幸亏我不是男人。”

十丑平时不多说话，此时她说上这许多，是为什么？她的眼睛盯着方无主，眼里有热情，她的心里有许多话要对方无主说。

她说：“你死了手足，四绝不光是你的手下，也是你的手足。”

方无主声音喑哑：“你怎么知道？”

十丑说道：“江湖人都知道，他们都在等，在等你报仇，你得杀了解免，或是解免杀了你，别无其他的路走！”

方无主看着十丑，他惊讶她的美貌，她一说出此话，竟是美丽逼人，原来十丑也是一个美人，她是谁，怎么竟能来这里？她说：“我是青楼女人，从前人叫我凤丫头……”

原来她便是那个凤丫头？

大丑说道：“方先生，我们请你与那个解免一敌，救了我家主人，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们便只有一死。”

到了初一十五发作时，如果没有那药，他们会全都一死。

那是一种奇怪的病，到初一十五，他们便得发作一次，每一次得真正动情，然后再吞下药去。如果他们不对着玉璧的身体真正动情，他们也会死，他们必得在那一场场劫难中求生。

大丑说道：“如果找到了救星，我们会有救了，那时我们不必再保着这个恶魔女人。可我们找不到，我们已经派人去求那个怪物了，据说他就是柳不恭大侠的后人，如是他能救得我们，我们便不会再跪在她的脚下了，也不用求生不能，求死不成了。”

大丑再说：“方无主，你愿意不愿意救我们？”

方无主抬起了头，他不敢看那个十丑的热切眼神，这眼神会把他的心烤化，他慢慢说道：“我不是解免的对手，我要走了。我来这藏玉山庄，只是想躲一躲的。”

他站起来，想走了。

十丑站在他的面前，说道：“方无主，我看你是一条汉子，莫非我也看错了？如果你认我看错了，你就从女人的胯下钻过去，我任你走！”

众丑看他，象看着一个怪物。

方无主能受得了这辱么？胯下之辱，还不是一个堂堂男人，她只是一个女人。

十丑说道：“你看我，只是青楼女人，人家都叫我婊子的，你从婊子的胯下钻过，我明日便告诉天下英雄，方无主从我的胯下钻过，你也做得人么？”

这真是一个大耻辱，方无主能受得住么？如果他受不住，他必是会去找那个解免一战。

原来他那一夜里，不是他不想与解免战，而是他怕与解免战，就是他的手下四绝都死在那一战里，他也不会与解免动手的。

他父仇也不愿报，连亲如手足的四绝的大仇也不愿报，他算是什么？

十丑流泪，她看方无主，看着方无主，做了许多的好梦，她看中了方无主，她情愿跟着方无主，想着万一方无主有法儿，岂不是会帮她救了这许多的人？

但她看错了，方无主只是一个懦夫，一个不敢与人动手的懦夫，也许他的本事只是四绝吹出来的，他从不曾与人动手，一切事儿都是四绝做下的。

众丑看着，眼看着方无主慢慢躬下身子，从那十丑的胯下钻过去了。

十丑看到了方无主的眼泪，他的眼里满是委屈，他的眼睛红了，象他这般一个男人，怎么甘心从一个青楼女人的胯下钻过，他的名声一下子便垮了，这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第四章 扶不起来的阿斗

所有的人都看呆了，方无主是名震天下的人，怎么会从一个青楼女人的胯下钻出？

十丑哇一声哭出来，她冲出去了，再不回来。大丑站起来，他说道：“我好悔，我好恨，恨我自己！”

他再喝一声：“让开，给方无主让路！”

众丑给方无主让路，他们此时心里烧着男人的胆气与烈火，就是他们再死在藏玉山庄又能怎样，他们决不会象方无主一样，只做一只缩头乌龟。

方无主慢慢走出去了，消失在暗夜里。

玉璧仍是对着解免笑，她轻声说：“你的儿子在哪里？”

她几乎能猜到一个武林大秘密，如果她猜得是对的话，她会找到一把钥匙，一把解开解免的心灵的钥匙。

但解免说道：“我的儿子他死了，一生下来便死了。”

玉璧的声音更委婉：“也许他没死，他只是活着，活得不那么好。你说可能不可能？”

解免大声恨恨地说道：“我告诉你他死了，他就是死了，你想告诉我现在你认得的哪一个人是我的儿子，我告诉你，他不是！”

看解免恨恨的样儿，玉璧暗暗吃惊。看来方无主不会是解免的儿子了，那么他的儿子是哪一个？

解免说道：“他一生下来就死了，我看是那个臭方块弄的鬼，他死了，他再也不能

活过来了，我看着他死的，我看的。那一天，臭方块请我喝酒，他哪是请我喝酒，他是请我看我儿子的死。我不敢哭，我不能哭.....” 呜呜直哭起来，解免再抚摸着玉璧，玉璧的冰清玉洁的身体象那个云裳，她就象那个云裳。

玉璧听着他说，那是一个很辛酸的故事。

如果他真的当着自己的儿子面，看着他死，却不敢说出来，不敢哭出声来。那个叫他去亲眼看的人真是狠心人。

臭方块是谁？

解免大声骂道：“臭方块就是那个方无主的老爹，那个方家堡的主人。”

原来是方老堡主。

是声名很不错的方老堡主。

玉璧心叹道：原来他与那方无主有此恩恩怨怨，怪不得他对方无主那么恨，恨不能赶尽杀绝。

玉璧说道：“方无主在我这里，但你不能杀他，你不能杀他，让他在我这里呆着，对你也无害，你说好不好？”

解免大笑，说道：“我不赶尽杀绝，他的人会放过我么？你别孩子气，方无主的本事，绝非你能想象的。”

玉璧叹息道：“你何必那么在意他，他已经服下了我的迷药，他如今的功力，怕连你一半也不如。到了发作时，如果不服下我的药，他会鼻口流血，直至于死。”

解免不信，他说道：“方无主不会那么差，我吃下了你的药，如今你看！”

他扬起手，手指向空上扑扑几指，便见那血水从指尖射出。

解免说道：“他的功夫是云裳教的，他不比我差。”他说此话时声音暗哑，看来要他承认比人还差些，实在是难。

玉璧说道：“一次在照壁前，他也同那些丑类一齐，直流鼻血，他也没什么两样。”

解免笑笑，说道：“你看差了，如果他不是有所图，他不会来这里的。”

玉璧到了前厅，她看到了许多审视的目光。似乎她就该死在那个解免的狼吻下，他们才以为那对劲儿。

她问道：“方无主在哪里？”

没人答她。她那么重视方无主，可方无主算是什么，他只是一只钻青楼妓女胯下的狗！

大丑忽地扬头大笑：“主人，你看错了人，你看错了，他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条狗啊！”

众丑都是大笑，他们头一次在玉璧的面前笑得这般畅快，他们头一次这么快意。

方无主走了，他走出了玉璧的藏玉山庄。他知道了藏玉山庄的秘密，难道天下所有的好去处都是藏垢纳污之所么？

他再也看不起玉璧。

他得走，再走得远远的，走到看不到人的地方。

他一个人走，与世无争处，无人无害处，就是他的归宿。

也许这世上没有这种地方？

他走得很累了，但他看到了一辆车子。那是一辆很破旧的车子。他想着他走累了，他得去那一辆车子上坐一会儿，让马拉着他走。那是一个满面胡须的汉子，他赶着车，看着方无主。

方无主刚要上车，那汉子忽地拦住了他。

“对不住，我看你面熟，你是不是那个恶魔方无主？”

他不能否认。

那汉子说道：“你不能坐我的车。”

他举起了手，手里有银子，他说：“我有银子给你。”

那汉子大声道：“我原来最敬佩的就是方无主，可现在我看不起你！你算是什么东西？你钻人家妓女的裤裆，你算什么玩艺儿？！”

坏事传得总是很快，这汉子看着他，说道：“从前我打听过，十件事总有九件是好事，你做的好事不少。我很敬佩你，你不是恶魔。可如今你连一个汉子也不是了，你杀了那个妓女，你就是方无主！”

方无主看着他，说什么才好？他不坐车了，直走过去，径直走。远路漫漫，他走得远些，人会不认得他。

河间府也很大，他走一天一夜，还是没走出河间府。

到了晚上，他去投店。

那个店主看看他，说道：“有一个人你认得不认得？”

他只好问一声：“谁？”

“方无主。”

他说：“我就是。”

咣当——，大门关上了，再也不开了，任他再怎么叫，也没人给他开门。

他去一家酒店，路边有一家酒店。在这家店里，有几个人在那里讲说。他一进店，那些人仍在讲，一个人正吐沫横飞，说方无主的故事。

他讲的正是：方无主在藏玉山庄，从那个青楼妓女的胯下钻过。那人说道：“这青楼妓女说道：‘方无主，你敢不敢与那个解免盟主交手啊？’方无主说他不能与那解免交手……”

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不能与解免交手？”

这讲说的人不耐烦起来：“他怕啊，他只好说他不能。那妓女说道：‘你不能，比那韩信也不如，不如你从我的胯下也钻过去好了。’你猜怎么着，众英雄看着，方无主竟是从那青楼女人的胯下钻过去了。”

人都嗟讶，好端端的方无主，怎么怕解免怕成这样子了？

那个讲方无主的人大声说道：“他竟对那玉姑娘说，他再也不会与解免交手了，因为他怕，他的手下四绝都是英雄，他也不为他们报仇了。解免盟主杀了他的手下，他的那几个手下都有本事，据说啊，方无主本来没有什么本事，只是靠那四个手下才做得事的。那四个手下都是他父亲方老堡主的手下，成了他手下，也好不窝囊。”

人叽叽咯咯，说什么的也有。

方无主坐在那里，如木鸡呆呆，只是不响。

那跑堂的来问他几句，他也说不上来话，只是要酒。

酒来了，他一杯一杯地喝，一直喝得醉了，还是在喝。

寂寞长夜，那些谈闲的人只是扯着方无主，用他来以消永夜。忽地门外的马车停了，有一个人叫道：“店家，店家，看没看到一个人？”

店家忙出去接，只见门帘一挑，进来了两个人。前头的是那慕容风，他公子打扮，一身素白长衣。身后跟着慕容针，她如今一身素衣，异常温顺。

两人过来，坐下，看着那一群人，再看看方无主。

方无主早看到了是他们，就低下了头。

他心道：“我不能与他们相认，如果他们认出了我，还得找我回去。”

他低着头，再闷闷喝酒。

听得那慕容风与慕容针说道：“妹妹，你的心思我知道，只是他走得远了，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慕容针的声音有些悲声：“我一定得找到他，不然我的儿子会没爹的。”

慕容风叹一口气，说道：“我也看错了他，你也看错了他。”

慕容针说道：“我没看错。他就是方无主，他怎么会没有本事，那其中定有苦衷。”

方无主忽地满眼都是泪水，还是慕容针，也许只有她才会知道他的心吧？

慕容风说道：“我也激过他，黑一也在场，他不在意，他去那藏玉山庄躲起来，看来他不想报仇。”

慕容针说道：“不会，他不会。”

她几乎哭了，那几个正在说着方无主的人听了，再不吱声。

慕容风说道：“你休再说，他们会听到。”

慕容针忽地站起，说道：“我早就听到了他们在说闲话。”

她噤噤地直走到那几个人身旁，对那个刚才讲得正凶的人说道：“你有没有老婆孩子？”

那男人一愣，说道：“有啊，我有一个老婆，三个孩子。”

慕容针沉着脸，说道：“好，她们现在要做寡妇孤儿了，你心疼不心疼？”那人见不是话，忙起身要走，慕容针一声喝住：“谁走？谁走谁死！”

这句话果然好用，他们一个也不敢动了。

慕容针说道：“你讲谁的坏话？”

那人吓得不敢再出声，只是身子颤栗，一直地抖，他说：“我听来……听来的……”

慕容风怕妹妹闯祸，过来劝阻道：“妹妹，你放开他们，他们讲的是实。”

慕容针泪如泉涌，她叫道：“不会，不会，他是那么风流，那么英俊，他怎么会怕解免？就是死在解免眼前，他也不会怕的。他自甘打自己那么几个耳光，他不怕死，也不怕辱的，他是男人。”

慕容针几乎在喊。

此时那几个人也知道慕容针是方无主的人了，他们不敢则声，只是看着慕容针，心里暗叫倒霉。

慕容针喝道：“我这里有几根针，你拿去，扎你自己的嘴巴，多时我看着够了，你才能走。”

那人哪里敢再说话，看着慕容风，想让慕容风替自己告饶。谁知慕容风说道：“你快刺嘴巴吧，我妹妹放过你了，不让你死！”

那人只好拿起针来，刺他自己的嘴巴。

谁知那一根针有毒，他一刺，便嘴巴奇疼，他啊一声叫出声来。慕容针冷哼一声道：“传瞎话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的，你的嘴巴会烂几次，死不了但也不好受！”

那人不敢出声，只能一针一针地刺。

第五章 夫妻跪求

那人刺自己一针，叫呼一声疼，期冀慕容针能放过他，但慕容针只是端酒吃菜，却根本不看他。

旁边的几个人也知闯下了大祸，听故事听出祸事来了，只好一声不吭，等着慕容针消气。

慕容风知道慕容针的脾气，如果她恨这个人，一心杀死他，根本就不会用一根针来叫他自己刺，早就送他去见阎王了。此时对他还算客气，虽说他会受些苦，但毕竟不会丢命。

他也就任由他去刺。再刺了一会儿，看得见那人的胳膊亮了，粗了，象是小小的桶一般，黑亮黑亮的。那人苦苦哀求道：“姑娘，你放了我吧，我再也不说了。”

慕容针看他，说道：“你知道我是谁？你叫我什么？”

那人跪地叩头，如捣蒜般勤：“姑娘，我不敢再说了。”

慕容针说道：“我告诉你，你别叫我什么姑娘，我是方无主的妻子，你听到了没有？”

那人心内更是骇怕，大声讨饶：“我是胡说，我是胡说，夫人饶命！”

慕容针大声说道：“你说，你说的都是假话，你听来的都是假话！”那人吱唔着，说

出慕容针的话。

慕容风忽地说道：“妹妹，你别说了！”

慕容针正想对着慕容风发火，忽地听到了一个人的声音：“他说的都是真话，你放过他好了。”

慕容针呆了，她想不到在酒店里能听得到方无主的声音。

她霍地站起：“方无主，是你，方无主！”

她扑过去，扑在方无主的怀里。

她是慕容针，但她是女人，自从她怀上了方无主的骨肉，她的心便软了许多，再也不能杀人了。

她轻声说：“我到处找你，我与哥哥到处找你，你哪里去了，你怎么不来找我？你不想我，是不是？”

方无主的眼泪也流出来了，他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也只有你。”

慕容针一听，心里的那万千辛苦、委屈会都扔到了爪哇国去了，她心里好生喜欢，她说道：“好了，这就好了，我带你回去，我们回慕容世家，那里没人敢再惹你。如果有谁说你一句坏话，我就宰了他！”

她说得狠狠的，一句话把那个胳膊粗如桶的人吓得半死。

方无主泪眼婆娑，他说道：“夫人……”

一句夫人，把慕容针的心都叫化了。还是那个方无主，那个站起来坐下都是男人的方无主。

可慕容风的声音冷峻：“方无主，我能不能与你说一句话？”方无主放开了慕容针。

两个男人对面，直言不讳。

慕容风说道：“我妹妹一心嫁与你……”

方无主叹一声，说是。

慕容风说道：“你得让我妹妹在人前人后能抬起头来，听说你钻了一个婊子的裤裆？”

众人都看着方无主。

他不会承认的。

但方无主看看慕容针，他说：“是。”

慕容风气坏了，他吼道：“你为什么要钻女人的裤裆？难道你不是男人么？”

方无主说道：“我是。”

慕容风拔剑，叫道：“我宰了你，我宰了你，我养你的儿子！”方无主闭上了眼睛，他喑哑声音，说道：“谢了！”

他宁可一死。

慕容针叫道：“住手，你怎么知道他是情愿的？！”

她拉住了慕容风的手，她说时声音哽咽：“他.....他是一个汉子，他是一个男人，我最知道，你别碰他，让我对他说。”

慕容风恨恨收剑。

慕容针看着方无主，眼里都是爱。

她对方无主的情坚定不疑，她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苦衷。你能不能对我说？”

方无主不说，他只是摇头。

慕容针笑笑，说：“好，我不问。”

她看着方无主，说道：“我想问一问你去哪里？你能不能告诉我？”

方无主说道：“我告诉你，我会四处流浪，无以为家。”

慕容针说道：“你能不能与我在一起住？我哥哥会答应我们的。”

慕容风叫道：“我不愿意让他住在慕容家！”

慕容针笑咪咪地她哥哥：“你愿意不愿意啊？”

慕容风不敢看妹妹的脸色，他怕妹妹，妹妹性情刚强，怕出事儿的。

慕容风跺脚道：“好，让他住，让他住。”

慕容针满面都是泪水，她说道：“无主，你住下，谁说你一句，我便杀了他！”

方无主也流泪，他说道：“不，夫人，我不能住你家。我得四海流浪，我不能让我的儿子或是我的女儿看不起你。”

慕容针的心一酸，天哪，此时他竟是还那么顾及她的面子。他一定有天大委屈，只是他为什么不说，他为什么不说啊？！

方无主再说道：“夫人，我有一事求你。”

他慢慢跪下了，男人膝下有黄金，他是方无主，他怎么能跪下，但他此时是心甘情愿跪下的：“夫人，我对不住你，我原来并不爱你，只是我现在明白了，我爱你，甚于爱我自己的名声，甚于爱我的母亲。”

慕容风看他，他说这些有什么用？

方无主说：“从小我最爱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教我的话，我一句也不敢违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我如今正听着我母亲的话，她能死，我也能死，只要那么做是对的，我只能这么做。”

慕容风心道：有什么对？你做这种事，怎么能说对？

方无主的手里拿着那只斗笠，忽地那斗笠变成了一些碎片片儿，在地上飘飞。

这是稀世的神功啊，他怎么……

慕容针问道：“无主，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同那个老鬼一斗？他不是是一个好人，他是什么白道的盟主，我所知的，他只是一个大色鬼。他奸杀了道二，他奸杀了你喜欢的道二。”

方无主说道：“你说错了，夫人，她喜欢我，但我不能喜欢她，因为……我母亲的缘

故，我不能喜欢她。我母亲便大我的父亲六岁，你明白不明白？”

慕容针隐隐觉得方无主的话里有话，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莫非因为他的母亲大父亲六岁，他便不能娶道二么？这好象也不是什么好理由。

方无主说道：“我也不能娶玉姑娘，我只是看她.....看她象我的母亲.....”

慕容针心一凛，玉璧象她的母亲，他的母亲也象玉璧那么好看么？

方无主说道：“你是我的妻子，我一生对不住的人太多，有黑一，有道二，有痴三，有四丫，最对不住的是你。你能答应我，帮我抚养我的儿子么？”

慕容针大声道：“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儿子.....”

方无主大声道：“我做事上不愧天，下对得起地，我怎么会没有儿子？”

慕容风看他直言，竟是无所畏惧，心道：看来我也看错了，他不是怕解免，就是他与解免动手，也难说谁胜谁负，看他刚才那一手，他比解免更厉害。只是他为什么从不与解免动手？

方无主对慕容针跪着，让慕容针心疼，她说：“无主，你起来我，我听着。”

方无主说道：“我也许会死，但我求你了，你带大儿子，教他做人，慕容家的人，还会有错么？只是你得叫他一个新名字，你叫他方无愧，你懂么？”

无愧什么？他没有说。

慕容针忽地也慢慢跪下了，她说道：“无主，你能不能与我一起回去？我是你的妻子，总不能与你只有那么两三天欢乐，是不是？那也太过残酷，你如与我在一起，有天的事儿我们夫妻会一起担的。”

方无主摇头，他说道：“这苦果太苦，不能让你尝，不能，不能！”

慕容风扯起了方无主，问他：“你会去哪里？”

方无主说道：“我会去一个地方，待得一段时日，如果有机会，我会回来的，那时我会告诉你们，我为什么出走。”

慕容风心里已是认定方无主是委屈的，他突地抱住了方无主，说道：“我相信你，我告诉你，你的儿子如果出生了，我会教他，教他做人，做学问，学武功……”

方无主再复跪下，对慕容风说道：“大哥，我谢谢你。”

那个站在一旁直揉胳膊的人突地叫道：“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方无主是坏人，我不信！他不象是坏人！”

慕容针的眼里都是泪，她突地掏出一包药来递与那人，说道：“大哥，我谢谢你，对不住了。”

那人也流泪，他恨自己，说道：“我是一个混蛋，听风就是雨，我该肿胳膊，我不吃药，我不吃药，我罚我自己！”

旁边看他的人都是含泪笑了，他们相信方无主，他们听说过方无主，方无主是一个汉子，他一定是有什么不能说的委屈。

方无主对着慕容针说道：“妻子，我要走了。”

慕容针忽地叫道：“不行，不行！”

她的身子在风中一般，她在哆嗦，她轻声说，如梦如痴：“你抱抱我，你抱抱我……”

人都转身过去，他们不愿意看两人的辛酸。

方无主过去，说道：“我娶了你，真对不住，我不能对天下所有的人说，我愿意说，我方无主有一个好妻子。”

慕容针大声说道：“那个玉璧想与我争丈夫，你是我的丈夫，你回来，我要对她说，你是我的丈夫，她争不去了。”

方无主说道：“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两人相拥相抱。时间过了多久？

再也不是夜晚了，温馨里夹杂着伤感。

离别复离别，尽是风雨路。

方无主说道：“我要走了。”

总说要走，总说要走，却一直走不出去，丈夫重名轻离别么？也是未必。

方无主走出去了，慕容针的手扯着慕容风，大叫道：“哥哥，他走了，他走了。”

慕容风说道：“他会回来的，你相信他么？我都相信。”

忽地旁边一声响亮的叫声：“我相信他，他会回来的！”

是那些人，那些刚才还在嚼舌讲方无主的人。

那个手臂再也不粗了的人对慕容针说道：“夫人，我能不能去慕容家做一点儿事儿？”

慕容针看他，有些不解。

那人扬声说道：“我的身体很好，我会侍候人，我会侍候小少爷，我要等着方少爷回来。”

第六章 不能淫

夜里，大丑与众丑去追十丑。只有她才是他们的救星。如果他们的病发作，便只有她一个人能救她们。

大丑赶上了十丑，他们围住了她。大丑说道：“十妹，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怎么能放下我们不管？”

十丑流泪，她不愿意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她轻声哽咽：“我得做一个鬼，我不喜欢女人，我得做出天天愿意看她的那身子，我去找我的哥哥，我与他死在一起，也强似做这种鬼不鬼，人不人的东西！”

大丑黯然，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

一个人说道：“十姐，你能救我们，多亏了你，你回来吧！”十丑一抬头，她看到了

包括大丑在内的所有人都跪在地上，他们在求她。她的心软了，再怎么生气，也不能放下他们这些人不管。她轻声说道：“各位大哥，我随你们回去就是了。”

一个婢女来告诉玉璧：“主人，他们都跑了。”

玉璧不慌，她笑一笑，说道：“他们不会跑远的，是不是？”婢女瞅着她，她看着天，明天就是十五了，月亮圆了，这些男人象女人有潮起潮落一样，一到了十五初一，便受不住那潮击，便得来看她，看她那如玉一般的胴体，看她那如天仙般美貌的身材，他们怎么跑得了？

果然，再过了一会儿，她再听到了婢女的话：“他们都陆续回来了，他们全都回来了。那些活死人……”

哎，真是一些活死人，真个是活死人，他们哪里能逃得出玉璧的手心？

玉璧为她自己缝一件很薄的衣服，她知道，她每一回去那水晶后面，都是一场大戏，她得让每一个男人都血脉贲张，那样他们的血就快了，一血流得快，身上的毒便发作，他们便受不住，从鼻口流血，浑身无一点儿气力，心也热烘烘的，如果他们不再吃下去一份冷药，他们全都得死。

百丑死得很快，但好在世上的男人不少，他们有的是，宁可来做百丑，也要看一遍她的身体，宁可一死，也得瞅她。这样的男人太有用了。

又是月圆时，她不象有的女人，在月圆夜时总是做梦，想着一个男人。她想着是如何让所有的男人都喜欢她，而且都象在那水晶后面一样，够也够不着她。

那时他们只好死，只好吃她的药，不然就得死光。

到了月圆夜了，又一个月圆夜。

这一次，她仍象往常一样，只想了一次那个江允：他怎么样了，找得到找不到那瑛梅的传人呢？但这一次仍象往常一样，只是想了一下，便再也不想了。

她没时间再想了，她得全神贯注，想着眼前的百丑。

她进了那间屋子，她喜欢听那里的潺潺流水声，喜欢听水晶后面的似有似无的男人亢奋的声音。

她看着那水晶后，仍象往常一样。

他们都睁大着眼睛，看着她。

看吧，看吧，一直看得全都入了神，全都服下药，再看，再看谁会死？

世人都喜欢色，那么他们害死女人时，怎么一点儿也不怜惜？他们想到了色么？

不行，不让他们害死我，我先得害死他们。让世上死一百次一千次百丑，与我何干？

她的心里如此想着，她的脸上有微微的笑意，她天天用菱镜照着的，神态是那么姣好，他们会看得如痴如狂。

果然，在后面的男人有些躁动了。总是后面的男人躁动，他们先时都是冷静的男人，都象是圣人一般，只是看看后，人便不一样了，后面的没有定力，总是先死。

让他们再死几个人，三个、五个，一个，死得多少，得看她高兴。

她举起了腿，为的是让他们看得更清楚一些。她听到了一声叫喊，这是一声狂叫。这有一点儿反常。

水晶后面的男人正喘着粗气，他们看得神迷，正在这时，忽地有一声尖叫，尖叫的正是那个去而复返的十丑。

她到了前面，她一直冲到了水晶前。

她用她自己的身体遮住了水晶。

有人看不清那玉璧了，他们叫道：“闪开，闪开！”

她尽情地笑，但她不敢走。如果她一走，那些人会从那水晶壁后出来，追上她，会把她碎尸万段。

她仍在笑着，但那笑已是委实勉强。

十丑指着她说：“你们看看，她有什么好的，只是那笑，就满是假的。你们男人一

叶障目，便看她好。她是恶魔，她才是恶魔，方无主算什么，她才是恶魔！”

玉璧心头暗恨，如果她早就杀了十丑，哪里会有今天？

但她来不及了，只能笑着，无助地象一个傻瓜一样地笑着。十丑大叫道：“看吧，女人就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十丑把那剑在她的身上划，乱划一气儿，她的身子涌血，血喷溅而出。

大丑大叫道：“十妹，你干什么？”

十丑大声道：“快走，死也死在路上，做一回真男人！”

大丑看着她，大叫道：“没听到十妹的话么？谁不走我就杀了他！”

大丑拿出早就暗藏的刀，叫道：“快走，快走！”

那个瘦削的九十三丑不走，看着玉璧，喃喃说道：“她在笑哩，她在笑哩。”

大丑一挥刀砍翻了他，叫道：“走，走，谁不走我就杀了他！”十丑仍在乱划，她的身子已经没有什么血了，她把她的血都溅在那水晶上，平时，众丑们该再去领药了。

一个婢女袅袅从后头走进，被人挥手一砍，砍翻在地，有人叫道：“走，走！”

所有的人都冲出去了。

十丑的身体再也受不住了，她的后背贴在水晶上，她回头对着玉璧在笑：“你也算不得什么，我也是能迷住……迷住……”

十丑死了，她的身体仍贴在那水晶壁上，死不瞑目。

水晶壁上都是血。

冲出去的众丑们只有一个念头：女人最可恨，女人可恨。他们此时已经开始流血了。

有人叫道：“宁死不去找女人！”

他扑倒了，死前还说：“我悔，我悔……”

再倒下一人，复再流血。

玉璧出来了，她站在对面，站在远远的对面。

她笑说道：“你们走不了，如果你们再走几步，就又会有人死。没有一个人会走到我眼前。除非……”

她再抬起了手，她的手里有一只盘子，那是一只他们都认得的盘子。那盘子里还有药。她制了多少这种药？准备害死多少男人？大丑叫道：“我们不会吃你的药，你死定了！”

大丑旁的三丑忽地叫道：“她是一个恶魔，我们死，也叫她死！”忽地飞出了手里的兵刃，所有的兵刃都飞向她！她的脸苍白，但那兵刃飞去无力，都落在她的身前。

乒乓落了一地。满院子都是垂死的人。

他们有先有后，但他们都无气力了，一个个散散落落。

玉璧说道：“谁想要吃药啊？吃了就会活命。”

一个男人忽地叫道：“我受不住了，八哥，杀了我！”

叭——，一掌击在身上。

那人叫道：“不行……不行，你用刀！”

刀在手里也是颤抖，只见那人抓住刀身，往自家的肚里一带，他死了。他睁了眼，说道：“谢……”死的人多了，咳血死在地上。一个男人大声说道：“我死也不做……”

另一个人站起来，摇摇晃晃：“你会死，你会出血的，你会死在今晚，你会与我们一起走，那时我们一路上，会都来奸你，奸死你，让你去地狱里，只是半具尸体！”

那人说完了诅咒，扑通一声倒地而死。最后只剩下了十几个人。

玉璧看着大丑，大丑的功力最高，他已经爬到了玉璧的身前，他说：“我恨，我恨早不杀了你。”

玉璧看着他，大丑伸出手来，手也够不上她。

她凑上去，说道：“你看，你看，你这只手哪里象是人手，简直是鸡爪子。你还想摸我，真是做鬼梦！”

她哈哈狂笑。

大丑说道：“我杀死你，我杀……”

大丑也死了。

一地都是死尸。只剩下了她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忽地她狂哭起来：“狗男人，臭男人，色迷人，迷色人，怎么不懂？我那么好看，看哪，看哪！你们看哪！”

她看着那一地死尸在哭，哭得好伤心。过了一会儿，她再看那些死人，说道：“男人都是人，你们喜欢不喜欢我，如果喜欢我，你们先一个人说话，我便嫁与最先对我说话的那个人，说啊，说啊，别不好意思。依古礼，你娶我得先纳六礼，那样太麻烦了，我不要，你只要说一声，你愿意娶我，我便嫁与你，好不好？”她一个个去扶那些男人，哭得很伤心。

忽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对她说话了：“其实你不必伤心，你可以嫁给我，我在等着你。你嫁给我，再也不会做恶梦了，你愿意不愿意？”

她嘻嘻笑着，说道：“死的人，我嫁与你有什么用？”

那人说道：“我没死。”

她回头，看到了血泊中站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从死尸里站出来的么？他怎么没死？

她轻声说道：“你死了，还魂么？想害我？”

那男人说道：“我不是死人，我是江允。你记着江允么？”她看着他，他象一个男人，一个直勾勾眼看着她的男人，那眼里也有一种欲望，她熟悉极了那种男人的欲望。

她说道：“你是江允，你回来了？”

她突地扑到了江允的怀里，她再哭了，这一回她哭得很委屈，象是受了惊的牝鹿。

她说：“你怎么才回来？你如果回来早一会儿，你就会救了我。”

江允说道：“我回来得不晚，我看到了你，你受惊了。”

她说：“我没受惊，她很美，是不是？”

江允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只是说：“你最美。”

她抬起了头，眼里仍有泪：“你没说谎？你真的是说实话？”江允说道：“我告诉你，我找到了那个瑛梅的传人，我学会了空中交媾，我与你会结成夫妻。”

玉璧哭，哭得几乎咽住了。

江允说道：“你别哭了，我回来了，你再也不用脱衣服了，在与我交接时也不用脱衣服了，你乐意不乐意？”

她说道：“我梦见过，我一辈子再也不用脱衣服了，我以为那是梦，我不信。”

江允说道：“我会教你，你再也不用了。”

她说：“我很累。”

她伏在江允的怀里，马上就睡着了。

第七章 阴阳气

当玉璧一觉醒来时，她看到的仍是江允。

她的声音很柔软，象是缎子一样：“你怎么抱着我？”

江允一夜不睡，眼是红的，他说道：“你受惊了。”她再哭，这一次哭得无声。

她说道：“我从小总受惊，梦到我死了，死过不知多少遍。”江允说道：“你不会死了，从此你会象正常人一样，只是……”她扯着江允的衣角，很温柔：“只是什么，你要告诉我。”

江允说道：“只是你不能生产，不能生孩子。”

她默然，想起来她会与江允成亲，会与江允在那空中交媾，她是答应过江允的。

她问：“你是怎么学来的那法儿？”

江允显是不愿意回答她，只是说道：“我找到了瑛梅的传人。”再问什么，他也不肯说。

江允站起来，说道：“好了，今天有许多的事要做。”

她一心跟着江允，也许是昨夜的梦太过吓人，她吓坏了。

她只扯着江允的手，江允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

他说：“有许多的事要办。”

她只笑一笑，说道：“依你。”

江允在暗屋里，看着进来的一个胖女人，说道：“你要见谁？”那个胖女人轻声说道：“我要见那个七丑。”

江允说：“好，你看！”

胖女人一抬眼，便看到了江允的眼神，杀气腾腾的眼神，她想惊叫，但叫不出声来了，江允掐住了她的脖子。

江允说道：“你不会再出去说什么了，你不会说了。”

胖女人直踢腿，再踢一会儿，她踢不动了，人就死了。江允把那尸体扯去屋后，放好。

再来了一个胖女人，她说道：“我想请主人赏脸，让十二丑与我一起出去，过日子，他真心喜欢我。”

江允说道：“是么，你没弄错？”

那胖女人乐孜孜地说道：“不会，他一心挂念着我。”

江允说道：“你看，不是十二丑来了么？”

胖女人一回头，忽地她的咽喉出了一个刺。

那是一根尖椎。从她的脖后直刺出来，她叫道：“我怎么疼……”她也死了。

玉璧独自坐在花园里，她闻到血腥，无论走到哪里都闻得到那血腥。她怕血腥，可

她也不怕，自小她就闻到了她自己的血腥味儿，那时她对她自己说道：“玉璧，如果你再闻到了血味儿，你就得死了。”

可她总是闻到血腥味儿，她总也没死。她看到江允来了，他的姿势很优雅，在慢慢擦他的手。

他站在她的眼前。他说：“天很好。”

她也说：“天很好。”

两人再不说话了。

江允看着她，说道：“我要教与你如何在空中成婚，你得学十天，你能学十天么？”

她低下了头，说：“怎么不能？”

江允的声音更柔：“你是我的妻子了，你先同我拜天地，然后我再与你交媾。”

玉璧忽地想到了一件事，她说道：“我想问你一件事.....”

她的眼睛逼视着江允。

江允不看她，他们两人都太过聪明了，江允自是知道她想问什么，她也知道那答案。

他说：“你是我妻子，对不对？”

她答一声：“对。”

江允声音很轻：“那你就不要问了。”

她想问的事儿，一定要问。不想让她问的事儿，江允一定不肯让她问。就看她与他谁更有耐性，谁更有耐心了。

她不看江允：“你与那瑛梅的传人，她是男是女？”

“有男有女。”

“你遇上的是男是女？”

沉默了一会儿：“是女人。”

玉璧说道：“她.....长得怎么样？”

江允说道：“他们是世上最美的人，他们.....是世上没有的美人。他们是神，而不是人。”

玉璧想了一想：“她会.....比我更美么？”

江允说道：“他们不是人，在人世间，最美的是他们。世人根本无法与他们相比，他们不食人间烟火.....”

玉璧不语了，她悄声说道：“你与她交接，在空中，有什么感受？”

江允说：“世人看缘份，我与他们相见，好容易才让他们相信了我能做他们的传人。如果你成了他们的传人，你便也.....”

玉璧忽地说道：“你别说了。”

她不是瑛梅的传人，她知道，空中交接有两种，一种是那两人都是神仙般的人物，他们在空中飞来去往，交接曲尽其妙。一种是男人带着女人，在空中交接，那样子便不如了。可惜，她一生不能习武，不然她也会做一个神人。

江允说道：“我们成亲，然后再.....”

玉璧说道：“我想一想，要怎么做。”

她走了，一直走进了屋。再也不用江允扯着她的手了，她的脚步也很坚定。

第二天，江允问她，她忽地笑了，抬头说道：“你真心喜欢我？不想着那个与你空中交媾的女人？”

江允低声说道：“他们是两人，一男一女，他们是夫妻。”

玉璧再不问了，她忽地笑说道：“我有一件事，要你做，你去做，我便嫁你。”

江允神色严峻：“你说。”

玉璧笑了，玉靥生春，满面是笑，只是盯着江允看，看得男人血热，哪里想得到做到做不到？

玉璧说：“我要你去杀一个人。”

江允很是意外，要他杀人，有什么人要杀，她恨她的那些“活死人”，恨他们叛她，莫非是要他去斩杀那百丑的亲人？

玉璧的手放在他的肩头，那是亲热：“你去杀一个人，她是女人。”要他去杀哪一个女人？美人艳色，当艳煞羡煞男人，莫非是因艳色生嫉，要他去杀人？

果然不错，她说：“那人是慕容针。”

名重天下的慕容府，巧绝天下的慕容姑娘？

玉璧神色怏怏：“你要不愿，便不必答应，她是我的对手，也是仇敌。”

江允说道：“从前你愿意杀人，那是因为你不能流血，你一流血便会死去。这世道不公。但如今你再也不会流血了，你有了我，我做了你的丈夫，谁也不敢碰你一下！”

江允象是宣誓。

对着美人盟誓，其情也切。

玉璧冷冷说道：“其实，我也不光是要你杀人，你要娶我，必是来日更难，危机重重，那又何必？你是江南江门的公子，人英俊倜傥，又解风流，江南不乏美女艳姝，你又何必找我一个病弱女子做妻？”

江允被她一席话说得脸色又红又白，心道：看来她是多心了，想我与那燕侠女空中交媾，总是有情，不若与她在一起，便生出许多嫉情，她要我去杀那个慕容针姑娘，就是此意了。

江允道：“为什么杀她？”

“她是方无主的人。”

“你与方无主……”

从前是情人，如今是仇敌，世情多易，几度变幻，说是情，说是恨，终有因。

江允说道：“好，我去杀她，待我杀了她，月余便归，那时我便来娶你。你做了我的妻子，凡事都得听我的，再也不能生出这许多恶心狠意。”

玉璧艳艳地一笑，说道：“好，好，我再听你的。”

她悄声说道：“我从来不曾经过男人，我要有一个自己的男人了，我要天天服侍他，我要他天天亲我，我会给你生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孩子，是不是？”

江允没说话，她梦呓如真，却忘了他说过的，她与男人能在空中交接，但她仍有一憾，此生此世，再也不能生儿育女了。

难道她忘了么？

江允走了，他去找那个慕容针。他听说过那个姑娘，她为了方无主，宁可自己受苦，她是一个好女人。

比起慕容针来，玉璧不是一个好女人，但他喜欢的是玉璧，是一个美艳绝色的玉璧，绝不是慕容针。

他是江允，愿意为自己做一切事，宁可负遍天下的江允。玉璧只有她自己了，她的手下还有许多婢女，她们都是欠藏玉山庄一笔债的女人。

早在她们的父亲、她们的祖父时，便欠下了藏玉山庄的债。玉璧的父亲想着她，以为她定会受人欺辱，会流血，血流不止。那时她会一连声地哀叫：“爹，爹唉——”然后死去。

可她没死，但这些婢女为了她们的家人，为了她们欠下玉家的情，必是得陪她。

她身旁站着许多的女孩子，玉璧问道：“天要黑了吧？”

就天黑了。

她轻声对婢女说：“他走了，如今正走在大路上，不对，他会骑马，会风驰电掣地跑，他很着急，是不是？”

她轻声地笑，看着她的腿。

她生得确实漂亮，有时她看着自己的腿出神，那是一双无一点儿瑕疵的腿。

婢女不敢回答。

玉璧再说：“他正在船上，那是奔姑苏的船，是一条有一个壮汉摇橹的小船，小船是奔寒山寺方向去的，他是去杀那个贱女人，他一定会杀了她。她对我说，她一定能得到方无主，我让她得到一具尸体！”

她尖声而笑，她的房子太空了，她再也不能对着那些“活死人”使出她的心计，她只能对几个婢女说话，这让她恨恨不已。

第十卷

第一章 杀人不肯看溅血

姑苏城外，有一片大大的园林，白日，荷飘清香，花绽清露，香飘十里。夜里，蛙鸣阵阵，时而有弹琴声悠悠而起，惊飞夜空鹰雀。姑苏人都说：这十里清荷一片楼宇与那寒山寺、禅林院一起，属姑苏三景。

这里便是慕容家府。

慕容府里有多少英才之士，慕容府又有多少珠宝玉器？慕容府的气魄，人皆不知，只知道在上几代，如是京都的皇帝费赏不足，便会写一张条子来求姑苏慕容。

也有人说，从前的几代姑苏慕容曾把那皇帝的条子裱好，放在正厅里给人观瞧。但后来慕容家出了一个奇人怪人，他是矮子慕容复，他哈哈大笑，把那墙上的字条都扯下来，扔掉，说道：“装模作样，哪里是姑苏慕容，那是街头乞儿！”

从此慕容府更是名扬四海，远近知名，慕容府在武林四大家里，俨然第一。

江允到了姑苏慕容家，正是天将昏暮。

他看到了一条船，船上是一个清丽可人的小婢。

小婢笑笑：“公子是赏花，还是寻人？”

江允笑：“看见了人，忘了赏花；正在赏花，忽想起来要寻人。”小婢真个低声浅吟：“漫说荷香水清，原来璧人隐处。”

江允听她吟得，便大声叫好，问她：“这是哪里的佳句？”

小婢脸上绯红，说道：“这是我自己作的。”

江允大大惊奇，听说姑苏慕容是一个诗文之家，真个如此，连小婢的文采都是好的。船慢慢荡到了庄园前，看垂柳绿树，又是一番景象，江允谢了小婢，一直走进去。

到了庄前，脸一揖，问道：“公子来有何意，请说明，预为通告。”

江允大声道：“你告诉慕容风，我有话与他说。”

他见到了慕容风，两人是旧识，一见之下，各自惊讶。江允惊讶的是，慕容风神色消减，不知他是因对道二的情思所致。慕容风看到了江允，忽地想到：他不是为玉璧姑娘找那个瑛梅的传人了么，怎么到这里来了？

江允说道：“我找到了……”

慕容风心里一顿，说道：“恭喜，恭喜！”

江允冷哼一声：“何喜之有？”

慕容风笑笑：“你找到了瑛梅的传人，自然也学到了许不天的空中交接术，如今你会与玉姑娘在一起了。”

他朗声长吟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江允忽地说道：“你不想知道我巴巴地来慕容府做什么？”

慕容风一笑，神色极傲：“我不知你来做什么，我还称什么慕容公子？你是那玉姑娘忽发奇想，让你来杀我妹妹的。如果她心境好一点儿，会告诉你我与我妹妹两人都得死。如果她心境不好，她会告诉你，只杀死我妹妹一个人。”

江允久久无话，他长吁道：“是。”

聪明如慕容公子，天下事尽在他彀中。

慕容风忽地说道：“我告诉你，我不会让你动我妹妹一下。”江允说：“好。”

两人在院内，站立很久。江允说道：“你可以让你府内的人来对付我。”

慕容风大笑，说道：“你与我动手，你杀了我，或许可以杀死我妹妹。”

忽地有人朗声说道：“你杀了我哥哥，我会杀死你！”

说话的正是慕容针。

慕容针说道：“哥哥，我来与他动手，好不好？”

慕容风远见卓识，他说道：“你是女人，他习了那种功夫，在空中交媾，凡是女人与他动手，都得低气。”

慕容针听得哥哥一说，心里一怔，不信天下还有此种本事，但慕容风要与江允动手，就得让他先出手了。

一声清叱，两人交手，忽地见那江允在空中飞纵，在空中变了三式。人无法飞得那么高，也无法飞得那么好，慕容风虽是心里凜然，但也不料得他本事如此了得，手下一慢，中了江允一剑。

他再飞落，连点慕容风七八道大穴。

慕容针想冲过去，慕容风忽地一喝：“慢！”

慕容家人皆围上来，管家慕容福是一个老人，他仗剑道：“江允，你就是杀了我家公子，你也走不出去。”

江允冷冷道：“我杀了人，走得出走不出，干你什么事儿？”

慕容针叫道：“江允，玉璧叫你来，是来杀我，你怎么能碰我哥哥？”

慕容风叫道：“妹妹，你别胡说！”

慕容风大声对老管家道：“我是慕容家主，我如今告诉你们，全慕容家都得护着我妹妹，待得她生下孩子，你们便保她母子长大。”

慕容福一听得慕容公子说出家主两字，便知是说严令，一时众家人全都跪下，一齐

对慕容风叩头。

慕容针叫道：“哥哥，我不行，你是慕容家主，你不能……”慕容风放声大笑：“慕容家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江允，你要杀我，足可以替代得我妹妹了吧？你拿我的人头回去，交与玉璧，就说你找不到我妹妹，好不好？”

江允在迟疑。

忽地，有一个人发疯般冲来，叫道：“我是方无主的人，我不侍候小少爷了，我要与你拚命！”

那人飞快地扑向江允！

江允的剑一划，血光迸溅！那人仆地倒地，他抬起头来，对慕容针说：“我在那客店里讲方无主的坏话，慕容姑娘，你……原谅我……”

他死了，死在慕容风的眼前。

慕容风大怒，他吼叫道：“江允，你还有没有人性？！他是看到方无主的正气，方才来侍候我妹妹的，一个好好的人，你怎么就杀了他？！我恨你，我恨你！”

江允不在意，他说道：“你原来就恨我，我在那个镇子里杀人，你就不愿，原来你与方无主做了一路。”

慕容针冷笑道：“江允，你与那个狠心木头在一起，她会理你么？她一心想嫁与方无主……”

这一句话却是说坏了，江允的脸上忽地有一种痛苦神色，他大叫道：“不是，不是，她不愿意与方无主在一起，她告诉过我，她亲口告诉过我，她愿意嫁与我，只要我杀了慕容针……”

慕容针忽地斩钉截铁般说：“好，你杀了我，放了我哥哥。”江允说道：“好，你过来，我拿走你的头，慕容风与我再也无干！”

慕容风大吼：“不行，不行，妹妹，我答应过方无主，我保住他的孩子，你怀了他

的孩子!”

江允的眼忽地一闪。

慕容针怀了方无主的孩子？他们有孩子了，可他就是与玉璧在一起，他们也不会有孩子，他们只能在空中交接，享受神仙一般的快乐，但他们不会有孩子，他们决不能有孩子。

江允看着慕容针，他说道：“你怀了方无主的孽种？”

他说话声轻轻，象是生怕惊吓着人。

慕容针大声道：“方无主是一个汉子，他不与解免动手，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我怀了他的孩子，我答应他，将来有一天会与他相见。”

江允喝道：“你不会见到他了，他再来见你时，你只是一坟土，你信不信？”

江允扬声大笑。

玉璧啊玉璧，你一心想着方无主，我杀了方无主的亲人，让他的妻子死了，你岂不是如愿了么？只是我怎么会让你如愿？你喜欢他，我让他死，他的妻子也死，让他恨死了你！

江允说道：“我告诉你们，慕容家的人，我是玉璧姑娘派来的，我要杀死他，我也要杀死她，她们会都死在我手！”

忽地，有人咯咯笑了：“我看你还是不着急动手的好。”

是谁？谁的声音这么迷人，象莺语燕呢？

从门外袅袅走来了一个人，她的身后跟着三个壮汉。这三个人可不一般，一个满身长长毛的汉子，象是猩猩。他长得很高大，足比人高半身。另两人都是把剑斜插在腰里，脚下穿着一双麻鞋的。慕容风见了他们三人，忽地长叹，他说道：“雨山三疯？”那长高的猩猩说道：“知道雨山三疯，你还是一个明白人，嘿嘿！”一个斜插剑的人说道：“慕容风，你死定了！”

慕容家的人都欲冲上来拚命。

慕容风大声喝止住：“不必了，你们退下。”

慕容家人自是得听慕容风的。

慕容风问道：“玉璧，你想怎么着？”

玉璧慢慢走到了慕容针的面前，抚摸着她的肚子，说道：“有喜了，是不是？好，好。”

这两声好带着恶毒，让慕容家人都在心里打了两个寒颤。

玉璧的眼睛在转，她在想着一个主意。她心内很恨，恨不能把慕容针一下子杀死，把她剜目穿肠，都不解恨。

她正在想着，慕容针说道：“你恨我，因为方无主不会喜欢你了。你想杀我，把对方无主的恨全都泄在我身上。”

慕容姑娘也是慕容家人，自是聪明绝顶。她一语道破玉璧的心事，令玉璧更添仇恨。

慕容针笑盈盈，象看到了亲人：“玉姑娘，你想着男人，想着男人都做你的手下，除了猩猩似的鬼怪，再就是阴人一般的怪物，谁会帮你？”

那个长毛巨人大声说道：“你是说我么？我不愿意让你说我，我杀了你！”

玉璧一笑，拦住了他，说道：“慕容针，我知道你的心意，你让我杀了你，让方无主更恨我。我有我的主意，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主意？我把慕容公子先带到我家，那时你就不寂寞了。我可以与慕容公子说话，他知多识广，会教我许多本事的。只是我得把他关在水牢里，你看行不行？”

慕容风一叹，不语。

慕容针说道：“你想杀便杀，休折磨我们。”

玉璧说：“至于你呢，我得让你好好活着，我天天与你谈一谈方无主，让你天天想着他，生下的孩子一定很象他，我待得你一生下孩子，便杀了你。然后我就告诉他，你

是难产死了，他会不会感谢我？”

玉璧轻俏俏地笑了，慕容针叫道：“不行，不能让你碰我的孩子！”她象一只母老虎，扑向那玉璧，连冲了三次，都没有什么功效。

慕容针忽地飞出毒针，直射向那玉璧！

玉璧脸色吓得黄了，她叫道：“我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她躲避不迭。

但慕容针在叫：“玉璧你个狠心女人，我叫你与我一起死！”玉璧躲也躲不开，江允一声长啸，去夺那毒针！但他与玉璧太远了，那毒针还是疾厉而射，直射向玉璧的身上。

江允心里一声暗叹：完了，完了，她死定了，只要有一根毒针碰到了她，她一流血，便会血流不止，她会死在我的眼前……

第二章 妒心老

玉璧此时脸色如灰，她知道她得死了，看着那针飞来，她忽地心内大悟：我何必争雄，如果有一个人碰我一下，我的身上哪儿流出一滴血，我就得死，我就得死在这里。我何必再争什么短长？但也只是一瞬间，不容人思量。

江允大喝道：“慕容针，你碰伤她，我杀了你！”

他飞身再去扑慕容针。

慕容针与他一剑相交，便再疾退。

江允去看玉璧。

玉璧竟是无恙。

她睁开了眼，她好好的，身上没有毒针，一根毒针也不曾扎在她身上。

这是怎么回事儿？

忽听得有人嘿嘿笑，那笑声憨直粗野：“我也没惹到你，你往我身上打这些针做什

么？”

原来是那个长毛巨人一见慕容针打那玉璧，他就往玉璧的身前一站，十几枚毒针都打在他的身上。

巨人是怪人，他嘿嘿笑，全不把那毒针看在眼里。看来他中毒不深。

玉璧的脸色苍白，江允也不敢再去逞强，他站在玉璧的身旁，看着玉璧，一眼也不眨。

玉璧心想：我何必杀她？如果我刚才死在她手，我岂不是什么都没了？只是我怎么能死在她手，我要她死在我手里。如果我怕流血，我非得流血。我刚才如果先杀了她，便不会有人让我流血了。原来我养了百丑，他们都是喜欢我，他们甘心为我卖命。如今他们都死了，我没了帮手。好在还有雨山三疯，他们愿意帮我。但他们都是恶人，在我身旁，我也一点儿不放心。

她走到了慕容风身旁，对他说道：“慕容公子，我有一个办法，如果你愿意，我便放过慕容府。”

慕容府的人都看着她，忽地那慕容福说道：“我知道怎么能让你死了。”

他回头大声对所有的慕容家人说道：“你们记着，如果主人有什么不测，我们只要盯盯住了她就是，只要我们看到了她，一根针刺入她的身上，她流血了，就会死。只是我们杀她的那人会死！”所有慕容家人齐声吼道：“我愿意，我去杀她！”

吼声如雷。

不容得玉璧不变颜色。

她怕，如果真的有人愿意碰她一下，只要轻轻碰她一下，她便会流血，便会一死，她怎能不怕？

玉璧眉眼带笑，说道：“慕容针，我带你去我藏玉山庄，你会活得好好的，待得方无主回来，他会找你。”

慕容针看看慕容风，慕容风点头，他不愿意，又能奈何？慕容针坐在车上，她与玉璧分乘两车，她笑盈盈道：“玉姑娘，我与你去，你可放了我哥哥。”

玉璧想想，说道：“好，我放他走。”

但慕容风一声喝道：“妹妹，你不愿意让我去藏玉山庄，我就不放你们走，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

慕容针看他如此烈性，竟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叹说：“哥哥，你不顾慕容家事，祖先会责怪你的。”

慕容风大声道：“我答应过方无主，我要保护好你。”

慕容针笑笑，一声长吟：“人无祸福，唯有自知。”

慕容风见她一心要去，便答应了她。

慕容针与玉璧走了，慕容风说道：“福叔，我自去了，我得照应她。”便也相跟着走了。

玉璧与慕容针在一起，两人呆在藏玉山庄。

慕容针说道：“玉璧，可惜上天给了你一副好容颜，你一心净做恶事，难道不怕天谴么？”

玉璧冷笑，说道：“我怕什么？如果你是一只小小的虫子，无论谁踩你一脚，你都会死，你会怕么？”

慕容针默然。

玉璧问她：“慕容针，你说方无主与你定下了夫妻名份，这事儿江湖上的人可是都不知道啊。”

慕容针笑她：“那不必人知，花开在心，你自会笑意在怀，何必人人皆知？”

玉璧笑笑：“只怕他心不似你心，你自是一头热。”

慕容针说道：“世上男人，大多是水性杨花，看一个，拣一个，瞅一个，喜一个，

全不知女人心痴。你说方无主是什么样的人？他才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与我哥哥在那店里的话，羞煞天下武林人。”说罢，慕容针便把她与方无主在那店里巧遇，一生托付与她的事儿说了个详细。

玉璧带笑听着，心里却是如刀一般绞痛，心头只有一个念头：方无主有了妻子了，方无主有了妻子了，他怎么会有妻子？我告诉他去找寻瑛梅的传人，他不愿意去，却与慕容针勾在一起，作了夫妻苟行。我怎么能放过他，我怎么能放过他？我一定得找一个男人，我一定得找一个好男人，让他杀了方无主。这个慕容针是一个女人，她人长得不比我漂亮，本事不如我，却偏偏得了那个方无主的欢心。我让你快活，我让你高兴，看你那模样！？难道人快乐都是眼珠子放光，那神采飞扬的样儿，我从来没有过。我怎么能让你快乐，我早晚让你哭，让你拜在我脚下哭，那时你便知道了我的厉害，你便知道世上只有一个美貌女人，只有她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男人，你不配得到最好的男人……

玉璧说道：“你说啊，你说啊，你只要说下去，我是很愿意听的。”

慕容针说道：“你的脸上有一种表情，你恨他，你恨方无主，你也恨我。但你得不到他了，连那个道二也得不到他了，只有我是他的妻子。”

玉璧笑说：“你以为方无主谁都喜欢？你以为他是天下的宝贝？他不能报父仇，不能报道二的仇，不能保住自己的妻子，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他算是什么英雄？”

慕容针说道：“他是英雄，我知道，必是有隐情，他不能与解免交手，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

玉璧冷冷讥讽她说：“人怯懦，也是道理。”

慕容针低低俯身在她的头上，轻声说：“玉璧，你羡慕我，没有那么好的男人喜欢你，你算不得一个真正的美人，没有好男人喜欢，就象是好玉不琢，你懂么？”

她吹气如兰，对着玉璧的头，让她好痒，她牙根紧咬，心里恨恨。但玉璧的脸上是笑意，她说道：“我有好男人，他是江允。”慕容针忽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几乎笑出

了泪水。

玉璧问她：“你笑什么？”

慕容针说道：“江允也算是好男人？如果他也算是好男人，世上再也没有多少男人不好了。”

慕容针说道：“男人好，是不把男女情当成唯一大事，但他肯为自己的女人献出性命。江允只是贪恋你的美色，他怎么算是好男人？”

玉璧笑笑：“解免总算是一个好男人了……”

慕容针更是笑，她说：“你再说，如果解免能算一个好男人，天下再无恶人了，他奸道二，杀方无主，都是做下恶事。他在武林中，虽说是有了声誉，但武林中人真心肯跟他卖力的有几人？不若方无主，友怪物，和四绝，做事坦坦荡荡，人虽是走了，但谁能不服他？”

玉璧冷冷说：“方无主是好，可他是丧家之犬，你说他再好，他也不会回来了，甚至到你生下了孩子，死在我手里，他也不会回来。要是他回来了，必死无疑。”

慕容针嘘她：“就凭你？”

玉璧缓缓而立，她说道：“我有雨山三疯，有解免帮我，有江允保我，方无主算得了什么？”

慕容针说道：“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真心要杀你，你一定会死，就是解免也保不住你。”

玉璧不信，她说：“方无主不会是解免的对手，解免是一个色狼，你也知道。我要这条色狼杀死方无主，我要他把方无主带到我身边来，我那时会尽情羞辱他，我让你看看你的英雄是什么样儿的，你那时看好不好？”

慕容针说道：“你会抓得到方无主，别做梦了，凭你那一点儿本事，能保得住命就不错。如果我一出手，一下子就会叫你死！”慕容针作势欲掐玉璧。

玉璧只是微微笑看她。

“你不怕？”

“不怕。”

“我会掐死你，你也不怕？”

玉璧叹气：“你不会，你怀上了方无主的孩子，他不生下来，你不会鲁莽行事的。”

女人瞅女人，两个女人都是冰雪聪明，怎么能分得出高下？玉璧坐在她的床上，她要想着心事，江允在她的身旁，一心催她做那空中交媾，但她不愿意。

她喜欢的男人不是江允，她更喜欢方无主。

可恨的方无主啊，她如果能扼死他，那会多高兴！

忽地眼前出现了一个人，那个人是解免。

他说：“你屋外有三个人在看守，你的人怎么看不到我？如果来一个生人，你会死在他的手里。”

玉璧笑了：“你别骗我，他们来时，我一眼看出，他们三个是你的人。”

解免看着她，说道：“你果然聪明。”

原来雨山三疯是解免的人？

玉璧说道：“江允回来了，他要与我在空中交媾。”

如果解免一心要她，他会说话的。

果然他沉声说道：“你愿意嫁与他？”

玉璧一叹，说道：“我愿意不愿意，还有我能作得主的事儿么？”

解免说道：“你愿意，他便是你的丈夫了，如果你不愿意，他便是死人。”

玉璧的心扑扑直跳。

她说不准，如果江允死了，她会再有一个能在空中与她交媾的男人么？如果没了，她此生是不是再也做不成一个真正的女人，只能这么混混噩噩过一生？

解免说道：“你没想好，你没想好时，千万别对别人说什么。”

玉璧笑一笑，说道：“你不是别人。”

解免看着她，忽地说道：“我告诉你，我也是男人，如果你再诱惑我，你会死在我怀里。”

玉璧轻轻拥入他的怀里，说道：“你如果弄我一次，我宁可死在你的怀里。”正在缠绵，忽地听到了一个冰凉的声音：“放开他！”

有人来了？是谁？

原来是江允，他说道：“我再说一遍，你放开他。”

解免说道：“古诗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你懂不懂？”

江允说道：“你是一个色狼，我也知道，但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妻子了，你再不能碰她。”

解免不在意，哦了一声：“是么？”

江允坚定地说道：“是。”

解免说道：“好，好。”

他回身来，如果他一回身，便会有一场石破天惊的搏斗。

正在两人象斗眼鸡一般作对时，忽地玉璧咯咯笑了。

两人怔看她，她轻声媚笑道：“我要嫁谁，我喜欢谁，难道不是我自己的事儿么？你两个就能说得清谁得到我了？”

她再咯咯笑，笑得让两个男人都知道自己象一个傻瓜。

她先对江允说道：“江公子，我与你约，自是会让你满意，难道你不信我？”

江允看她好久，让他说实话，他会说不信。但他绝不能说不信，他长吁一口气，说道：“我相信你。”

玉璧说道：“那好，你出去吧。”

江允恨恨，他只能出去，因为他也知道，解免绝不是慕容风，也不是方无主，他不是解免的对手，就是他擅空中交接术，他也不是解免的对手。

玉璧再对解免说道：“我有一事求你。”

解免仍是傲岸无比，他说：“说！”

玉璧的手指尖尖，挑着他的下巴，说道：“我可以是你的人，但你得帮我一次，你帮我把那个方无主打到地狱里去。”

解免大笑：“我平生最恨的人就是他，我怎么会不帮你？不瞒你说，他一定会死，他走到哪里，我的人会追杀他到哪里。除非他到了地狱，才会安全。”

玉璧说：“你不能弄死他，你得把他弄来，我要亲手杀了他，我要让他的那个妻子慕容针看着，我杀了他。”

解免说道：“好，我答应你。”

玉璧踮起脚尖，在解免的头上亲吻了一口，她说道：“我谢谢你。”

解免看到了她的脸，她真的颜美如玉啊。

第三章 狡兔搏鹰

方无主在走，如果他能走出这片肮脏地，他会去一个海岛，到了那岛上，他会住一段日子。

他必会回来，那时他会去慕容家，看他的妻子，看他的儿子。如果儿子也有了，他会不在乎生死。

路途还很长。

路上有一条招魂幡，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去者无魂，来者可追。

那是谁？

方无主不在意，他继续走。

哗——路上排出了一溜人马。

那是十六七人。

他们服色斑杂，一看便知道是江湖上的僧道杂作。

一个僧人怒喝道：“方无主，杀了你，天下太平！”另一个道士说道：“善哉，方无主，如果你自戕而死，我们便不杀你！”方无主低着头。

他不想杀人，自从慕容针告诉他，他有了后代时，他更不想杀人。

可他们不让他活着，他怎么办？方无主抬起头来，他说道：“我不想杀人。”

那个僧人怒叱他：“你想找死？”

道士的拂尘扫向方无主！僧人的禅杖扫向方无主！方无主低着头，他不动，象巨石拦涛，象浪涛中坚。

哗——，一道死光直扫他身上。

哇——，那道士吐血了，他的拂尘不知怎么竟扫在他的脸上。那千百条拂尘丝直抽得他满脸尽血，他无法忍痛，大声叫骂道：“方无主，你个杀胚！”

僧人的禅杖一心想击死方无主，他奔的是方无主的下三路，中间忽地转意，一直扫向他的心窝！

方无主恨道：“僧不象僧，道不是道，我杀你们，也是天意！”那僧人忽地觉出禅杖十分沉重，滑得丢手，他抓紧再抓紧，竟是抓也抓不住。他怒吼一声，禅杖直推。

但那禅杖忽地滑出，巧巧地杖头直转，扑地刺入他的肚腹。他怒号一声，转身倒地。

僧人大声怒吼，叫道：“我杀你……你……”

僧人不参禅，不修正果，只能去地狱了。

那个道人掩着面叫道：“方无主，我杀你祖宗三代！”

方无主冷冷说道：“你只能去地狱杀！”

他迈上一步，周围人眼睁睁看他出手，却来不及拦他，叭地一掌击在他的头上，只见血流，那道士道：“方无主，地狱……见……见……”道士倒了，周围再补上两人。

十几人围住了他。

风吹起来了，草凄凄迷迷地响，那响声似大似小，响在方无主的耳鼓，更增凄凉。

方无主说道：“我要有儿子了，我不愿意杀人。”

那些人里，响起了笑声。看那人，原来是丐帮的四大长老之一徐长老，他厉声道：“方无主，象你这种人，本来就是人渣，我不杀你，还有人杀你。你活在世上，就是给人杀的。你死在眼前了，快受死吧！”

他一挥手，再慢慢上来几人。

一个使刀的人，脸相十分凶恶，看来是彭家的五虎断门刀传人，他的刀闪闪发光，在方无主的眼前闪烁。

第二个人是一个使剑的，是武当派的长剑，那人的神气象是不屑与方无主作对，他的剑轻轻一撩，招式竟十分玄妙。

第三人使的是一对赤椎，那赤椎里有消息，竟是一使出嗡嗡作响。

第四个人拿的是一条麻索。

方无主看着那条麻索与赤椎。

“赤鬼生牛？”

两人哈哈大笑：“对，对，你也知道赤鬼生牛？”

忽地一声唢呐，四人齐出！无法躲避，无法逃出，四件兵器织成一片密网！

赤椎两条，刺向方无主的左右肋！那两条赤椎象是赤练蛇，忽左忽右，形踪不定，直逼方无主身下。这一条麻索有七种毒汁浇成，如果被它扯住，人不死也得麻翻。更糟的是那一柄武当剑，他大大方方一声：“长河落日！”

告诉方无主，他使出的招数是什么招。但一招长剑落日，逼的正是他的后路，他根

本无路可退，无处可躲。

第一人的刀更绝，方无主只看到一片刀光，看那刀光象卷风一般卷来，看不清他的出手。

谁知道方无主会不会死？

至少徐长老认定，方无主会死在他们四人手下。

他甚至想到：如果方无主死了，他带着方无主的尸体回去，帮主会笑，会看着方无主的尸体，大大地吁一口气。

但光闪电夺，人定形落，看得见的仍是方无主，四人倒下了两个。

五虎断门刀落在方无主的手里，如今再插在地上，刀在颤抖，根本不曾斩过人。但五虎刀的手怎么没了，他伏在地上，跪着，一只左手捏着右手，右手再也没了，一生再也无法用他的右手用刀。那个使长剑的武当派高手竟是手里无剑了，只有一段柄在手里。他气得哆嗦，不知他的剑是如何被方无主击落的。

那个使一条麻索的，一条麻索竟死死缠在他的脖颈上，他叫道：“气死我了，气死我……”再忙不迭地从怀里掏药去吃，他的脸变了，一时麻索的剧毒毒得他无法吃药，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两条赤椎本来是奔向方无主的胸前的，忽地那两条赤椎十分笨重，再也舞动不起，在空中慢慢移动，直行到方无主的眼前，叭地两条赤椎都折了。

方无主阴沉着脸，说道：“我不愿意杀人！”

人听清了他的话，方无主说的，他不愿意杀人，但不是他不会杀人，如果有人想杀他，那人必死。

一片织得密密的网一眨眼便破，两死伤两痴立，叫人怎么不惊？

徐长老心道：我看方无主不敢与解帮主动手，一直躲避着解帮主，以为他本事不济，看来我是错了，他的本事，比起解帮主来也不差上许多，我带的这些人，怕也很难留得

住他。

徐长老大声喝道：“末生道长，你退下！”

那个武当派的末生是一个剑道高手，刚才那一剑平平直出，他怕四人一齐对方无主动手，方无主应对不及，方才喝出一招的招数来，他料得四人的招数一出，方无主不死也伤，哪料得方无主却把那使麻索的一招便回头缠死，再击倒了那使刀的彭门高手。他是怎么出手的，众人还没看到，他惊得呆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方无主对那徐长老说道：“我告诉你们，只有解免来了，我才能与他动手。你们如来，我会杀尽你们。”

徐长老扬声大笑：“方无主，休夸海口，你见了我解帮主，躲还来不及，哪敢与他动手？”

方无主懒懒道：“随你怎么说，只是你们躲开，再动手，我会杀了你。”

他对那个末生道长说道：“我与你们武当派的遂生道长是兄弟，他是你的师兄师弟？”

末生正在百般懊悔，一听得他说，竟是毕恭毕敬地说道：“遂生师兄是我二师兄。”

方无主说道：“他亏我一情，曾打断了我的刀。”

末生一听，顿时有泪在眼眶里。要知道武当派有誓，剑在人在，剑亡人亡。他的剑折在方无主的手下，人已受辱，他不能杀了方无主，便得自尽而死，以免给武当派丢脸。

可方无主一说，当年他师兄遂生曾折了方无主的刀，如今他折了末生的剑，只算是当初的一还一报罢了，就不必再矫情为折剑而死了。

他心内暗暗感激方无主，知道他是一个正义之人。

他心里不禁暗道：方无主既是黑道枭雄，他怎么会有这种菩萨心肠，见一叶而知秋，便知道方无主这人做事不差。

他在一招间，如不折剑杀人断腕，便不能自保。依他本事，这一招如出，真可以杀

了他末生道长，也可以杀了那个五虎断门刀的彭门中人，但他没杀，只是把那个使麻索的用毒恶牛杀死，看来他心也颇善。

末生道长一声长叹，说道：“徐长老，我看此事也有些麻烦，我的剑也折在方无主的手下，我只好认输，不能再与他动手了。”说罢末生道长便站在一旁，看他们出手。

徐长老冷冷道：“在场诸位都是白道中人，方无主是罪无可逭的黑道巨擘，如果有谁杀了他，解盟主会大加赏赐的。”

再出来了四人，她们是四姐妹，看得出她们是峨嵋派人。

方无主看着她们，忽地说道：“我不与女人动手。”

一个峨嵋派的女弟子叫道：“方无主，你少正经，你挟技闯青楼，淫人美色，你去藏玉山庄，意图对玉姑娘不轨，我等尽知，你做下了那许多的淫事，想走么？”

方无主看着她，忽地说道：“峨嵋派有你，真是可怜。”

那女弟子一怔，不知他何以如此一说，她问道：“我怎么可怜？”

方无主说道：“有没有男人真心喜欢你？”

那女弟子一听，竟是脸色羞得绯红，她怒嗔道：“方无主，你真不要脸，你敢污辱我？”

她的剑平平一刺，便刺向方无主！这个弟子的剑很快，招数也不差，看来也算是峨嵋数秀里的佼佼者，她一剑出去，后面三位师姐都喊：“师妹！慢！”

一语未落，那剑已飞，待得她剑到了方无主眼前，正指着他的鼻下，忽地止住：“你怎么不动？”

方无主说道：“你剑没刺中我，我怎么动？如果你剑要刺中了我，我便会折了你的剑。如是你不想刺中我，是你还有人心，我也不会让你受辱！”

那三位峨嵋派的师姐一听得方无主说话，心内暗暗叫好，他做事自有分寸，绝不轻易杀人。

她们来杀他，只是听得丐帮的传言，听得解免的令说，她们这么做对么？

方无主说道：“我的事，只是与丐帮有仇，如果你们哪一个肯替丐帮出头，我便不得不与他动手，如果你们不与丐帮同流，我便只找丐帮说话。”

丐帮的徐长老一听，心里顿慌，他叫道：“方无主，你不光是丐帮的仇敌，你也是天下英雄的仇敌，你再说，也难逃一死！”

武当派的末生一听得方无主说话，竟是句句有理，他说道：“方无主，你说丐帮与你有仇，有什么仇？”

是啊，如是丐帮与他方无主有仇，他说出来，让从家评评是非，自是能看得出谁是谁错。

方无主说道：“他们杀了道二，不该污辱她……”

方无主流出了泪，他恨，他真心的恨。

他再说：“他们杀了四丫，她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众人想着那个四丫，有人黯然，也有人不以为然：她是孩子，她可是四绝之一，平时也杀人如麻，如今死在人手，也是报应。

方无主再说：“他们杀了痴三……也害得黑一残疾，生不得死不能。”

是啊，只是他说那个“他们”，莫非他不知是谁杀死了他的人？莫非他不知是谁奸了道二？莫非他不知是谁害得黑一生死不得？他知道，但他只是说“他们”。

显然，他恨在丐帮。

方无主说道：“你们来的众人，如果谁不想要我的命，我便不会出手对他，只是这个人，我得杀死他，先替痴三报仇！”

徐长老看他，那两目似血，恨恨地直盯着自己，恨不能把人生生吞下，他不禁骇怕，叫道：“方无主，你休逞强，你能在众英雄里把我怎么样？”

是啊，那许多的人围着他，他们听得方无主要杀徐长老，他们保住徐长老，该是第

一要事了。如是给方无主在众人群里把人杀了，他们再怎么对解免说话？

但方无主抬头说道：“痴三，道二，你们的在天之灵，也会原谅我，我杀他一个仇敌，替你们报仇！”

方无主出手了！

众人的剑刀枪棍齐出，只听得一片咯嘎碰撞之声，忽地响起了一声尖叫。

那尖叫声是徐长老发出的，他的声音尖得吓人。众人再看时，方无主已经冲出重围去了，他施施然站在外面，看着众人，说道：“你们可以回去了，告诉他，我会回来的。”

众人忽地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了悲伤，听出了苍凉，他很难受，他不愿意杀人。

第四章 新婚急变

藏玉山庄有一件大事，那就是玉璧姑娘与江允公子成亲。江湖上的人都得到了一张请帖。

请帖有三怪：一怪是那请帖上不写明请的人是谁，只是漫漫胡送。二怪的是那请帖上写明江南江门的公子江允与藏玉山庄的主人玉璧姑娘成亲，但那成亲时辰却是不说，只是请人去。三怪的是那具帖的人只是江南江门公子江允，却没有那玉璧姑娘的名字。这请帖怪也不怪？

再说，那藏玉山庄是武林三大秘处之一，它从来不向外人示放，如今江允与玉璧姑娘竟在那里成亲，大请江湖中人，而且送帖也没名头，谁不想去看看？再说，那个玉璧姑娘是不能成婚的，她不能流血，只要从她的体内流出一滴血，她便会没命的。

江湖上的人送她好几个绰号：美木头、无血美人、干枝花……哪一个绰号不是对她的羞辱？但如今她竟能堂而皇之地发下请帖，要与人成亲，岂不是天大新事？

藏玉山庄，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

藏玉山庄内，玉璧的屋里，却有一场暴风雨。

玉璧不看江允，她气极了，脸色惨白，说道：“江允，谁给你的权利，你说你要娶我？”

江允看她如雷霆般震怒，却也毫不惧怕，说道：“你答应过我的。”

玉璧冷冷说道：“我没答应过你，我几时与你签过婚帖？”江允说道：“你答应过我，如果我找到了瑛梅的传人，学到了空中交媾的本事，你就嫁与我，这是你说过的话……”

玉璧喝道：“我说我嫁与你，但我没说几时，我也没说过让你自己写下婚帖！”

江允说道：“我是为你好。”

玉璧气得乱抖：“胡说，都是胡说！”

江允道：“你想想，江湖人传言，你是不能与男人接触的冰美人，如今你成亲了，谁还认可能你流血会死？这对你再好也没有了。”

玉璧心头一想，他说得也对，只是成亲大事，他竟不让自己知道，未免看不起她了。如是她与江允成亲，来日情形，可想而知。玉璧说道：“你与我成亲，就该让你知道，我也有权知道自己哪一天嫁与你！”

江允大笑，说道：“你早晚会知道，你如今不是知道了么？”玉璧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会嫁与你？”

江允大声说道：“你答应嫁与我，不是今天，早在一年前就说过，说过的话不算么？”

两人气哼哼对视，忽地那玉璧笑笑，她粲然一笑，说道：“我嫁与你，我就嫁与你，再说，除了你，再也没人会在空中与我交媾了。”

她说话时竟是不无惋惜。

她的话刺伤了江允，江允看着她，说道：“你一定嫁与我，尽管你不愿意，但你不能嫁与那个混蛋方无主，也不能嫁与那个老朽解免，你只能嫁与我。”

藏玉山庄热闹极了，黑道白道的人物皆有与会，他们共聚在大厅上，等着成亲大典

开始。

忽地出来了一个人，那人是江门的管家江分，他说道：“诸位，成亲大典在即，请两位新人来行礼！”

便见后堂袅袅走出了两人，他们是手扯着手进来，一直到了堂前。江分喝道：“新人成亲，共偕白头，愿君比翼，共成千秋！”两人对拜，便对着诸位来人齐拜。

看那蒙头的玉璧，众人都是心切，盼着那江允能揭她盖头，许多未睹过她一面的人，隐隐听说竟有百余名人愿意做她的死卫士，做她手下的“活死人”，全都为她而死，心里暗暗有些不信：她有什么本事，竟让那些放浪形骸的江湖客为她而死？

再看江允，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大约是兴奋的缘故，看着众人，只是一味正经地行礼，绝不旁顾。

在礼堂上，竟有江南江门的家人三五十人，他们都是来给公子江允助威的。

江南江门，不可忽视。

正要揭盖头，忽地听到一声喝叫：“慢！”

上来了许多人，众人一看，来人正是赫赫有名的白道盟主解免。解免大声道：“江允，你是江南江门的公子，便能娶得藏玉山庄的主人了么？”

江允见是他来，不由得眉头一皱，说道：“盟主此话，不知是何意？”

解免说道：“玉姑娘是人上人，她却有一件事不能对人说，她的身体很弱，在江湖上，正义门中人都愿意保护她。如果是玉璧姑娘亲口说出她是愿意，且不曾受你胁迫，我们便答应你与她成亲。不然，当着武林朋友在，你岂能胁迫她与你成亲？”

人听得解免一说，心内恍然：是啊，她不是身子不好么？不是不能流血么？一旦与江允成亲，怎么再能活？

江允说道：“我揭下盖头，便与玉璧进洞房了，解盟主，你不觉得扰人婚事，是犯了大错么？”

解免笑得阴冷：“如果玉姑娘愿意嫁你，你再说话不迟。”众人都等着披着盖头的玉璧说话。

有人叫道：“拿下盖头，看看玉姑娘怎么说？！”

另有人叫道：“不能拿，拿下盖头，便是成亲了，再怎么，又能怎么样？再说盖头是在洞房揭下的，该你什么事儿！”

人吵吵嚷嚷，都看着玉璧。

玉璧轻声说道：“解盟主，我是情愿嫁与他的。”

解免说道：“这样子看不出你是情愿不情愿，得再说。”

江允的家人都恨意纷纷，一位江门长辈站出来，说道：“解盟主，你管江湖白道，大概谁嫁与谁，谁娶了谁，你管不到吧？”

解免冷哼道：“如是欺人之弱，便管得到了。”

那个江门长辈失声而笑：“解帮主，我听说你在江湖上愿意管些女人的事儿，你还是不管许多的事儿为妙。”

一声甫毕，忽地那解免冲上，一掌贴在那个江门长辈的胸前，只是轻轻一摁。

那人叫声不好，身子向后急退，虽说一退撤去了许多功力，但他仍是向天哇地吐一口鲜血。江门的人都是急声叫起来。

江允说道：“解盟主，你做了什么事，你自己心底里清楚，何必在意别人如何说？莫非心底有愧么？”

解免说道：“放了玉姑娘，你想挟持玉姑娘与你成亲，那办不到。”

江允笑笑，说道：“如果你愿意杀人，我们江门的人可以陪你。你以为你能杀得尽江南江门，那就错了！”

江门的人都让出来了，一位长者说道：“江门有三十二人在此，你愿意与我们一战，我们舍命相陪！”

解免笑起来，笑声激厉，震得功力稍浅的人耳鼓也要破了，他说道：“江门怎么样，难道能与盟主对抗么？”

江允说道：“你多行不义必自毙！”

解免大笑，说道：“谁敢说我行的是不义，谁能说出我行了什么不义？玉姑娘是一个病弱之人，只要她说出愿意做你的妻子，我不管你们的事儿。喜酒照喝，我也来喝一杯。”

他端起了一只酒杯，再轻轻放下，众人没看他是如何用力的，便见那放在桌上的酒杯没了，竟只在桌上洒一滩酒水，发散着浓郁的酒香。

原来他是用上乘内功把那杯子都融化掉了。

人有识得高妙的，都是叫一声彩。

玉璧在众人眼上，忽地揭下了她的盖头。

人皆喝彩。

谁见过这么美的人？疑是天上仙姝，却下瑶池至凡？！

玉璧一眼瞅遍所有的人。

她轻声说道：“我说说。”

玉璧走上前来，所有的人看着她，都以为美人那一眼是青睐自己，皆注目听她。

玉璧说道：“我与江允成亲，全是我自愿，而且我也不曾受他什么胁迫。如果诸位不信，我便来舞一曲，让诸位看看。一则诸位远道而来，我为诸位助兴。二来也是让诸位看看，我不曾中毒，也不曾受胁迫。”

众目睽睽之下，玉璧翩翩起舞，唱道：“我有佳宾，歌舞吹笙。我有嘉期，多娱嘉朋。再待明日，盘发成妾，喜挑蛾眉，共对明烛！”人看她舞皆是心醉，男人心贪，全都在那里心仪她明亮姿色，一时恨不能她就是自己的人。

玉璧舞罢，对解免说道：“解盟主，我愿意嫁与江允，你相信了吧？”

解免说道：“玉璧，藏玉山庄只有你一个主人，如今你嫁与了人，藏玉山庄会再也无存了。”

玉璧笑吟吟：“我会有藏玉山庄的，解盟主放心。”

解免此时看她，心里恨不能立时把她抱在怀里，亲亲热热，但当着人面，他能说什么？

解免说道：“既是你愿意，那就没什么可说的。”

众人中，大都是心里惋惜江允娶了玉璧，这般一个天人，竟嫁与了人，还不如不嫁人，做冰清玉洁的女孩子更好，便盼着解免的盘问能得出一个破绽，便再也不能让玉璧名花归人了。

可问来问去，人家玉璧姑娘情愿嫁人，你能怎么说？

解免说道：“拿过来！”

身后的人拿来一张请帖。

解免对众人道：“我说玉姑娘与江允的婚事有怪处，这请帖为证。”

众人都听他分说。

解免道：“请帖请人，多是请的某人某派，请的人是专门的好友亲朋。再说具帖的，一定是两人，也有时辰，也有婚期，如今什么都没有，漫天发下的请帖，只具你江允一个人的名字，莫非你一个人成亲么？”

众人一听，还是盟主厉害，看江允如何答说？

江允忽地仰头大笑，他说道：“这事儿不难答它，你还是问玉璧好了。”

在大厅里，只有他一个人叫玉璧的名字，显出他真是玉璧的新人，与他人不同。

玉璧怎么说？玉璧浅浅一笑：“说来也易，嫁人从夫，我是一个病弱女人，江公子娶我，我便是他的人，便不具名，人也知道。再说那漫天散帖事，藏玉山庄百年来从未有人来过，做大事更没有。我请人来，谁肯来？如果他愿意来，也不一定是愿意来

看我成亲，一个病弱女子成亲有什么可看的？”

她吁声一叹，这一叹足是胜过了那褒姒的一笑，把所有人心都是叹碎。

人皆在心里想：她是一个病弱女子，我得照顾她……

玉璧说道：“有人愿意看看藏玉山庄，有人愿意看看我，看我这个病弱女子是不是一个怪物。还有的人愿意赶热闹，他们愿意来的就让他们来好了，一杯水酒，一顿好菜，总是有的，是不是？不管你们愿意看什么的，看好了。”

她笑盈盈，看着解免，好象她与解免也是头一次在这场合相见，从未见过一般。

第五章 煮熟的鸭子会飞

洞房里，只有玉璧与江允。

江允吁了一口气，说道：“玉璧，谢谢你。”

玉璧吃吃而笑，说道：“你谢我什么？我是为我自己。”玉璧一说，江允不由得情热，原来她是有心人，她真的愿意嫁与自己。江允说：“我来给你揭下盖头。”

他一伸手，挑下了盖头。

谁有如此艳福，能得一个倾国倾城的美女？她是一个文弱的女孩子，是一个要人保护的女人。

江允说道：“妻子，我会保护你，从此你再也不会见到生人，你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

玉璧忽地拿开了他的手，说道：“你说什么？”

江允说道：“我不让你再见生人，我不让你再与那些垂涎你美色的男人见面，让他们从此断了对你的恶念。”

玉璧笑笑，说道：“我忘了告诉你，江允，你要娶我，是你做我的百丑，你忘了，

你是我家的五丑。”

江允以为她是说笑，但一看她正色得很，哪里象是说笑？

他沉声道：“玉璧，你再不能玩火了！”

玉璧笑道：“我自一生下来，便没人管我。我爹都不管我，他说我生下来便很可怜，我不能太受苦，你想让我听你的么？”

江允一听不是话头，便笑笑，说道：“在家从父，出门从夫，这是圣训，难道你不愿意做？”

玉璧轻轻俏俏骂了一句：“狗屁圣训！孔夫子看到了美人，也是垂涎不已！”

江允正色道：“玉璧，你从前做那些事，都是情不得已，如今你有了我，你是江南江门的公子妻，再也没人敢欺你了，你不能再抛头露面！”

玉璧猛一回头：“你说什么？”

江允说：“你得好好做我的妻子。”

玉璧大声道：“我还不是你的妻子呢。”

江允大声道：“已经是了，你刚才已经与我拜过了堂！”

江允扯住了玉璧，他轻声急切地说：“你是我的妻子，我喜欢你，我愿意一生一世都厮守着你，你愿意不愿意？”

玉璧说道：“我不愿意。”

江允说道：“我让你做我的妻子，那空中交媾是一种美妙无比的事儿，那感觉自是难言，你愿意试一试么？”

玉璧不声响了，她愿意。

她不愿意只做一个一生不与男人交媾的女人。她不能生下一个孩子，对于她来说，就是大不幸了，再不能与男人体味交媾的快乐，她怎么做女人？

她轻声说道：“我愿意。”

室内，很高的室穹，在这间屋里，他将与她在一起。

男人脱下了衣服，他轻声说道：“你得脱下衣服。”

玉璧哭了，她轻声嘟哝：“我不脱，我不脱……”

她的衣服被江允很轻很轻地脱掉了。多美的璧人，难怪叫玉璧，美玉如璧，无一丝瑕疵！她站立在江允对面，那神态有一些可怜，有一些酸楚，有一些媚人，有一些惧怕。她象一只牝鹿，等着那牡鹿来寻找快乐。

江允说道：“男人女人，都是众生相，你与我，是一体。你只想着你是江允，你是江允……”

江允也脱尽了他的衣服。他是一个年轻的男人，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怎么样能空中交接？

江允说道：“你看着我，你看着我……”

玉璧低头，她的声音几乎象是蚊蚋：“我不敢，我不敢。”

因她从来不曾看过男人赤裸。

江允说道：“你不看我，怎么知道你会喜欢我，你怎么会是江允？”

她心内喃喃道：“我是江允，我是江允，我真的是江允么？”江允轻声说道：“对，对，你既要与他在空中交媾，你就再也不是玉璧了，你从此便是江允了，你的一举一动都是江允！”

忽地，那江允过来了，挡住如树叶在秋风中肃杀的玉璧，说道：“你看着！”是神仙创下了这种奇迹，还是人神共悟的结果？

江允与玉璧在地上舞蹈，他们的身形起先还不和谐。但慢慢地，玉璧只是江允的身影了，她在江允的身前，两只手都握在江允的手里，她的身体莫名其妙地很激动，战战兢兢不已。

她的身形与江允的舞蹈是一致的，她就是江允，她就是江允！江允说：“你现在不

是玉璧了，你只是江允！”

玉璧的神色如醉，她轻声说道：“江允，江允，我是江……允……”

她能如海潮一般，有起有落了？她能如女人一般，有血有肉了？她能如常人一样，有快乐有颤抖了？让她做江允有什么关系？但江允忽地拔地而起，他扯起了玉璧，说道：“你能在空中了，你能在空中了！”

玉璧见她的身体只是轻轻飘浮，如离地的浮萍，浅浅地只有尺余。

她说道：“我并不是起在空中。”

江允说道：“你不行，只有她……”

玉璧的心一抖：“她是谁？”

当然是那个瑛梅的传人，当然是那个女人。

玉璧的心忽地沉了，她的身子落下来。

江允急道：“你想错了，你不能想坏事，你一想邪了，我们便不能成功。”

原来那空中交媾是一种极妙的心灵感应，如是男人女人一心，便能尽心尽意，做事越来越好。但如是两人一离心离德，再怎么努力也是枉然。

江允说道：“你如是想别的，我们便不能成功。”

玉璧大声道：“你与那个女人……也是在那里脱光了衣服？”江允说道：“是。”

玉璧怒道：“我是一个美女，我一身美貌无瑕，你与那个臭女人交接，在空中耍来耍去，我没看见。但那一定象是两只猴子！”江允说道：“玉璧，你不能任性！”

他有些气极，便不再有耐性，去扯住了玉璧，想强迫她。但他忘了，空中交媾不象是夫妻行事，自是有些怪异，他一心求急，哪里能够？

玉璧大叫：“你放开我，你弄得我会流血的！”

江允大声恨道：“你是我的妻子，你就是流血死了，也是江门的妻子！”

玉璧忽地大叫：“不行，不行！来人啊，来人啊！”

江允冷笑，说道：“所有的人都在厅前喝酒，他们会喝醉的。当他们再看到你时，你一定是低着头，被男人弄得舒服极了的模样，你知道不知道？”

江允想把她扯过来，硬与她交媾。

忽地有人冷笑了：“盟主果然不错，她不愿意做他的妻子！”另一个人粗声粗气，声音极不舒服：“她只是一个看的瓷人，怎么能成亲？”

江允叫道：“谁，出来！”

果然出来了，那是三个人。他们是雨山三疯。

江允快要气疯了，他叫道：“我在成亲，你们来做什么？你们是不是人？”

那阴人冷冷道：“我们不是人，我们只是雨山三疯！”

巨人说道：“你不愿意嫁与他，是不是？”

玉璧此时哪里还管什么空中交媾？她大声叫道：“我不愿意！”那阴人冷冷道：“好极了，我们带你去前面，你与大家说！”玉璧说道：“好！”

此时她已是想定了主意，象江允这样的男人，天下比比皆是，他们一见了女人，便是喉急，急着把你扯到床上，急着让你生下孩子，再急着甩了你。她何必嫁与江允？

江允喝道：“你……你……”这一惊非同不可，如是玉璧说出去，不愿意同他成亲，他的名声便再也不振了。

巨人说道：“你放开她，不然我扯碎了你！”

江允不料得他会扯起自己，把他与玉璧一起拎离了地面。

巨人道：“你放不放？”

江允说道：“她是我妻子……”

巨人大声道：“不是了，她说不是就不是！”

江允大声说道：“我不放！”

巨人一拍，啪一声，江允的肩头斜了。他的肩骨咯咯响，八成是碎了。

玉璧说道：“江公子，我与你的婚事不谐，我们去前面，我自对大家说。”

江允恨道：“我恨你，我恨死你了，你说什么，你让我丢脸！”玉璧笑笑，说道：“我也丢脸。”

众人在那里饮酒，有的已是醺醺然，有人叫道：“行令啊，行令！”

便有人行令，有人喝着唱着：“一朵鲜花插粪上，插的是鲜花，开的是屎巴。你说可笑不可笑？人说江门插大蜡！”

有人叫道：“别唱了，别唱了，人家江门可是江南武林的大家，得罪了他们，惹不起。”

有人起哄大笑。

玉璧是武林的一绝，让他江允弄了去，岂不是得罪了大家？那一桌上，解免正与江门的长辈三人共饮。

解免不端酒杯，那江门长辈说道：“解盟主是不是还得看一看哪一个人不够正义，再申斥他一顿啊？象解盟主这般，天天管那么多的事儿，是不是有劳心神啊？”

解免知道他们是恨自己多管玉璧的事儿，正欲大声训他们。忽地听到了巨人的声音：“盟主，他们办不成喜事了！”

一语声大，震得那房子也嗡嗡响，让喝得迷迷糊糊的人都是惊醒：“怎么了，又出事了？”

只见那玉璧与江允一前一后出来，两人的神情看去不大妙：玉璧又复是那个藏玉山庄的玉璧了，她的神色美丽非凡。那个江允的神气可是不对了，他低着头，象是中了毒似的。

玉璧再对众人一礼，说道：“我与江公子的婚事没了，我出来，就是要告诉大家的。”

一语炸惊四座。

玉璧再说：“我不愿意嫁与江公子的事，是我的过失。我本来以为我能不再姓玉，

只做江公子的妻子，但我知道我不能。”

解免忽地大笑，说道：“对啊，你是玉家的唯一传人，你是姓玉。他是江门，玉家也不照江门差啊。”

江门的那个长辈霍然而起，喝道：“江允，这是怎么回事？”江允能说什么，他只是看着玉璧，说道：“我恨你！”

他扑向玉璧，他想扼死玉璧，生生扼死她！

玉璧忽地一叹，说道：“我是一个病弱的女孩子，我不能嫁与一个粗暴的人，我不能嫁他，幸亏我想得明白，想得早一些。”她长吁了一口气，把江允用一句话支出去，象抛出去一支风筝，让它断了线，再也飞不回来了。

江门的长辈问道：“江允，你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闪失？”

洞房里，只有他与玉璧，莫非他做事不好，让玉璧后悔？再不就是他动了粗，让玉璧震怒，方才改了主意？江允大声道：“四叔，我做事没有不对处，这个妖精！”

他戟指着玉璧，喝道：“我早晚会掐死你！”

玉璧装作很是害怕，她的身子缩成一团，说道：“我怕，我怕！”解免大声道：“江允，如果你再吐一句，我便对你不客气！”江允放声大笑，笑出泪水，他说道：“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知道！你是老色鬼，你愿意要把这块木头搂在怀里。可你别忘了，你不能干她，你一动她，她就是一个死人，你拿去吧，你拿去天天看吧，看不够。如果你干她，她会死，木头！”

他呸地吐一口，吐向玉璧。

人都怒看江允，象他这种疯子，玉璧这娇滴滴的美人怎么会嫁与他？

不嫁，不嫁！

第六章 美人计

玉璧的身上仍是白衣，象一个幽灵一般到了地牢里。慕容针在这里，她静静坐着。

玉璧说道：“慕容针，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儿，我不如你。”

慕容针看着她，忽地说道：“我看到守地牢的人喝酒，听说你成亲了，与江允公子成亲，可喜可贺！”

玉璧忽扯住慕容针的胸衣，叫道：“慕容针，你别作美梦了，我与那个江允入了洞房，正要与他成亲。忽地我想到了一个人，我心里满满的，都是那个人，你猜那个人是谁？”

慕容针不语。

玉璧说道：“我当初叫方无主去找那个瑛梅的传人，他没去，是为了那个倒霉的道二。我后悔，如果他去了，今天我要与他成亲，那个人就不是江允，他就是方无主。如果方无主学会了那空中交媾的法儿，我会不会听他的？我会，我一心爱他，我一心爱他！”

慕容针看着玉璧，她头一回看到玉璧象疯子一般喜欢一个男人，而且她喜欢的男人是她的丈夫。

慕容针说道：“玉璧，方无主再也不会喜欢你了，你来生再与他寻缘吧。”

玉璧笑笑，说道：“不会，我把你杀了，他就是我的了。”她轻声叫一声，从外面走进来那个长毛巨人。

他傻咧咧地问：“你叫我杀一个坏人，谁是坏人？”

玉璧满面是笑：“她就是。”

长毛看着慕容针，说道：“她好看，不如你好看，但她也好看，她不是坏人，坏人都不好看。”

玉璧笑笑，说道：“你看，你长得好看不好看？”

长毛巨人有些难受：“我长得不好看。”

玉璧的声音更柔：“你长得不好看，但你不是坏人。她长得好看，她可是坏人，你杀了她，坏人就再也不能害人了。”

长毛巨人看来对玉璧很有好感，他说道：“好，我杀她！”

忽地有人叫道：“住手！”

玉璧急急回头，她看到了慕容风，慕容家的主人慕容风。

慕容风叫道：“我要杀了你！”

慕容风一声吼喝，便扑向那长毛巨人。

长毛巨人急得乱叫：“我不杀你，她叫我杀那个女人，我不杀你！”

慕容风大叫道：“她就是坏人，还杀谁？你杀她就对了。”

长毛巨人大声说道：“不对，解帮主说，她是好人，让我保住她，不让别人碰她一碰。你知道什么？”

慕容风与巨人打十几招，见他不易杀败，便叫道：“妹妹，你走！”

慕容针说道：“你不能走得出去，还是你走！”

慕容风大喝道：“慕容家的人怎以做事婆婆妈妈？你走！”

慕容针慢慢走出牢来，她说道：“我应该杀死你，只是我为了我的儿子，不让他未生时便遇见血腥，我不杀你。”

玉璧看巨人与慕容风斗得正酣，根本无暇分手来保护她。如果慕容针动手杀她，她必是一死。

慕容针冷笑道：“玉璧，如果我只是轻轻碰你一下，你必死无疑，是不是？只是我放过你，你好自为之。”

慕容针走了，刚刚走出那门口，忽地听到了一声笑。她如被雷殛，顿时怔住。她的身后没有别人，应该是有玉璧，有慕容风，有那个与慕容风正在缠斗的长毛巨人。

可这笑声是谁所发？

她猛地回头。

是解免，是那个人人惧他的解免。

解免看着她，说道：“你知道，我早就来了。”

慕容针说道：“你也胆小，不敢动手么？”

解免嗤之以鼻，说道：“你两个慕容在我眼里，只是两只死虫，你看着我收拾你。”

解免一说，慕容针也心怦怦跳，她心道：看来不光是我会死在这里，就是我哥哥也会不保了。她叫道：“哥哥，你与他罢手，你走吧。”

慕容风也看到来了解免，知道他偷袭地牢不成，他想罢手不斗，但那长毛巨人打得兴起，根本就不放手，他只好一直打下去。

解免大声说道：“贺猿，你下去吧，我来帮你保着这玉姑娘。”长毛巨人看来很服膺解免，一听得他开口，立时不斗了，他退出去了。地牢里只剩下了慕容兄妹与玉璧。

解免看着玉璧，忽地说道：“你与慕容姑娘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真的很喜欢方无主？”

玉璧对着解免，她忽地觉出，这个老人老谋深算，没人能及。她说道：“她这么说，你信么？”

解免说道：“我信，你连空中交媾的机会都可以放过，我当然相信。”

玉璧好久不语，她再抬起头来，眼里竟有泪水，她说道：“对不住，我真的很喜欢他……”一句话，不啻是惊雷，炸在解免的耳旁。

如果她喜欢江允，那也罢了；她真心喜欢另一个什么男人，那也行。只是她真心要喜欢方无主，不行，那不行！他恨方无主，他与方无主有仇，他恨方无主，他与方无主不共戴天！

解免说道：“好，好！”

这一个好字说得咬牙切齿。

未等玉璧再说话，他再对慕容风说道：“慕容风，你是慕容家的主人，但你太乐意管事儿，竟管到方无主与我的头上来了，据说你担保你的妹妹能生下方无主的孽种？”

慕容风大笑，说道：“解免，你虽说是白道盟主，我可是听说，武当派与少林都在查你的罪证，早早晚晚，你必会自毙！”

解免恨意在心，但他脸上仍笑：“是么，只是你看不到了吧？”慕容针叫道：“解免，你有本事与我来说，不许你动我的哥哥！”

解免一语未发，直扑慕容风！

慕容风也知道，与解免交手，他的本事相差太多，但他不能不出手，他一出手，便是慕容家的快闪，一拳一递，急疾闪退。但他只能打出四拳，每一拳都击在解免的手心上。

解免一连接了他四拳，说道：“姑苏慕容，难道就这么差么？”慕容风再击出一拳，叫道：“杀了玉璧！”

当然那是最好的方法，也是最容易的事儿，只要慕容针一指点在玉璧的身上，她必保一死！

解免手下一疾，忽地一掌，击得慕容风直飞出去。他再回手，一指点在慕容针的身上，慕容针正犹豫走向玉璧，玉璧正在惊惶失措时，解免的指风到了。

慕容针不能动了，呆住在那里。

解免去点了慕容风的大穴，他回头说道：“解免做事，没人敢作对的，你们兄妹算什么？”

慕容针大骂：“解免，你个畜生，你只是一个畜生，你奸了道二，你不是人！”

解免大笑，说道：“玉璧姑娘，你从来只是赤裸在人前走来走去，面前还放着一层水晶，那是镜里观花，水中望月，有什么乐趣？你看我来教你，如何行一行人伦大乐！”

慕容风见他神色恍惚，象是一个暴怒的野兽，叫道：“解免，你不能乱来！”

只见解免走到了慕容针面前，说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你也不象是我的美人，云裳，云裳，你在这里么？”他扑过去，把那慕容针扑倒。

慕容风在一旁，穴道被点，他怒火冲天，叫道：“解免，我宰了你，我把你五骨分尸！”

解免说道：“都说有地狱，我以前就去那里，云裳一死，我就去过地狱！我不怕地狱！”

他扑倒了慕容针。

玉璧看着，她看得惊呆了，她看得惊心动魄。

她是不是有些傻？难道人与人间的交媾都是这般丑恶的么？难道只有那江允与她的交媾才是那种在空中作舞的？她看着解免，他气喘吁吁，似一只正在发情的野兽。再看慕容针，她在挣扎，但她显是挣不开，她只能做解免的奴仆，她只能是那样。

慕容风叫道：“解免老狗，我杀了你！”但解免只笑，他说道：“云裳，云裳，你答应了我，你再不能答应臭方块儿，他算是什么？他的本事比我差多了。你看，我与你交欢，是不是最好？”

慕容针此时再也不挣扎了，她知道再挣也是没用，只是默默流泪。

她叫道：“无主，无主，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啊。我得要儿子，我要儿子……”她几乎是病态地呻吟。

解免象疯子一般，让玉璧也是害怕，她不敢再看了。如是解免这般对女人，她会死一千次一百次，她会流一百次血。

风暴过去了，解免再站起来，他再也无话了。

慕容针的詈骂声、慕容风的诅咒都不能听进他的耳朵，他说道：“你嫁与我，再也不能与臭方块在一起了，他算是什么？你再嫁与他，怎么能行？他哪一点比我更好？我

只是性情粗一点儿，你就不喜欢我么？你不说你不恨我么？我爱你，我只是有那么几回，你就恨我，你真心恨我，是不是？我要杀了你的儿子，我让那个臭方块儿没儿子。你没有儿子，你死了，要儿子做什么？”

解免走到了慕容风面前，说道：“我奸了道二，你大嚷大叫。我奸了你妹妹，你看如何？”

此时看他，竟是穷凶极恶，慕容风心里一叹，他这样子做白道盟主，岂不是天下武林的祸害？慕容风恨声道：“如是我活着，我一定杀了你！”

玉璧转身要走。

解免恶狠狠道：“站住！”他对玉璧道：“你别对我弄那娇滴滴的动静儿，我告诉你，你别动，不然你也会死！”

解免走近了慕容风，他要干什么？如果他要杀慕容风，他早就杀了，怎么会让他看着自己的妹妹在别人眼前被奸？

解免说道：“我放你走，我送你走，我叫那长毛猿去，送你去找那个方无主，你告诉他，他的老婆被我奸了，他再不回来，我把他爹的坟……不，不用说了，我告诉你，你告诉他，他不是男人，他不是人！”

解免在笑，他唱道：“花好月圆，却偏有伤心人处。花梦影，知孤舟，哪里是停处？早晚晨露清，美人妆浓，还有知数？”

他伤心大哭，在哭声里，他竟是残忍至极，把一个慕容风也折断了骨骼，折得他也同那个黑——模一样。这一次不同的是，他一边哭一边折，把一个慕容风折得痛叫不已，那一边慕容针恨声连连，詈骂不止。玉璧在一旁看得汗水直出，她怕，她再也无智了，只是看着解免做恶，心道：我再做恶事，比起他来，也只是小巫见大巫了。他如此做事，竟是能一边哭一边做，心里也狠，这绝非常人能做的。

第十一卷

第一章 江门遗恨

江门的人在河间府只停了几天，他们不能再等了，便一齐回江南。他们渴望早日回归江南。晚上，停歇在一座破庙里。

三十一个人，有一个受了伤，扶他坐在篝火旁，众人在夜里闲话。

那江门长者叹气，说道：“允儿在她藏玉山庄，也是鬼迷了心窍。他一心想着那个鬼女人，你有什么法儿？”

另一个老人道：“我们江门多不幸，前代有一个，如今又有一个，都是喜欢女人。他们都栽在女人手里。”

几人叹息，想着如果回去报与江门掌门江允的老父知道，他一定气得半死。

江允不肯跟他们走，谁知道他去了哪里？多半他仍会在那藏玉山庄附近。

老人说道：“我们把他扯回家好了。”

另一个说道：“没用，他不会回去，半路上他也会跑出来。”江允会去杀了那个女人么？多半不会，他会再去找那个女人，但一找到她，她一蹙一颦，江允就不舍得杀她。

男人啊，必是会栽在女人手里。

忽地，庙外响来一阵鬼啸声。象是有鬼！人听着，不禁毛发悚立。忽地庙门破了，从庙外冲进来三个人。

老人一叹，说道：“雨山三疯！？ ”

阴人点头，说道：“不错，是雨山三疯！”

江门长者说道：“我猜那个恶魔不会放过我们.....”

几人都站起。

雨山三疯不是好惹的，他们是亦疯亦魔的人。

巨人喝吼道：“你们是江门的人，一个都不能留！”

他冲上来，一个江门年轻人一剑刺去，那剑刺在他的身上，剑尖在他的腿肉里，再搠不进。

巨人喝道：“你敢刺我？”

他用力一绷，腿肉一紧，竟把那剑尖叭地绷折。

他拔出那剑尖，扔在地上，傻笑道：“我宰了你！”

他扯起那个年轻人，象扯一只小鸡，那人身子竟使不出一丝气力，人提在他手里，象小鸡乱蹦。

巨人道：“你吃吃我的血，是不是很咸？”他用大手抹一下那腿上流的血，把那血糊在那年轻人的嘴上。

那年轻人哪肯吃，只是摇头。巨人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喝道：“吃！”

一巴掌打得厉害，竟把那年轻人的脸打歪，脖颈打折，眼见得人是不活了。

巨人还是无措，在那里自言自语：“他怎么不说话了？他是不是一见血就昏过去了，象那个女人？”

江门的人一见他扯起了那人，齐声叫喊，便有四五人来奔。

阴人两兄弟的剑出手了！只见剑飞！阴人两兄弟都是怪人，他们象那阴色阴食，只不过比那两兄弟更有本事，他们的剑翻飞疾厉，一直前后奔忙。

剑下多的是游魂。

江门的人也不弱，但只是那几个老者的本事惊人，他们在那两阴人前后，直刺冲突，还能免得一死。但那阴人两兄弟时时冲出，一个对付住他们两人，另一个抽空出了几剑，便有江门的人毙命。一剑毙命，都是刺在他们的咽喉上！

江门的人怒吼、扑地，死尸一地。

庙里浓浓的血腥气！

江门长者喝道：“解免这个狗杀才，我要是回得江门，我要让天下武林人都知道，他是一只狗！”

阴人阴森森道：“你不会再提到他了，你会死在这破庙里。”老者怒吼道：“我杀了你！”

一剑挥来，大开大阖，竟是直刺那人！阴人的剑神出鬼没，他剑一提，人闪在一旁，再出剑时，老者便觉得吃力了。

阴人两声鬼啸，鬼啸声在庙内来来去去。江门来了三十一人，他们是来为江允成亲的，没有想着会与人打架，也没想到他们会死在一所破庙里。

但人在渐渐死去，已经有十几个人丧生在那阴人两鬼的手下，也有五六人死在那巨人的手掌中了。

巨人只是用他的手，他的手已经受伤，鲜血淋淋，他怒吼声声，象是怪兽，一冲来到那江门人的眼前，手一挡，那剑便被他挡开，他抓直去，那姿势妙无比，看似平常，但一抓便准。

他抓准了那人，先是抓住人的手臂，狠狠一撕，把那人的手臂撕断。吼声一起，那人哀叫连连。

巨人哈哈大笑，说道：“你拿剑刺我，你拿剑刺我啊！”

哇一声，另一个江门年轻人使剑直出！他一怒而出，那剑竟是疾劲！

老者吼道：“有人能回江门，告诉掌门，是解免那个老狗杀人！”众人一听，便知道四叔是想要大家逃走。

众人一齐声喊，向庙门冲去。

阴人兄弟两人护着庙门，他们用剑挑着，来人都被逼回。

阴人兄弟喝道：“都死在庙里，别冲出来！”

一个老者破墙而出，一待得他冲出来，刚想上马，便被一支长剑嗖嗖破风，直透前

胸，落在地上！一个喊道：“九叔死了！”

众江门人忽地怒极了，九叔是他们长辈里最有夤缘的，一个年轻人叫道：“杀了他们！”他们三人扑向巨人。

巨人伸出长毛大手，说道：“好！”

一柄剑刺入他的左肋，他大笑，说道：“好.....个兔崽子.....”一拔出剑来，那年轻人看着呆怔，他把那剑直推，推入这人的体内，说道：“你的剑，还你.....”

那人哪里能象他，皮肉也厚，一剑刺入，双手抓剑，即时倒地。巨人大喝道：“江门的人都死，不是江门的人不死！”

庙门外，倒地的是那个从马上跌下来的江门长者，他的手里还抓着剑。

庙内，一地死尸。

阴人兄弟的身上也带着伤。

他们喝道：“杀！杀！”但喝声也是疲惫，也是强弩之末了。

三个江门的年轻人背靠着墙，他们几乎都是头一回出江门。江门的掌门江允的父亲这一次失算了，他以为只是要有人去看顾他儿子的婚事，不要与人争斗，他才派了这些人来。年老的四叔，没什么大本事的九叔，还有二十多个都是不曾参与江湖争斗的年轻，他们都得死在这里。

阴人的剑再一刺，刺中了一个年轻人，那人突地抱住了剑，叫道：“杀.....杀他！”声音喑哑，但脸相狰狞。年轻人不敢慢，一剑刺入，透胸而出，直把一柄剑全都插入了那阴人的身内。

另一个阴人叫道：“我宰了你！”他的剑直插在那年轻人的体内。但他也晚了，阴人看着他，拔剑，说道：“不行了，我不行了，你好自.....”

阴人气疯了，他本来就是雨山三疯之一，死了兄弟，更是疯狂，他在那个死了的江门弟子身上插了几剑，叫道：“你有本事，来啊，来啊！”

阴人叫道：“长毛，老三死了，再也不是雨山三疯了！”

那巨人大惊，叫道：“怎么，他死了，他不会死！”

巨人冲来，也不管那身后的剑直来直去，一直刺在他身上，鲜血迸溅，他吼道：“老三，老三，起来，起来！”

但那人死得透透的了，怎么能起来？他爬起来，叫道：“江门的王八蛋，还我的老三，还我的老三！”

他把那老三提起来，不让年轻人扎死尸，怪叫道：“老三，老三，我们怎么办？”

那阴人叫道：“杀人，杀死他们，替老三报仇！”

巨人吼叫着，一拔拔出一柄正刺在他后背上的剑。那血直射，顿把那人的脸都冲迷了。

巨人扯起了他，怪笑声声：“你是江门的人，是不是？你得死！”他一扯，便生生把那人扯成两半！只有几个人在与他们两人浴血而战。

江门的一人叫道：“杀了他们，他们两个都是伤得不轻了！江门的人再生斗志，他们扑过来，几柄剑一直刺在那阴人的身上，阴人的剑本想直刺在那年轻人的咽喉上的，但手一软，他的剑再也提不起来。

他忽地说道：“老大，跑，跑！”那巨人一听，知道他是象平时一样，打不过人，叫自己跑，但他一愣神，问道：“你也不跑，老三死了，我怎么跑？”

他正愣神，三柄剑刺入他的身体！一柄正插在他的肚腹内！他吼一声。那声音似豹。再一柄剑插在他的胸前，直透出去。

他扯住了那人手，叫道：“我扯碎了你！”

那江门人心胆俱裂，知道他天生神力，但忘了他的身上已是受了重伤，哪里还有能力扯碎自己？巨人扯了两下，象扯一只猫，一点气力也没有。

他说道：“老二，我不行，我不行了……”

巨人跪在地上，他抬起了头，说道：“我看到了血，血！”

一柄剑正刺向他的嘴！血象涌泉一般喷，直射出去！

巨人吼叫道：“混蛋……你刺得我太狠……”

庙内无声，一地死尸。

三个人站在血泊里，他们是江门的年轻人。

三个人看着，一个人的声音不象是自己的：“我们……怎么办？”另一个道：“回去，回去报与掌门。”

一个人说：“我们得埋了四叔他们。”

有人叹了口气：“这时你们还顾得上埋人么？还不快逃！”三个人忙跑出来，他们怕，如果再来了一个人，他们怎么能逃生？

庙门外站着一个人，他说道：“你们是江门的年轻人，你们可能不认得魔王令……

三人怒吼：“你是谁？”

“解免的人。”

三人再拔剑，可剑是那么滞，人也那么乏，他们的剑提也提不起来了，那人说道：“你们都得一死，你们都得死在这庙里，走出来做什么？”他一步步逼近，一步紧似一步的杀气。

三人中，一个提着剑，吼叫着冲上去。那人一闪，剑便抓在他手里，连这年轻人的剑与他的手一齐抓在人家手中。

那人说：“不会使剑时，千万出门别拿剑，人家当你是一个乏人，你会得一条狗命！”那人一点点拗，把年轻人手向回弯，生生用他自己的手把剑刺在自己的肚内。

啊——，一声怪叫，他倒下了。

那人慢慢再说：“你们是不是回去，回到那里，与你们江门的死人相伴，你们也会死得快活一些？”

两人怒叫，逼对着他，使出剑来。

剑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儿，竟是你对着我，我对着你，两人的剑直插在对方的肚腹内！

天更暗了，庙内的篝火被血淹了，几乎也没有火烬了，他走进去，站在庙内。

看着所有的死人，他提起一柄剑，一刺刺，全都准确无比地刺入那人的心脏。果然有人没死，只是昏过去了，一刺间，啊一声惨叫，再也无声。

一直都刺了一遍，他才坐下来，在那篝火旁，看着篝火，他用一柄剑去挑那篝火，说道：“云裳，你坐在这里，看一看，有没有人能象我一样照应你，你说，你说啊？”

他忽地疯了一样，去搬了一具尸体，把他扶坐直，让他坐在那篝火旁，对他讲一段久久积郁在心内的故事：“那一回，我是去了，但我看到了他，我也看到了你，你让他抓着你的手，你不是与我有过肌肤之亲么？你不是我的妻子了么？你说你找时间再告诉你父亲，但你还和他在一起，你再与他成亲。古话说，一家女不许两家人，你说对不对？”

那个死人，是江门的四叔，他的脸上满是鲜血，极是惨怖。

第二章 人为情死

江允看着藏玉山庄，远远的山庄看去，象是黑暗中的一条蛇。它是美女蛇。

江允心疼，他恨玉璧，也恨他自己。女人是水，男人是钢，你得用软磨的功夫去对付女人，那样才有效。可他对玉璧是不有一点儿急了？

江允想着解免，他是一个老人，但他也是一个老色鬼，如果他一心想着玉璧，他会天天去藏玉山庄的，早晚有一天，他会把玉璧抱在怀里，贪心地享用她。尽管那时她得死，那时她得叫唤一千遍一万遍他江允，但她也后悔不及了，她会在死时，那苍白的嘴角流血，她的身体内的血都流尽了，喃喃地说道：“江允，江允……”他心里一阵阵激

动，想着玉璧，恨不能与她相交。

那个教与他空中交接的女人笑对他说：“江允，你太过于在意空中交媾了，这是神仙的事儿，是一种很美妙的舞蹈，你不能太过在意它，那样你就会失去你自己……”

他太在意了么？他也在意那个神仙一般美妙的可人儿么？她比玉璧更美，但他看得出，经过那许多次的空中交媾，那个美人的身材绝非是世俗人所能有的。她的身材很好，象一看去，只有长长的腿，细细的腰，再就是有那挺挺的乳，细细的脖颈，还有那亮亮的勾人魂魄的眼，再有什么？什么也没有了。

江允想着，他得去找玉璧。

她喜欢方无主，但方无主不能做她的丈夫。

忽地，他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正是疯狂的解免。

解免象是从很远的地方刚刚走来，他的身上还有鲜血。

江允的声音很空洞：“你来做什么？”

解免笑笑：“我来找你。”

江允恨意未消：“你找我会有什么好事？”

解免说道：“一个人难免有很难受的时候，那时你需要对一个人说。”

解免的声音很空洞，他象是从空中对江允说话。

江允吼道：“我不会对你说，我不会。”

解免说道：“你需要杀死一个人，那时你才能娶一个妻子，你才能做完一个梦。”

江允说道：“是啊，我也看得出，我不杀了你，我怎么也娶不到她。”

解免说道：“你错了，你得杀了一个在她心中的人，我并不在她的心里。”

解免喟叹一声，他说道：“你不知我心，我并不喜欢她，我心里有一个女人。”

江允得信解免的话，因为解免是盟主，他说话总得有信。

解免说道：“她与你要在空中交媾，那对于她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从此她就能做女

人了，她为什么不愿意？我知道她会愿意，但她的心在与你交媾时，还在想着一个男人，她就犹豫了，不再肯与你交接了，你知道她想的是谁。”

江允忽地心里一亮：对，方无主，她想的就是方无主，那个恶魔，只有那个方无主才是她心里的恶魔。

解免说道：“如果你能杀得了方无主，才能根除她心底的那个念想，你才能做他的丈夫。”

江允说道：“她会恨我。”

解免说道：“你不说是你杀的，如果你杀了他，把他的头拿来交与我，我会对她说，是我杀了方无主。她知道，我最恨的人便是方无主。”

这是一个好主意，江允能不能杀得了方无主？

解免说道：“我派人带你去，他正孤家寡人，一人向着远方走。我派人带你去，你会赶上他。”

有人来了，那是几匹好马，几个雄悍的男人。

解免说道：“你们日夜兼程，去赶方无主，到了那里，江公子会杀了方无主的，你们再与江公子回来。”

众人唯诺。

上了马，日夜兼程，一直赶到了三天三夜，江允坐在车里，忽地听得有人叫道：“看，那是方无主！”

江允的眼睛亮了，他睁开眼，看到一个人。那是形影孤寂的一个人，那是神情落魄的一个人，他踽踽独行。

江允神情一振，跳下车，走到方无主眼前。

两人相对。

“在逃？”

眼神里满是讥讽。

方无主看到了他，忽地笑了：“你不与玉璧在一起，追我做什么？”

一提玉璧，江允更满是怒火，他喝道：“休提玉璧！”

方无主说道：“她不愿意与你成亲？”

江允恨意更增：“不错，你也懂得她的心，怪不得她会想你。”方无主一听，疲惫的眼里充满了笑意：“她会想我，你错了，她只会想着她自己。如果你得罪了她，她一定不会放过你。只是她要嫁你，却没那么容易。”

方无主是最看得透玉璧心思的人，可惜江允听不进。他拔出剑来，说道：“我与你有一笔旧账，如今也算了吧。”

方无主当然知道，江允把那一镇人几乎会都杀死，只是为了寻找方无主，那笔血债当然要算。

方无主说道：“我虽说是一连三天没睡，一连三天被人追杀，但我杀你，还是绰绰有余，你信不信？”

江允大笑，他恨意在胸，一丝也不想着方无主的话，他怒叱道：“看剑！”

江门剑法，也算上乘。

方无主有些趑趄，他的手抬起来，叭地一击，把那剑打斜，说道：“你这一点儿本事，真不如让解免自己来！”

江允心一愣，难道他也知道解免愿意叫自己来杀他？

方无主一说，再纵身一跳，便欲再走。

江允喝道：“哪里走！”

他把一身怒火全都泄在方无主的身上。如果没有方无主，玉璧不会左顾右盼。如果没有方无主，玉璧不会临入了洞房，再生悔心。如果没有方无主，他江门的三十几人不会跟着他一起蒙羞。

他恨方无主，杀了方无主，他情愿自己提着那人头，去与玉璧说。他会把人头丢在玉璧的脚下，对她喝道：“这就是你喜欢的方无主，他死了，你跟我走！”

可方无主的功夫确不是他江允能胜过的。他几剑下去，便觉力绌，他喝道：“方无主，你拿性命来！”

方无主一叹，说道：“能杀我的人，偏偏不来。你不能杀得了我，何必来找死？”

他一躲，便击一掌，再化解了江允的一招“怒火偏生”招数，这一剑来得猛，险些把方无主伤到。

他忽地怒喝：“江允，我杀了你，也为那一镇人报仇，也为我的道二报仇！”

方无主忽生敌忾，令江允胆寒，他大喝一声，身子一纵，便起在空中。

要知道，江允学到了那空中交媾的淫术，在剑道上也相得益彰，他暴怒出剑，剑在空中划十几道剑影！如果是平常人，在他剑下必是游魂了，但方无主看得清，他看到在日影下，有十数个江允在动，在飞。他不动，象沉思入定的老僧。待得江允的身影在空中变转，他的腿踢起来，他的剑刺下去，他的身体在空中疾旋。

江允的心里很踏实，在这一刻里，是他身影最美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他的攻势正盛，最无懈可击。但正在这时，方无主出手了，他手象是要拿什么，一控一取，一探一收。

方无主的手在最美的江允的空中划身时竟是出手，让江允大喜，他的剑疾疾一斜，他眼看着那方无主的身影有他的脚下，便疾忙踢一下。

没踢到。

但他的身影在空中划过时，看到了方无主的眼神。

寂寞人的眼神，一种怜惜的眼神。

江允还没想明白，他只听得那个方无主说道：“我不想杀人，我自从有了她后，再也不想杀人。可你总是抢着来让我杀。

莫非被杀也是一种快乐么？”

江允的身体忽地被掏空了，他慢慢落下来。

他的身子落得太慢了，砰地跌落尘埃。他的腿怎么了？竟然没有了双腿？

他万念俱灰，大叫道：“我的腿，我的腿！”

方无主看他，说道：“你没有腿了，你用你自己的剑夺去了你自己的腿。”

忽地，江允想到了那个教他在空中交媾的女人的话：记着，在空中不能与人动手，虽说是你的威力大，但如是遇上比你更强的对手，你只会死……

他没有死，但他丢了双腿。

他怒骂道：“方无主，你个王八蛋，你死了才好！”

方无主看着那些跟着江允来的人，问道：“你们还有人要杀我么？”没有人敢出头，他们骑着马，在原地徘徊。

方无主走了，他的身后仍是跟着一些人，那是一些象是逐臭的苍蝇一般可憎的人，如果有机会，他们会用各种法儿杀死方无主。只剩下了那些送他来的大汉与地上躺着的江允。

江允吼道：“快，快来帮我！”

那些大汉看着他，眼光极是狰狞。他忽地明白了：“你们救救我，我的那些家人还有三十一个人，告诉他们，要他们来杀死方无主！”

一个大汉说话声很平静：“他们早就死了，一个也没留。”

江允恨地张着嘴。

大汉笑道：“他们死在雨山三疯的手里，他们一个也没了！”江允大喝道：“解免，你个混蛋！”一语未竟，那大汉疾飞过来，叭叭打了他两个耳光。

大汉说道：“如果你一声不吭，你就能死得快些，不然你得受苦！”

江允惊道：“你们要杀我？”

大汉笑笑，很平静：“帮主有令，如果你胜了，便带你回去。如果你输了，便杀了你！”

大汉说道：“每一个人都会杀你，你不看看你自己的模样，竟要夺帮主的女人？！”

大汉皆笑，他们下了马，把那马拢在一处，便一个个来，一人一剑，刺在江允的身上。

先时江允还怒骂惨叫，但后来便一声弱似一声，最后声息皆无了。

第三章 死劝

方无主再走，他决心一直走到远方，去那一个海岛。

在那个海岛上，有他的亲人，他们都是他的亲人，他们会让他躺在床上，放心地听海涛，什么也不再做，只是等着那一天。

我到了那一天，就亲去对一个人说清一件武林秘辛，让他后悔，让他再也不能专横。那时他方无主也有了儿子，他的儿子不会象他那般命运。

他走了很久了，想到了慕容针，他心里满是快乐。

真能有一个专心爱你的女人，你心里比什么都快乐。

他忽地停住了，身前来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面带纱罩的人。

他会不会是解免？

他此时最怕见到的就是解免。

那人身形疾动，一直过去，走到了他身后，对着那两个跟着他的人，就是出掌。

那人的掌风疾厉，不待得那两人叫出声来，便都倒地而死。原来是解免的敌人。他想不出，还有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与解免作对。

忽地那人再身转，一直飞向前去。他是谁？为什么对方无主连话也不愿意说？

再过一会儿，他看到了那个蒙面人，他站在路口。

方无主站在他眼前。

那人显是不想让路，他一躲，身形极快，但那人也快，恰恰也挡在他面前。

这人的本事比他更强。难道他就是解免？但解免不会杀死他自己派来跟踪方无主的人。

那人慢慢揭开了面纱。

他是怪物，是那个他情愿替他挨几巴掌的怪物。

怪物说道：“你能不能不跑？”

方无主无语。

对于这个世界，他根本就无话可说。

怪物说道：“我与你有情，你替我挨了八个耳光，但如今那女人是你的妻子了，其实你是替你自己挨的。”

怪物想脱干系？有什么瓜葛么？但无所谓，就是真的杀了方无主，他也无所谓。

怪物说道：“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为什么不与解免动手？”

如果是旁人，他会说他想，他也会说他不能胜过解免。但在怪物眼前，他怎么说？

怪物说道：“他是一个禽兽，奸污了你的道二，还去做了更大的坏事。”

方无主仰天看天，他不愿意与闻解免的恶行么？

怪物说道：“你看谁来了？”推出了一辆小车，那车上坐着一动不动的，只能是一块肉的人不是黑一是谁？

自从被折磨成一个活死人，黑一从来就不曾说话。

黑一忽地说话了：“我是一个活死人，主人。”

方无主一听得他说话，情不自禁脸上挥泪。

黑一再说：“我被解免打死这样子，二妹被他奸污，当初二妹也是思念你，才一心去寻死的。三弟与四丫都是死在他手里。我们没想着那一夜你会来救，我们只想着，如果我们死在解免那个狗杀才的手里，你会替我们报仇，因为……”

黑一说话也是吃力，他没了骨头，每说一句话都很难。

怪物想不让他说话，但黑一闭了一下眼睛，他表不不愿意听怪物的。只好让他再说。

黑一说道：“你不想替我们报仇？”

方无主不说话，他牙咬着唇，血在流。

他说不出话来。

黑一一叹，说道：“有人说你怕解免，我知道不是。我想一定另有原因，你说出来，我便不再想它了。”

方无主不语，他看着黑一，直愣着眼神看着黑一，当年他与黑一四人做过多少好事，他们虽是黑道中人，但他们自信无愧无天地，无愧于祖宗。

黑一的声音很平静，他说道：“来人！”

过来了一个人，那人是黑一的亲信，黑一说道：“把我埋在三弟、二妹、四丫那里，我们死也相聚。”

方无主呆若木头，他看也不敢看黑一。

黑一说完，那个亲信竟当着怪物与方无主的面儿，恭恭敬敬跪下，奉与黑一一包药。

那亲信哭道：“主人，这种人……你怎么值得为他……死？”黑一笑笑，大声道：“我上无愧于天地，下对得住祖先，我要会我的三位亲兄弟姐妹去了。”

那亲信把药递与黑一，黑一的头也不能动，他只是看着药，吞下去，说道：“好，好，我再也不必受罪了。方无……主……”一生在世，虽说黑一是方无主家的老仆，但他始终没有叫过一次方无主的名字，至他死时，竟然叫了一次，而且是何等滋味儿的叫了一次？

方无主看着黑一的头垂下，他的身子虽是很长，但也不由得扑通一声跪倒，他跪在黑一的车前，他说道：“黑一，黑一，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们啊。”

方无主痛哭流涕。

也不知过了多久，怪物说道：“你愿意不愿意去找那个解免。”方无主跪地，看着那个黑一的亲信把他的车推走，他说道：“我不能，我只能再活几年，看到了我的儿子出生，我就去死。”

怪物冷笑，说道：“我从未看到你这样的废物！”

忽地眼前再出来了一辆车。

车儿再出，复又载几多愁苦？挑开车帘，车上是慕容风。

是那个对着方无主发誓要保住慕容针的好哥哥。

方无主跪在地上，地太沉，他站不起来。

慕容风说道：“方无主，如果知道你是这种人，我不会帮你。”他为什么也象黑一一般，不能动，身子只是伏在那车轱上，只有一颗头看去沉甸甸的？

怪物说道：“他也象黑一一样，被解免给折断了所有的骨头。”方无主忽地跪扑上去，他叫道：“慕容兄，慕容兄！”慕容风笑一笑，他说道：“我不是你的慕容兄，你说，你与那个解免究竟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他为什么不肯放过你？为什么凡是与你亲的人都得死在他手，或者是生不得，死不成？”

方无主跪地饮泣，他说不出来。

慕容风说道：“我们为你，黑一死了，我虽是不死，也是虽生犹死，你说不说？”

方无主说道：“我怎么说，我怎么说？”

慕容风回头再说道：“妹妹，你看，他不值得你替他生一个孩子！”

妹妹？难道慕容针也来了？她来了，怎么不走出车来，她怎么样了？

车后的声音很凄楚：“我相信你，只是你再怎么让我相信你？”这声音象是惊雷炸

响了，炸在方无主的心里。

只听得慕容风说道：“妹妹，我也明白了，我这一生是白活，我也要死了，我不愿意与这种人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我羞愧。”

那车里的声音忽地很坚定：“等一等，哥哥，我也愿意与你一样。”

只见那车帘挑开了，仍是那个慕容针，仍是那个美艳的女人。只是她花容稍减，人也削瘦，她看着方无主，说道：“畜生！”一声骂，把方无主骂得跌倒。

他双手握拳，对天无声，他是畜生么？他真的是畜生？！

慕容针带泪说道：“哥哥，我的好哥哥，我一直以为我嫁了一个好人，我以为我是他的好妻子，谁知道他是一个畜生？哥哥，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我与你一起死。告诉你，方无主，那个解免他当着我的哥哥的面儿，他当着我哥哥的面儿……”

她泪泣声声。

慕容风说道：“妹妹，你何必对他说？”

慕容针说道：“人生来世，都得明明白白，我得好好告诉他。”慕容针再悲泣了一会儿，终于止住了哭声，对方无主说道：“人生来世，总得说明白，是不是？那一天，他当着我哥哥的面儿，把我也奸污了，他说，只因我是你的妻子，他才奸污我！”

方无主忽地失声了：“不，不，他不能！”

他大放悲声，叫道：“娘啊，娘，这都是什么事儿啊！”

慕容风说道：“拿药来！”

慕容兄妹要一齐吞药自尽。

方无主急去扯他们，慕容风冷冷道：“你别动我！”

慕容针带泪说道：“我不愿意再看见你，我死时，告诉我慕容家人，别把我带回慕容家，我只是一个冤魂野鬼。”

怪物也泪水涟涟，他跪地誓曰：“我会去找那个解免的，他一定会死！”

两个人正欲吞药，忽听得那方无主大叫道：“不，不，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我要告诉你们！”

风静了，树也不动。

天下凡有生灵的万物都不忍听方无主讲的故事，但他们总得听，因为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从前有两人，他们是好友，一个叫方至生，一个叫解免，他们几乎象是亲兄弟，方至生大些，解免小些。

他们同时爱上了一个美人，她是江湖上最美的美女石云裳。

人说“云想衣裳花想容”，大概就是说的她吧，她长得一副闭月羞花的容貌，她与两兄弟在一起，很是欢洽。但后来，他们有些龃龉了，云裳有一日醉了，她失身于解免。

但她喜欢的不是解免，她真心爱的是那个年长的方至生。

她想对解免说，但她说不出。她后来还有几次失身，但她想来想去，还是嫁与了方至生。

对方至生，她从来不说那件事，可方至生看得出她有心事，再说那个亲如兄弟的解免竟会在他与她的婚事大喜之日没了，他也心内忐忑。

后来，解免来了，他象是若无其事，但方至生已经知道了一件大秘密，他想对解免说，但解免此次回来，一如从前，和他有说有笑，一点儿也无介蒂，他便心道：还是至亲兄弟，既是他不在意，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终于有一日，生出了方家堡的血案。

那一案时，解免看到了方至生，他看到了两人相抱在一起时投火的情景，他疯了，想冲进火里去救那云裳。他恨道：“云裳，云裳，你出来！你出来，不能跟他去啊！”

解免没能救出云裳，他只是看着那由他带人焚烧的方家堡毁于一旦。

后来，解免听说了方无主仍在，他便一心要杀死方无主，可方无主是临死前由方家

堡逃出来的，他与黑一、道二领着那时年纪只有九岁的四丫出来，跪在方堡主的床头，发誓一生不再与解免对敌……

第四章 摧花人

解免站在玉璧的眼前，他笑意吟吟。玉璧也笑，但那笑分明带有敌意：“你笑什么？”

解免说道：“你恨谁，我便杀了谁，拿来向你表功，你看了一笑，也不啻那八百里烽火戏诸侯。”

玉璧的心一紧，说道：“你杀了谁？你杀了方无主，你真的杀了方无主？”

玉璧不待他说话，忽地扑上来，对他说道：“我不能让你杀死方无主，我不能，我不能让你杀他！我喜欢他，你看不出来么？我真心喜欢他！”

解免恨得眼也通红：“你就不能真心喜欢我？喜欢他有什么用？他只是一个废物！”

玉璧轻声笑了：“你不是废物，你能当着我的面儿，当着人家哥哥的面儿，奸污慕容姑娘，你算是什么东西？你只是一只禽兽！”解免大声道：“我拿东西给你看，你一定得看，你不看，有什么用？！”他扯着那玉璧的头发，一扯把她扯到了眼前，喝道：“看，不看也得看！”

一只血淋淋的人头。

玉璧想闭眼，但那个可恶的解免竟点了她的一处穴道，让她只能眼睁睁地看人了。

她连眼也不眨，只是瞪着眼，看着。

解免说道：“看吧，这就是江允的人头，他还想与你在空中交媾呢，你是我的，他怎么敢动？！我把他杀了，我把他杀了！”

玉璧看是那江允的头，她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我看你是糊涂了，你杀了他做什么？你最好是杀死方无主，他才是我的心上人。”

解免哈哈大笑，说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鬼心思？你一心要嫁与方无主，可你还一心做武林霸主，凭你长得这小模样，做淫林霸主还可，做武林霸主就有一点儿勉强了，是不是？你想让我与方无主争斗，你好渔翁得利？”

玉璧一惊，但仍是面带笑容：“你说好了，是不是你怕方无主？”

解免恶狠狠道：“我怕方无主？我不怕他，我要杀了他。你那时会失望的，他死了，我却一点儿也没受伤，你那渔翁怎么当？”玉璧咯咯笑，把一条粉臂放在解免的身上，她说道：“解免，你年纪大了一点儿，但我听说，那钓鱼的人都说，鱼啊鱼啊快上钩，没有大鱼小鱼也将就。你就是那一条小鱼，你说不是么？方无主是一条大鱼，可他不上钩，你就上钩好了，那时我就做你的妻子，你有没有妻子？”

一问起此话，解免的脸忽地恍惚神情上来，他说道：“我有没有妻子？我有没有妻子？我有过妻子的，她说过她要嫁与我，她说过的，但她怎么没嫁与我？她把我的儿子弄哪里去了？她怎么那么狠啊？”

玉璧看着他，心内急急道：如是我知道他当年的事儿，我知道那个女人是谁，那就好了，我就能把他玩弄于股掌间了。解免一时聪明，一时糊涂，看来是受了大刺激，我得小心才是。

她轻声说道：“我愿意嫁与你，只要你杀了方无主，只是你可别被方无主杀了，是不是？”

解免大笑：“小贱货，你以为你能骗得了我？你一心要得到那个方无主，我把他给杀了，看你还有什么想头？那时我让你天天出血，我让你天天出血！”

他拧着玉璧的脸，把她拧得尖声叫起来。

解免大声道：“叫啊，叫啊，象猫叫春，叫得越欢越好，一定会生出一窝一窝的小猫来，对不对？”

玉璧的眼睛也亮了，她看着解免，低声说道：“生不出，我生不出，你没听说我是

一个弱女子，我有病，我不能生孩子。”

她那神态，既娇且嗔，让解免大是开心，他忽地笑了，他说道：“云裳，云裳，我不能只有你，我有一个别的女人，好不好？”玉璧问道：“谁是云裳？”

这一问问坏了，解免逼向她，说道：“你是，你就是。我看你就象，你梳头的样子特别象她。你梳头啊，你梳啊，不梳我就杀了你。快，快梳！”

玉璧看他疯狂，心内也怕，心道：我还是别惹他，只是他天天来去我的藏玉山庄，象是走平地一般，我怎么能受得了。早晚有一日，他会疯狂时，把我奸污了，象对那道二、慕容针一样，那时我非得死了，我一出血，非得死了。

玉璧笑对解免说道：“我梳头，你愿意看，那很好。”

她慢慢梳头，她梳头的样子，真个是美人巧梳妆，让人心慕不已。

正在看时，忽地那解免抓住了玉璧的手，说道：“对，对就是那一天，你在那里梳头，我与你，就是那一天，你记得不记着……你说啊？”

玉璧的心扑扑跳，她知道坏了，她在解免的眼里又看到了淫欲，他一心要与她交欢，他扑上来……

玉璧根本就无法反抗，她心道：真是后悔，我就那么死了，不如我当初就与方无主做一夜夫妻，慢慢看着自己流血，死在方无主的怀里，是何等惬意，是何等的美事？我真后悔啊，我真悔！

她大声说道：“我后悔！”

解免淫笑道：“不必，不必，你死在我怀里也是一样的，都一样是男人，你何必只想着那个倒霉的方无主？！”

他把玉璧的衣服撕开，露出雪白的肌肤来。

他大声说道：“好，比云裳还好！”

他的眼睛里露出凶光，他一心撕碎女人，不能撕碎那个云裳，云裳已经死在火里了，

她在那火里，与那个倒霉的方至生搂着抱着，死在一起。

他抱着的这个女人不会与方至生一起去.....

他说道：“你把我的儿子弄哪里去了？”

亏得是玉璧，事已至此，她一丝不乱，只是问他：“你的儿子是谁？”

解免大声道：“他叫有心，可惜他只有那么一点点儿，便被方至生给杀了。”

玉璧说道：“你怎么知道他给方至生杀了？”

解免哼道：“我怎么不知道？他的脖后有五点黑痣，他就是我的儿子有心。可他给方至生杀了。我也要杀了他的儿子，我要杀死他的儿子！”

玉璧至此，方才明白一切。

解免仇恨方无主，是因为他是方至生的儿子，是因为他是方至生与他的从前的妻子云裳的儿子！

玉璧惊叫一声，因为解免此是要与她交媾了，如果她不能止住他，她就会流血，慢慢死掉。

玉璧心道：“完了，完了，我再也不能杀死他了，我就是知道了他的秘密，我也不能杀他了。”

突地，砰——，一声重响，那解免竟是摇摇晃晃，从玉璧的身上栽下去。

玉璧一看，原来那人是长毛巨人。

玉璧惊问道：“你没死？”

长毛巨人咧嘴笑：“师父说我的九条命，我死不了。”

玉璧看他，身上胡乱缠几条布带，原来他不曾死，就是几件兵器穿透了他的身体，他也能再活，真是奇迹。

他说道：“解免不是人，我扶你站起来。”

长毛巨人扶起来她，忽地看到她的脸上有笑意，她说道：“你真好，你对我真好。

你不是解免派来保我的么？”

长毛巨人点头说道：“是。”

玉璧笑笑：“那你打死了他，你怎么办？”

长毛巨人说道：“他要欺负你，我便杀他，我要杀他！”

长毛巨人的脸相很憨，他傻傻地笑着，看着玉璧，他说道：“我想你很好看，我愿意天天看你……”

玉璧心里苦笑，就是这个傻人，他也愿意天天看美人，何况解免？

那长毛巨人看着玉璧，忽地脸相酸楚，他说道：“我不行了，我的心难受，我的心难受……”

他看着玉璧，说道：“是不是你……杀了我……你杀我……”玉璧看着长毛巨人，她直躲，她躲得很快。

但长毛巨人并不追她，他说道：“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我不想死……”

长毛巨人倒下了。

玉璧远远地看着解免，说道：“你如果醒了，就起来的好。”解免慢慢坐起来，他说道：“你知道我没死，所以你用了袖里的毒针，你是头一回用毒针，却是对一个一心救你的人？”

玉璧不在意，她说道：“他救不了我……”

解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审视她，问道：“谁能救你？”玉璧说道：“你，就是你，你杀了方无主，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可以天天看我，你也可以找得到那个能在空中交媾的人，如是你要找，相信不要几天，你就会找得到，那时我便是你的人了！”

解免忽地放声大笑：“我不能等，我只要今天，就要你做我的人！”

玉璧哪里抵得住他，他扑倒了玉璧，淫心大发，叫道：“你就是我的人，你就是我的人！云裳，你看看好了，她比你更年轻，她比你更好看！你算什么，你愿意与那个臭

方块儿一块去，你就去好了！”

解免扑在玉璧身上，他说道：“你没流血吧，你没流血，那就好，看来那是假话，那不是真事。”

忽地，玉璧惊叫了一声：“看！”

从她雪白的双股间，流了一缕血，流得很慢，但那毕竟是她的鲜血。

玉璧冷冷说道：“我得死了，从今天起，我得天天流血，一直到我的血流尽为止。”

第五章 父子有情

方无主回来了，他站在解免的对面。解免也出来了，他笑微微，嘴角挂着一丝恶意的笑。

他说道：“方无主，如果你今天真的胜了我，你便会报了仇了。你替道二报了仇，你也替你的老爹老娘报了仇，你也替你的妻子报了仇。替你的大舅哥报了仇！”

解免看着方无主，哈哈大笑，说道：“你不是钻到了狗洞里了么？你怎么出来了？你死定了，你算定了不是我的对手，你才逃的，是不是？”

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儿，解免想尽情羞辱方无主。

忽地一声朗笑，有人报号道：“老衲是少林悟生，解免，少林、武当已经查明，当年的方家堡血案是你干的。还有，那些隐名江湖的大好事不是你做的，都是方无主的手下四绝做出来的。看来，他们不是恶魔，你才是恶魔！”

解免哈哈大笑，说道：“此时才知，不太晚么？”

他从怀里掏出一支令来，叫道：“这就是名闻天下的魔王令，如果你们今天胜不了我，我便会把你们一网打尽，让你们正义道都死尽杀绝！”

正义道都是哄然恨声。

解免冷嘲道：“当今天下，唯有方无主与我齐名，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我的人也不少，如果你们要战，待得我与方无主的仇事一断，我便与你们动手好了。”

人都看着方无主。

方无主回头看着，慕容针在看着他。——如果他输了，慕容针将会在怪物的帮助下活下去，怪物会教他儿子，让他长大成人。

他回头看一看慕容风，一个古道热肠的人，从来慕容家的公子都是心肠极怪，坏事做得多，大是利己。

可慕容风是真慕容家人！——如果他死了，慕容风会活下去，他看到了美好，看到了明天，依他的话说：就是半死不活，看着别人活得好，他也会活下去。如果解免死了，他会自尽，他再也没有遗憾了，他会笑着自尽。

方无主再看看后面的人，那是黑一的亲人，他们看着他，等着看解免死在他手里。

远处，有一辆车子，那是孤零零的一辆车，车上坐的是玉璧，她何以那么愁容满面地看着他？

玉璧在笑，那笑也是很苦。

她忽地招手，说道：“请方公子来说一句话，好不好？”

方无主一迟疑，但他去了。

玉璧也太过悲哀，她十分工于心计，但至后来，她有什么亲人，没了那百丑呵护，没有了那至亲的亲人，只有几个婢女推着车，送她来看方无主与解免的一场大战。

方无主站在玉璧眼前。

玉璧的手里拿着一方手帕，她一下下擦她的鼻子，擦她的嘴。

她的姿态撩人，但江湖人多知道她是狐狸了，没人敢惹她。

玉璧说道：“我想单独跟你说一句话。”说什么，再害方无主么？

方无主说道：“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了。”

玉璧看着他，轻声一笑，笑得很苦：“是没什么好说的。”

但方无主忽地抬起头来，他说道：“我知道你，你本来没坏心，你是一个好女孩子，只是你想不死，才做了这些坏事的。”

玉璧忽地热泪双流，她轻声长呻，说道：“方无主，方无主，你真是一个好人，你真是好人……”

玉璧说道：“我能不能告诉你一句悄悄话？”

众人远远看着，都是叫骂，骂她是狐狸，有人提醒方无主，一心报仇，休叫这狐狸给害了。

方无主把他的身体凑近玉璧。

玉璧悄声说道：“你看！”

方无主看到了玉璧的嘴角在流血，看到了玉璧的鼻孔也在流血，她在流血不止。

原来她一会儿一擦她的鼻子，一会儿一擦她的嘴角不是卖俏，她是在流血！

方无主大惊，刚要叫出，玉璧笑说：“悄声！我只想告诉你，我会死，我是被解免奸淫的！”

方无主慢慢退回来了，他再看看解免，他看着解免，那眼神满是恨。

解免必是知道玉璧会对他说什么，他大笑道：“你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了恨！你来吧！”

方无主大声啸吼，他的啸声惊天动地。有些功力浅些的人大惊失色，他们的耳鼓要聋了，他急得掩住他们的耳朵。

原来传说是实，方无主的功力来自他的母亲，他要用他的母亲的功力对付解免了。

只见方无主啸罢，他跪地上，对着天主说：“娘，我得杀了他，我要杀了他！我不能不杀了他！”

方无主一冲而至，他与解免交手了！

两下交手，竟是倏地分开。

只是两下，出了两招。

解免出了两拳，方无主还了两掌。

解免大笑，说道：“云裳，云裳，我又看到了销魂掌！”

他叹道：“人道黯然销魂，人无归处。谁知美倩影儿，也沉渊薮？但得一灯思念，直至云霄深驻。

再问一句佳人，何处浓露？”

解免念罢，猛地出拳，叫道：“你死我死，都是一样！”

没人看过这么暴烈的交战，解免的身影如影子般飘忽，来去自如。那方无主的身形更怪，只是钉着解免，他到了哪里，方无主便会到哪里。他两人打了一百回合，再一次分开。

这一次人们看得细了，原来解免的身上多了几处伤痕。他的腿撕开了，裂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他的嘴角流血，他在笑，但笑得很勉强，他已经知道，他不是方无主的对手。方无主的气喘得很粗，他的脸上也有血，是解免的气划伤了他的脸。他的胸前也有伤。是不是两败俱伤？但看那怪物仍是镇定自如，他袖着两手，只是旁观。

据人说，如果方无主败了，他会杀死解免的。

但只是据说，怪物的本事，谁也没见过。

只听得解免大笑，说道：“你妻仇不报，是怪物。你部下的仇不报，也是怪物。你父母的仇不报，十年躲得象一只兔子，你真是怪物。天下只有你是怪物，你生在世上何用？”

方无主看来真是生气，他看着解免，那神色让人看不透。

他为什么不乘胜出手，杀了解免？

解免大叫道：“好啊，好啊，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两人再扑到了一起。

解免的拳风快了，他一心杀人，如果杀了方无主，他在黑道上便取而代之。

方无主看到了熊熊的烈火，看到了火中的父母，他听到了最后的那父亲与母亲的呐喊.....

叭——，解免中了一掌，飞出去了。

他在地面上再爬起，叫道：“好，好一个销魂掌，云裳，我不如你，我不如你！”

他扑上去，突地，他的手被方无主扼住，方无主的另一只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天地无声。

方无主能报得了父仇母仇了！方无主能报得了黑一、道二、痴三、四丫的仇了！方无主能报得了慕容针的妻仇了！方无主也能替玉璧报仇了！

玉璧已经忘了她的流血，她大声叫道：“杀了他！”

武林中的人都叫道：“杀了他！”

少林大师悟生也垂头，合什道：“杀死他，不算罪过！”

武当派掌门也说道：“杀了他！”

慕容兄妹都叫道：“杀了他！”

看来解免是必死在方无主的手下了，他也闭上了眼。

可是，怎么了？怎么了？

方无主怎么不动手，解免等得太久了，他大声吼叫道：“你出手啊，笨蛋，臭方块儿的儿子！你只是一个笨蛋！”

忽地，方无主放开了他，方无主转身走了。

众人大大意外。

解免的心里，万念俱灰，他败在了臭方块儿的儿子手下，他再有什么脸面在世上混？

解免忽地大叫一声，啊——，他扑向方无主！

方无主知道他扑来，他为什么不回头？他为什么只是满脸是泪？他为什么只是在伤悲？

扑通——，在怪物的惊叫声中，在慕容兄妹的惊叫中，方无主倒下了。

怪物如箭一般射出去！

他挡在解免的眼前。如果怪物不出手，解免这一掌会把方无主杀死！

解免大叫道：“你想杀了我，你想插手这件事？”

怪物大声道：“不，我只想看着你把方无主打死！”

为什么？

怪物忽地扬声说道：“江湖中人都听着，解免与方无主的恩怨，原本有一件隐秘，我在这里说出来。解免原与方无主的母亲有情，生下了儿子，就是方无主，后来才嫁与了方老堡主……”

众人哗然。

再是寂静。

人皆看着解免。

原来——他杀的人是他儿子的人。他奸的是他儿子的情人，他奸污的是他的儿媳。他一心报仇，原来他天天算计的是他的儿子？他不相信，他不相信！

但方无主从来躲着他，是不是……他本来不是方无主的手。

他看着方无主，方无主的脸上都是泪，方无主对着他跪下，说道：“娘，娘，我不想让人知道娘的过失，我不想……”

是真的么？

解免大声道：“方无主，你撕开你的衣服！”

方无主不动。怪物上去，他撕开了方无主的衣服领子。赫然在目的，是五粒痣！人再也无话了，会都站在一旁，看着解免。方无主跪在地上，只是哭，也怎么说？他的父

亲再三要杀他，他只好躲，但他躲不过，解免奸了他的道二，再奸了他的妻子。

解免忽地扬头大笑，说道：“云裳，云裳，我好糊涂，我真是一个怪物，我真是一个怪物啊！”

叭叭——，他打了他自己两个耳光，他的脸流下了血。

他夺过一柄剑，刺在他的胸前！

他带着剑看着方无主，脸上忽地有笑，说道：“无主.....不.....有心，我对不住你啊.....”

解免匍地倒地了。

他再也不起。

只有众人看着，看着跪在地上的方无主。

天地哀愁，人间，只有怨恨，只有怨恨才使人这样啊。

（全书完，→孙悟空←录校）